

前面江流一分为二，出现一座大洲。

左岸，是大名鼎鼎的采石矶。上游的这座大洲，也颇有名气，叫老洲。

这一段江面，上下一连串共有九座洲，老洲是最大的。目下洲的面积，水平时周八十里，可见其大。

洲上生长着不少树林，芦苇茂密，是水禽栖息最多的一洲，偶尔可发现美丽华贵的天鹅在洲上栖息。

这里，有干水上买卖的水贼藏匿，活动的股数甚多。太平府的巡捕，偶或也带一些丁勇，乘船前来缉拿奸充水贼。

船在洲东泊岸，水贼们已经乘船往江西岸躲，躲到和洲逍遥去也，巡捕走了再回来。

双桅快船逆水上航，航线时左时右抢风，速度甚快，从吃水程度估计，船上没载着货物。

载的人还真不少，本来就是私有的自用快船，船舱比一般客货船华丽得多，速度也快了许多。

中舱有八个人，有六个人佩了刀剑。

大江的水贼出没无常，除了渔舟之外，其他船只多少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卫能力，有些船只甚至备有弓箭。水上交战，弓箭为先。

“后面那艘快船，肯定是冲着咱们来的。”倚窗而坐，那位留大八字胡，鹰目炯炯佩了剑的中年人，向下游的一艘单帆小快船指指点点，“舱内最少也藏有十个人，操舟的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数。奇怪，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可疑船只？好陌生！今晚，可能有麻烦。”

单桅快船的速度，比双桅快船要快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帆大船小，逆水行驶的破浪形象，行家一看便知操舟的人非常了不起。操帆控舵灵活熟练，逆水一个时辰，行驶三十里毫无困难。

而双桅快船，一个时辰行驶二十里已经不错了。

亦步亦趋，衔尾紧扣，跟踪的迹象昭然若揭。

已经是未牌正未左右，整整跟了两个时辰了。

“唔，确是冲着咱们来的！”另一个手长脚长，佩了分水刀的三角眼中年人眉心紧锁，“这种船只很多，不靠近很难分辨船籍在何处。这段江面的朋友我都熟悉，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些人。但不知是何来路，冲咱们而来又为了什么？好汉们该知道咱们这种空船，没有油水可捞呀！”

“不能等他们晚上坏事。”第三个长了一双金鱼眼，又厚又大的一张鲍鱼嘴中年人，金鱼眼一翻，“可别惊扰了东主，大意不得。”

“你的意思……”留大八字胡的问。

“发现警兆，必须及早消除祸患。”金鱼眼再翻，凶光乍现。

“这……”

“给他们机会。”

“但……如果弄错了……”

“不会错的，钱老哥。”金鱼眼中的凶光更炽，“一定是冲咱们来的，早些打发了断是上策。夜间航行被他们撞上，咱们受得了，东主受得了吗？万一有了三长两短，咱们担当不起，老哥。”

“好！早些了断。”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意动：“郑兄，知会外面的罗兄弟，

驶到洲上去。我不希望东主受惊，到洲上解决。”

“好的。”三角眼中年人应喏，出舱而去。

风帆徐转，船冲向洲岸。

后面的单桅船远在里外，也随着转帆紧盯不放。

船直接冲上滩岸，小快船随即凶猛地傍着大船右侧冲到，也半搁上浅滩，人也飞跃登岸。

四月杪，春汛期水线甚高，这一段滩岸没生长有青纱帐似的芦苇，而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坡度不大滩岸。大船在这里抢滩，已表明要在这里解决。

一声狂笑，大快船的舱面，站着十二个男女，在狂笑声中跳上滩岸。

小快船也有十个人，八男二女，穿一色青短打，男的精壮健伟，女的刚健婀娜，年约三十上下，相当出色。

所佩的刀剑装饰都相当华丽，但决不是作为观赏用的饰刀饰剑，唬人玩意。

“噢！”最先跃登滩岸，那特别雄壮，鹰目冷电四射的壮年人，看到大船上出现的人，脱口发出惊讶的叫号：“这些混蛋怎么真在船上？”

显然他认识这些人，或者认识其中一部分人。

他向同伴打出手势，不是江湖朋友通常使用的手势，而是只有自己人才能够了解的手势。

大船下来的人，以留大八字胡的钱兄为首，十二个男女雁翅排开列阵，气势慑人。

“他娘的！真冲着咱们来的！”钱兄挪了挪佩剑，傲然瞥了对面的十男女一眼，嗓门特大，“一群杂碎，却也人模人样。干什么的？说！”

壮年人鹰目的光芒不时变幻，脸色也阴晴不定。

“混蛋！你是什么东西？”壮年人的话更霸道更神气，“这艘船行动可疑，是你们劫持了这艘船。没错，劫持。”

“去你娘的！关你什么事？”

“你他娘的一辈子吃玩拉撒，都与在下有关。”

双方嘴上都不饶人，看谁骂得顺口。

口气不对，钱兄眼中有疑云。

“阁下在这条江上活动，似乎不认识在下是谁。”钱兄不再谩骂，眼中涌起杀机，“那表示你们来历不明，在这条江上白混了。”

“在下该认识你吗？”壮年人冷冷一笑。

“在这条江上混的朋友，如果不认识大江三龙三蚊，是混不了几天的。我闹海蚊钱四海排名第二。阁下，亮名号，跟在钱某船后有何阴谋，何不让在下见识见识？”

“原来你就是什么闹海蛟，闹到江上来的泥风。”壮年人故意装出恍然与不屑的神情，猛地拔剑嗓门增大了一倍，“他娘的妙哉！在下要看看你是泥鳅还是蚊？”

不由对方再发话，剑动风雷发，火杂杂人剑俱进，狂野地扑上了。招发长虹经天，锋尖幻化为一道激光，真有经天的声势。

闹海蚊冷哼一声，以令人目眩的奇速拔剑，信手疾挥，迎着射来的激光硬封硬接。

“铮铮铮”三声暴震，火星飞溅，蓦地飞出一道虹影，人影急速闪动，飞起了一串血珠。

人影骤分，剑气乍敛。

壮年人斜飘丈外，右胯血染裤管。

闹海蚊也掠出八尺，稳下马步嘿嘿阴笑。

闹海蚊身后，踱出一个青衣布裙，简单朴素，面庞极为亮丽出色的年轻女郎，年岁似乎不大。青帕裹住黑亮润泽的青丝，一看便知是没开脸的青春少女。佩的剑古色斑斓，与壮年人八男女的华丽剑势完全不同。

“像这种只配称二流人物，也在龙腾虎跃的大江做强盗。混不了几天，会把命混掉的。”少女明亮的眼中，有傲世的神色流露，说的话也老气横秋，极为引入反感：“你们如果交代不清，我们要把你们送到对岸的太平府城法办。如果你们不肯束手就擒，可以拔兵刃反抗，生死各安天命。”

抢出一个中年女人，把壮年人扶回。另一位留了鼠须的大汉，拔出狭锋单刀向少女缓缓接近。

“女人，你也够狂了。”大汉凶狠地说：“我断魂刀客杨彪只配称三流人物，在天下各地混了二十年，混到今天命还没混掉，今天如果过不了你这一关，算我命该如此吧！小女人，你是一流高手，大概足以将我这三流高手……”

“足以对付你这个三流高手就是啦！”少女笑吟吟地抢着说：“我也不知道是否配称一流高手，只是在剑上自问曾经下过苦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已。也的确曾击败过好几位高手名宿，你上吧！”

纤手徐徐拔出佩剑，晶光映日芒影闪烁，是一把吹毛可断的宝剑级利器，打磨得亮晶晶锋利无比。

“秋水神剑！”大汉脱口惊呼，脸色一变，“九华剑园三大名剑之一，你是……”

“剑园主人世权公是我爹。”

“绝剑狂客吴世权是你爹？”断魂刀客气沮，持刀的手呈现不稳定状态。

心怯的人，胜算无望。

早年天下七大名剑客之一的绝剑狂客吴世权，虽则十余年前已退出江湖，但人的名树的影，威名仍在。

就有人不为过气的剑客威名所镇，大踏步出来一个中年人，冷哼一声将断魂刀客拉向身后，拔剑取代了断魂刀客的位置。

“拾出老招牌唬人，是无法替你吴家争光的，小女人。”中年人冷冷地说：“我姓沈，沈豪，也下了几年的苦功练剑，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听说剑园绝学傲视武林，你爹名列剑道宗师级人物，号称绝剑，的确吓坏了不少人。沈某不自甘菲薄，倒要看看什么叫绝剑。”

一拉马步，剑举时龙吟隐隐，剑气阵阵涌发，空气激荡有如寒涛骤发。

一声轻笑，吴姑娘的剑幻化为电虹；进柑的速度无与伦比，剑光一动便已破空切入。

眼睛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的激光，但身躯的活动却跟不上视觉反应，闪动也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甚至反而震惊迟钝的现象，也就是俗称眼睁睁等死的绝境。

沈豪就陷入了这种绝境中。

他想举剑封架已力不从心，吴姑娘的剑光无畏地从他的剑侧贯入，仅他的头部本能地眨眼侧晃，身躯却来不及移动。

右胸一震，锋尖入胸三寸。

“呃！”

沈豪闷声叫，飞退丈外，马步一乱，剑失手坠地，晃了两晃向前一栽，蜷缩着挣扎发出痛苦的垂死呻吟。

一照面一剑毙命。简单明了。

断魂刀客大吃一惊，奔上抢救。

吴姑娘冷冷一笑，收剑后退。

抢出另一名大汉，瞥了沈豪的创口一眼。

“沈兄……”断魂刀客狂叫，急急撕衣取药裹伤。

“他没有救了。”大汉咬牙说：“气已经从创口灌入胸腔，创口太深太大了！”

钢牙一挫，大汉拔出腰间的铁笛。

“九花剑园园主绝剑狂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后人必定心性更毒，变本加厉继承狂人的血脉。”大汉厉声说：“吴姑娘，你这一剑够毒够狠，出手便置人于死地，比你爹更狂更毒。这笔帐，会有人向剑园讨取，但愿剑园付得起，你已经替剑园敲起了丧钟。当然，这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要领教一下你的绝剑。”

闹海蚊抢出，剑挡在吴姑娘身前。

“不要说这种威胁性的话，阁下。”闹海蚊沉声说：“刀剑无眼，交手各安天命。那位沈老兄是在公平格斗下送命的，怨不了人。你……”

“是吗？”大汉截住对方的话，“双方并非生死对头，一照面便下毒手杀人，你还有道理？”

“你们是水贼……”

“放你娘的狗屁！”大汉大骂：“瞎了你的狗眼，你娘才是水贼，你的祖先才是水贼……”

上面草场边缘，出现了二个穿着长衫的佩剑人。

“闹海蚊，你本来就与水贼有往来，却指责这十个男女是水贼，你这祸闯大了。”中间那中年青衫客说：“这十个家伙固然不是好东西，但绝不是水贼。”

二个青衫客并不接近，远在二十步外并肩屹立袖手旁观。

“咦！四海功曹柏老兄。”闹海蚊脸色一变，“你……你认识他们？”

“认识。”四海功曹点头。

“他们是……”

“南京总理行辕的巡缉营力士。”

闹海蚊十二个男女，全大吃一惊脸色骤变。

“哪……哪一个总理行……行辕？”闹海蚊连嗓门都变了。

“还有几个总理呀？钱老兄。”四海功曹淡淡一笑，“还有几个人敢在南京设行辕？你应该知道呀！”

“你……你是说，他们是盐政总理鄢钦差……”

“说对了，有奖！”四海功曹调侃味十足。

目下权势红透半边天的盐政钦差，是副都御史鄢懋卿。天下六大盐场，他一个人兼管了四个：两淮、两浙、长芦、山东。

辖区从京师山东，南抵福建，西至河南，真的跨越了大半壁江山，红透半边天，决非过甚其词。

这位名列四大奸恶的狗官，巡视辖境带了妻妾同行，乘的大轿叫“云风大轿”，由十二名美女抬着走。每到一处州县，地方官送礼就得花大笔的

金钱买珍宝。

管盐政的钦差，本来管不到地方官，但他是御史，而且是钦差，就能管各处的地方官了。

他养了许多查缉私盐的人，按获给酬。

这是说，每个人缉获多少人犯与私盐，按比例给酬。结果，这些人就拼命抓，也同时吞没，然后私贩，比真正的私盐贩子更猖獗，十分可恶。

这些缉私的人，单位称巡缉营，人称力士，或者干脆叫打手，最下级的人称巡丁。

他自己的保德，随行的将近二百名，全是身怀奇技异能的高手凶泉，先后多次受到大群忠义之士行刺，动不了他一根汗毛。

他有权立即将地方官撤职查办，立即处决人犯。浙江淳安知县海瑞、慈溪知县霍与瑕，就是件了这个狗钦差，被撤职查办从大堂揪下来的。巡缉营的人，有权搜查任何船只、房舍、仓库、甚至官绅大户的宅院私室。

在江上搜查船只，是职责范围内的事。闹海蚊当然知道巡缉营是怎么回事，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可怕。今天、他把这些人误看成水贼，犯了最可怕的错误。

要命的是，吴姑娘一剑杀死了一个人！

杀水贼当然理直气壮，杀一个普通人，也不会有后患，杀了巡缉营的人，麻烦大了，虽则走狗人人皆曰可杀。但那将是天大的祸事，无可挽救的大灾难。

“你千万不要打灭口的烂主意！”四海功曹似乎在提警告，“你们虽然有十二个人，也许全是些无敌高手，不难把剩下的九个人杀掉，但也可能有一人能跳水逃走。”

闹海蚊的确是动了灭口的念头，而且打算展开行动。

可是，四海功曹柏宏达，是侠义道朋友中，名震江湖的高于名宿，他当然不允许任意屠杀公人的事发生。

巡缉营的力士，名义上仍是公人。虽则本质上只是鄙钦差所豢养的鹰犬，并非真正的公人。

“而且……”另一个青衫客向江上一指，“看！那艘单桅快船，是策应的船只，他们正在监视这里的动静。你们即使能一举杀光这九个人，能逃得掉吗？能杀得光那艘策应船上的人吗？”

闹海蚊脸色泛灰，直流冷汗。

断魂刀客抱起已经断气的沈豪，仰天发出一声长啸。

两里外江面上的策应船，也以长啸声应和。

“咱们走！”断魂刀客向同伴厉叫：“山长水远，后会有期。你们，将会为了今天的事，付出千百倍惨烈的代价。我们的人不能白死！”

九个人向江下移动，向所乘的船走去。

“杨兄请等一等！”闹海蚊跟在后面，只急得冷汗彻体，“这是一场误会，请……”

断魂刀客不理睬，脚下一紧，九个人飞跃登船，船上的六名船夫立即将船推入水。

“杨兄……”

闹海蚊仍不死心，跟到江边大叫。

“你可以到总理行辕申诉。”断魂刀客厉声说，“你知道总理行辕在什么

地方。开船！”

顺水顺流下放南京，策应船也降帆转舵。

十二个男女的脸色都不正常，吴姑娘更是粉脸泛青。

九华剑园地属池州府，是盐政总理管区。

九华剑园在江湖朋友心目中，是剑术宗师的山门圣地，声威远播。剑园的子弟，也是亦正亦邪令人害怕的人。

高手名宿或者是魔头凶梟，奈何不了剑园。但一旦由官府出动，剑园便注定了烟消火灭的厄运。

民心似铁，官法如炉；连绿林大盗的山寨，也禁不起官府进剿，一座位于城郊的庄院，怎禁得起官兵攻打？

四海功曹三个人，神色不安地向他们接近。

闹海蚊本来就是大江水上的黑道之豪，曾经是私梟的头头，但并不走私盐，仅走私其他有价值的货物。

四海功曹却是侠义道的风云人物，与黑道人物是天生的对头，虽则也与一些有风骨的黑道人士有往来。

“你就是九华剑园绝剑狂客的女儿？”四海功曹苦笑，“巡缉营的快船，将会很快到达池州，务必要赶快赶回去应变，还来得及。”

“柏前辈，晚辈并无下毒手杀人的念头……”

“问题不在是否杀人。”四海功曹向闹海蚊说：“你们不知道这是定下的圈套，铲除大江附近豪强的阴谋吗？”

“柏兄的意思……”闹海蚊悚然而惊。

“大江两岸的仁义大爷你知道吧？”

“三眼功曹林柏森！”闹海较当然知道，他是领导大江两岸黑道好汉的大豪，“他的功曹绰号，与柏兄的功曹不一样，他只管江湖好汉的功过，而你老兄却是管……”

“不谈功过。老实说，谁也不配称功曹。”四海功曹感慨地说：“绰号是捧出来的，林柏森不敢管四大奸恶的事，所以与巡缉营维持相安局面。他在尚义小筑也躲得十分秘密，连袁州严家的一帮一会也奈何不了他。而你们，却经常暗中帮助大江的好汉，成了巡缉营的眼中钉。他们一直就在暗中布局，制造铲除你们的借口。这次事故，本来就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哎呀！”十二个人皆脸色大变。

“这一次他们如果失败，下一次或者更下一次，早晚你们会中计上当的。我敢保证，他们已经向尚义小筑施压力，不许三眼功曹的黑道群雄声援你们，要一举铲除九华剑园的潜在势力。赶快走吧！希望你们还来得及应变。”四海功曹叹了口气，“很抱歉，在下爱莫能助！”

三人沮丧地走了，闹海蚊立即登船启航。

逃走的人逃得快，打击也来得快。

计划早就订妥了的，打击真有如雷霆。

九华剑园并不在九华，而在池州附近。

率领巡缉营主力的人，来自南京总理盐政行辕，而且有的镇抚(南京的锦衣卫掌理刑案衙门)的将爷偕行。

池州府的官吏成了缩头乌龟。噤若寒蝉不敢出面干预。

一把火将剑园化为瓦砾场。并没发生拒捕情事，到底杀死了多少凶犯，官府从来没公布过。

江湖朋友知道的是：九华剑园的主人绝剑狂客吴世权一家老少，已在兵临别剑园的前一夜失踪。

同一期间，池州府对岸的白兔洲东岸，闹海蚊钱四海的好友，白兔湖孙家的主人孙星羽，也被巡缉营的人杀入，抄没了所有的财产。

孙星羽一家老少，也是大劫光临的前片刻失踪的。

孙家的宅院步了剑园的后尘。被一把火烧成白地。

任何一个江湖豪强，即使他名震天下，拥有惊世的潜势力，在江湖道上举足轻重，家大业大雄霸一方，但一旦得罪了官方权势人士，下场是相当悲惨的。

暗潮激荡，谁也不甘心。

孙家大院的主人孙星羽，在江湖来头甚大，绰号叫飞天豹子。他一度曾是大江水陆黑道群豪的仁义大爷，具有相当庞大的潜势力，声望比好朋友闹海蚊，高出甚多，武功也高得多。

那天的双桅快船，就是这位孙大爷的自用船只。

人都躲在暗处活动，各自调兵遣将候机报复。

巡缉营明里的活动更积极，暗中的活动加强了十倍，出了重赏收买眼线，发誓要找出那天行凶杀人的十二个凶手的下落。

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骨子里的目标是剑园。

巡缉营的威望，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十万火急的讯息传抵仍在浙江巡视的鄞总理行馆，执事人员立即派出十余名得力保镖，星夜赶赴南京行辕主持缉凶大局。

风雨欲来，紧急迫缉令下达每一盐政分区。

行走大江的私盐贩子叫苦连天，因为巡缉营大举出动，几乎行走大江的大小船只，都受到巡江船的强行拦截检查，运私盐的船只已经几乎绝迹，生计无着。

黄荻湾，在东流县城北面十余里，地势幽僻被称为蔽地。江滨唯一的小渔村，居民仅四十余户，全村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屋，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土墙茅顶的茅舍。

天将破晓，夜间打渔的渔舟纷纷回航泊岸，滩岸的几座简陋码头，渔民正在忙碌；突然有五艘八桨蜈蚣收船，箭似的冲搁上滩岸。

渔夫们大惊失色，看到三四十个佩刀带剑的人冲向百步外的村落，吓得乱成一团，却又不敢喊叫，一个个噤若寒蝉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不可能是水贼了。

水贼绝不会抢劫江滨的穷渔村，而且其中一些人穿得十分光鲜，一看便知是有身分的人，不像是相当穷的水贼。

四十余名凶神恶煞，包围了两家相邻的茅屋。

他们并不急于破门而入，完成了包围。便各占有利位置相候，等候天亮光临。

天亮之后，不可能有人摸黑脱逃了。

右首一家屋后猪栏，传出轻微响声，隐约有物体悄然移动。

“黑暗中，突然传出一声阴森森怪笑。

“天亮后可以从前门出去。”另一个刺耳的嗓音在夜空中震荡：“谁胆敢从这里扮鼠蛇溜走，我桌面人屠一定要掏出他的心肝来喂狗，不信可以试试。最好不要试，哼！”

“唯我天君在此恭候。”怪笑的人停止怪笑，嗓门阴森慑人：“恭候送死的人。人屠，你的剑刀太利了，刀起头落没得玩啦！有人出来，让给我消遣消遣好不好？”

把杀人当作消遣；想从这里逃走的人哪能不怕？

桌面人屠与唯我天君的绰号，也足以让一流高手丧胆，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大亨，是超拔的高于，足以震慑武功一流的高手名宿。

天终于亮了，渔民全被赶回住宅，不许任何人在外走动，家家闭户犹如死付、

两家茅舍的柴门同时开启，出来了，八个刀剑插在裤腰带上的人。

屋前的晒网场中，有五个人屹立相候。

“鱼鹰丘萍，上前回话。”中间那位穿了一袭宝蓝长衫，佩了一把古色斑斕长剑的中年人，背着手发话，声如洪钟，“要死或要活。你有充裕的时间选择。”

晨曦下视线良好。朝霞映射在这人身上，像一尊天神，宝蓝长衫反射绚烂的光彩。三十岁上下年纪，正是男人一生最成熟岁月，剑眉虎目，一表人才，朝霞映照下红光满面，气概非凡，高大雄健英气勃勃。唯一令人害怕的是，他流露在外的骠悍而冷森的气势。虎目中闪烁着令人寒栗的奇光，似乎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天神，随时都可能把坏人或者好人打入地狱。

左有一字排开的二男女，也都是气势慑人的英雄好汉，一看便知足在江湖甚有地位，武功与声望皆高人一等的江湖名人。

高高瘦瘦的鱼鹰丘萍，不得不沉着地上前打交道。

他是大江上下水上的豪霸，声誉比闹海蛟高出甚多，必须有担当，对方既已知道底细，不出来必定难堪。

“颜老弟，你带大批人手包围我这处歇脚站，是不是找错了对象？”鱼鹰丘萍显得镇定从容，挪了挪腰间的分水钩，“丘某……”

“闭上你的嘴，别用这种狗屁话来敷衍我！”颜老弟威风凛凛、声震耳膜，“你鱼鹰丘萍不足下三滥的泼赖，你有你的声望地位。我无情剑颜士杰也是一代年轻之雄，我也有我的身分威望，你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有极重的份量。”

“在下所说……”

“你说的是狗屁，哼！你与剑园子弟有深厚交情，没错吧？”

“不错！丘某与剑园子弟是有交情，并不等于丘某必须替剑园子弟挑冤担债，江湖道上谁没有几个朋友？”

鱼鹰的口气不再示弱，振振有辞：

“老弟，五行剑沈豪的被杀，其实是事出偶然……”

“闭嘴！”

“该说的我一定要说。”鱼鹰不理会对方的叱喝，“巡缉营成立迄今，你们的人神出鬼没。大多数道上的朋友，并不知你们的底细。在淬然相遇中发生意外，这是十分平常之争。

只要不是预谋，情有可原。剑园吴家有诚意解决，愿意赔偿我方的损

失……”

“你明明知道，这问题不在有否赔偿。而是牵涉到威望，吴家应该当时便前往南京大本营解决。兵临剑园，吴家子弟事先逃逸无踪，这是有诚意解决的表现吗？你不必抬出朋友道义来强辩敷衍，我不吃这一套。目前你只有一件事可做。”

“你的意思……”

“带在下去找吴家子弟。”

“老天爷，我怎知他们躲到何处去了？天下大得很呢！”

“我唯你是问！”无情剑的话充满凶兆，声色俱厉。

“你不要……”

“在下不是来和你计理的，违者杀无赦！”

“我告诉你，我鱼鹰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拿下他！”无情剑举手一挥。

最有首那位手长脚长的中年人，冷然大踏步而出。

“你是我的！”中年人语冷如冰。

鱼鹰一咬牙，拔出分水钩。

“大胆！”中年人沉喝。

鱼鹰的分水钩还没拔出，突然手一松，“恩”了一声，双膝一软，再叫了一声，扭曲的身躯向前一栽倒了下去。

在他的手触及分水钩柄的同时，一道肉眼难以辨识的淡淡电芒，击中他的胸口七坎大穴，浑身立即发僵，力道似乎在刹那消失，双脚也支撑不住身躯。

“再留一个！”无情剑声如沉雷，“杀！”

四面八方冲出不少人，鱼鹰的七个同伴立即陷入重围，血肉横飞。

鱼鹰和另一个中年人被带走了，现场留下六具尸体。

在鄢狗官的盐区，巡缉营所做的任何事，包括当街杀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

南京与浙江两地，有几个县太爷，就因为管了鄢狗官的随从敲诈勒索杀人的闲事，而被撤职查办甚至被杀的。其中包括淳安知县海瑞、被从公堂上揪下来，押往京师打入天牢的。

杀五、六个无辜平民，小事一件。

安庆府潜山县西北的潜山。也称皖山，名列道家第十四洞：天柱司元之天。最高的天柱峰，曾经一度是五岳中的南岳。

除了天柱峰等二座主要的峰头之外。另有二十七座有名的山峰，八岭五崖十二岩四原，周三百里左右。在这一带山区遁世避祸，是十分理想的。

山区的樵径鸟道羊肠。大批人手行动不但困难，食宿不便，而且一动便会被有心人发现，有充裕的时间逃匿走避，人再多也无法搜遍山区。天柱峰在山区的东首，古迹左慈(二国时魏的神仙)炼丹房快要湮灭了，平时只有少数访道士光凭吊，没有游客光临。

五个人出现在山径中。扮成玄门方士，全穿了青道袍，负囊挂剑有模有样，真像访道的有道全真。领队的人，就是那位魁伟冷森的无情剑颜士杰。

路通白鹿洞，平时罕见人迹。修道人在此地出现，不会引起山居民众的注意。路旁出现二家茅舍。那是种山人的家。两个山民打扮的大汉，站在

茅屋右首的大树下，向五个假全真打出一连串只有他们才懂的手势，无情剑也打出手势，在茅屋前止步。

俩山民略一迟疑，缓步走近。

“你们来了好些日子，竟然毫无消息，你们是干什么的？”无情剑的虎目中，闪烁着不悦的慑人冷电，“其他方面，难道也一无所获？”

“回长上的话，”为首的大汉不安地欠身说：“周围二十里全侦查过了。据山民说，最近一年来，附近没有任何陌生人走动，更没有人在这种乌龟也不生蛋的地方落脚。其他各组也尽了全力，迄今仍一无所获。未发现任何一个可疑人物，连猎户也一一清查过了。”

“你们真没有用！”无情剑怒意难消，“你们还是调查的行家呢？全是饭桶！”

“长上明鉴，鱼鹰那家伙的口供恐怕靠不住……”大汉委屈分辩。

“你们才靠不住！”无情剑怒火又升，“在两仙姑的离魂大法摆布下，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任何心底秘密，都会巨细无遗和盘托出。”

“这……但咱们真的扑空了。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吴家的人已听到消息，咱们有人走漏了风声，在咱们派人潜入山区之前，吴家的子弟已迁地为良了。”

“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咱们的行动十分秘密迅速。”

“但是……事实……”

“再等一天。”无情剑凶狠地说：“再查不出线索，必须断然采取第二步行动。”

“长上……”大汉脸色一变。

“决不能手软。”无情剑的虎目中，涌起一阵阵无边杀气。

“但这些穷苦山民……”

“可怜，是吗？”

“这……”

“明天午正之前，如果仍无所获，第二步行动会在午正生效，不许延宕。”

“是……是的。”大汉倒抽一口凉气。

“这些山民，本来就不是甚么好东西，十之九是不安份的暴民，甚至是逃灾避祸的凶犯，多死一个就少一分祸害。传话下去，明日午正开始铲除。”

“属下遵命。”大汉流着冷汗回答。

蓦地刮起一阵狂风，残叶草屑飞舞。

天柱是最高的山峰。气候变化无常而激烈。五月初，平地已经春去夏来，这里仍有如晚春时节，时暖时寒，风一起便寒气袭人。早些天下了十余日大雨。目下仍是满天阴。

称之为阴风，形容不算离谱，令人感到寒意陡增，单衣不胜寒。

树林发出风涛声，枝叶摇摇，茅舍的柴门，被风刮得砰啪怪响。吸引了七个人的注意。

柴门外，不知何时屹立着一个二十余岁，英俊魁伟的年轻人，一袭青衫佩了剑，风将长衫和大袖，刮得飞扬而起，人似若凌风飞去。

“咦！”无情剑脱口惊呼。

人影急动，年轻人陷入重围。

“你一定是剑园吴家的人。”无情剑是成名人物，见多识广，看年轻人的

气概风标，便猜出对方的身分来历，直截了当说出此来的目标。

“不错，我就是剑园年轻一代的少主人。”年轻人也直截了当表明身分，“我，吴志贤。”

“你们果然在这里逃匿。”

“不得不逃匿呀！官逼民反，不反即逃，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你阁下扮老道并不像，贵姓呀？”

“无情剑颜士杰。”无情剑做然地说。

“老狗一个，你还怪神气呢！”吴志贤嘲弄地说：“你们做得太过份了，阁下。”

“凶手伏法之前，咱们所做的事，都是正当的，你吴家难逃公道。”

“你们这些奸官的无耻走狗，尽做些伤天害理的狗屁事，你们心目中还有公道？你们才真的难逃公道。”

一声剑吟，宝剑出鞘。

第二章

“映月剑？剑园三宝剑之一，这孽障真是剑园的人。”另一个道装中年人，认出吴志贤的剑，“贫道要行法活擒他！”

一声长笑，吴志贤突然抢攻，宝光耀目的映月剑幻化耀目光芒，从西面那扮山民的大汉方向突围！身形奇快。

大汉仅有一把短匕，怎敢硬接无坚不摧的宝剑？心里虚，侧闪躲避，匕首虚架电射而来的剑虹。

剑虹猛然伸长、闪动。

大汉的右手臂齐肘而断，断臂仍然紧握住匕首飞起。

“孽障休走！”老道沉叱，如影附形追随、身剑合一破空发招，同时左手袖一挥，响起一声乍雷，火焰狂喷而出，黑烟迎风狂涌。

吴志贤的身影，同一刹那向下一沉，似乎平空消失了。老道的喷火奇术失效，吐出的十剑也落空，眼前人影消失，任何绝技攻击也无用武之地。

闪电发自地底，脚下奇光眩目。

老道仍接剑向前冲，砰然大震中，摔倒在三丈外，立即发出可怖的哀号。

双脚掌失了踪，齐踝而断。

无情剑到了，剑进射向慑人的激光。

吴志贤正长身而起，映月剑风雷骤发。

铮铮两声狂震，无情剑斜震出两丈外几乎跌倒。

几乎是一刹那，另二名老道的剑二方骤聚，剑气迸发似隐隐风雷，三剑聚力雷霆一击。

吴志贤脸色有点苍白，真力耗损得差不多了，怎敢硬接三剑聚击？身影再向下一挫，再次失踪。路对面野草急剧中分，像一阵狂风掠地，刮入二十步外的山林，枝叶簌簌而动。

“穷寇莫追！”一名老道急叫。

无情剑与另一扮山民的大汉旁观者清，看出吴志贤是以惊人的速度挫身窜走的，同时飞跃而上狂追，闻声不得不收势止步。

即使追也追之不及，吴志贤已经入林。在密林中追逐一个武功惊人的高手，是十分危险的事，大汉断了右小臂，还有左手可用，老道去了双脚掌。这辈子算是完了，注定了成为废人。重伤两个人，情势也不允许他们穷追。吴家子弟不少，来了一个人已经难以对付，再出来二、三个人，他们恐怕都得留在此地。七手八脚替伤者救治，一个个心中发虚。

“这……这狗小辈的剑术，委实可怕！”无情剑脸色不正常，被吴志贤的剑术吓住了。

他的剑已有二处豆大的缺口，已成废物，幸好人没受伤。他以剑术超尘拔俗自豪，剑出无情，杀死了许多与他为敌的高手名宿，声威显赫。

今天他碰上了高明的劲敌，只接了二剑便几乎丢命。同伴都是一剑便丢手丢脚的，老道的武功比他高明，道术通玄会吐雾喷火，却一照面便栽了。

“剑园吴家的剑术，号称绝剑，在武林有崇高的地位与评价，当然可怕啦！”替老道裹伤的老道有余悸，语气充满悲观，“咱们除了凭人多势众之外。奈何不了他的。吴家躲在这种山深林茂的偏僻地方，咱们人多的优势可说完全消失了。”

“是啊！颜兄，人多不足恃。”另一扮老道的人苦笑：“人多他们走避，人少他们突袭一击即走。咱们七个人那小狗一个人就敢出面挑战。颜兄，再这样下去，咱们今后不知还要损失多少人，而且毫无胜算。这种策略办法行不通，不能再使用了。”

“我会改弦易辙对付的。”无情剑直咬牙。

“如何改？”

“请超绝的高手对付他们。”

“向鄢大人身边要人？”

“鄢大人不会答应的，他的安全重要。”

“那你打算……”

“请外面的人。”

“哦！请得动敢对付剑园的人吗？”

“一定可以请到。”无情剑语气肯定道：“我告诉你，想打倒剑园吴家以扬名立万的人多得很呢！邪道魔道贪图重赏的高手名宿，也随请随到。”

不久，召集散处各地人手的信号发出，先后有十八个人赶来会合。抬了伤者撤出山区。

徐州府，南京北面的第一座大城。

其实，这座城本身并不大，仅有九里周径，由于位于平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城墙高有三丈三尺，宽也有三丈三，厚实坚固、易守难攻。也由于交通四通八达，便成了商贾集中要地。

那时，护城堤并没修筑，黄河远在城东北十余里。黄河本来是在城南的，府城原是大河北岸的大城。今年春汛（嘉靖三十八年），河决秦沟，夺闸河改道城北，城就成了河南岸的大城。百废待举，城外的市街正以惊人的速度复原、重建，街道拓宽，有了像样的规模。本来只有三十余万人的府城，突然增加了十万人，都是从外地灾区涌来的工人，受雇重建城内城外的市街，筑堤整濠、日夜赶工，徐州成了最忙碌的城。

在这里，你只要肯卖力，忠诚勤快，到处都争相聘请，本城需要大批人才。商业中心在城南，白天人潮汹涌，夜间灯火通明。重建的市街建筑日夜赶工。六月天，在大太阳下赶工辛苦可知。而在道上赶路的旅客似乎更为辛苦，车马经过时尘埃滚滚，步行的旅客更是倍极辛劳。

南关大街的楚都骡车行，决提期间受损并不严重，目下一切皆已上了轨道，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楚都骡车行是本城四大车行之一，规模坐三望二，以长程客货运为主，不租借零星的牲口。本身有客货大车四十余辆、与同等数量的小车。仅厩房就占了小半条街，店前的停车场大得惊人。街尾，就是名胜区，小小的石佛山(云龙山)、太山。

车行规模大，用的人手也多，各有专职，所管的事务有大有小。管理百余名掌鞭与二百余名车夫的管事，也称班头，共有六名之多。负责车夫掌鞭的调度、差勤，说忙并不算太忙，问题是必须有压得住这二、二百名桀骜骠悍大汉的才干和魄力。

六名管事中的柳思柳班头，就具有这种才干和魄力。虽则他是年纪最小，年方二十六岁的人，生得俊而不秀，手长脚长，剑眉虎目，身材高壮活蹦乱跳。打起架来信疯子，拳打脚踢摔跤斗牛门门精通，喝起高粱一锅头像喝水。

但如果不惹火他，平时笑吟吟很好说话肯讲理。惹火了他，三拳二脚立即把人摆平。

他在楚都车行干活不到一年，在府城却颇有名气，与三教九流朋友混得很熟，为人四海手面广。有人叫他拼命三郎，有人叫他出山虎。

店东神鞭李一飞也是一条好汉，对手下这位伙计颇感困惑。显然每月五两银子的高工资，还不够这位班头当零钱花，但似乎身上的银子制钱永远不虞匮乏，到城里上彭城酒楼喝酒，酒席钱一付就是二三两银子只多不少，几乎是半月的工资。而他每月上酒楼决不少于四五次，这家伙的银子从哪里来？

尽管这位自称是京师人氏，说一口悦耳的风阳腔京师官话的柳管事，一切举动都令人生疑，但确是一个办事的好人才。

车胎店脚牙，多少沾了些江湖味。店东神鞭李一飞本来就是江湖闯过一段时日的人，因此虽生疑却不计较。

京师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大户人家，本籍是凤阳，因此京师的官话也就混合了凤阳腔。如果某个京师人士自称是凤阳人，一点也不奇怪，由于不准他们迁回故居，更不准自由旅行，所以每逢清明祭祖期间，他们扮成化子，打着花鼓走四方，目的地却是回乡祭祖。

徐州府本来隶属凤阳府。洪武八年才从凤阳分出建府。所以柳管事虽说自称是京师人士，但要说他是凤阳人也没有错，说他是徐州本地人也说得过去。

因此骡车店的伙计们，并没有把他当外地人，事实上他的徐州腔官话也说得非常流利。

这是一个谜——样的年轻人，一头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猛虎。

南行大官道，从南关大街向南伸展，两里外的街尾，便是云龙山(石佛山)麓。官道穿越二三里长的山脚，西是云龙山，东是太山。两山夹峙形成进入徐州府的关口。官道平均，宽阔、笔直，可容四辆大车并驶。

两侧树林青葱，西面云龙山麓有不少豪门的园林巨厦，是游春的好地方，风景相当美，有好几条登山小径，路口建了相当古朴的歇脚亭。

申牌初，日影将接近云龙山头，从南面来的旅客。陆陆续续向府城赶，车、马、轿络绎于途。货驮与徒步旅客，也风尘仆仆满脸倦容徐徐北行。这时，已经没有南行的旅客就道了。

柳思乘了一匹枣榴，也风尘仆仆从南面来。他是从南乡的三十里外黄山集返城的。楚都骡车行的货车在该集出了一点小意外。

他上午前往处理纠纷，事毕即策马回城，无事一身轻。

远远地，便看到路旁聚集了一些人，路侧小山坡也有人聚集，停了一辆颇为精致华丽的马车，几匹雄健的坐骑，显然有事故发生了。

事不关己不劳心，但好奇是人的天性，任何地方出了事故，都会围了一大堆人看热闹。

他也不例外，策马疾赶现场。

在路旁的大树下系马，他好奇地进入山坡。

确是发生了纠纷，似乎牵涉到三方面的人。

势力最单薄的一方，是一个明眸皓齿的村姑打扮少女，青衣布裙掩不住青春美丽少女的风华。但似乎不能算是村姑，因为手上有一根精美的马鞭。这一带的妇女很少骑马，用不着马鞭。另一方是八名粗豪的大汉，穿了青骑装，一个个精壮如牛，全是些拳头上可以站人的莽汉。其中一人耳轮破了，血流满脸，行家一看便可瞧料七八分，这位仁兄必定挨了一马鞭。

近路的一方，是三女四男。三女是一仆妇、一侍女，主人是一身罗衣胜雪，美丽动人的少女。

四男是骑装大汉，一个比一个出色，高大雄伟，气势逼人，不用猜，也知道是保镖打手一类人物，站在三女的左右戒备，威风凛凛像四个护法金刚。

八个粗豪大汉，一个个脸有惊容，也一个个气愤填膺，显然是唯一的输家。

柳思一露面，八个粗豪大汉惊容立消。

“柳兄弟，请帮帮忙。”为首的大汉像沉船的人，抓住了一块木板，“咱们有了困难。”

他认识这八位仁兄，寒山左家庄的长工头头。左家是大农户，田地不知到底有多少，建了三座下院，长工有五六百人，可以组成一支军队。

中原地区有些大地主土地之大，简直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徐沛是产生英雄的地方，汉高祖和楚霸王在这，带都是枭雄和英雄，他们都靠大地主的力量，组成子弟兵逐鹿天下。

晚汉蜀刘备起兵，糜夫人嫁给刘备，海州糜家陪嫁的兵马就有七千之多。糜家是大地主，兵马都是由糜家的农奴所组成的。

左家的长工，真可以组成一支军队。在徐州附近州县，左家的田庄还不是最大的。

左家庄距府城二十余里，闹起事来还真有翻天覆地的力量。

左家的子弟经常在府城出入，普通人家真不敢招惹他们，他们也不是横行府城的豪霸。

土霸碰上外地的巨豪，那就得看谁的能耐大了。

眼前的情势，左家的人显然是输家。

柳思认识左家的一些人，这位长工头头所以向他求援。人不亲土亲，他义不容辞排解纠纷。

他只好挺身而出，向八人走去。

所有的目光皆向他集中，看热闹的旅客让开去路。

“怎么一回事？”他向提出请求的人说：“我要知道经过，看谁是理屈的一方。”

“我们理屈。”长工头头有骨气有担当，“那位姑娘。”向执马鞭怒目而视的少女一指，“那位姑娘生得美，小魏不该不长眼，说了几句不中听的混话，挨了一马鞭就冲突起来了。”

“原来如此。”他恍然：“你们没道歉？”

男人们人多势众，见到漂亮的姑娘们，口头上快活，说几句轻薄话调戏，是十分正常的事。

其实无意任所欲为，粗野男人的本性而已。有些话甚至是变相的赞美，只是态度上让姑娘们受不了。

“这……”长工头头苦笑。

“还在理论，那几位。向七男女一指，恰好路过。认为我们是恶霸，有多为胜欺负单身旅客，不肯甘休。”

“你们理亏，还想动手对付那位姑娘？”

“没有呀……”

“气势汹汹，是吗？”

“这……”

“我明白了，理亏在你们一方。”他向少女走去，笑吟吟抱拳施礼，“小姑娘，这些人是南面左家庄的种地粗汉，人并不坏，有眼无珠得罪了姑娘，可否接受他们道歉放过他们？”

“他们想倚仗人多要行凶呢？”少女气乎乎地道。

“人一出，是很容易一错再错的。好在他们已经知错，让他们赔不是，或者赔礼，姑娘意下如何？”

“不行！”四个金刚似的人之一，声如洪钟威风凛凛，“必须把他们打个半死！”

“何必呢？兄台！”他心中有点不以为然，修养有限，“他们已经知道错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让他们诚心向这位姑娘道歉赔礼，把他们打个半死。也未免惩罚过当。”

“你想包揽是非？”

“我哪敢？”他强忍怒火：“是非已明，所以我要左家的人赔礼，这并无所谓包揽。”

“你是这些人的党羽？”

“阁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城外传乡的人，大半是种庄稼的无知莽夫，不会结帮织会网罗羽翼，不会有什么党羽；不错，我认识处们，毕竟是同一座城的人，见面三分情谈不上党羽，而且我也不种地。更不可能是他们的党羽，阁下言重了。”

“你不服气？”金刚冷然踏进二步。

“我哪能不服气？你瞧你。”他冷冷一笑，“一看便知你是闯过天下，见过世面，佩了剑威风凛凛，一言不合便拔剑相斗的打抱不平好汉，我哪敢不服气？好吧！我不敢排解，你爱怎么办就瞧着办好了。你们这些英雄好汉，

为了几个见了女人就评头论足的材大，便拔剑宰了他们，我算是服了你。似乎休以为徐州府是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呢！你要听老实话吗？”

“你要说什么？”

“徐州府是有王法的地方，官兵就有两卫之多，想造反的人，最好是不要在徐州府与兵作乱。”

金刚冷哼一声，身形乍闪，眨眼间便逼近至六尺内，伸手可及。

他冷然屹立，冷冷一笑。

“你好大的胆子，敢说这种招惹横祸的话。”金刚的右手徐提，要动手了。

“无所谓胆大，我说的是实话。”他身材并不比对方差，面对金刚毫无所惧，对方的气势压不倒他。“左家的这些村夫，就算落在育府里，官司上身，当街调戏妇女，也只不过关两三天聊加惩罚而已。你们如果管闲事打伤了人，可就不是监禁三、五天所能了结的罪名呢！”

“你是公人？”

“我只是个在车行干活的小伙计，每月工资四五两银子，不是干公人的料，少抬举我了。”他向后退去，表示不再多管闲事，“我会在附近睁大眼睛看，上了公堂我就是目击证人，现在，看你们的了。”

金刚正要跟上，围观的旅客中，突然传出一阵怪异的，鬼哭似的阴笑，声音不大，但入耳清晰，令人不由自主毛骨耸然。大白天依然有令人感到阴森诡异，毛发森立心底生寒的反应。金刚吃了一惊，脸色骤变，警觉地虎目怒睁。转身面对着三丈外夹杂在旅客中的一个灰发老人。

老人其实并不老，很可能属于头发早白的一类人，脸色有点苍白，但没有老纹，生了一双深陷的鹰目，唇薄颧高，半露出白森森完好锐利的牙齿，留的小八字胡却是黑漆光亮，与泛白的头发完全不同。这人的手杖也特殊。握手的杖头，雕了一个牛头鬼的像，四尺余长泛着灰蓝的异光。穿一袭黑色宽大的长衫，佩的剑鞘绘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鬼形与异兽的切案。

腋下悬了个包袱，确是旅客。这人仍在笑，半露的白森牙齿，有点像肉食兽类的撕肉利器，相当令人胆寒。

“白发郎君东门信，你在向在下示威吗？”金刚虎目彪圆，手本能地按上剑鞘。

江湖朋友都对名列魔道，而且是色魔的白发郎君东门信，怀有相当程度的恐惧，尤其是家中有美丽大闺女的高手名宿，不论正邪黑白，都对这个色魔深怀戒心，而且恨之刺骨。

这个色魔确是少年白发，在江湖肆虐将近十年，真正的年龄仅三十出头，他那根牛头鬼杖与泛灰的头发，便是他的活招牌，十年来他不知糟蹋了多少年轻貌美少女，武功超绝罕逢敌手。被他盯上的年轻貌美少女，很少能逃过他的毒手蹂躏，是令人恨之刺骨，却又奈何不了他的大名鼎鼎色魔。不过，受到蹂躏的女人，极少受到残害，兴趣一过腻了之后，他会大大方方加以释放一走了之。如果受害的少女被杀，决不是他下的毒手；如果是自尽，他当然会理直气壮声称与他无关。所以他绰号称郎君，不是杀女人的凶手暴徒。

“你不是也向这些村夫俗子示威吗？”白发郎君停止示威性的怪笑，鹰目盯着四金刚护卫着的美丽少女，“我白发郎君自信武功相当不错；决不会自贬身价，与那些种庄稼和做工的村夫俗汉叫阵示威，把百十个这种蠢汉打个半死，决不会替我增加光彩。”

“有你替他们出头，在下就找你。”金刚不再理会柳思，矛头转而指向白发郎君。

“很好很好。那个做工的伙计没有勇气担当，我敢。你找上我，是我的光荣。我想，你们的气势不错，而且知道我白发郎君的名号，绝不是泛泛之流。怎么在江湖道上，从没听说过你们这些人物？哦！那位美如天仙的小姑娘，一定是阁下的主人了，贵主人贵姓芳名，你阁下又是何方神圣，可肯见告？”

“打发他走！”美丽的少女火爆叫道。

一声虎吼，金刚的剑出鞘，剑气迸发中，火杂杂挥剑直上。

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底细，而且对方的特异牛头鬼杖，就是相当霸道的兵刃，钢铸打磨相当沉重，不但可以硬碰刀剑，而且比刀剑长尺余，可以单手使用，双手使用更是霸道灵活，不用剑是非常危险的事。

任何宝刀宝剑，锋刃必须尽量避免正面接触，沙粒大的缺口，得磨上老半天。世间真正削铁如泥锋刃不伤的刀剑，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只是神话中的利器，不存在于现实人生。

但高手拼搏，兵刃不可能发生撞击，出招的速度太快，招一发便不可能中途急变了。

白发郎君冷冷一笑，一杖急封。

金刚的猛烈攻击是虚拍，怎肯让铁杖硬封硬架轻灵的宝剑，剑光倏然回收、下沉。

人剑一体幻化流光，从杖下流泻而出，似乎人平空缩矮了三分之二，像是贴地急剧迸发的电光。

白发郎君骇然一惊，杖势落空便心生警兆，不愧称名动江湖的超拔高手，双脚上缩飞腾上升，一记美妙的前空翻，从剑光的上空一掠而过，远出两丈外飘然落地，脸色一变。

双方都在走险，生死须臾十分凶险。

杖与剑带起的罡风，刮趋了无数草屑，人影分开后，空间里似乎仍遗留下隐隐风雷似的轰鸣。

“该死的！原来你们是二十余年前，颇有名气的仰止山庄四大金刚。十余年来贵山庄的人绝迹江湖，现在又出来现世了。东方未明庄主，还能重振昔日雄风吗？”白发郎君显得兴奋，似乎觉得能碰上高手名宿而雀跃。“东方未明绰号叫一剑愁，从地堂刀法中参悟出下盘攻击的剑招，据说足以称无双秘学，你这一剑不过如此而已，咱们放手一拼！”

拼字声如乍雷，牛头鬼杖风雷暴起，豪勇地扑上了，单手运杖冲进抢攻。

这家伙口说金刚这一剑不过如此而已，其实心中已感到寒意，刚才的反应如果慢一刹那他的脚就不属于他的了，剑光掠过靴底的压力似乎仍在呢；

金刚以为他真的要放手一拼，迎着挥来的杖影斜身急接，剑光闪烁与杖对进，一接触的急剧变化将石破天惊，同时采取攻势，很可能一招便分胜负。

“铮！”杖影接触，响声震耳。

人影骤分，金刚震出丈外，单足一点地，突然脱力向下挫，稳不下马步。

同一瞬间，白发郎君一声长笑，“铮”一声轻响，击落一颗从少女手中发出的铁莲子，身形再起，远出五丈外脱出人群。

“恶贼可恶！”少女咒骂声同时传到。

金刚摔倒在地，立即被另一个抢出的金刚扶住了。

一把四寸长的小小柳叶刀，插在金刚的右大腿上，斜贯在腿外侧，两端仅可看到半寸刀尖。

在接触的刹那间，悄然发射肉眼难见的暗器，即使事先心理上已有警惕，仍然无法闪避。

“小美女，我白发郎君订下你了！”远在五六丈外的白发郎君兴高采烈高叫：“你的保镖再多，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提防。你很美，很够女人味，我喜欢你，你是我的，我一定可以把你弄到手快活，你最好早些向我表示亲近，我会把你当成淑女对待，不然……”

少女人化流光，电掠而上。

白发郎君哈哈狂笑，掠走如风。

看热闹的人、哄而散，怕被快速奔掠的人撞及。

忙乱中，左家八个人悄然溜走，是被柳思打手势示意乘乱撤走的。

当事人也迳自走了，没有人再理会这位孤单的小村姑啦！仰止山庄的人，已追白发郎君去了。

柳思等左家的八人八骑走后，才策马北返府城。

看热闹的一些旅客仍在现场，有几个人干脆在路旁的大树下歇息。

两个中年旅客坐在大树下，目送柳思的坐骑远去。

那位眉心有一颗朱砂痣的中年人，脸色有点不正常。

“仰止山庄的武学，确是神奥难测，剑是不宜用在下盘攻击的，那位金刚却运用得神乎其神。换了我，绝难躲过那一剑。白发郎君也的确了不起。名不虚传。但这家伙好阴险，一比一，他足以从容应付一个金刚，他却抽冷子放冷刀，真可怕。”中年人不但脸色不正常，说话也不时抽冷气，“以后万一碰上这些人，我宁可避开他们免生闲气。”

“陶兄，这些人并不可怕。”另一个生了一个大酒糟鼻的中年人。一双冷电湛湛的鹰目仍然盯住柳思远去的人马背影，“论真才实学，你我都可以和他们论短长。老实说，这些人都不配称超拔的高手。”

“当然，我们的名号也够响亮，但……”

“我见过最高明最可怕的人物。”

“谁？”

“刚才仰止山庄的人，可说非常幸运。”酒糟鼻中年人答非所问。

“白发郎君奈何得了他们？”朱砂痣中年人陶兄冷笑，“姜兄，别开玩笑。2 你看到那小姑娘追逐的身法吗？那就是仰止山庄庄主，一剑愁东方未明的绝学流光遁影。身动影逝，独步武林。”

“我是指另一个人。”

“哪一个？”

“那一个。”姜兄指着远去的柳思背影，“那个自称柳思，在车行干活的小伙计。”

“那个人？姜兄开玩笑！”陶兄笑问。

“我哪有心情开玩笑？”姜兄冷笑，“这个人隐身在这里，天知道会发生

何种灾祸！”

“姜兄，你的话我听不懂。”

“刚才要不是白发郎君出面干预，仰止山庄的人必定一意孤行，那就……仰止山庄七男女，很可能灰头上脸，甚至会有人丢命。”

“老天！这么严重？”

“毫无疑问。”

“这个叫柳思的人？”

“他不叫柳思，叫柳心田，心田二字加起来就是思。心田，也可能是他的字，思是不是他的本名，就无法断定了。”

二十岁以前有名，二十岁满就可以有字。直接呼对方的名，是很不礼貌的事，应该呼字，名与字是两码子事。

“你……你说他就是柳心田？”陶兄脸色一变。

“应该不会错，我见过他。”

“你见过他……”

“对！我在铁血团有朋友。”

“陆都堂的铁血团？”

“一点不错！”

“老天！霹雷……”

“霹雷虎柳心田，铁血团的密谋勇将。”

“你没看错？”

“错不了。”

“咱们不要在徐州逗留，免惹是非。”陶兄打一冷战，“我宁可离开铁血团远一点。”

“不错！咱们明早加快离境。”姜兄同意，站起整衣，“徐州某些人将有灾祸了，招惹了铁血团，注定要灾祸连连，死而后已。咱们走吧！”

天下四大奸恶：严嵩、赵文华、鄢懋卿、陆炳。

陆炳，目下位极入臣，大明朝唯一的二公兼三孤大臣，而且掌锦衣卫。

他拥货千万，在天下各地建了十八座巨大庄院，势倾天下，所豢养的密谋称铁血团，每个人皆拥有锦衣卫身分的密令。

他的属下皆称他为陆都堂或者陆堂。

四大奸恶中。陆炳是最好的一个。

他为世人所诟病之事，是他与第一大奸恶严嵩父子大小相同狼狈为奸，走得很近。其实严嵩父子很怕他。

他的铁血团密谋。吃定了严嵩父子的二大秘谋集团：黑龙帮、黑鹰会。

这个令朝野害怕的大奸，整人的手段极为凶残。但他所整之人，几乎全是大的贪官污吏，以及天下巨室，动不动就把他们弄入锦衣卫抄家杀头。北地，押送北镇抚司(锦衣卫执法衙门)；南地，押送南镇抚司。公然法办，不私行处决。

他为世人称道的是：结权要周全善类，慷慨救助一掷万金毫无吝啬。严嵩父子与赵文华数兴无辜大狱，他能居中多所保全。折节下交真正的正人君子士大夫，不曾构陷一人。

他曾经与严嵩陷死大学士夏言，其实夏大学士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夏大学士先坑害他，他找机会报复而已。

这个人是不折不扣的奸雄，四大奸恶中，他也是唯一能寿终正寝的人。虽则下一个皇帝(隆庆)曾经追究他的罪恶，抄他子孙的家，籍没坐赃八十万两银子。

他健壮如狮，全身火红，两膀有千斤神力，马上马下勇冠三军，阴沉鸷猛，威严天生。

因此他豢养的密谍，负责查察天下叛逆，每个人都必须武功谋略超拔，可独当一面的顶尖人才。

他的母亲是今上(嘉靖帝)的奶妈；队小在宫中与今上一起长大，君臣感情深厚。嘉靖十八年，他掌管南京锦衣卫南镇抚司，从皇帝南幸，御驾驻蹕卫辉府。四更天行宫失火，他排闼冲入火海，将嘉靖帝背负出火场。据说他是火德星君投胎转世，所以大火烧不死他。

这个人，目下五十来岁春秋正盛，严嵩已垂垂老矣！严世藩把他看成天下唯一的劲敌，两奸暗中教劲斗法。明里却双方见面言笑宴宴。

他把一度宏大的别庄建在南昌，摆明了要监视位于安州的严府动静。

他的美丽姬妾到底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最美丽的姬妾，安罗在五处大田庄内：西湖(建有他母亲的乱娘庙)、临淮、扬州、南昌、承天(安陆府——嘉靖帝任国主时的封地)。

十八处大别业，都是铁血切密谍的活动中心。

铁血团，对内称铁血锄奸团，每一个人都是可独当一面，武功超绝的密谍全才，绝对冷酷无情的杀手。天下各地那些油水喝得太多大肥的大官小官，各地雄霸一方为富不仁的大豪大户，一提起铁血团三个字，半夜三更也会从恶梦中惊醒跳起来。

他们也是化妆易容的专家，但名号却不变，相貌随时随地更改，所亮的名号却始终不变。

姜兄说认识柳思是铁血团的霹雷虎柳心田，陶兄将信将疑，原因在此。

思与心田，的确会让人联想在一起。

可是，姜兄陶兄二位仁兄，却没有勇气留下求证，他们不敢沾惹铁血团的人。

那些横行天下的江湖大豪大霸，也是铁血团盯梢追踪的对象，只要他们有不轨的图谋或蠢动，格杀令会很快地颁发下来。

连严嵩父子的黑龙帮与黑鹰会，也对铁血团怀有极高的戒心。

柳思掩护左家的人撤走，迳自返回楚都车行。

他心中明白，今年他流年不利。

今天地不得不出头，结果与仰止山庄的人结了怨。去年更倒楣，冲了太岁；今年，流年仍然不利。

其实，他并不担心有麻烦。仰止山庄弟子已经十几年没有在江湖走动了，就算新一代的子弟出外闯荡，以仰止山庄过去的名头威望，绝不可能向一个车行并不重要的小伙计找麻烦。

他日下的身分，确是楚都车行的伙计。

仰止山庄的人如果到车行找他，岂不貽笑江湖？

他曾经目击少女扑向白发郎君的身法，以及赤手空拳与快速猛扑的无畏气势，心中暗暗喝彩。

白发郎君手中有牛头鬼杖，左手掌心暗藏了小柳叶飞刀，任何一个知

名的高手，也不敢赤手空拳无所畏惧地飞扑而上。

“这小丫头真不错，而且很美。”这是他对那位少女的评价，“可惜脾气火爆，过于自负了些。”

但事后思量，他修正了一些看法。一个年轻貌美出身名门的少女，面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大色魔，脾气哪能不火爆？

次日忙了一天，太平无事。

申牌将逝，他一身轻松踏入府城。城门天一黑就关闭，断绝城内外的交通。三更正夜禁，可知他申牌时分进城，今晚不打算出城住宿了。

距府前街还有百十步，街有的一家店铺抢出一个人，一出门便照了面，大眼瞪小眼。

一头泛灰的头发，白发郎君的活招牌。

“你没扯谎。”白发郎君笑得像盯着鸡笼的黄鼠狼，“你果然是楚都骡车行的伙计。”

“他娘的！你调查我？”他粗野地、笑吟吟地叫：“府城南关外的人，谁不知道我是楚都骡车行的伙计？吃喝嫖赌都有我一份。我是城南可敬的父老们，作为教训儿女的活榜样，还用得着费力去调查？”

“我知道，所以我喜欢你这个人，这叫做……叫做什么？沆瀣一气？”

“不对。叫臭味相投。”他也发出暧昧的怪笑：“我还不配和你这种有杖有剑的人沆瀣……气，做个烂朋友倒还马马虎虎。”

“如果我不出面替你抵灾，你会有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反正我那时已经表明撒手不管了。”

“他们……我是说，那些仰止山庄的男女，会打断你的手脚，因为他们是英雄人物。”

“是吗？算我欠你一份情……”

“对，你欠我一份情。”

“请你上彭城酒楼喝几碗酒，聊表谢意，如何？”他抢着说。

像白发郎君这种名号响亮的江湖凶魔，向一个小混混套交情，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决不会有好事。

“不，不够。”白发郎君果然提出要求，“我要你替我打听一个人。”

“打听一个人？老天爷！城内城外人丁不少于三十万，你要我打听迤个人？”

“对，打听迤个人；像你这种地头蛇，消息迤定比一些有头有脸的爷字号人物灵通，所以我要你帮我打听。”

“你说说看。”

“一个姓陈的人，年约五十出头，本名叫陈祥，三年前有人在贵地见过他。大多数人有许多假名，但很少改姓。猜想他仍然姓陈，名当然一定改了。”

“徐州最少也有二万个姓陈的人……”

“这人不一样，他是天生的斗鸡眼，武功很不错；又狠又毒，绰号叫九尾蝎。蝎子一条尾巴已经够毒了，他有九条，可怕吧？五年前，他还是湖广武昌府三霸天之一。”

“哈哈！蝎子并不毒呀。咱们这里的小孩，都把蝎子揣在怀里玩呢！被蛰一钩，并不比被蚊子叮一口严重。好吧！我答应替你留意。”

“我住高升客栈，有消息赶快通知我。”

“好的！”柳思爽快应允，“天色不早了，我请你到彭城酒楼，走吧！”

“那是府城第一大酒楼，你真有钱？”

“有，三、五两银子我付得起。”

天色其实仍早，夏季要酉脾时分才天黑。

彭城酒楼在近西大街迤南近十字街的钟鼓楼，它不是府城排名第一的酒楼，而是名气不小，接待的酒客品流复杂，真正有地位的士绅，从不光顾这里。

正所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申牌时分上酒楼，算是早了些，但还有比他们更早的人。

冤家路窄，仰止山庄的人已先到，占了二桌。四大金刚一桌，那少女与二个侍女是一桌。

更巧的是，侧方相连的另一座食厅，那位扮成村姑的少女，也和三个士绅打扮的中年人同桌进食。

村姑装已改为穿碎花连身水蓝色衫裙，显得灵秀出众，气质非凡，流露出青春少女的风华。

府城内不能在大庭广众问闹事，即使是生死对头，也不能愤然拔剑而斗，那是极为犯忌的事。

一登楼，两方先到的人全向他两人注目，在怒目而视中谁也不便发作。

柳思叫了一声霉气，暗叫不妙。

与一个大色魔在一起，当然不妙。

他是酒楼的常客，店伙计热心地领他到北窗下的一副座头，交代菜式毕，先送来茶水。

酒客不少，显得有些嘈杂。

八式下酒菜肴一同上桌，有一坛本地大名鼎鼎的烈酒一锅头。徐沛高粱名扬天下，一坛十斤一锅头，可以醉倒十头牛。

不用杯，用碗，两人存心较上了。

敬过三碗酒，话匣子打开。白发郎君是者江湖，但在徐州往返的三五次中，并没在这里逗留，一个过客，对徐州所知有限。

白发郎君以为他是地头蛇，三流的小混混，不屑与他谈江湖见闻，甚至不想提江湖事。不久，便谈上了本地的动静，当然有意套他口风，以了解当地的情势。

他心中雪亮，仰止山庄的人与那曾用马鞭揍人的少女，皆拉长了耳朵有意无意地，留心他两人的谈话。

“贵东主绰号叫神鞭，是条好汉。”白发郎君已喝了七八碗酒，有点苍白的脸色，似乎不但不见红，反而显得更苍白，是属于肝功能不足，愈喝脸愈白的人。“贵地出英雄，矚扬徐沛，人杰地灵。老弟，你还年轻，也可以做英雄呀！”

“哈哈！你看我像一块英雄的料吗？”他笑声惊四座，酒意上涌：“不错！至少咱们这里曾经出过真正的英雄。”

“谁？你是说徐州双太岁的老大，毒手丧门刘大风？。沾了刘邦大风歌的光，就成为英雄了？”白发放君大为不悦，自命不凡的人、最讨厌人家捧其他的人为英雄。

“我是指一千多年以前的楚霸王。”他向窗外一指，指向高耸入云的霸王楼，“那就是他住的地方，他把国都建在这处兵家必多的平原大城。因此失

败了、做不成皇帝。但是司马迁老先生眼光独到；所以他是历史上唯一有本纪的人；史书中只有皇帝才配有本纪。”

“谁是司马迁呀？也是英雄？”

“哦！司马迁就是马司迁呀！”他故意不加解释，“是不是英雄，见仁见智全在你怎么看了。咱们这里不但出英雄，还出美女呢！”

“美女？”白发郎君兴趣来了，那再理会写史记的司马迁是不是英雄？

“对！美女。”柳思向远处西北角的一座大楼一指“瞧！那就是燕子楼。”

“看过，但没上楼去玩。”

“有一个绝色美女住在里面，叫关盼盼！”

“好哇！带我去看她。”白发郎君眉飞色舞。

“她死了。”

“什么！死了？”

白发郎君大表失望。

“对，死了。她是名妓，也是名姬妾。她的丈夫张建封，官拜尚书镇守徐州，替她建了这座楼藏娇。后来张建封死了，她住在楼上，十五年不下楼，悼念她的丈夫。”

“她还在楼上守寡？为何又说她死了？”

满楼的酒客闻言皆掩口偷笑。

仰止山庄那位美丽的少女，咬着樱唇笑不出来，恨恨地白了柳思一眼，似乎在嗔怪他在大庭广众之间胡说八道戏弄外地人。

“她本来不死的，但偏偏就有一个人多事，写了几首诗给她，把她给逼死了。”

“有这么狠心的人把美女逼死了？”

“是呀！那个人姓白，叫白居易。给她的诗意思是说，你丈夫死了，你为何不死？她一看，回了诗就绝食，十天后就死了，死在楼上。”

“那个白居易岂不要打人命官司？”

“打官司？她是自己绝食而死的呀！何况那个白居易，连皇帝皇后都还卖他三分帐呢；”

“我去宰了他！”

白发郎君几乎跳起来，怪可爱的。

这家伙是恶名昭彰的色魔，但从不杀死他到手的女人。

“那姓白的也死了，死了好多好多年，都成仙啦！”柳思似乎对胡说八道学有专精，作弄人不假辞色，“后来有一个节度使时溥，也坐镇徐州，被一个叫朱温的人攻破城池，跑到这座楼举火同焚。”

“你是见鬼啦！这楼不是好好的吗？”

“这是后来又后来重建的啦！别多问了，喝酒，喝酒，敬你一碗！”

“后来又后来……”白发郎君喝了一碗酒，抓抓头皮，“这座楼我十年前就看过了，本来就是这鬼样子，不像是重建的呀！那美女关盼盼，应该死在十余年前……”

“反正你再也见不到她啦！老的不死，小的不来，天地间新的绝色美女多得很呢！是不是？”

“对！我中意的一个……”白发郎君用木箸遥指仰止山庄少女，一定比关盼盼更美丽漂亮。”

四金刚成了真的怒目金刚，推凳欲起，却被少女以手势阻止，及时制

止了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

“我不像你呀！”柳思说：“你武功高强，不论是人或东西，中意了拿了就走，拿不到跑得也快，不会有后患。我没有本事，所以不敢中意某个漂亮女人。小人物瞟人一眼，也可能遭到杀身之祸。对漂亮女人说句荤话，铁定会被打破头。所以说，人比人气死人呀！”

伴同少女进食的三士绅，也怒目而视跃然欲动。

左家的人说了几句荤话调戏少女，其中之一便被少女用马鞭抽得头破血流。

“这世间本来就是如此，谁强谁就可以主宰弱者的生死荣辱。”白发郎君已有七、八分酒意，大言不惭地越说越神气，“像我武功高强，有本事，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获取我想要的东西。”

“包括女人。”柳思也像在说醉话，“你要女人，可以凭武功本事攫取。我要女人，只能凭劳力赚钱，用工资去换取。所以我实在羡慕你 2 他娘的，早知如此，在娘胎里我就该练武功，现在很可能成为雄霸天下的人物，甚至能成为西楚霸王第二呢！”

“你没希望了啦！小子。”白发郎君说，“你说的却是真话，有些人的确是从娘胎里练起，没怀孕之前，就吃一些有益胎，儿的神奇灵药。所以普通人家的，也有所谓胎教之说呢！”

你这一辈子不可能练成好武功了，注定了做一个小混混的命。”

“我本来就认命了呀！”

“你替我办事，我不会亏待你的。”

白发郎君指的是追查九尾蝎之事。

“我会尽力，一有消息立即奉告。”柳思脸上有邪邪的笑意：“我这人颇为守信，当某些事我认为有承诺的必要，就不会计较对方所采取的手段如何，会尽力而为。反之，如果这件事我认为不该做，我是不会答应的，对方不管采用何种手段，我一概拒绝。”

“你的意思？”

白发郎君还没了解他的话意。

“你要我替你打听九尾蝎？”柳思放低声音。

“对呀！”

“那是一个即剁碎来喂狗，狗都不吃的货色。好人找他，八九不离十会要他的命。坏人找他，七八成是找他算账的老伙伴。”

“我……”

“我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与我无关。”

“你好像知道九尾蝎。”

白发郎君脸色一冷。

“知道一些。”柳思淡淡一笑。

“毕竟我是车行伙计，聊算是见过世面的江湖人：你白发郎君还不算恶毒的坏胚；我不会过问你找他的理由。晤，看来你有麻烦了！”

“我应付得了！”

白发郎君的目光，凶狠地落在仰止山庄的人身上。

那位挨了飞刀的金刚正缓缓站起，手中抛弄着那把四寸柳叶刀，杀气怒涌的虎目，狠盯着白发郎君。

另一个金刚伸手阻止同伴离座，大概知道同伴腿伤行。动不便，不宜

出头讨公道。

“我来！”这位金刚接住同伴抛起的飞刀，离座向白发郎君接近，嘴角噙着令人莫测高深的冷笑，虎目中神光四射。

“想在大庭广众间撒野，你能得到好处？”白发郎君双手放在桌上，先发制人主动向金刚打招呼：“我敢，你不敢。因为阁下你不能落案，我能！”

“我只是想把飞刀还给你。”金刚冷冷地说：“失落暗器可是有损声杏的事。”

“哈哈！那是所谓真正名家高手的作风。”白发郎君大笑，“尤其是那些在暗器上，加了标记表示负责的高手名家，最喜欢卖弄这一套作风，发出去有信心收回来。而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流人物，信心不足，就不敢在刀上刻标记，所以我不会硬着头皮拍胸膛承认飞刀是我的。”

“是吗？”

“对！正是顺便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所谓暗器，并不专指可以发射的镖箭飞刀一类小玩意儿。任何可伤人杀人的东西，包括人的拳脚在内，用之明则明，用之暗则暗。你在别人后面，偷偷摸摸一拳打破别人的脑袋，你的拳头同样算是暗器，所以也叫暗算。双方交手，任何物品攻击，都不能算是暗器，你应该懂，是吗？”

“我懂！所以要正大光明还给你呀！”金刚右手徐举，三个指头拈住小飞刀，本来白光晶亮的刀身，渐渐变成暗红色。

白发郎君脸色大变，呼吸不正常了。

柳思亦眼神一动，但神色不变。

“纯阳真火！”邻桌一中年酒客脱口惊呼，“飞刀在奇功的御发下飞出，十成火候的金钟罩也抵抗不了，速度必定目力难及，无从躲闪。淫贱，你的末日到了！”

“不见得！”

白发郎君低叱，身形候动向下一挫。

同一瞬间，柳思搁在食桌上的双手一抬，食桌猛地一掀，酒菜杯盘飞抛。

小飞刀插在掀倒在一侧的桌面上，竟然不曾穿透。按金刚所发的劲道，穿透寸余厚的桌面绝无问题。

白发郎君向下挫的身躯还不够快，只感到背部有物划过，是透过桌面的两寸长锋利飞刀尖。

他扑下时，食桌恰好贴着他的身躯倒下，不但挡住了金刚的视线，也挡住了飞刀，但透桌面的刀尖划伤了他的肌肤。

而桌子是如何倒的，他不知道。

不由他多想，贴楼板向前一窜，全速脱身，楼梯一阵急响，飞奔下楼逃之夭夭。

柳思左手端着酒碗，右手握着木箸，坐在长凳上傻傻地张口结舌，盯着侧倒的食桌发愣，似乎不明白食桌是如何倒下的。

所有的人皆认为是白发郎君掀倒食桌脱身的。

“我的酒菜！”

柳思叫苦的语声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仰止山庄七人，皆追下楼去了。

中年酒客走近，留心察看倾倒的食桌。

桌的底部另有一把飞刀，锋尖也透出桌面，但仅有三分左右，比起金剛所发射的透桌两小飞刀，表面上看劲道相差甚远。

“是着地的刹那间发射的，没获得发射的充分距离，所以劲道不足，这淫贼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假使没有食桌阻挡，那位用纯阳真火御发飞刀的仁兄，性命可能不保。”中年酒客是行家，所说的估计相当正确，“如果没有食桌阻挡，这淫贼也非死不可。”

“两败俱伤，真傻！”曾经扮村姑少女的一位中年同伴，也在一旁察看。

“老兄，你不感到可疑吗？”中年酒客问。

“有何可疑？”少女的中年同伴问，“在下看不出，有何可疑的地方。”

“淫威既想以飞刀回敬，为何又扳倒食桌，阻挡自己发射的飞刀’？他这种高手，是不可能犯这种的错误？”

中年酒客提出疑问。

听中年酒客一直把白发郎君称为淫贼，可知必定厌恶已极。

“任何一个高手，也可能有计算错误的时候。何况情势急迫，变化之快如电光火石。想伤人又想自保，犯错误在所难免。”

“唔！也有道理。”中年酒客伸两指起出一把飞刀。

此时店伙计已七手八脚前来整理善后。

“这个人。”少女的同伴也拔出另一把飞刀，指指已另觅食桌重新叫酒菜的柳思背影，“似乎不是淫贼的同伙；也许也是臭味相投的淫贼。”

“他是楚都车行的伙计，在本城小有名气，与淫贼无关。”中年酒客是本地人，替柳思辩护，“淫贼是入暮时分进城的，从风阳来。”

“兄台是……”

“在下姓徐，徐良。”中年酒客说。

“哦！徐州徐家的活报应徐大爷，久仰久仰！在下姓汤，汤辉。”

“这淫贼在敝地一露面，家有美貌大闺女的人都心中不安。”活报应苦笑，“在下有二个女儿，不得不留意他的举动。老实说，这淫贼如果在本城撒野，敝地真没有人克制得了他，委实令人忧心忡忡。刚才那位仁兄……”

“他们是仰止山庄的人。练成纯阳真火的那位，是仰止山庄四大金刚之一。”

“哦！难怪。”

柳思在远处角落的一桌，叫来了酒菜埋头进食。

楼上人声嘈杂，酒客越来越多，没有人再注意他，他也不理会其他的人。

他当然知道本城的话报应徐大爷，但毫无瓜葛；他一个小伙计，哪配与本城的爷字号人物套交情？

匆匆食罢，他会了帐悄然溜走。

曾经扮村姑的少女，是唯一留意他一举一动的人。

第三章

当要做某件事，或者准备做某件事时，必须计算得十分精确，才会获得预期的效果；柳思就是这种计算精确的人，他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应付意外。

他有随时应付意外的理由，这与他在短短的八年期间，所经历的冒险生涯有关。他的冒险生涯与江湖闯道者差不多，大半日子在生死门进出，在血腥暴力中浮沉。

有时，也与血腥暴力无关。

四年前，他曾经一时兴起，跑到西番边地兰州卫(当时九边之一，属陕西布政司。卫，指军政府)，应征做水鬼。

那是报洪汛的奇特组织，每个人皆是水性超尘拔俗的高于。

黄河汛期以春汛最为可怕，春雨加上冰雪融解，水性极为猛烈，成为最可怕的孽龙，任何一处地方决堤，死的人畜将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

因此黄河下游的防洪工作，必须及早准备，数千里流域，数百万抢救堤防的人兢兢业业严阵以待。

但千千万万人不能日夜列阵候命，所以预警工作必须周全，水鬼便应运而生。

通常，兰州水位警戒线超出一寸，潼关以下一段河面，水位则升高一丈，增加一百倍。

那是从河套以下一段河流所汇集的水量，加上渭河的水量所形成的现象。

兰州的警戒水位每升上一寸，便会派出十至五名水鬼，身上绑上四只羊皮气袋，带了充足的食物与水囊。背袋中有水位标记的四十支标签。往河里一跳，顺水漂流，十天半月便可漂潼撞关。人一进水便冲散了，各奔前程。

潼关是第一站，必须以精妙的水性近岸。岸上有候报站，沿岸有百十个人排开昼夜等候，轮值注意汹涌的河面，接到签发布警讯，鸣锣告知各地水位的强度。

水鬼不上岸，沿岸漂流，将标签向岸上飞投，随即再往下游漂。此后每一座州县(河南岸近河的州县)皆如法炮制。

通常，水鬼漂至徐州便可登岸了。如果无法登岸，很可漂至淮安，甚至会漂入大海。最短的历程是一月，最长的很可能二月出头。

想想看，那是何种可怕的光景？

在凶猛的滔滔浊浪里漂流两个月，每天吃干粮，随时都可能被漂流物撞昏，被漩涡所吞噬，被水怪做点心，全身被泡得像浮尸。

登岸之后，凭符牌可以免费至各驿站食宿，迢迢数千里，徒步返回兰州领钱，准备第二年再漂流。

那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计，但待遇还真不错。每年失踪死亡的淘汰率约在十之四左右，极为惊人，真正的卖命行当。生死是个人的事，与血腥暴力无关。

这制度好像维持至满清中叶，以后使用不到人了。

年轻人喜欢冒险，他就是这种人。

一个缺乏雄心壮志，仅抱着好奇玩命兴趣闯荡的人，通常会产生周期性的倦怠，或者有一阵子休眠逃避期，所以呆在骡车行安分守己并没与现实脱节，没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躲起来睡懒觉。日夜还得在江湖连续冒险玩命的生涯，他对冒险玩命生涯乐此不疲。

二十六岁了，他还没打算成家安顿下来。

他计算得相当精确，在天黑城门关闭的同时，飞快地抢出城，把在后面盯梢的人摆脱了。

当然，他知道城困不住某些人。那些高来高去的武林高手，根本就不在乎偷越城关被抓住杀头。但至少，盯梢的人不可能立即跳城追踪他了。

其实，他毫不介意有人跟踪，只是不想在倦怠休眠期间受到打扰，不希望生无谓的闲气。

惹上了麻烦，就得随时防范意外发生。

他并不知道追踪的人是何来路，反正这些人对他并没构成威胁。

他并不在车行食宿，在南关的一条小巷子，租了一间小屋栖身，早餐后才向车行报到。

他知道白发郎君曾经向人打听有关他的底细，这个色鬼不难应付，何况那家伙自顾不暇呢。

三更天，他离床穿衣，出客厅点亮了菜油灯，小小的客厅闪动着朦胧的幽光。

每天昼夜各一次练先天真气，风雨不改。不管任何奇功秘技，或者普通的拳脚，一天不练，必定停止进步；三天不练甚至有退步的可能。

一个没有进步的江湖闯道者，是闯不出什么名堂的，只配与差劲的对手周旋，丢命的机会却多得很。

气行三周天，他的五狱朝天式坐姿，有了奇异的变化，双手徐徐外张，掌心向上，掌心的劳宫穴先出现一星银灰，徐徐增大，肌肉时胀时缩，银白的中心，随扩大而呈现不断波动的涟漪。幽暗的菜油灯，火焰本来是暗红色的、静止的，这时开始以波浪形摇晃，由暗红变为白绿色。

盛夏炎热，三更天热浪未退，但小厅似乎因菜油灯的火焰变色、摇晃，似乎气温正逐渐下降，感觉中热浪已不复存在，反而有阴凉的气体流动。他全掌已呈现银灰色，肌肉的涟漪扩动逐渐加快，一圈圈波动起自掌心，一圈圈向外流涌。

而他的头上昆仑顶，隐约有一团海碗大，若有若无的光影或雾影，时隐时现，时胀时缩，与掌心的涟漪幻出的波动银光，律动是一致的。

他全身似乎有怪异的气旋流动，他成了某种怪异力场的中心。

半个时辰过去了，他分张的双手丝纹不动。

厅后进是小小的天井，传出轻微的衣袂飘风声。按理，他根本不可能听到天井的轻微声息。

他不但听见了，坐式也恢复原状。五岳朝天坐式是玄门弟子的打坐方式。禅门弟子须盘膝或金刚坐式，而且头部须正或微垂。所以从外表观察，玄门弟子采顺乎自然、开放、吸取；禅门弟子正好相反，内敛、自闭。

“喝！你小子练得好勤。”后面走道传来洪亮的叫声：“故人夜访，何以待客？”

他整衣而起，挑亮灯火。

“厨下有酒有剩菜。”他说：“要不，明天请你们上彭城酒楼。呵呵！诸位，别来无恙。请坐。”

来了三个人，一个比一个雄壮，年在四十上下的男人颠峰岁月，穿了华丽的绸长衫，俩佩剑一佩刀，气概不凡，人才一表。

三人落座，他用桌上的茶壶里冷茶待客，

“从京都来？”他含笑问，“陆都堂可好？”

“不大好，酒色过度。”上首那位爷摇头苦笑，“都堂这一年来很少外出行走，坐镇京都严防严家父子蠢动。人一疏懒，再好色好酒，那禁得起旦旦而伐？我们从京都来，往安陆别业传信。你怎样？近来可好？该静极思动了吧？我真搞不懂你这小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居然自贬身价，隐身市井胡混，要休息也该找高楼大厦婢仆如云享福呀？你有的是钱。”

“孙老哥，别诱惑我好不好？”他笑吟吟紧盯着对方：“听你的口气，你绝不是路经徐州，心血来潮，半夜三更来找兄弟叙旧的。”

“不错，来找你，专程。”孙老哥郑重地说。

“有事？”

“请你回去。”

“笨了吧：孙老哥，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也正色说：“我这人缺乏定性，在铁血团呆了一年多，在我来说，已经破了例啦！”

“老弟，谁不知你离开铁血切的原因！你对陆都堂陷害豪强的事，一直就不以为然……”

“你错了，我从不反对以暴制暴。”他淡淡一笑道：“这世间，以良制暴早已行不通，以暴制良反而成了天经地义的事。碰上一个以暴制暴的人，也是人生一大快事，所以我能在铁血团呆了将近两年，挥刀干净利落。人各有志，孙老哥，不要劝我，我不会回去的，请替我向者弟兄们问好。”

“可是……”

“你们有了困难？”

“这……”

“严家父子不足为害，你们毫无顾忌。”

“鄢盐政使。”

“他？笑话。”柳思大摇其头，“陆都堂轻咳一声，鄢老奸会吓一大跳。鄢奸把打手狐犬全带往江南耀武扬威，不敢留人在京都自讨没趣。严家父子的一龙一鹰，也尽量避免进出京都。”

“最近不一样啦？老弟。”

“怎么不一样？”

“一年前，鄢奸用重金聘到一个人，留在京师出头露面，折辱了咱们不少人。”

“谁？”

“那条龙，八表狂龙。”

“两年前一鸣惊人的龙天霸？”柳思脸色略变，“这家伙骄傲自负，自以为天老爷第一他第二，怎么可能接受鄢奸的聘请做打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呀！如果你回铁血团，一定可以压一压那混小子的傲气，咱们没有人对付得了他。”

“我也对付不了他呀！他是龙，我是虎，虎哪能对付得了龙？天生强弱是早就注定了的，老哥。”

“你算了吧！至少，帮我们揍他一顿，帮我们出口气，如何？”

“免谈！一到京都，我哪脱得了身？”柳思一口拒绝。

“不必回京都。”

“你是说……”

“鄢奸在大江的巡缉营，毁了九华剑园，绝剑狂客一家遁走了，双方目

下正你追我赶热闹得很。巡缉营正打算找人搜杀绝剑狂客，很可能把坐镇京都的八表狂龙弄到大江一带主持其事。你到南京等候，一定可以等到他。”

“算了！老哥。”柳思无动于衷，“你们犯不着私人斗气，由陆都堂出面逼鄙奸，把这条龙赶离京都，一句话就可以了。”

“你真怕那条龙？”孙老哥改用激将法。

“犯不着和他结怨。”柳思不上当，“据我所知，那家伙人并不坏，只是少年得志，气傲天苍，专向高手名宿挑战，心狠手辣而已。我和他没有利害冲突，犯不着挥刀为了你们的事去和他拼命。陆都堂一句话便可解决的事，你们为何反而要劳师动众……”

“算了算了！”孙老哥不再激他，“其实，那小子对咱们构不成威胁，咱们不想在公的方面整他，只想在私下给他一点难看而已。你不回去，咱们就不算专程来找你啦！算顺道拜访好了。你挑得起放得下，急流勇退，丢下优厚的待遇离开，无牵无挂的。咱们的弟兄，谁不羡慕你呀？哦！打算还呆多久？”

“不一定，但快了！”柳思信口道：“在这里休养反省，还真有髀肉复生的感觉。”

“如果有意重新操刀，别忘了回来和咱们轰轰烈烈并肩干。铁血团很可能与一龙一鹰有所冲突，届时咱们真需要你这把刀了。”

“呵呵：休们与一龙一鹰真干上了，也许我会替你们操刀助威。”柳思大笑，“老实说，我对你们用雷霆手段对付那些大豪大霸，实在兴趣缺缺；那些大豪霸中其实也有好人。”

“于心不忍，所以你要离开？”

“我还能说什么？”柳思笑得勉强，“即使被抄没的大奸大恶，我也有自己在助封为虐的感觉。”

“我了解。”孙老哥亦不想多谈，“迎春花在山东，好像在济宁州一带游荡，听说不怎么如意，沮丧寂寞……”

“她那种女人永远不会沮丧寂寞。”柳思抢着说：“她喜欢江湖浪女的生涯，她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多彩多姿有声有色。你们落脚何处？要不要玩几天？”

“住在高升老店。”孙老哥离座，“一早就走，赶路要紧，无法叨扰你一桌酒席，想起来委实不甘心。哈哈！天色不早，该告辞了！”

“你呆在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另一个中年人也离座：“咱们在京都……”

“去你的，我也曾在京都混呀！”柳思拍了对方一掌。“你喜欢懂情趣的漂亮粉头，何不到南京金陵十六楼快活一段时日？”

“回程咱们走水路，在南京逍遥。”

“我知道你会。”柳思说：“你们住高升老店，最好留意些。”

“怎么说？”孙老哥问。

“白发郎君也在高升老店投宿。”

“这混蛋算老几？配我们留意他！”

“他得罪了一些人，包括仰止山庄的美丽小姑娘。晚上如果有事，岂不是打扰了你们的清静？”

“这混蛋真有种，居然敢向仰止山庄挑战，在太岁头广动土，他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了。”

该走了，后会有期。”

向权威人士挑战，是那些志比天高的年轻人。扬名立万的最佳途径，不论胜负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因此许多名家高手、最讨厌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初生之犊，一旦碰上了，修养不够的名宿们，必定会设法除之而后快，不择手段以解除威胁。

白发郎君找上了仰止山庄的人，也很可能牵涉到这种心态。当然那位美丽的小姑娘，也是诱发这种心态的动机之一。

柳思忙了一整天，暮色四起时，他悠闲地离开车行，进入南关，踏入住处的小巷。

巷口站着白发郎君。一脸凶相。

“咦！东门老兄。”他心中暗笑，这家伙今天一定万事不如意，所以脸色难看，“脸上臭臭的、不会是出了毛病吃错了药吧！”

“混蛋！”白发郎君破口大骂，凶狠地堵住他的去路：“受人之托，忠人之家；你他娘的在车行忙了一天，只料理车行的事，根本没替我打听九尾蝎的事，把我的事搁在一边。”

“且慢且慢！”他阻止对方大吼大叫：“你这位大爷级的江湖英雄好汉，在见识上似乎不怎么入流，办事更不上道。”

“你说什么？”白发郎君要动手了，怒火快要冲上天灵盖啦！

“我说的是实话，东门大爷。”他退了两步表示心怯：“靠我一个人，一双手两条腿，在有二、二十万人的徐州府。打听一个躲起来的老江湖，办得到吗？必须倚仗其他人帮忙，帮忙的人越多越好。一整天我放出风声，先后请了二十七只地老鼠出动。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出动十个以上的朋友相助。你说我没替你办事？他娘的！你没给我丝毫好处，你摆出凶神恶煞的嘴脸相逼，像话吗？”

“你……”

“好！我伯你，我也躲起来。”

“你敢？”白发郎君怒叱。

“为何不敢，你找得到我吗？我……”

白发郎君身形倏动，眨眼间便近身，一把劈胸抓住他的襟头，向下一按。

他的身材比白发郎君高半个头，雄壮也加三成。小个子用抓领对付巨人，要揪住领将人往下按，那是极愚蠢的不自量力举动，除非真有比巨人的体能超过一倍以上的劲道。

白发郎君认为吃定了他，江湖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吃定一个小地头蛇，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向下挫，像是在对方的揪按劲道下崩溃。

“我要让你知道谁是主宰……”

白发郎君一面用劲，一面凶狠地举起右掌，要加以痛击。

柳思身形下挫，右肘一抬，肘尖恰好与白发郎君的肋肋齐平。

噗一声响，一记力道恰到好处的霸王肘，撞在白发郎君的左肋下，正中要害。

一个无心，一个有意，出其不意贴身攻击，任何身手超绝的高手也会上当。

接下来的一连串痛击，有如暴雨打残花，拳掌记记着肉，脚踢膝撞绵绵不绝。

“嘎……呃……”白发郎君再三仆而又起，完全失去自保的机会，发出一连串痛苦的叫喊，最后口鼻流血，躺在地上四仰八叉挣扎难起。

“你——这——”

看清脸上方邪笑着的柳思面孔，白发郎君似乎仍然难以接受被狠揍了一顿的事实，说话的嗓音完全走了样。

阴沟里翻船，事实不由他不接受，最初的一记措手不及的霸王肘，一撞之力便气散功消了，何况他根本就不曾运气行功。

“这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轻视地方蛇鼠。”柳思的笑容又邪又怪，说话的腔调也怪，“强龙不斗地头蛇，蛇鼠被逼急了也会反噬。今天你挨了一顿不算严重的狠揍，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也是经验，日后你会感谢我的。不要再找我，‘我伯你。’”

白发郎君老半天才爬起来，恨上心头，踢开了柳思住处大门，屋内已人去屋空。

高升老店在南关外，城外没有夜禁，旅客昼夜都可以行走，江湖朋友把进城住店看成畏途。

白发郎君带着一身酸痛，狼狈出了南关门，拖着沉重的两条腿走向客店，他觉得全身骨头好像已经被打散了、这辈子那曾吃过这种苦头？

他将柳思恨入骨髓，把今天的遭遇看成奇耻大辱，被一个地老鼠型的小伙计，出其不意地狠揍一顿，消息传出江湖，保证有人笑掉大牙。

有苦说不出，这一顿揍是白挨了，日后见面唯一的正确行动，是不让柳思开口揭他的疮疤，不让任何人嘲笑他，尽快把柳思毙了。

他却不替柳思想一想，小巷子没有人行走，柳思如果也与他一样心狠手辣，毫无疑问会将他弄死，甚至可以将他弄成残废示众江湖。

柳思不但没弄断他的手脚，连他的剑和它刀也没动手没收，他却存心要杀掉柳思，两个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南关外大街十分热闹，黄昏时光，正是最忙碌的时候，车马行旅摩肩接通，收工的人更是乱轰轰，谁也不留心傍在身旁往来的是谁。

两个中年人突然一左一右挟注了他，腋下左右章门穴立即被制住了。

即使章门穴不被制住，他也无力反抗，双手已被扣牢扭转制得牢牢地，制他的人手劲极为强劲可怕，似乎连他的臂骨也快要扣碎了。

他本来就浑身酸痛脱力，毫无反抗的机会。

“你们……”他大叫。

“闭嘴！”左面的人沉此。

他看清二人面貌，心中一凉。

是那位扮村姑少女的三个同伴中的二个，在彭城酒楼见过面。

“可耻！”他厉叫。

一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不敢再咒骂了。

出街口，前后不见有人。

他感到脑门一震，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首先嗅到马匹的气味，以及一缕淡淡的幽香，感觉出有人正

在捉弄他。

强韧的牛筋索，把他捆得结结实实，是那种公人们捆死囚的捆法：五花大绑。只要双手挣扎，连在头上的脖套便会愈勒愈紧。

他看出正处身在路旁，有五匹马。

捆他的人再检查一遍，这才拖起他。

没错，是那个曾经扮村姑，惹起麻烦的美丽女郎，以及在酒楼一同进食的三个中年人。

“你们要干什么？”白发郎君咬牙切齿道：“就为了在下管了小小的闲事，你们就卑鄙无耻地计算我？”

“你的案犯了。”绑他的人将他的剑与飞刀臂囊，挂上雕鞍的判官头，“咱们自南京跟踪，好不容易在徐州才跟上你。”

“案犯了？”

“在高邮州你做了些什么狗屁事？哼！”

“淮扬三霸的老大追魂箭胡兴盛？”

“不错，你污辱了他的女儿！”

“你……你们……”

“星斗盟。”那人冷冷道：“胡老大要活的。”

“罢了！”他失声长叹，“没想到那混蛋，居然有勾搭你们的神通，肯花重金请得动你们这些杀手，而我偏偏走了霉运，我认了。”

天下各地有不少杀手集团，有些人数上百，有些三个小猫五条小狗，有些拥有庞大的实力。

星斗盟，算是颇有名气的杀手集团，人数不多也不少，在杀手集团中，排名远在十名以外。

为了捉他，星斗盟这次出动了四个人。

如果他事先得到风声，四个人绝对奈何不了他。

假使他不是恰好被柳思打得七荤八素，两个中年人也休想在街上一下子就制住他，他算是在阴沟里翻船。

仰止山庄七个超等的高手，也奈何不了他呢！

这四个杀手，比仰止山庄的人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个身手超绝的名宿，很可能栽在一个村夫手中。

“认命吧！阁下。”中年人开始取出另一根绳索，将他拇牢在马鞍上。

“快！”另一个坐在马上的中年人催促：“蹄声渐近，那些人恨透了这淫贼，该已发现他被人弄走而追来，快。”

蹄声渐近，地面亦为之震动。

五匹马刚驰出半里地，月光下，后面尘埃飞扬，甚至已可看到飞驰的人马形影。

“糟！咱们的坐骑没有他们的好，”女郎不安地叫：“他们会追我们到天尽头。”

“先躲一躲，他们好像还没发现我们。”领先的中年人下令，“走右面的小径。”

五匹马小驰，避免发出蹄声，进入小径，消失在山麓的树林暗影内。

小径绕山麓蜿蜒，树林茂密，如银月光透不过枝叶，在林下行走暗沉沉的，难辨方向，不知身在何处。

马匹在这种小径中，千里神驹也得慢慢走。

“不对！”领先的中年人突然惊讶自语道：“我怎么……怎么竟然昏昏欲睡？”

“我……我也是呀！”牵白发郎君坐骑的人，听清了同伴的自言自语，“是有点怪！”

“今天咱们忙了一天，真有点困顿疲乏。”断后的女郎说话透着倦意，“再夜间赶路，难免精神不济。魏三爷，最好歇息半夜……”

“晤！大概仰止山庄的人沿官道追出十里外了，”领先的人是魏三爷，“前面有灯光，找地方歇息。”

隐约可看到闪烁的一星光芒。似乎并不远。果然不错，绕出林缘，便看到一座破败的古寺，

走近寺门前广场，魏三爷勒住缰。

“是寺还是庙？”魏三爷在昏昏欲睡中，居然猛地神智一清。

倒坍的山门，半崩的山墙，透过残破的山门，可看到里面的大殿门毁窗坏。

外面落叶盈寸，野草萋萋，荒凉破败的景象，说明这座寺早就无人管理了。

那盏小小的圆形灯笼，插在半塌的墙缝中。

“怎么可能有灯笼？”

第二个中年人下马，牵着坐骑踏叶而进。

只有白发郎君在马上，被捆牢在鞍上失去活动自由。

一阵怪风刮来，枯叶沙沙怪响。

白发郎君的马被中年人牵着，缓缓接近山门。

他也感到倦意甚浓，但因心中气愤，也不住盘算逃走的良策，因此精神比较旺盛些。

他坐在鞍上视界高广，目力也比四个男女杀手锐利得多。

“不要接近！”他突然大叫。

“你叫什么？”

中年人扭头沉叱。

“看清灯笼的标志！”他又提高嗓音。

“什么标志？”

“带发骷髅头！”

“什么？”

魏二爷牵着坐骑走在前面，总算看清了灯笼上的标志，骇然止步。

白色的布制灯笼上，给了一个用墨画的骷髅头。

骷髅没有皮肉，当然没有头发。

但这个骷髅，黑亮披散的头发，有如风蓬，极为唬人。

“摄魂骷髅！”

魏三爷骇然惊叫，声音走样。慌张地挂缰，扳鞍上马。

“砰”右脚半跨过路，突然向下摔落，手脚略一抽搐，便寂然不动了。

“砰”……”三个人先后摔倒。

白发郎君以脚跟猛踢马肋，想驱马逃走。

不料健马猛地一蹦，反而向前冲出，把他向下摔落。

“畜牲……”

他咒骂着，但也立即失去知觉。

其实，在他们发现灯光的同时，已经受到了禁制。距破庙两百步左右，安装了慢性的迷魂药物。

摄魂骷髅邓八荒，宇内七大恶魔之一，带发骷髅头，就是这恶魔的标志。

这恶魔年已花甲，深目高颧脸上无肉，与他的标志差不多，夜间真像骷髅。

所以白天很少现身，带了二个门人为祸江湖，以修建庙观为借口筹措财源，三十年来一贯作恶，敲诈、抢劫、勒索无恶不作。

迄今为止，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何处，建了多少座宫观。

据说这恶魔妖术通玄，三个门人也是他的随从。白天负责出面与人打交道。

行脚天下各地投宿的地方，都在荒郊野地，无人居住的寺庙或弃宅，落脚的地方禁止任何人接近，挂出的标志接近者杀无赦。

星斗盟这四个杀手，应该知道这恶魔的底细和禁忌，黑夜中一头撞进死亡地带，看清标志已经嫌晚了。

只有剑侠剑仙才敢向此恶魔挑战。

破庙有三进大殿，没有一扇完整的窗。

二进殿已坍塌了一半，三进殿的两侧偏殿还可以聊蔽风雨。

五个人被绑住手脚，丢在积尘盈寸的殿角里。

神案上挂有另一盏暗绿色的灯笼，也绘有一个带发骷髅暗绿色的幽光充满全殿，那些断头断肢的破败泥塑木雕神像，显得更狰狞可怖。

坐在破拜台上的摄魂骷髅邓八荒，背对着灯笼，面貌模糊不清，益增神秘恐怖的气氛，似乎他的深陷眼眶内，有绿色的鬼火闪烁不定。

一旁侍立的中年道装大汉，相貌亦狰狞可怕。

白发郎君久走江湖，已是江湖的风云人物，但今晚算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令江湖人物胆寒的恶魔本来面目，只感到凉意自脚底直窜天灵盖。

“前辈……”他强抑心头恐怖，为自己的生死全力挣扎。

报魂骷髅是恶魔，他是淫贼大坏蛋，应该可以算是同道，按理不至于同道相残。

“不许说。”摄魂骷髅声如豺嚎，“老夫摄了你们的魂，你们的底细会在元神出窍中招十供。”

“前辈明鉴，晚辈被这几个……”

“老夫知道，星斗盟的杀手。”摄魂骷髅打断他的话，“你们的恩怨是非，与老夫无关。你们冲犯了老夫的忌讳，要死要活随你们自己选择。”

“前辈之意……”

“每人以两千两银子赎命，少一两也不行。”摄魂骷髅狞笑，“老夫将你们囚禁在某一处地方，由你们修书，向你们的家属亲朋筹款赎人，银子付足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嘿嘿嘿……”

摄魂骷髅的赎人条件，以他们的身分来说并不苛。

星斗盟杀手替有钱有势的人对付仇家，杀一个人，‘花红决不少于一千两银子。

杀手遇上勒索的专家，也算是报应。

“本盟的弟兄不会以八千两赎我们的。”魏三爷绝望地说：“前辈莫非存心向本盟挑战……”

“呸！挑战？你们星斗盟算什么东西？”摄魂骷髅轻蔑的神情令人胆寒，“百十个土鸡瓦狗谋杀犯，老夫片刻就可以屠光。明天给我修书，老夫派人到南京贵盟的山门投递，贵盟主若不付款，你们死！”

“前辈，晚辈客店中还有一百二十两金锭。”白发郎君心中一宽，道：“余款晚辈可以至徐州借贷。”

徐州金银的兑换率是一比五五，余款还差一千四百两左右。

“你算了吧！你到徐州找九尾蝎，迄今毫无下落，你能向谁借贷？作案？”对方知道他的底细，他毫不感到惊讶。

“晚辈有个姓柳的朋友，他很有钱。”他心中一动，决定冒险，料定老魔不会留意一个小混混的事，“前辈派人押着晚辈至客店取了金子，再去找那位朋友，凑足余款毫无困难。”

他却没想到魏三爷知道柳思的底细。

人在生死关头，拉一个人在黄泉作伴，是正常的反应，有些人甚至会把亲朋好友也拉下地狱呢！

“前辈，这淫贼姓柳的朋友只是……”魏三爷果然要揭他的底。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茶啼，摄魂骷髅猛地一蹦而起。

举手一挥，向随从打手势。

阴风乍起，二人一闪即逝。

“隐身术！”魏三爷惊叫。

“没知识！”白发郎君嘲弄地说：“那是差劲的五行遁术，目力够仍可看到遁走的形影，我就看到了。你们这几个混蛋乘人之危，日后最好别让我碰上你们。”

“就算你真有二千两银子赎命，也逃不过本盟日后的全力追杀。”女郎的语气依然阴森凶狠，“那个姓柳的小混混，只是一个月支数两的小伙计，他不可能替你筹措千余两余款，所以你是死定了！本盟仍可获得追魂箭胡大霸的五千两银子花红。”

“哈哈！五千两花红，倒要付八千两赎金，贵盟是这样做买卖的，杀头的买卖有人做……”

“你别笑，本盟哪一位兄弟姐妹不是视死如归的杀手？盟主是不会付赎金的，你势将和咱位陪死。”魏二爷抢着说。

阴风大作，灰尘飞扬，暗绿色的灯笼在风中摇晃，似乎满殿闪烁，风发出鬼哭神号似的呼啸，似乎已处身在阴曹鬼域。

五个人毛骨依然，畏缩成团不住发抖。

霹霹啪啪一阵暴响，风掀起残瓦到处乱飞，攒碎的声浪震耳，平添五七分恐怖。

阴风阵阵中，雾气开始涌腾，

浓云掩耳，蓦地天宇中金蛇耀目生华，随即一声暴雷天动地摇，大滴的雨珠光临大地。

夏日的暴雨事极平常，但这时暴雨光临大地，似乎与天气剧变无关，而是摄魂敬骸在呼风唤雨。

所有的人皆知道摄魂骸楼会妖术，他们被擒没经过任何打斗，莫名其

妙便成了待宰的羔羊，就是被老魔用妖术擒住的。

心理上早就崩溃了，把夏日的暴风雨，看成老魔行法，该是合情合理的推断。

“没有人抗拒得了这恶魔！”黑暗中传来白发郎君绝望的语音：“仰止山庄的人，也会和咱们一起陪葬。老天爷！今年我一定是碰上了太岁，撞了煞神。”

“轰隆隆……”

雷声震耳中，有某一堵断垣或破壁倒下了，地面动摇。

五个人躲在壁根下瑟缩，魂飞魄散惊恐莫名。

来人的确是仰止山庄的英雄。他们是追逐白发郎君匆匆飞赶的。

双方已势成水火，必须了断这次严重的冲突，虽则发生事故的原因微不足道，小纠纷演变成大冲突。

并非双方不能容忍，而是双方的名头声誉，久已在心理上形成正邪不两立的意思，借小小的纠纷，引爆了久已蕴藏的敌对火花。

一位金刚受了伤，已无转圜余地。

五匹健马循小径穷迫，三位金刚与少女主婢俩。

他们并不知道白发郎君已被掳，只知道眼线所透露的消息是，白发郎君已随同伴连夜南奔了。

眼线是徐州的地老鼠，的确发现白发郎君是随两位同伴一往南走的。

少女与侍女或许缺乏经验，三位金刚可是威震江湖的高手名宿，十足的见多识广老江湖，但却忘了穷寇莫追的禁忌。

幸好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沿途提高警觉十分小心。

看到灯光，五匹马反而加快。

星斗盟的人，因为是缓缓探索而进，嗅入的迷魂药物较多，一到庙外药性便发作了。

五匹马驰入落叶满地的山门广场，领先的金刚即发现有方不远处，带了马包行囊的五匹坐骑，拴在树下如不活动，即使走近也不易发现。

“真在这里！”这金刚低叫。

“为何要悬灯笼？”另一位金刚举手示意，要同伴勒住坐骑，独自策马驰向灯笼，“这座破庙，也不是可以住宿的地方……噢！摄魂骷髅！”

看清了灯笼上带发骷髅，连仰止山庄的人也感到不安。

“撤！”

第三位金刚断然下令撤走。

“咱们中了暗算，有迷香一类毒物！”第一位金刚已有所觉，急声大叫：“服药……不好！”

幸而迷香的药力发作很慢，他们先前所吸入的迷香也不多。叫声中人向下扑，吃力地滑下雕鞍。

“结阵！”

第二位金刚也感到疲倦昏沉，知道走不了，断然下令戒备。

五人快速下马，一面服药一面撤剑戒备。

浓云掩月，阴风大作，满地的落叶枯枝漫天飞舞，异声四起。

灯笼乍熄，被风吹上半天空。

五男女在狂风中成圆形坐下，定下心神调息行功。

“嘿嘿嘿嘿……”可怕的阴笑声入耳，压下了呼啸的狂风声。

少女冷哼一声，整衣而起。

显然她比四位金刚的修养高得多，迷香对她起不了多大作用，恢复得最快。

“原来淫贼有你这老魔撑腰，难怪敢向本姑娘挑衅。”她的嗓门不大，但字字震耳，也压下了狂风的呼啸。“也许你真有呼风唤雨，移山倒海的神通，但绝不可能摄本姑娘的魂。

你必须凭真才实学，给后生晚辈有放手一拼的机会。”

飞砂走石，眼前视野朦胧。

天宇中电光耀目生花，霹雷起自左近震耳欲聋。

少女惊疑不定，心底生寒。

这现象如果是妖术所造成的，这老恶魔未免太可怕了。

第一颗豆大的雨洒落在她的鼻尖上，她的胆气以高速沉落。

真能呼风唤雨，恶魔可能已修至超越地行仙境界了。

一阵鬼哭似的可怕阴笑入耳，对面出现发如飞蓬的摄魂骷髅，古稀年纪头发仍是黑的，所穿的宽大黑袍，袍袂与大袖在风雨中飞扬，发也在飞扬，像是突然幻化出来的厉鬼。

“仰止山庄确有几个人才，你这小女人可能是最佳人才之一，一定年轻貌美，武功出色。”摄魂骷髅得意地朗声说：“有几分才貌的女人，眼高于顶骄傲自负理所当然，老夫喜欢，老夫要你，老夫……”

一位金刚突然以眩目的奇速，向老恶魔飞扑而上，剑出长虹经天，身剑合一破空狂攻。

“斗胆！”

摄魂骷髅冷叱，大袖疾挥。

金刚的剑气极为猛烈，攻势凌厉，用大袖接剑，简直开玩笑。

一声怪响，大袖与剑接触，剑气被袖风一挥而散，金刚连人带剑飞出二丈外，吧嗒怪响声中滚了二匝，手一松便昏迷不醒，爬不起来了。

少女到了，剑尖似乎有怪异的芒影闪烁。

暴雨倾盆，视线受阻，在雷电的光芒映照下，摄魂骷髅那可怖的恶魔形貌，真可以吓破畏鬼神朋友的胆。

她夷然无惧，挥剑而上。

老魔的大袖湿透了，挥舞时重量与韧性增加十倍，袖一动是风大作，体外的雨滴向外激射。

响起三声怪异的震鸣，大袖三次与剑接触，每一次接触皆似乎有电气火花进爆，接触的劲道骇人听闻。

叭一声暴震，少女的第四剑被袖拍中，一声惊呼，被斜震出丈外。

“很好，老夫更喜欢……”

摄魂骷髅怪叫，一闪即至伸手便抓。

枯枝似的怪手探向领口，少女的剑到了。

手爪猛然回缩，大袖前拂。显然，老魔知道手爪不宜与剑接触，少女剑上的异芒非比寻常。又一声爆响，电气火花进爆，少女再次斜飞而起。身形不再沉稳，手脚也似乎失去控制。

另一金刚从斜刺里抢出，距少女还有两丈距离，要抢救身形不稳的少女。

却没料身侧突然出现一个黑影，一记劈空掌斜截，远及丈外的可怕掌力，结结实实击中左背肋，狂叫声中摔出丈外，倒下就起不来了。

摄魂骷髅追随着少女，大手伸出了。

“手到擒来……”老恶魔得意地大叫。

干枯的手真像鸟爪，更像鹰爪，五指箕张，距少女的酥胸领口不足半尺，一抓之下，必定像老鹰抓小鸡，抓得牢牢地势难挣脱。

第四章

少女此时已浑身发麻，失去自救的能力。

一声爆响，老恶魔的手，与飞来的一块破瓦接触，瓦片碎裂，发出金石声。

“啊！……”

老恶魔惊叫，骇然收手止步。

不怕刀砍剑劈的手，显然被瓦片打得受不了。

“叭哒”少女摔倒在地，滚了一身泥水。

“我……我我……”少女四肢一伸，像是瘫痪了，大雨淋在她身上，她连移动手脚的力道也消失了。

她知道，她不是被大袖可怕的劲道震伤的，而是老恶魔在出袖的同一瞬间，左手偷偷地伸出袖口，用超凡的指功，虚空远在丈外，击中了她的丹田穴，刹那间便气散功消，老恶魔的指功太可怕，不是她所能抗拒得了的。

她仰躺在地，看到老恶魔暴跳如雷。

“谁躲在一旁弄鬼？”老恶魔暴怒地左转右旋，狂野地向四周搜视，狞恶的暴怒形象十分吓人，“给我搜！搜出来碎尸万段，快！”

三个随从兼门人，出现在三方，奔掠如飞穷搜各处，忽隐忽现速度惊人。

暴雨如注，四周漆黑，狂风撼树枝叶摇摇，绵绵的雷声电光惊心动魄，哪能发现藏身在草木叶中的人？想得到必定白费劲。

三个金刚与侍女，皆被打昏躺在暴雨中。

少女是清醒的，她在倒地之前，目击老恶魔伸在胸口的鬼手与瓦片接触所发生的异象。

她比老恶魔更清楚，绝不是风吹落瓦所造成的结果，即使是内家高手，躲在一旁全力发出瓦片，也伤不了老恶魔一根汗毛，绝对挡不住老恶魔坚逾精钢的怪手，瓦片在距手尺外便碎如粉屑了。

她的格斗经验，比老恶魔差得太远了。以她所修习的内力御剑，短期间老恶魔还真奈何不了她。

老恶魔不再以目光搜寻，到了她身边。

“是不是你暗中有人保护？”老恶魔劈胸揪起她，可怕的。骷髅面孔令她脊梁发冷：“是谁？你老爹？或者是你的师门长辈？说！”

“呸！”她咬着银牙反抗。

“辟啪！”

老恶魔给了她两记正反阴阳耳光。

“你敢不说？老夫要你生死两难。”老恶魔揪住她的发髻猛拉，“老夫要把你剥光吊起来，你的人就会挺身出来送死了。”

三个门人不约而同现身，全成了落汤鸡。

“师父！”一个门人沮丧地说，“暴雨如注，夜黑如墨，弟子无能，无法将人搜出，恐怕得由师父施展搜魂大法，才能将人搜出来了。”

“混蛋！这种天气，怎能施展搜魂大法？”老恶魔顿脚叫吼。

“但弟子已搜遍附近……”

“算了！把人带到后殿，问清口供再说。”

“遵命！”

三个门人拖了四俘虏，老恶魔抱了少女领先便走。

后殿黑沉沉，那盏暗绿色的灯笼已经熄掉了。

风小了些，后殿总算聊蔽风雨。

“奇怪！幽冥灯怎么可能自熄？”一个门人放下俘虏嘀咕，咋喳两声擦动火摺子的火力，火星飞溅触及火煤，嘍口一吹，火焰升腾。

“咦！人呢？”另一门人怪叫。

四个星斗盟杀手不见了，白发郎君也失了踪，地下散布着割断了的牛筋索，一看便知人已被救走了。

点燃了松明，老恶魔再次暴跳如雷。

“哪一个狗娘养的杂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恶魔把少女往地上一丢，鬼眼四顾，用手向东面一指，“是一个人，从东偏殿溜过来的。”

地下积尘盈寸，有人走过一看便知，留下的足迹，隐约可见水凝的尘埃碎团，与五人逃走方向所留下的足迹不同，所以知道来的只有一个人。

逃走的人，是从西偏殿走的。

“我去追！”一个门人插妥松明，转身向西偏殿奔去，仅奔出五六步，叭一声怪响，随即传出旋舞破风的锐鸣，可知劲道之猛烈。

破风声令人入耳心惊，一块青瓦在那位门人的右耳爆裂，人重重地砰然摔倒，手脚一伸，便失去了知觉。

同一瞬间，站在松明旁的门人，脑袋也传出瓦片打击碎裂声。

人倒了，松明也倒了，全殿重新陷入黑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何方妖孽……”

黑暗中传出老恶魔的怒吼，接着罡风似殷雷，一双大袖挥舞，形成劲烈的阴风，积尘飞扬，真像陡然刮起一柱龙卷风，

少女是神智清明的，可是殿中太黑，一无所见，只能凭有限的听觉，估计殿中所发生的变故。

“呃……”第三个门人的叫声传出。

“又倒了一个，这人是谁？”少女喃喃自语。

“哎……”黑暗中传出老恶魔的怪叫：“混蛋……”

“砰噗噗……”

没错！是拳掌着肉声。

“哎唷！”

“嗤……”是大袖被撕裂的怪声。

少女大骇，老恶魔的大袖，宝剑也损伤不了分毫，怎可能被撕破了？

“什么……人……”

老恶魔的嗓音变了，可知元气已经大伤。

“打破你的骷髅！”是另一个人的嗓音。

“呃……哎……”

厉叫声中，老恶魔冲出殿外的大雨里，一闪不见。

少女的听觉相当敏锐，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在她身旁停下，然后有一双手在她身上摸索着。

全身湿淋淋的，她的服体玲珑透凸，似乎这双手不用摸索，一探之下便知道各处部位。

她隐约分辨出是一个人，一个男人。

“我的丹……田……穴……”

她羞急地叫，因为有只手触及了她的左乳房。

丹田穴在小腹，不许陌生男人触及的禁区。

大手再略一探索，随即按上了丹田穴。

一股怪异的劲流，源源不绝地注入她的丹田穴，然后怪异的吸力光临，她的小腹有被炙的感觉。

她有触电的感觉，另有一种令她气血浮动的乱流，流窜在她全身每一条肌肉内，心跳加快了一倍。

“你……你是谁？”她嗓音也变了。

“老恶魔会回来，快走！”那人低声道。

掌离开她的胴体，人影倏然消失。

“这嗓音有点耳熟。”

她挺身坐起讶然轻呼。

她的四位同伴是被偷袭打昏的，施救不难。

她怕老恶魔返回，救醒同伴急急出庙，上了坐骑冒雨驰返府城，急如漏网之鱼。

三天过去了，徐州市面依然繁华忙碌。

柳思的生活一切如常，白发郎君似乎已不在徐州了。

这天傍晚时分，他在住处草草梳洗毕，换了一身干净的青直掇，准备出门上食店找食物填五脏庙。

拉开大门，他怔住了。

四个魁梧的大汉，像大寺院门外的四大金刚，双手抱肘盯着他狞笑，身材都比他壮，高度却不相上下，像四个大牯牛。

“咦！你们……”他颇感惊讶。

“还记得老朋友吗？”那位眼似铜铃，生了一口暴牙的大汉狞笑着打招呼。

“他娘的！该称老伙计。”他流里流气说：“屋里坐，你们还没死呀？”

“咱们死不了的，混得不错呢？”那人不打算在简陋的屋里接受招待：“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总算找到你了。你这小子怎么在车行里当伙计？你他娘的是越混越回去了，你这是干什么？”

“怕死呀！”他不再催促对方进屋，顺手带上门加锁：“你们还在赚血腥钱？”

“很好赚呀！当然不想放手。”

“赚了好些年的血腥钱，看你们的光景，似乎不见得好到哪里，居然还

舍不得放手。晃眼分手三年多，你们还找得到我，我算是服了你们啦 2 来徐州有何贵干，不会是专程来看望老伙伴的吧？”

“的确是专程来找你的，辗转获得你的下落，马不停蹄就赶来了。”

“真的呀？”

“你现在改名叫柳思，只把中间的‘不’字去掉，柳不思与柳思差不多，有心人一听就知道是你。当年在真定府，咱们这一伙猫人之中，你是寻踪觅迹的专家，找寻线索的‘一把手’。如今咱们碰上困难，所以专程来找你。”

“找我？你们知道我已经不吃这行饭了。替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迫寻失物，追缉凶手，所冒的玩命风险太大，所得的代价又不多，所以干不到一年就腻了。你们做做好事，不要来烦我好不好？”

“这次代价高，高得可以快活半辈子，当然风险也大，困难甚多，所以来找你，只有你能胜任。”

“你们应该办得了。”

“不行，咱们寻踪觅迹缺乏耐心。”那人坚持，脸色不再友好，“只有你这个专家才办得到，你一定要帮咱们办这件事。”

“这……”他已经看出苗头不对。

“对方是九华剑园的主人，绝剑狂客一家老少。”

“你们不会是饭桶吧？”他嘲弄道：“九华剑园不是一艘船，也不是一部车，既不会移动，也不会消失。绝剑狂客吴家人丁旺，名动江湖口碑声佳誉隆，你们七猛兽闯进去就行了，还用请我去寻踪觅迹？不过，我怀疑你们七猛兽，是否对付得了剑园的众多人手？这种买卖你们也接，实在不怎么聪明。”

“剑园已经不存在了，成了瓦砾场，所以来找你呀 2”

“这……”

“吴家子弟最后一次现身的地方，是江对面的潜山天柱峰，从此就像是在天底下消失了，所以要你帮忙。”

“抱歉！我……”

“你非帮不可！，那人沉声道：“这次的赏金是五千两银子，足够咱们快活十年，咱们绝不轻易放过。既可获得重利，又可增加咱们七猛兽的威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

“我又不是七猛兽，何况我的武功，也对付不了剑园的子弟。”

“咱们只需要你找出他们的下落，不会亏待你的。”那人踏前两步逼近，怪眼彪圆，“明天就动身跟咱们南下。识相些，柳不思。你知道我洪荒狮的话不容违抗，翻起脸来六亲不认的。”

“咦？你怎么啦？”他看出凶兆，也感到愤慨，“咱们已经不是伙伴，各有各路……”

“咱们需要你！”洪荒狮厉声道。

“我在这里有一份活计，不再吃刀头舔血的饭……”

“跟我们走！”洪荒狮沉喝。

“不！”他坚决拒绝。

“你真不答应？”

“不关我的事……”

“唉”一声闷响，洪荒狮突然先下手为强，一记重拳捣在他的小腹上，力道甚猛。

接下来的事简单明了，四个人轮番上阵，把他打得骨散肉松，口鼻流血。

第十次被打倒，他起不来了。

巷口围了几个人，想上前劝阵，却又不敢妄动。四个猛兽之一狠瞪了众人一眼，把这些小市民吓坏了。

“把他弄走。”洪荒狮向三同伴得意地下令，“明天一早就南下。这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沿途好好整治他，直到他回心转意为止，带走。”

二人左右一夹，架住双肋拖了便走。

江湖七猛兽，可知以猛兽为绰号的应该有七个人。

其实不止七个人，只是七个首脑级的人执事，雇用了不少特殊的人才，各色各样专家，专门替各方人士寻人寻物。

人，指失踪的人口，或隐匿的仇家等等。

物，当然指被窝或抢的珍藏宝物。

不管是寻人或寻物，多半需使用武力。由雇用的寻踪觅迹专家，找出人或物的所在，再依情势由执事人员，带了雇用的人手前往办事。

多年以来，江湖七猛兽的名号愈来愈响亮，但口碑不见佳。

因为所接的买卖，几乎委托人十之八九是权威人士，甚至有些是无恶不作的豪霸。所以，有人指称他们赚的是血腥钱。

可笑的是，他们以猛兽为绰号，却又戏称是猎人。意指猎人的猎，也就是说：猛兽猎人，而非人猎猛兽，颇令江湖朋友侧目。

三四年前，柳思在他们手下担任寻踪觅迹伪伙计，那时的姓名是柳不思，混了年余，表现得极为优越，替七猛兽赚了不少花红。

他喜欢冒险，却没有耐性，从事每一种工作，混上一年半载就腻了，兴趣一消失，就卷铺盖走路。

四头猛兽专程来找他重作冯妇，用上了强迫手段；当初他在七猛兽手下做伙计，负责寻踪觅迹，并不负责打打杀杀的责任，碰上棘手的事用不着他出面处理，因此七猛兽并不知他深藏不露，以为吃定他了。

四猛兽带了六个得力手下，与另一批人包下客店的一座独院。

客院的客厅灯火通明，已有几人在厅中品茗。

看到四猛兽拖回一个人，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奄奄一息的柳思。四猛兽的两个同伴，则替代两个猛兽，接过柳思拖在壁根下倚壁而坐。

“你要找的就是这个人？”高坐厅上的一个英伟年轻人，炯炯虎目在柳思浑身上下打转：“洪当家，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人吗？怎把他打成这鬼样？”

七猛兽的老大洪荒狮，姓洪，洪涛，手下的伙计都叫当家或洪老大，一家之主的意思，与一些黑道组合的当家不一样，七猛兽不是黑道的组合。

“龙爷，他叫柳不思。”洪荒狮对年轻人的态度颇为恭敬，回答时略为欠身，“他是在下以往的伙计，离开好些年了。他敬酒不吃吃罚酒，居然敢拒绝帮忙。给他一顿好打，让他知道谁是老大。”

“他真管用？”年轻人龙爷的目光流露出一不信任。

“在咱们这一行中，他是顶尖的，龙爷。”洪荒狮傲然地说：“任何蛛丝马迹，在他抽丝剥茧的分析下，评估之正确无与伦比，藏物逃犯皆无所遁形。他替在下工作年余，所获的成就，超过咱们七猛兽十年成果的总和。所以，

必须要他帮忙。他的江湖门槛极精，熟悉各地风土人情，有他帮忙，贵部所悬赏的重金，可以说已经是在下的囊中物了，保证不会令贵部失望。”

“他如果真有你所说的那么好，也许我也用得着他。”年轻人龙爷对洪荒狮的保证颇为满意：“本部需用具有奇技异能的人才，尤其需要寻踪觅迹的追踪专家。”

“龙爷，你在挖我的人手吗？”洪荒狮脸色一变。

“你不是说，他离开你们好些年了吗？”

“我们又将他找回来了呀！”

“逼回来，他肯吗？”

“不肯也得肯……”

“何必劳神？你们的奖赏，本部一文不少给你。在下只要他替我办事，由我直接掌握。

以本部的威望，加上在下控制人的手段，他会甘愿为我办事。而你用强迫手段控制他，他，绝不会心甘情愿，留他在你们身边，很可能引起他的反抗而误事。”

“这……”

“别三心二意了，这个人，留在你们身边，早晚会坏事的。”龙爷的目光，落在正摇摇晃晃挣扎站起的柳思身上：“这个人，你们恐怕控制不了他。”

“他除了手脚灵活之外……”

“是吗？”龙爷冷冷一笑，“我相信我的直觉！”

说话间，身形倏地疾进有如电光一闪，接近了柳思，五指如钩伸到柳思的脸部，食指与无名指，到达柳思的双目前，只要再进一分，肯定可以把柳思的一双眼珠戳破。

柳思不知凶险光临，甚至连眼皮也来不及眨动，口鼻的血迹仍留在脸上，站立的身躯虚软无力。

指尖就在眼珠前停顿，这瞬间，柳思才眼皮急眨，头部也本能地后仰、侧摆。

反应太慢了，幸好指尖已先一眨眼间停止伸进。

“去你的！”龙爷恼羞成怒，一脚踢在柳思的左腿侧。

“哎……”柳思惊叫，斜冲出丈外。

如果真是武功比七猛兽相差不远的人，反应必定惊人，应该在龙爷的手伸来的刹那间，激起本能的闪避快速反应。

但柳思反应迟钝，指尖将触及眼珠，仍然毫无所觉，哪像一个七猛兽也控制不了的高手？

龙爷凭直觉认为柳思是高手，突然出手相试却失败了，气愤地踢了柳思一脚，暴露了急躁易怒的性格。

“人你留着用吧！”龙爷放弃罗为己用的念头，“你最好希望他能称职。”

“他的拳脚并不差，寻踪觅迹他十分可靠，龙爷请放心，他一定称职。”洪荒狮心中暗笑龙爷走眼，口气却客气恭顺。

柳思不住揉动着被踢处，惊恐的神色令人同情。

他已经把在厅中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不认识七猛兽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猜想这些人可能是七猛兽的雇主，“本部”的称呼，已表明不是普通人物。

能花重金雇请七猛兽，追查九华剑园子弟的人。当然不是普通人物。

那位龙爷年约二十余岁，英俊魁伟一表人才，似乎是那些人的首脑，身分地位甚高。

七猛兽武功惊世，骄傲自负威镇江湖，居然对这个年轻的龙爷执礼为恭，可见他们对龙爷必定保有相当程度的敬畏，与雇主的身分无关。

另三个人似乎是龙爷的手下。一个是鹰目高颧的中年人；一个中年穿道长服的老道；一个是薄施脂粉，有一双水汪汪媚目，美丽而妖艳的少妇，隆胸细腰身材喷火，一直在旁安坐不动，像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他知道，七猛兽只来了四个；面对大名鼎鼎的剑园吴家子弟，七猛兽居然不全力以赴委实有点自不量力。

剑园主人绝剑狂客吴世权，两三头猛兽也难以应付这位老剑客，何况绝剑狂客子侄众多，七猛兽全部出动，也占不了丝毫便宜。

看了龙爷四个人，柳思总算心中有数，七猛兽并不是对付剑园的主力，主力是龙爷那些人。

他在想：这些人是何来路？

七猛兽的老二黑虎吕强，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襟领。

“我带你到客房安顿，千万别打主意开溜。”黑虎狞笑着向他说：“龙爷会安排你的离境，替他公干的路引与身分证明文件，明早就动身南下。”

“我……我总得回家准备行装呀！”他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家当不少，也得请朋友照顾……”

“你愈混愈回去了，有家当也值不了几个钱。”黑虎嘲弄地说：“明天给你五十两银子，在路上花用，足够了。事成之后，最少也赏你二百两银子，足够你平平安安过两年好日子。”

不由分说，揪了便走。

他收到身分文件与路引，这才恍然。

他成了总督盐政江南督署的差役，几乎可以在天下各地自由穿州过府。这位龙爷，就是八表狂龙龙天霸。

次日一早出发，共有二十四名男女，二十匹坐骑，一部双头马车载辐量，车上有四个人照料。

洪荒狮四头猛兽，带了六名手下伙计，加上他，十一个人策马走在车后，以不徐不疾的脚程，向风阳府攒赶。

他不认识洪荒狮的六个伙计，可知这些人都是他离开之后加入的。

他目下的地位，仍然比这六个伙计高。

因为洪荒狮已经向伙计们说明，他是过去的老伙计，而且是过去最得力、最能干的老伙计。

他策马走在最后，与一个叫张安的中年伙计并辔而行。

“张兄，这个姓龙的是何来路？”他已经恢复元气，开始探口风：“他很年轻，不像是吃公门饭的料。好像洪老大对他颇为恭顺，这不是洪老大的作风，洪老大是个目无余子的人，我知道他的个性。”

“他是最近两年，名动江湖的风云人物。”张安是个长相粗豪，喝了酒就话多的大汉，“今年初在京师，正式成为期大人的宾室。先后赶走了五批夜劫鄆府的强盗，是京师鄆府的保护神。”

“鄆大人日下不是在浙江吗？”他的消息仍然灵通，但却不知部府的保护神是何来路。

“鄢大人身边，防刺客的高手。为数不少于三百，用不着他。”

“他是……”

“八表狂龙龙天霸。”张安苦笑，“洪老大的剑狂野霸道，在江湖颇享盛誉，但在八表狂龙剑下，只接了三招，便弃剑认栽，洪老大的恭顺是情理中事，所以我们甘愿听从龙爷的指挥。”

“原来如此。”他注视着前面八表狂龙的背影片刻，“我听说过这号人物，两年前在汉中北栈道，一口气击毙汉中八鬼王。在河南府洛阳，大闹中州镖局，剑劈威震关洛的七名镖师，中州镖局因而关门大吉。的确，他这个江湖奇葩，登上了风云人物宝座，是各方争取的对象。但替鄢大人做护院，未免……”

“人活在世间，谁不是在为名利奔忙？有钱可使鬼推磨，柳兄。”

“我知道，我也是为名利而奔忙的人。”他信口贬低自己，自嘲意味十足。

“你算了吧！柳兄。”张安冷然瞪了他一眼。“当初你在洪老大手下办事，每月常例钱就不少于三十两银子，奖金一分就是一两百，结果你辞工走掉了。现在跑到徐州骡车行鬼混，每月领不到五两银子，你这是为名利而奔忙吗？”

“我武功差劲，怕死呀！”他笑笑：“就算天老爷给我一座金山，而要掉我的命，我要那座金山干什么？为名利把命送掉，我可没有这份豪气。”

“这次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龙爷人手多，鄢大人南京方面的人，也接受龙爷的指挥，有他们出面，天大的事也搞定了。”

“但愿如此。”他懒洋洋地说。

这天抵达蚌埠集，距凤阳府城还有五十里。

未晚先投宿，日落之前便在高升老店安顿。

蚌埠集地当水陆交通要冲，而且是凤阳县、灵璧县、怀远县三县的交界处，市面比三县的府县城更繁荣。

所以后来把凤阳的主簿(管治安的官衙)移至此地。

那时，蚌埠集的人丁并不多，只是一座市集而已，但治安已经相当差了，交通要地是黑道好汉的温床。

高升老店规模甚大，八表狂龙相当讲究排场，每经一地，住宿必定找当地最大的客店。

大客店必定旅客复杂，隐有龙蛇。

这位气傲天苍的狂龙，一点也不在乎各地的龙蛇。

二十四个人，包了一座客院，立即派出两个人，守在院口禁止其他的旅客通行，除了店伙计与伺候女客的仆妇之外，其他的人皆不许接近。

一进店，似乎每个人都高人一等，而且每个男女都携有兵刃，神气万分，不但店伙们看了心中惶惶，其他的旅客也人人侧目。

刚安顿停当，店伙们张罗毕一一退走，守住院门的两个人开始感到清闲，不会有其他的旅客乱闯了。

守院门的两个人，一个是八表狂龙的手下。另一个是洪荒狮的人，正是那位张安。

张安是老江湖，也是打听消息相当高明的眼线。

“喂！罗兄。”张安向同伴搭讪，“到凤阳之后，你们走哪一条路？”

“我也不清楚。”姓罗的大汉摇摇头，“龙爷通常在到达某地之后，再宣布下一站的行程。”

“如果要会合你们的人，该走南京。”张安不愧称高明的眼线，地头相当熟，“要想急于到潜山找线索，就该走卢州府下巢湖。我们希望尽快找到线索，以走卢州最为有利。”

“龙爷自有打算，你们最好不要自作主张。”姓罗的像在提警告。

“那是当然。”张安答得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只是，咱们办事的期限，不能拖得太久，多拖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龙爷把咱们拖在身边，大摇大摆在路上慢慢走，如果让咱们独自进行，恐怕早就赶到潜山或者剑园旧址了。时间拖得愈久，消息也就愈难打听……”

姓罗的突然摇手示意，阻止张安借机发牢骚。

“喂！你干什么？”姓罗的向走道沉喝：“转回去，此路不通，想偷听什么？想找死吗？”

走道前面是一条过廊，有三个人站在廊口。向这一座院子张望，有点鬼头鬼脑，形迹可疑。

三个人不是一路的，其中一个身材矮小，居然穿了绸长衫，不伦不类的少年，手中竟然有一把江南折扇。

一看便知是所谓恶少的不良少年，一双明亮的大眼骨碌碌乱转，一副没事生事的顽劣相。

祸从口出，口出不逊，铁定会引起纠纷。

两个站在廊口的中年人高大雄壮，穿得体面，似乎是颇有身分的旅客，立即被对方霸道的态度激怒了。

“这些人怎么如此横行霸道？真没教养。”那位生了一张薄嘴唇，脸上流露出阴森神情的人冷冷地说：“我地府魁星已经是最不讲理的人了，居然还有比我更恶劣无礼的人，可恶！”

张安吓了一跳，暗叫一声不妙。

魁星，读书人的保护神，是天上的星宿，读书士子人人必供的神明，能保佑他们考场得意，大魁天下加官晋爵。可一旦成为地府的魁星，就已表明是可怕的邪魔外道了。

这位地府魁星，正是魔道中的风云人物，一枝黑色的魁星笔出神入化，出手阴狠残忍，不喜欢一笔就把对方置于死地，喜欢把对方刺几个血洞，让对方在极端痛苦中慢慢的死亡。

八表狂龙的随从罗兄，显然也知道地府魁星这号魔道人物，但并不在乎，不被对方的名头所吓倒。

“原来是你这个魔道大家，在下还以为你是下三滥的眼线奸细呢！”罗兄不被地府魁星的名头所镇，反而有意激怒对方，“走吧！这里不是你阁下可以任意窥探的地方。”

“姜兄，这混蛋有意激怒你。”另一位生了一双慑人鹰目的中年人，摇摇头阴阴一笑，“显然住在这座客院的人，大有来头。但不知是何方神圣？咱们的身分，不容许向一个把门的下人出气，走吧！以后再说！”

“对，以后再说。”地府魁星强忍一口气，两人沿走廊踱向前面的客院。

小旅客在罗兄出口不逊时，便已避在一旁。

没料到地府魁星一反往昔睚眦必报的处事行径，忍住气不翻脸计较，没有热闹可看啦！

悄悄掏出一枚制钱，手指巧妙地将钱弄成半弧形的角度。

制钱的铜质本来就差，很可能是杂质多的私铸钱，在小巧的手指扳弄

下，像是软锡般变了形。

扣指一弹，制钱飞出，速度不快悄然无声，飞旋而出划出一道半弧。

天色已晚，院中幽暗，制钱掠过地府魁星的左耳外侧，飞出二丈外击中墙壁才发出声音。

其实，制钱掠过时，地府魁星已经发觉了。

制钱及墙壁，角度与罗兄恰好成一直线。

一声怒叱，地府魁星人化流光，转身向院门猛扑，飞越三丈空间势如雷霆，

“罗兄小心！”

张安大叫，猛地向侧急闪，不敢面对狂怒扑来的地府魁星，有自知之明，闪避为上。

罗兄却夷然无惧，发出一声警告性的大喝，挫马步迎着凶猛扑来的快速人影，一记现龙掌迎头痛击。

掌出风雷乍起，可伤人于丈外的猛烈掌劲，怒涛般的汹涌而出。

地府魁星大袖猛挥，罡风更为猛烈，与吐出的掌劲接实，响起一声可怕的气爆，胜负立判。

一声怪叫，罗兄斜震出丈外，几乎摔倒，马步大乱。

地府魁星身形一顿，随即扑向退入院门的张安。

院门发生冲突，里面的人闻警急急向外抢出。

张安极为精明，扭身鱼跃从抽风下仆倒在丈外，再奋身一滚，斜飞而起，避招闪躲十分灵活，避免与地府魁星接触。

最先抢出的人，是那位美貌出众的少妇，媚目看到张安仆倒，以为是被入侵的人击倒的。

她不假思索截出，一声娇叱，纤指凌空疾点。

嗤一声怪响，地府魁星的大袖，被指风远在丈二以外，点破一个小洞，击破袖风的怪响尖锐刺耳。

“该死的東西！”

地府魁星厉叱，第二袖卷起更为猛烈的风雷。

少妇攻出一指，精力已耗损了不少，还来不及有所反应，也没料到指劲会落空。

更没料到地府魁星两袖皆可发同等的劲道，另一袖挟风雷而至，来不及闪避应变了，百忙中全身急速收缩，全力保护身躯。

如被狂风所刮，她缩成一团的身躯飞抛，砰一声大震，凶猛地撞在院墙上，院墙摇摇。

袖劲加上院墙的反震，少妇受不了两面的重压，恩了一声，摔落墙下反弹而出，头昏目眩不知天地何在，完全失去再次应变的能力。

但她知道，地府魁星正狂怒地跟踪追到。

心中惊骇却无法应变，知道即将与死神亲近，突觉腰带一紧，被人快速地斜拖出丈外。

可怕的袖风从天而降，把她先前摔倒处的地面，震得尘、埃飞扬。

斜震出的余波，也让她感到肌陷骨紧，护身的先天真气，有散逸失控的现象发生。

她惊出一身冷汗，更庆幸有人救了她。

转头一看，看到放了她长身而起的柳思。

院子里，中年老道正与地府魁星打得激烈万分，四只大袖交叉挥舞，整个院子风吼雷鸣势均力敌。

二十余个男女全出来了，地府魁星的同伴也在院门附近袖手旁观。

那位小旅客，躲在院门外探头看热闹。

八表狂龙站在场外，冷然背手屹立，像个旁观者，无意出面干预。主人不表示意见，其他的人也就不敢擅自出头。

“是你……你救了我？”少妇挣扎着站起，意似不信地向柳思问：“你……你是怎样办到的？任何人也冲不过铁袖御发的罡猛气流。”

“从地下爬……不，用蛇行术。”柳思笑吟吟地说：“我被袖风吓了一大跳，乖乖伏地躲避，设想到恰好躲到你摔落的墙根下。顺手牵羊……不。顺手把你这大美人拖出而已；”

分析得合情合理，少妇无暇多想此中情景是否可能，急急避至一旁，似乎对强烈的满院抽风仍感惊悸。

各攻了三五十袖，劲道逐渐减弱！

半斤八两势均力敌，近期内绝难分出胜负来。

八表狂龙的有首，那位年约半百，怪眼似铜铃的人，将匆忙间抓在手上的连鞘剑插在腰带，向八表狂龙暗暗打出手势，举步上前。

地府魁星的同伴，也举步迈进。

“谁想插手，冲我来。”这人的鹰目，黑夜中似有绿芒闪烁，“倚多为胜与车轮战，那是下三滥的泼棍行为。你们最好不要自贬身价，挺起胸膛做一个真正的闻道豪霸人物。”

“你是谁？”铜铃眼一翻，相对而进：“在下姓曹，曹日升。”

“晤！箕水豹曹日升，江湖二十八宿之一，也是上一届江湖龙虎榜中的列名人。好手难寻，我董千里运气不错，看龙虎榜上的英豪，是否浪得虚名。”

练了几天武的朋友，好胜争名的念头极为强烈，人人都想出人头地，扬名立万风光风光。

因此，各地皆流行打擂台，但几乎全是地方性的，名气并不大。

而普遍性的擂台，根本不许举行，地方官严格禁止，外地有意来参予的人也很难获得入境。

因此，众所公认的半公开性推举，便应运而生，但公信力并不足。

半公开性的推举，共有两种龙虎榜产生。

一是武林龙虎榜，上榜的人大多数是身分清白的武林人士，武功高强，声誉为众所公认。

一是江湖龙虎榜，上榜的人不一定会武功，分子极为复杂，通常都是一些吃得开兜得转，或者性格特殊人所畏惧的人，声誉不在必具条件之内。

第五章

两种龙虎榜到底有多少人列名，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反正有某某人推举，就有某些人认同，甚至互相推举，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公信力有限。

似乎每过几年，就有一届龙虎榜高手名宿出现，信不信由你，反正谁也懒得去追究真假。

箕水豹是江湖二十八宿之一。江湖二十八宿也人言人殊，并非专指二十八个人是天上的星宿。其实，二十八宿只是抽象的名称。

比方说，没有任何一个高手，肯将绰号取为第四宿：房日兔。也没有人取名第十一宿：虚日鼠。至于十六宿娄金狗，十七宿胃土彘(猪)，更无人敢冒大不韪，用作绰号丢人现眼。

这人一通名，所有的人皆脸色一变。

“要命阎王！”箕水豹脱口惊呼。

要命阎王董千里，一个魔道顶尖杀人高手。

人的名树的影，箕水豹的勇气迅速沉落。

“曹日升，退回来。”八表狂龙沉喝，缓步而出。

一声强烈气爆，尘埃滚滚中，地府魁星与老道各向侧震出丈外，激斗倏然中止。

主人亲自出马，老道乘机退走，明知胜不了地府魁星，正好趁机下台阶。

箕水豹心中一宽，乖乖退走。

“你打上门来了，很好很好。”八表狂龙神情冷静；英俊的脸庞甚至有飘忽的笑容，“在下从京都来，沿途并没隐起行踪，有意让那些有心人前来撒野，可惜一直不曾发现撒野的人。也许，你们俩是探道的，其实用不着小心翼翼制造藉口，在下任何时地，皆有诚意接待任何一个想撒野的人。”

“阁下，在下不知道你这位。来自京都的年轻人，所说的话有何用意，首先得正视听的是，在下与姜兄绝不是毫无理性，不讲道理打上门的人。”要命阎王居然甚有风度，冷静地表明立场，“事实是这样的……”

说出所发生的事故、太平常了，平常得天了各地，随时都有这种事故发生。

“贵属下那位把门人，竟然不肯善了，卑劣地用暗器猝然袭击，将姜兄的忍让当作怕你们的懦弱表现。”要命阎王最后说：“就算我要命阎王有意撒野吧！反正你阁下也不会善了的。小心，在下出招了。”

要命阎王表面上冷静，说理时毫不激动，其实心中十分愤怒，像即将爆发的火山。

声落进马步，走中宫一掌吐出，看出手的速度并不快，平平凡凡，一无劲风二无声息发出。

这一零旁观的人皆可看出，是试探性的一掌虚攻。

但八表狂龙并不认为是虚攻，一个魔道号称阎王的高手，决不会用虚招唬人，出手必定是致命的一击。

一声冷哼，马步探进掌同时外吐。

这一掌声势与速度皆迥然不同，掌一伸便风雷乍起，狂猛奔放力道万钧，前面的气流急剧流涌。

一刚一柔，行瞬间的雷霆接触。

一声爆响，人影乍分。

“哎呀……”

站在八表狂龙左右后方，相距在左五丈的两个人，被猛烈进爆的劲气所撼动，震得不由自主连退五六步。

要命阎王滑退丈余，衣袂袖桩飞扬猎猎有声，右掌向下一沉，再退了
两步。

“走！”传出要命阎王力竭的低叫声。

地府魁星吃了一惊，扭头便走。

“不能追！”退了五六步的八表狂龙，阻止手下的人追逐。

躲在院外门角的小旅客，也悄然溜走了。

只有一个人留意小旅客的动静：柳思。

“这凶魔果然名不虚传。”八表狂龙消失了狂态傲态：“日后你们碰上他，
必须避免和他硬拼。如果他们是剑园请来助拳的人，必定增加咱们不少困
难。”

“龙大人，你未免多虑了。”站在远处的柳思说：“剑园吴家自视甚高，
绝剑狂客以一代剑术宗师自命。吴家的子侄也许与江湖三教九流的人有往
来，但决不可能与凶名昭著的魔道人物交往，更不会自贬身价，向众所畏惧
的凶魔求援。你们得罪了这两个凶魔，肯定会增加不少困难，他们会伺伏在
一旁等候机会，不断骚扰让你们提心吊胆，会有耐心地铲除你的手下。剑园
吴家的人不难对付，今后你得时时小心他们报复了。”

“他们最好不要再来，哼！”八表狂龙冷冷地说：“下次，这混蛋将会下
地狱，去做真的阎王。”

“下一次，他不会和你硬碰硬拼老命。”

“你……”

“这是他们的本性。我对这种人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也是我在洪老大手
下混金银的本钱，凭我的见识和见闻赚口食，应该对江湖权势人物的根底有
认识。”

“晤！你像真有些本事。”

“夸奖夸奖。”

“你估计他们真会伺机报复？”

“那是一定的。”柳思肯定地说：“两个凶魔都是睚眦必报的货色，他们
的魔道朋友，也会义不容辞给予协助，在一旁伺机而动防不胜防。”

“他们最好别来送死。过了凤阳，我的人便可前来会合，我会先下手为
强毙了他们，哼！”

每人住一间上房，膳罢盥洗完毕，有些人在客院品茗聊天，有些人早
早休息。

把门的人仍然派了两个，但已撤回院子。

柳思地位最低，还不配在客厅与其他的人平起平坐。

所以他知趣，躲在自己的客房歇息，要店伙计沏了一壶茶，面对孤灯
品茗，自得其乐。

响起轻微的叩门声，拉开房门，他怔住了。

廊下悬有照明灯笼，美丽的少妇笑吟吟当门而立。

“不请我进房喝杯茶？”少妇一双水汪汪明眸流波四转，盯着他微笑脉
脉含情。

“请进。”他流露出江湖人的豪爽笑容，肃客入室将门半掩以避嫌，“我
猜，你们从凤阳转道南下，走巢湖下安庆；要比南京来的人先一步到潜山，
并没打算在凤阳，与赶来的人会合，是吗？”

少妇接过他的茶，落落大方地在他对面落坐。

“计划本来是这样的，龙爷可能改变计划。”少妇等于承认他的估计正确，“他对凶魔在旁伺伏待机而动颇有顾忌。因为除了他之外，我们其他的人，很难逃过凶魔们的暗算偷袭，所以决定在风阳多等二天，等在后面跟来的另一批人赶到。”

“另一批人，也是从南京来的？”

“不错，那批人中，有几位道术与巫术皆通玄的名宿，每个人都可以对付任何一个魔道高手。我是特地来向你道谢的。”

“小事一件，何足挂齿？姑娘……”

“我姓孔，小名兰芳。”

“好名字……”

“少给我贫嘴。”孔兰芳悄巧地白了他一眼，“柳兄，你精明干练，一表人才，为何放浪江湖，浪费你的生命？今晚你在龙爷面前，侃侃而谈不亢不卑，龙爷对你颇为赏识，何不参加我们共谋富贵？”

“共谋富贵？呵呵！少来。”他大笑，“你看，我保一块富贵料吗？孔姑娘，人贵自知，一分钱一分货，我的才干值多少我明白。老实说，鄙人太过贪狠，目下他有大小相国严家父子撑腰，严家父子比他更贪狠，早晚会垮台的，而且这。一天会来得很快。孔姑娘你实在犯不着跟着这些将倒的人一起倒。你兰芳玉女成名五载，在江湖有你的地位和成就，一倒下去可就很难爬起来了，来雨绸缪，何不多为日后打算？”

“噢！你……你知道我？”

“别忘了，我是寻踪觅迹的专家。”

“你也知道京都官场的事……”

“我曾经在京都逗留过一段时日。”

“但你知道吗？你很难摆脱龙爷的控制。”

“是吗？”

“七猛兽对龙爷言听计从，不敢说一个不字。龙爷要你，七猛兽绝无异议。”

“他娘的！”他粗话随口而出：“我像是成了货物，任由他人搬来搬去，简直岂有此理。我早已不吃七猛兽的饭，洪老大凭什么把我当货物让？”

“他们是强者，柳兄。”兰芳玉女好言劝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某些人的强权，不然将日子难过。柳兄，跟着我们走，每月的零用钱，就比你干一年伙计的工资还要多，何况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巨额外快。而且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我等你，好吗？”

“这……”他流露出颇为意动的神情。

“你要知道，替权势人士效命，毕竟是武林朋友，追求名利的最正当、最佳途径，名利双收而不必负任何责任的正途，比替一些大人物做保留护院强一万倍。”兰芳玉女是称职的说客，说的话颇有道理，“在江湖混的武林朋友，到底有几个混得象样的？等名利有了根基，你就可以另立门户成为豪霸，而替权势人士效命，是名利双收的最快手段。你如果不识时务，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龙爷一旦认为你不能为他所用，势将……”

“势将除掉我，以免为他人所用，我知道。”他笑笑，“目下权倾天下，可以任所欲为的权势人士，天下共知称之为四大奸恶，每个人都在阴养死土网罗羽党。最积极的是严家父子，一龙一鹰为祸天下。实力最强的是陆都堂，

掌锦衣卫私养铁血锄奸团，倾陷天下大豪大霸，严家父子也视之为眼中钉。鄙大人志不在阴养死士，他网罗羽翼志在发财。我可以投奔任何一个人……”

“发财的风险最小，是吗？”

“我知道，我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我会仔细考虑去处，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哦！孔姑娘，你对八表狂龙这个人，知道多少有关他的底细？”

“你不需浪费时间去了解他的底细。柳兄，我只能告诉你，他是一个可以信赖，武功与气概皆超凡拔俗，值得追随的英雄俊杰。”

“很好很好。”他随口敷衍，“我看得出来，你们追随他的人，似乎相当崇拜他，表现得忠心耿耿，也以他为傲，以他为荣。连洪当家四头猛兽，也表现得驯顺服帖，可知他必定是真的英雄俊杰，他不会怀疑你们对他的忠诚。天色不早，咱们改日再谈去留的事。”

“好，改日再说。”芳兰玉女知趣地离座，轻盈地拉开房门，转身嫣然一笑，“柳兄，我觉得你的浪人气质，一点也不明显强烈，几乎接近正人君子。”

“是吗？哈哈！”他大笑，“江湖闯道者，没有正人君子。我知道，你意何所指。”

“真的？”

“不错。想知道原因吗？”

“告诉我。”

“因为我对这种天女型的女英雄没有胃口。”

“啐！”芳兰玉女红云上颊，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你是说，你喜欢妖姬型的女人？”

“有什么不对吗？”他流里流气邪笑。“八表狂龙要你来探口风，探索我的性格，你已经成功了。回去好好替我美言几句，就可以减少我一些麻烦。谢谢你啦！你这个可爱的玉女。”

芳兰玉女的脸上，突然出现短暂的茫然表情，这时似乎神智倏清，明媚地一笑。袅袅娜娜走了。

柳思关上房门淡淡一笑，眼中突然涌现肉食兽发现猎物时的凶猛光芒。

小旅客仍在旅店各处走动，在邻院逗留得最久。

那一带可以窥探八表狂龙这座院子的动静，像伺鼠的猫，有耐心地留意院中的动静。

这座院子不许其他旅客走动，不进去就无法仔细观察，必须进入才能踩探，而在众人曾就寝之前，潜入踩探势将暴露行藏。

里面住了二十余名男女，每个男女都是可独当一面的老江湖。经过要命阎王与地府魁星的骚扰，所有的人必定提高警觉，潜入踩探风险太大。

二更将尽，仍可看到院子里有人行走。

这位小旅客耐心超人一等，隐身在一处屋角蛰伏，体积缩至最小限度，不走近绝难发现他的形影。

斗转星移，三更将尽。

各处客院不再传出人声，全店的旅客皆已就寝。

小旅客长身而起，将长衫的衣袂掖妥在腰带上，衫内藏了一把连鞘剑，沉着地将剑系在背七。

夜间高来高去，剑系在背上毫不碍事。

他不像一般身手高明的夜行人从屋上接近，沿房屋的暗影窜走，动时身影一闪即没。现身时人已到了二三十步外的壁根。

好高明的幻形术，速度已超越了人的体能极限。

黑夜中人的视觉本来就不佳，即使站在他身畔，也很难发现他移动的形影，目力超凡的人，只能看到他的身形乍隐乍现，如此而已。

像一个无形质的幽灵，他贴院墙头该入夜色朦胧的院子。

近在三丈外把守在院门内的两个警卫，丝毫不知已经有人潜入了。

正居的东厢，突然出现五个黑影。

在墙根正要向里面窜走的小旅客，吃了一惊重新伏下了。

一声唿哨，警卫将警讯传出了。

五个人站在屋脊上，下面的人透空看得一清二楚。

在各处客房住宿的人毫无动静，以静制动的应变措施相当周全。

五个黑影也不言不动，静观其变，显然知道下面已有准备，跳下去必定受到暗器的集中袭击。

行家一看便心知肚明，这五个黑影无意秘密前来偷袭，摆出堂堂阵势示威，让主人有充裕的时间准备。片刻，又片刻。

这种示威的手段，会让那些心高气傲的人气得怒火冲天。有人果然受不了啦！

院子里出现了三个人：八表狂龙、洪荒狮、芳兰玉女。

“何不下来谈谈？在下无任欢迎。”八表狂龙穿了劲装，剑插在腰带上，声如洪钟，神态冷傲：“诸位光明正大地前来，在下保证也用光明正大的气概，公平地与诸位论是非还公道，不会让诸位失望的。”

“小辈，上来打交道。”是要命阎王董千里的嗓音，纠集朋友重临客店。

要命阎王与地府魁星，本来是店中的旅客，出了事之后，忿怒地结帐离店另行找客店投宿。

“哈哈……踏破客店的屋顶，是不是有辱诸位前辈的声誉？日后江湖朋友知道诸位前来虚张声势，胆怯不敢跳下来与一个后生小辈打交道，诸位的面……”

五黑影几乎同时飘落，平沙落雁身法像是消失了重量，悠然而降速度缓慢，脚沾地点尘不惊。

果然有要命阎王和地府魁星，这次他们带了兵刃魁星笔和阎王令。另三人皆年近花甲，必定是身分地位比两凶魔高的名宿。

八表狂龙举手一挥，示意两同伴后退。

洪荒狮不是他的人，兰芳玉女是地府魁星的手下败将，即使两人仍有拼的勇气，也派不上用场。

“董千里，你仍不死心吗？”八表狂龙用嘲弄性的口吻说：“果然是睚眦必报的魔头，名不虚传。刚狼狈遁走，立即纠集妖魔鬼怪前来报复，你们真勤快呢！可否让在下请教诸位的名号？我，八表狂龙龙天霸，出道不足三年，希望不要被诸位的名头声威所吓倒。”

“好狂妄的名号。”为首的青衫人，沙哑的嗓音十分刺耳，“咱们这些老朽，今后没有什么好混的了。老夫姓公羊，冷剑公羊不方。”

“公羊前辈，你实在没有什么好混的了，你们这种横行天下半甲子的高手名宿，早该窝在老家里含饴弄孙安度余年。江湖是年轻人的天下。让年轻人轰轰烈烈傲啸山河，你们不死，挡住年轻人的路，实在愚不可及。”

每句话都重有千斤，每句话都有如一枚炸弹。

“气死我也……”冷剑怒火如焚。

“你为何不死？”

一声剑吟，冷剑愤怒地拔剑。

绰号既然称冷剑，却反常地愤怒拔剑，不是好现象，气势上就输了一半。

八表狂龙也一反往昔的狂态，冷静地拔剑出鞘。

“刀剑无眼，生死各安天命。”八表狂龙一字一吐，声如洪钟，“念在你们不是在下的仇家请来的人，在下不为已甚，给我乖乖由原路离开，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情至义尽，豪气令人激赏，但所说的话，狂傲的气概令人受不了，尤其令性情特殊的高手名宿受不了。

冷剑公羊不方怒火焚心，不想与对方斗口，长剑一升，阴森森地迈进，剑吟隐隐，有如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轻雷。

“年轻人勇敢进取，后生可畏。”冷剑公羊不方在升剑之后，便冷静下来了，语气沉稳从容，“要取代老一辈的名位，说大话是没有用的。上！”

“上就上。”八表狂龙声出剑发，剑幻化为激光，在灯笼的暗红色光芒映照下，激光像一道熠熠火流，猛然迸射而出。

就凭这份狂野的蒙勇，气势足以把那些倚老卖老的高手名宿压垮。

不论是读书或学剑，如果没有真才实学，狂不起来的，卖狂只能算吹牛放泼，一张口一伸手，行家便知道份量有多少了。

八表狂龙的剑一动。冷剑公羊不方便知道不妙。

黑夜间相搏。面对声威震江湖的魔头名宿，没有任何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敢毫不迟疑出手便是雷霆万钧的致命杀着，至少也该以初期的三两招试探性的攻击，秤量对方的斤两，以制造致命攻击的机会。

八表狂龙的第一招，竟然是雷霆万钧的致命狂攻。

太快太猛烈，冷剑公羊不方只有挥剑作必须的、反射性的全力封架，失去先机被逼采取挨打的守势。

铮铮两声狂震，然后淬然飞出一道眩目的激光。

人影乍分，剑光倏敛。

冷剑公羊不方恩了一声，飞射出丈外，右肋下鲜血泉涌，双脚拖滑，稳不住马步。

“你今晚除名。”

八表狂龙略顿的身形，猛然再起，闪电似的身剑合一跟踪扑上了。

公羊不方乘势躺倒，倏然急滚斜飞而起，两起落便跃登瓦面，如飞而遁。

八表狂龙一扑落空，相错甚大的角度，折向追逐已来不及了，毙了老魔的机会稍纵即逝。

一招击伤了老凶魔，可把要命阎王四个人吓了一跳。

老实说，四位高手名宿，根本就没看清老凶魔是如何中剑的。

天色昏暗，一照面胜负立判，反正看到剑光飞腾，听到双剑快速撞击的震鸣，如此而已。

还没从震惊中恢复，八表狂龙已在长啸声中，无所畏惧地挥剑扑上了，扑向并肩而立四个名宿。

胆气之雄委实惊世骇俗，狂龙的绰号，名不虚传。

激光破空，轰雷掣电。

四个名宿在惊怒交加中，不假思索出手封架。

两支长剑，一把比雁翎刀更具威力的阎王令，一枝魁星笔，不约而同迎向射来的慑人激光。

双方皆全力施展，一接触必定有死伤。

不远处的墙根，飞起一道朦胧剑光，天矫如横空金蛇，挟风雷而至，速度骇人听闻。

三方兵刃齐聚，墙根飞起的剑光由于相距最远，发起也稍慢一刹那，因此在后一刹那抵达。

这道剑光疾射八表狂龙的右肋，围魏救赵计算甚精。

“铮……”

火星飞溅，劲气进化为气旋。

两支剑碎成百十段，阎王令向外崩升，魁星笔向下沉落，四个凶皮向后震得跟随暴退。

八表狂龙的剑，失去追击的机会，如果追击任何一个凶魔，右肋必定被飞来的剑光贯入。

自救要紧，百忙中扭身挥剑急封。

“铮！”剑光一顿，倏然暴退，淡淡的虚影似乎附在剑光上，轻灵地飞越院墙，一闪即没。

八表狂龙斜退了五六步，几乎摔倒。

“不可追赶！”

他总算及时出声喝阻。

两个随从由暗影中飞跃而出，要追赶飞越院墙的怪异剑光，闻声倏然止步。

连八表狂龙也几乎失手，随从哪禁得起剑光的主人一击？两个人如果追上去，后果不问可知。

要命阎王四个人，已登上了瓦面如飞而遁。

“谁看清最后这个人？”

八表狂龙沉声问。

十几个人出到院子，你看我我看你。

“是一个圆球形的怪影。”曾经追出的两随从之一说：“太快了，看不真切。”

“废话！”八表狂龙大为不悦：“人怎么可能是圆球形的？”

“长上，实……实在看不清。”另一个随从说：“要不是剑反映火光，连是不是剑也无法断定呢？一定是老凶魔们在暗中出没的魔中之魔，咱们今后真得小心这个比闪电还要快的人。”

“这家伙剑上的劲道十分诡异可怕，剑距体尺余，我的护体神功便受到可怖的震撼，将是最可怕的劲敌，你们……”八表狂龙语气中流露出一不稳：“你们今后不可胡乱在外走动，尤其不可单独外出。守夜的人不可远离，须严防者魔们再次前来骚扰。”

所有的人都心中雪亮，这位目无余子的长上，第一次碰上可怕的高手，口气不怎么狂了。

小旅客出现在客店最西端的客院，那是专门招待有身分旅客的上房区，与八表狂龙所居住的客院一东一西，相去足有两三百步，中间隔着许多房舍。

所住的上房相当幽静，前面有座小小的院子，摆放了一些盆栽，甚至有荷花缸。

像个幽灵般跳墙入院，悄然推开虚掩的房门。

房门闭上，小宙立即出现灯光。

房中已经有一位少女，穿了黑绿色劲装，身材玲珑剔透，一双明眸眼神相当冷森。

“是鄢狗官从京都调派来的人已无疑问，领队那个什么八表狂龙，武功之高惊世骇俗，五个可怕的魔道名宿，三两剑便落荒而逃。”小旅客开始脱去长衫，露出里面穿的女装小袄，“吴姐，你们的人，千万不可和这条龙放手拼搏，三五个人与他交手，必定凶多吉少。”

他的护体神功，好像是玄门罡气。如果是，当已超越七成火候境界，迈向阳极阴生转化阶段，普通的刀剑，及体即毁。”

“谭姐，你……你也克制不了他？”吴姐眉心紧锁，有点不安：“狗官从京都调派人来，果然绕道而至，得赶快通知我们的人，摆脱从南京派来虚张声势的狗腿子，以免受到他们明暗夹击。”

“有此必要，明天你就发讯。”

“你打算……”

“我跟在他们后面。老实说，真要正面交手，我的胜算有限，当然拼百余招并无困难。”

但他们人多，我不会食莽。如果不跟在后面，怎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更高明的人在暗中策应？所以我们，不能发现有危险就离开。”

“太危险，谭姐。”

“不要紧，我会量力而为。”谭姐换上宽大的寝衣，在妆台坐下若有所思，“我怀疑在这些人中，武功最高明的人，恐怕不是八表狂龙。”

“他是领队人……”

“领队人不一定是最高明的。”

“你是说……”

“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谭姐信手挑亮灯火，“旁观者清，以我的目力，黑夜中三丈内飞蚊可见头足。而那个会神奥指功的女人，在地府魁星如影随形的攻击下，被袖风震倒命在须臾的瞬间，身旁竟然出现她的同伴，化不可能为可能；硬是把她带离雷霆万钧的袖底。”

这个人是如何现身的？如何能在万钧袖劲重击中脱出的？我一点也没有看出端倪，似乎他是平空幻化出来的。吴姐，你相信人真的会变化吗？”

“谭姐，你小小年纪，肯下苦功有明师教导，已修至功参造化境界，你问我，我问谁呀？”吴姐苦笑，“你家住湘南。久居洞庭；贵地是巫道的发源地，湘西辰州符就是神秘不可测的人间异术。如果你不懂，我必定是一万个糊涂。”

“算了算了。”谭姐呼出一口长气，“如果这个人出面现身，我敢武断地说，五个老凶魔必定一个也跑不掉，全得葬送在此地……”

话未完，悄悄打出手势。

吴姐手急眼快，快速抓起床头的连鞘长剑。

谭姐将灯向外一推，板倒品质甚差的径尺梳妆大铜镜，挡住了一面灯火，灯光向房门汇聚。

妆台距房门约丈三四，谭姐的右手缓缓向前虚伸。

“笃笃笃……”

响起三声轻微的叩门声。

谭姐隐身在灯后，那双深潭也似的动人明眸，这时不再动人了，似乎发射出妖异的隐隐幽光。

眼神集中在房门上，伸出的手纤纤玉指徐徐伸屈，本来温润晶莹的手指，呈现潜劲勃发的有力线条。

怪事发生了，上下两道门门，以缓慢的速度向左右退移，没有声息发出。

虚空以心神御力，一百万个练玄功的人，很可能出现一个或两个，可以练成这种不可思议的天才成就。

房门缓缓拉开，似乎是自行开启的。

一个黑衣劲装身影当门而立，头上有只露一双眼孔的黑头罩。

“请进。”

谭姐冷森森的嗓音，毫无女性的娇柔味。

黑衣人背着手，悄然入室，顺手掩上房门，展出头罩外的双目，神光似电落在灯影后的谭姐身上。

双目丝毫不受铜镜聚光反射的影响，似乎可以看清镜后谭姐的模糊面容。

瞥了房中其他各处一眼，再扭头察看房门，眼神飘拂过一丝惊讶，对房门能无声无息开启存疑。

“你们不可能是凶魔们的同伴。”黑衣人的嗓音怪怪地，“两位小姑娘灵慧俏丽，更不可能是女魔。”

“什么意思？”谭姐沉声问。

“你。”黑衣人向谭姐一指：“是你挑起他们纷争的，为何却又援助五个老凶魔？”

”你少管。”

“可是……”

“你是八表狂龙的人？”

“不是。”

“旁观者？”

“也不全然。”黑衣人圆滑得很。

“你到底有何图谋？”

“寻解疑惑。”

“少管闲事，阁下。”

“不要再闹了，好吗？”黑衣人像在劝解。

“为何？”

“他们要在凤阳，会合另一批从南面来的人，其中有更可怕的高手，明暗间相互策应，稍一大意，你们很难应付这些精明干练，诡计多端的老江湖。”

“你为何要告诉我？”

“也许，我认为你们可能是宠坏了的顽皮小丫头，‘看不顾眼就多管闲事，又不想闹出人命，这种顽皮捣蛋鬼，落在那些人手中实在可惜……”

“你……”

“好自为之。”黑衣人不理会谭姐的抗议，一摆手，转身大踏步离去。

人影疾闪，谭姐飞射而出。

房外暗沉沉，鬼影俱无。

“这人是谁？”跟出的吴姐访问。

“该是今晚冲突的目击者，不是走狗们的人。”谭姐语气肯定，“他竟然知道是我挑起的纠纷，我发射制钱，他一定距我甚近，我竟然毫无所觉。”

“幸好不是走狗的人。”吴姐悚然地说，退回房顺手掩上门。

冷剑公羊不方右肋挨了一剑，刺伤了肌肉，锋尖不曾贯腹，因此伤势并不严重。

五人五骑在辰牌未动身南下，蹶在八表狂龙的车马后面，保持十里左右距离，大官道中不需蹶得太近。

魔道中人之所以称魔，性情一定古怪难测。

但并非所有的魔道中人，都是人人害怕的凶魔，其中也有好人，只不过这些好人的性情，委实令正常的人受不了，因此把这些好人也称为魔，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要命阎王这五个人，的确是神憎鬼厌的凶魔，心狠手辣任性而为，凶暴残忍性情难测，一言不合便伤人杀人，怎么受得了八表狂龙这群人羞辱？虽则明白凭五人之力，奈何不了八表狂龙，但他们不甘心，蹶在后面伺机报复；

他们不知道八表狂龙这群人的来历，羞怒交加也懒得打听。

远出十余里，后面蹄声急骤，五匹健马四骑士逐渐跟上来了。

四位骑士，有一匹健马驮载着包裹，骑士的坐骑后也各带有马包，一看便知是风尘仆仆的长途旅客，拥有自备的坐骑。

走在最后的地府魁星，无意中扭头回顾，鹰目生光，喜上眉梢。

“董兄，后面是摄魂骷髅邓老兄。”地府魁星兴奋地向前面的要命阎王叫：“有他相助，大事定矣！”

后面确是摄魂骷髅邓八荒，和三位弟子兼随从，四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像讨不回债的债主。

摄魂骷髅也看出他们了，本来就是魔道中臭味相投的朋友。

坐骑一慢，慢慢赶上来了。

“喂！邓者哥，别来无恙。”要命阎王缓下坐骑，扭头高叫招呼：“长途岂能策马急驰？是不是有急事需要趟赶？”

“别提了。”摄魂骷髅策马并驰，“被仰止山庄的人，在徐州弄得灰头土脸，愈想愈不甘心，因此调养之后沿途追踪。他们本来是北上的，结果反而南下，耽误了两三天脚程，希望能赶上他们。”

“仰止山庄的人，奈何得了你？开玩笑。”前面一骑的冷剑公羊不方意似不信，“庄主一剑愁东方未明那几手鬼画符，在我冷剑面前还不敢撒野呢！你老哥的剑术和道术，至少比他强一倍，是有意讽刺咱们灰头土脸吗？”

“噢！公羊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摄魂骷髅讶然，“你们也……也灰头土脸？五个人？”

“咱们的确灰头土脸，公羊老哥还挨了一剑呢！”要命阎王苦笑：“幸好留得命在。”

“碰上什么人了？宇内双仙？”

“一个来自京都，自称八表狂龙的年轻人，咱们栽到家了。”要命阎王沮丧地叹口气。

“晤！听说过这号人物，成名没几天，绰号狂妄唬人。咦！你们……”

“咱们不甘心。”冷剑。咬牙说：“他就在前面，人很多。你老哥如果赶上去超越他，可得小心了，显然那小子对咱们魔道中人，心怀成见要卫道除魔。弥老哥所要追踪的仰止山庄男女七人，昨晚也在蚌集埠投宿，一大早就动身走在前面去了，也许他们与那条龙走在一起呢！”

“哦！依情势论，咱们魔道人士，联手走在一起抗衡这些妄言卫道除魔的狗男女，比各找对头有利了。”

“正是此意，邓老哥。”

“好，咱们联手。”摄魂骷髅欣然说。

“欢迎。”冷剑更为高兴。

大道向东南伸展。这条路上旅客不多，商旅通常从水路往来。

往来凤阳只有半日程，旅客不需趲赶。

地势逐渐拔高，沿途已可看到丘陵旷野，逐渐远离黄淮平原，旅客不再感到燠热的威胁。

二十四个男女浩浩荡荡，成两行缓缓策马小驰，登上一座长长的冈陵顶端，五六里上的冈顶大道笔直，穿过浓荫蔽天的松林。

路右出现三家茅舍，前面加盖了歇脚棚，是路旁的小店，便利旅客歇脚，以贩卖小食与旅行日用品为主，夜间也可招待错过宿头的旅客。

这一类路旁小店，可能吃到人肉包子。

这是说，在这种路旁野店吃宿具有危险性，单身旅客最好过门不入，以免发生意外。

第一家小店前，系了四匹坐骑，四个中年以上的旅客，正在棚中歇脚喝茶。

三个佩剑，一个佩刀，一个比一个雄伟，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旅客。

远在三十步外，在前面领路的两骑士，便看清了棚中四旅客的相貌。四旅客也用好奇的目光，留意这群神气的佩刀挂剑骑士。

一位骑士的马让在一旁，等候八表狂龙经过再在侧方跟上。

“有两个人，长上。”骑士低声说。

“什么两个人？”八表狂龙皱着眉头，听不懂随从话中的含义。

“五湖逸客戴衡，百灵刀陈勇。”骑士急急解释：“都与剑园吴家交情不薄，很可能是前往潜山，替吴家助拳的人，应该能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有关吴家藏匿的线索。”

“原来如此，在哪里？哪两个？”

其实三家小店都有人歇脚，最后一家的七男女最引人注目。他们是仰止出庄的人，女主人东方玉秀最抢眼，英气勃勃，明艳照人。

四大金刚当然出色，气概不凡。

“第一家小店棚内的两个。”骑士说。

“好，我要这四个人。”八表狂龙沉声说：“要口供活的。”

“遵命，属下这就传话下去。”

四旅客不知祸从天降，对接近的大队马和车仅感到些许好奇，一大群佩刀挂剑的旅客在大道上行走；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但当骑士们纷纷在店前下马，四旅客便油然兴起戒心，怎么这些人的

目光，全向他们四个人集中？

八个人快速地堵住了棚口，声势汹汹。

四旅客已感觉出不对了，相互一打眼色提高警觉。

洪荒狮四头猛兽，与柳思和六随从，牵了坐骑在路旁等候，并没进入小店前的广场。

柳思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第三家小店棚内。

仰止山庄的人发现了他，他可以感觉出仰止山庄七男女的敌视目光。

八表狂龙带了两个随从，站在广场中威风凛凛，人才本来就出众，再有一大堆随从前呼后拥，的确可以增加威势，难怪人人都对追逐名利权势如此热衷。

气氛不对，四旅客警觉地离座戒备。

“诸位是怎么一回事？来意不善呢！”佩刀的旅客的目光，从跃然欲动的八骑士身上，移至背手屹立，威风凛凛的八表狂龙身上，“似是冲咱们来的，但不和诸位有何见教？”

“咱们找你们。”认识他们的随从阴笑，“确是冲你们而来的。”

“哦！咱们认识吗？”

“咱们认识你，百灵刀陈勇陈大侠。”

“正是区区在下，你老兄……”

“你们接到九华剑园绝剑狂客的信息，没错吧？”

“绝剑狂客吴老哥？什么信息？”百灵刀一怔。

“少给我反穿皮袄装佯。”随从大声此喝。

“咦！你怎么啦？”百灵刀一皱眉，“不错，在下与绝剑狂客交情不薄，但这半年来从没通过音讯。这次偕朋友在各处游荡，准备到南京走走，还没有到剑园探望老朋友的打算。

阁下贵姓大名，所提的信息意何所指？”

“混蛋！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明明是赶往剑园助拳找死，却没有勇气承认，呸！”

“咦！你……”

“走！去见咱们长上。”

“长上？他是……”

“八表狂龙龙爷天霸。”随从向八表狂龙方向伸手虚引，“要从你们身上，迫出剑园吴家的消息下落，放乖些，知道吗？走！”

“岂有此理！”百灵刀怒火上冲，“你们算什么？劫路吗？仗势欺人？咱们素不相识……”

“擒下他们！”

八表狂龙大喝，声如沉雷。

有理说不清，情势不由人。

一声怪叫，随从拔剑首先发动。

两个对付一个，店前刀光剑影飞腾。

牵着坐骑的柳思，把经过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要干什么？”他剑眉深锁，对八表狂龙肆无忌惮任意行凶的态度极为不满，“这条龙沿途生事，摆足了威风。公然明白表示找剑园吴家，你们侦查的工作岂不大受影响？消息传出……”

“他们没有机会把消息传出。”洪荒狮不在意，似乎对八表狂龙的处事态

度，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可能沿途必定出了许多事故。

“这种不问情由不顾后果的作法……”

“你最好习惯。”洪荒狮冷冷地说：“咱们不曾公开侦查之前，任何事你最好不要过问，”

“我……”

“我们是南京方面的人，出面雇请我们侦查的，仅半途与龙大人会合，暂时接受他管制。他并不想我们分他的功劳，所以表示凭他的能力，也可以追查出吴家的下落，不需我们出力也可以成功。我们如果不识趣强出头。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可是，他这种方法手段……”

“闭上嘴冷眼旁观，知道吗？”洪荒狮大为不耐，沉声阻止他说话。

他乖乖闭嘴，摇头苦笑。

八表狂龙的随从，其实是他的部属，每个人都是武功超凡的高手，都是可独挡一面的名家。

一比一，已经足以应付百灵刀这些一流人物；二比一，不啻灵猫戏鼠，或者猎犬围狐。

最先被击倒的人就是百灵刀陈勇，右腿挨了一剑再被打得头青脸肿擒住上绑。

不久，四个人成了待宰的羊。

八表狂龙一直就背着手冷眼旁观，注意力则落在第三间小店，已走出棚外七个仰止山庄的人身上。

仰止山庄的人总算知趣，，不敢上前干预。

“把他们弄到林子里问口供 e：八表狂龙向随从下令：“行程并不急，慢慢问。别弄死他们，带到凤阳交给南京的人处理。”

“他们死不了。”随从恭敬地向他保证，八个人立即将四个俘虏，拖入店右的松林深处问口供。

八表狂龙转身，向路旁的洪荒狮举手相招。

自始至终，他不理会洪荒狮十一个人。

按理，应该先由洪荒狮这些负责侦查线索的人出面，至少在拷问口供时，洪荒狮四个猛兽该在场了解情势。

洪荒狮十分知趣，冷眼旁观避免介入。

“龙爷有何吩咐？”

洪荒狮将坐骑交与同伴，走近欠身请示。

“那些人是何来路？”

八表狂龙的凌厉目光，落在不远处七个仰止山庄男女身上。

“仰止山庄东方家的人。”洪荒狮是目下江湖上最精明的猎人，当然认识四个金刚。

“哦！名剑客一剑愁东方未明？”

“在下只认识一剑愁的山庄四大金刚。”洪荒狮说：“那三个女人，在下陌生。”

“仰止山庄与剑园吴家，是否有往来？”

“这……不可能，龙爷。”洪荒狮实话实说：“那些成名的高手，每个人都以剑术宗师自命，把别人看成异端。东方未明绰号称一剑愁，吴世权绰号

叫绝剑狂客，就算用一个笼子把他们装在一起一百年，他们也不会成为患难相共的朋友。”

“那可不一定哦！”八表狂龙冷冷一笑，“名家与名家之间，争名位固然理所当然，但私底下却维持不为外人所知的交情，你这种想当然先入为主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个……”

“你不打算向他们找线索吗？”

洪荒狮吃了一惊，脸色……变。

“此时此地，不利于侦查……”洪荒狮深感为难。

“放心啦！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八表狂龙鼓励对方进行，“必要时，把他们带往南京。”

语气平和，却充满杀伐凶兆。

“好吧！在下试试看。”洪荒狮无可奈何苦笑，“仰止山庄四金刚手面广，也许可以供给一些线索……”

“不要试，去做，阁下。”八表狂龙不悦的神情写在脸上，“对付这些自命不凡的高手名宿，如果你表现得谦虚，你这辈子休想在他们面前抬头挺胸，知道吗？”

洪荒狮不敢再分辩，心情沉重地回到同伴身旁，对八表狂龙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感到依然而惊。心中暗生反感，分明是有意把挑起是非的责任推给七猛兽，而七猛兽在江湖做调查的买卖，绝不可任性而为的，也负不起引起杀戮仇恨的责任。

他将八表狂龙的意思，向同伴一一说了。

第一个反对的人是黑虎吕强，这位仁兄脾气火爆得很。

“这是什么话。”黑虎吕强几乎要跳起来，“仰止山庄是甚有侠名，声誉甚隆的名宿，此时此地，要咱们向他们调查，他们肯吗？咱们又不是匪盗强梁，他们只要说一句重话加上两句讽刺，咱们就下不了台声誉扫地。”

“你们还不明白吗？”事态严重，柳思不得不出面了，“这些官差在这里行凶，有意逼你们担风险。你们这时向仰止山庄的人打交道，铁定会碰大钉子，也就给予官差们干预参的借口，责任当然由你们七猛兽负。可以预见的是，你们不但要惹起江湖公愤，更可能成为掀起江湖大风暴的罪魁祸首。这条龙志在掀起江湖狂风巨浪，乘机制造扬名立威，以及铲除成名人物的机会，你们就是他制造机会的媒子。”

“甚么你们他们？你也是我们中的一个。”洪荒狮瞪着怪眼叫。

“洪老大，你有没有搞错？”柳思笑吟吟地问。

“搞错甚么？”

“是你们扮强梁，把我逼着跟你们走的，这是绑架，老兄。你抬举我是你们的人，这是官差们咬盗栽脏的老把戏，有机会我就会溜之大吉，你们做任何事，都不要扯上我，好吗？”

这一面打交道，八表狂龙不但听了个字字入耳，而且十一个人的一举一动，皆在八表狂龙的注视下。

一旁出现满脸杀气的八表狂龙，慑人心魄的目光狠盯着柳思。

“你胡说八道些甚么？”八表狂龙的马鞭向柳思一指，要吃人的狞猛神情极为慑人，“混蛋东西！你活得不耐烦了？”

“我说的是实话。”

“教训他，以免他日后多言惹下杀身之祸。”八表狂龙怒叫：“洪荒狮，你还等甚么？”

两随从一闪即至，拳掌着肉声暴起。

“洪荒狮打一冷战，偕同伴向仰止山庄的人走去。

“哎……哎哟……”柳思在两个超等高手的痛击下，被打得不住狂叫：“洪老大，你……你这懦……夫……”

洪荒狮不怕挨骂，匆匆走了。八表狂龙无权教训他的人，他应该出面阻止八表狂龙行凶的。

柳思再挨了几下，终于被打昏丢在路旁。

第六章

仰止山庄的七个人，看得一头雾水。

这些强梁人多势众，全都是武功惊世的高手，先行凶擒住陌生人押至林中问口供，然后自己人又打起来了。

更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被打的人是柳思。

他们当然不明白，徐州车行的小伙计，为何与这一群形同强盗的人走在一起？柳思的同伴淫贼白发郎君又在何处？

他们不明双方冲突的真正内情，也不敢路见不平，拔剑管闲事。

八表狂龙的人数，几乎有四倍，而且看这些人的气势，除了他们认识的柳思差劲之外，无一庸手，四比一，能管吗？

刚才那四位刀法剑术皆可称一流的旅客，就是在二比一之下受伤被擒的，而八个动手的人中，任何一个的武功，也比被擒的旅客高明。

可知这些气势怪异的人，不会以武林朋友的公平气概，对待任何敌对的人，很可能刀剑齐挥一拥而上。

四金刚见多识广，一看洪荒狮带了六个人，气势汹汹地向他们接近，便知道即将灾祸临头。

七比七，似乎颇为公平。

但八表狂龙那群人，在不远处跃然若动。

气氛一紧，少女沉不住气了。

“你们似乎想把在这里歇脚的人，不分好歹一网打尽呢！”少女独自上前打交道，还真有几分女强人的气势，“我姓东方，你们是……”

“在下洪涛，匪号洪荒狮。”洪荒狮冷冷一笑，“仰止山庄一剑愁东方庄主，与姑娘……”

“那是家父。”

“刚才所发生的事，结果姑娘已经知道了。”

“是的，目击了一切。”一位金刚到了女主人身旁，替女主人出面打交道：“阁下是洪荒狮，名震江湖的七猛兽的洪当家，今天你做出了犯忌的事，你不伯引起江湖道的公愤吗？”

“阁下……”

“我，仰止山庄的风金刚。似乎今天你们不是主事人，主事人是那位年

轻的英雄，他是……”

“八表狂龙龙天霸，目下是总理盐政鄯大人的巡缉营荣誉统领。”

“老天爷 2 难怪表现得半官半匪。”风金刚倒抽了一口凉气：“洪老兄，你改吃他们的饭了？”

“在下受雇调查九华剑园主人绝剑狂客吴家的下落。九华剑园已经成了瓦砾场，吴家子侄逃匿一空。仰止山庄也是侠义道中，领袖群伦的人物，想必与九华剑园交情不薄，应该知道吴家子侄的下落。”

“九华剑园毁了？”风金刚更为吃惊，也心中暗懔，“仰止山庄与九华剑园，一南一北从无往来，更谈不上交情，两家主人也从未谋面。阁下找本庄的人讨消息，未免大荒谬了吧？凭你们七猛兽的见识，应该知道两家从无来往的事实呀！”

“可是……”

“在下一句话，本庄根本不知道九华剑园的任何消息。”风金刚郑重地说。

“但……龙大人不信，奈何？”

“那就没有你的事了。”风金刚不得不摆出强硬态度，“让姓龙的做决定吧！”

“他会把你们带到南京。”洪荒狮提出警告。

“让他来吧！你七猛兽最好脱身事外。”

“他会来的。”

八表狂龙五个人，已大踏步而来。

八表狂龙共有十二个随从，已有八个押了俘虏，进入松林深处迫供，身边只剩下四个人。

所以，他利用七猛兽的人打头阵。

现在，亲自出马的时机到了。

面面相觑，本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八表狂龙，随接近的脚步，脸色逐改变。

走近之后，逐渐发现东方姑娘美丽的表面下，所蕴藏的内在傲世风华，他立即发现，有似曾相识与心灵契合的感觉，深深地吸引着他。

英雄与女强人，双方皆被对方的风华所吸引。

“东方姑娘，九华剑园与仰止山庄，一南、北同为剑道宗师，也许真的彼此之间并无过从。”八表狂龙的神情完全变了，变得笑容满面，和蔼可亲中，流露出蓬勃的英风豪气。

“姑娘可曾想到，一旦九华剑园从此在江湖除名，对仰止山庄是否有利？与在下合作，令尊的宗师级地位，是否如日之升领袖武林？”

“合作？甚么意思？”东方姑娘脸上的怒火，也急剧消散，“我家与九华剑园，从无往来确是事实。”

“九华剑园吴家的子弟，已是逃匿的罪犯。贵山庄朋友众多，必定有人知道一些风声；在下以至诚请姑娘相助。查出吴家子弟的下落，不需姑娘出面，由在下出面对付他们，双方共蒙其利，尚请姑娘慨允。”

态度诚恳客气，只要一点头，就可化干戈为玉帛。

“你对付得了剑园子弟？”东方姑娘笑问。

“毫无问题。”八表狂龙语气信心十足，“在下不甘菲薄，自信在内功拳剑上下过苦功。如果我对付不了他们，犯得着远从京都南下丢人现眼？”

“这个……”

一方有心，一方有意，只要再谈下去，必定有志一同。

第一家小店右面的松林中，突然奔出一个浑身血污的人。

“长上……” 那人是八表狂龙的随从，是向俘虏迫供的八随从之一，“大事不……不好，要……要命阎王一……群凶魔偷……偷袭，咱们的人……呃……”

奔出小店广场，支持不住向前一栽。

八表狂龙一声怒啸，去势如电火流光，眨眼间使消失在松林深处。

仰止山庄的人吃了一惊；被八表狂龙的惊世轻功吓了一跳。

四随从也飞掠而走，速度相差太远了。

洪荒狮向同伴打眼色，阻止同伴妄动，镇定地退回路旁。静观其变。

留在原处的三个同伴，恰好将昏迷的柳思救醒。

“结阵自保。” 洪荒狮断然下令，除了柳思留在路旁坐下歇息之外，十个人在广场列阵，随时准备应变。

“哈哈……”

松林深处传出狂笑声，正是老凶魔要命阎王的嗓音。

八表狂龙来得太晚了，问口供的现场，百灵刀四个俘虏，已被酷刑迫得不成人形，而且死了两个。

也留下六个随从的尸体，和一个受了重伤；离死不远的随从，右背肋出现一个血洞，是地府魁星的兵刃魁星笔，猝然从后面攻击所造成的伤害。

三方面传来狂笑声，此起彼落飘忽不定，但看不见人影，有意招引救应的人追逐。

八表狂龙不上当，留下四随从善后，狂怒地回头反奔，重返小店。

仰止山庄的人对去留举棋不定，东方姑娘还在考虑，该不该留下来相助，突变已生。

摄魂骷髅与三门人，是从第一家与第二家小店中间，从屋后掠入广场的，劈面碰上了洪荒狮十个人。

一声狂笑，摄魂骷髅毫不迟疑，一双大袖风雷骤发，像猛虎冲入羊群。

第一个接触的人是洪荒狮，长剑首当其冲，变生仓卒，没有打交道的机会，唯一可做的事是挥剑接斗，双方甚至还来不及看清面貌。

八表狂龙在蚌埠集客店，激怒了五个凶魔，五个凶魔跟来报复骤然袭击，可说已是意料中事。

因此洪荒狮以为来人是五凶魔中的四魔，仓卒间不知道面对的是哪一位，应该是五凶魔中的一个。

如果洪荒狮知道来人是摄魂骷髅，绝对不敢挥剑硬拼淬接。

一声狂笑，大袖裹住了剑，洪荒狮会飞，连人带剑飞出两丈外，砰然倒地像例了一座山。

“呃……哎……”

惨叫声乍起，摄魂骷髅的三个随从，三把剑三方突入，一照面便劈翻了四个人。

再一声狂笑，黑虎吕强也被震飞两丈，摔落时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挣扎难起。

两冲错之下，十个人死掉了六个。

眼看全军要覆没，怒啸震天中，八表狂龙赶到了，急如惊电投入斗场。

“铮！”老魔的一个门人首当其冲，剑寸裂散飞。

八表狂龙愤怒如狂，不假思索补上一剑，拔剑大旋身，剑化激光射向挥来的大袖。

一声气爆，夹杂着撕裂人心的裂帛响！

摄魂骷髅的可伯袖风一泄而散，有大袖化为片片飞舞的蝴蝶。

摄魂骷髅大吃一惊，闪身急退。

间不容发地避过激光的致命迫袭，急急拔出青铜剑，厉吼一声，迎着再次射来的激光，撤出了无俦的剑网。

“铮铮铮！”

双剑接触所传出的慑人心魄震鸣，像连珠花炮爆炸。

罡风激荡，剑气澈骨。

人影立即中分，摄魂骷髅飞退丈外，稳不下马步，再连连后退！

八表狂龙仅退了两步，显然老凶魔是输家。

一名门人看破好机，从后面挥剑便扑上了。

“杀！”八表狂龙沉叱，大旋身剑发狠招回龙引凤，奇准地一剑点穿了那位门人的头颅。

人影剑光电射而至，东方姑娘到了。

在徐州夜间古庙，她们七个人一无所知地，一头钻进迷香阵里，再被摄魂骷髅的名头所惊，毫无反抗的机会，在半昏迷中眼睁睁等死。

现在是白天，妖术与迷香已没有多少威力。

她恨上心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看清来人是摄魂骷髅，不假思索便挥剑冲到。

她的剑品质极佳，已可名列宝剑级的利器。摄魂骷髅的青铜剑，也与宝剑级的松纹古定剑品质相等。

“铮！”

剑鸣震耳，剑气飞腾。

她的内力修为，火候毕竟相差甚远，被震得斜飘丈外，只感到虎口发热，震撼力极为猛烈。

摄魂骷髅也退了两步，马步不稳。

八表狂龙大感惊讶，没料到她竟然能接下老凶魔的一击，一声长啸，兴奋地乘虚挥剑长驱直入。

摄魂骷髅这才发现，三个弟子死了两个。

发出一声悲愤的长啸，老凶魔含恨而走。

这一男一女如果联手取得默契，老凶魔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必须及早脱身，先保住老命再说。

好一场雷霆万钧的突袭，发生得快，结束也快，双方死伤惨重。

满地尸体，惨不忍睹。

摄魂锁链损失了一半人，留下两具弟子的尸体。

八表狂龙损失更惨，死了七名随从。

洪荒狮遭了无妄之灾，死伤最惨。

十个人死了七个，没死的黑虎吕强，也受了严重的内伤，几乎全军覆没，灾情惨重，这位老大当家欲哭无泪。

仰止山庄的人，除了东方姑娘之外，其他的人不曾投入，他们是唯一

没有死伤的一方。

小店三家全关上了门，里面有几个旅客躲在桌底下。

愤怒如狂的八表狂龙，指挥随从把七具死尸装上车。

洪荒狮拒绝将七具同伴的尸体，搬上八表狂龙的载行囊大车。

“我的人快要死光了，只好放弃贵方的这笔买卖。”洪荒狮向八表狂龙表明态度：“在下在这里雇车，将尸骸运回蚌埠集，打点买棺寄厝，日后再运返真定府，交给他们的家属，运返故里安葬，恕在下不能随尊驾南下。”

“我留下两个人在这里善后。”八表狂龙断然拒绝，“洪当家，你不会因为些小挫折，就自砸招牌打退堂鼓吧？死了几个人算得了甚么？”

“龙大人……”

“这次你们七猛兽只来了一半，本来就失算。”八表狂龙不悦地说：“我派人回真定，把你店中的人全领来。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你得了咱们的定金，岂能自砸招牌半途而废？你这里还有四个人，必须随我一同南下。”

“这……”

“我的请求，不容拒绝。”八表狂龙声色俱厉，不怒而威。

“罢了！”洪荒狮长叹一声，一脸无奈，“看来，只有舍命陪君子……不，舍命陪你下地狱了。”

“你说什么？”八表狂龙厉声质问。

“距地头还有好几百里，你沿途生事立威，唯恐天下不乱，公然招摇惹事招非。”洪荒狮再也按捺不住，爆发似的抗议，“龙大人，目下已是强敌环伺，再这样下去，天知道咱们是否能活着到达地头？”

“你……”

“不平则鸣，我不怕你。”洪荒狮不再低声下气，“要不，我带人自己走，咱们在地头安庆府会合，之后我先入山调查

“不行，一起走。”八表狂龙坚决地说：“我希望沿途把人引出来，我怀疑你们的调查能力。”

“有柳思前往，我保证定有所获。”

“哎哟……”不远处躲在路旁歇息的柳思怪叫：“我……我走不动，你……你们把我打……打得好惨，你……你们会受到老天爷报……报应的。”

“闭嘴！”八表狂龙怒叫：“走不动乘马，乘不了坐车。”

“龙大……龙兄，这人是怎么一回事？”在一旁等候的东方姑娘讶然问，指指愁眉苦脸的柳思，“我曾经看见你的人打他。”

“他叫柳不思，早年曾在七猛兽手下做伙计，江湖门槛据说很精，是调查线索的专家。”八表狂龙加以解释：“他离开之后到处鬼混，七猛兽早就知道他在徐州，在车行做小伙计，这次途经徐州，特地把他进来……”

“你们是绑架。”柳思大叫。

“闭嘴！是抬举你，你知道吗？”八表狂龙大叫，随即换了笑脸，“这家伙沿途不服贴，经常反抗口出怨言，因此只有用强制手段，才能把他整治得服服贴贴，他这种小混混，就是欠揍。”

“我见过他。”东方姑娘笑笑，“他叫柳思。”

“咦？东方姑娘认识他？”

“事情的经过是……”东方姑娘将在徐州所发生的事故概略说了。

“原来他还是与白发郎君沆瀣一气的淫贼。”八表狂龙不屑地说：“白发

郎君目下，恐怕已经到南京去了。”

“龙兄见过他？”东方姑娘意似不信。

“是呀！我的人亲眼看见他在宿州动身南下的。”

“那就怪了。”

“怪什么？”

“那淫贼是被星斗盟的四个杀手擒走的，在徐州被摄魂骷髅弄到手，然后失了踪，怎么可能自由自在返回南京？除非他能摆脱了星斗盟的控制。”

“这我就知道了，反正他的确是自由自在，单人独骑匆匆南下的。也许他真的摆脱了星斗盟的控制，不甘心重返南京，向星斗盟寻仇报复呢！星斗盟的山门在南京。”

谈说间，一切备妥。

柳思被安顿在马车上，与尸体在一起。

仰止山庄的人，自然而然地结伴同行。目下双方已有了共同的敌人，走在一起便于相互照顾。

八表狂龙剩下的五个随从中，有功力最高的箕水豹曹日升，和芳兰玉女孔兰芳。

芳兰玉女不但最同情柳思，也对他心存感激，‘但为了避嫌，心中有意却不便亲近。柳思被打得惨兮兮，这位玉女心中大感不安。

八表狂龙对柳思的好感，开始增加了。

柳思曾经向他提出警告，预测凶魔们必定沿途伺机报复，果然被料中了，所以对柳思的信任和精明，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马车后牵了十余匹空坐骑，走动时尘埃滚滚，挡住了后面的视线，走在前面的人，也不看不见后面盯梢跟踪的人。

跟踪的人中，不但有众凶魔，也有谭；吴两位扮村姑的美丽少女，她俩一直就藏身在小店附近，目击这场惨烈的恶斗发生和结束。

她们竟没料到，声誉甚隆的仰止山庄子弟，竟然与八表狂龙一群半官半匪的走狗，沆瀣定在一起。

午后不久，进入了凤阳城。

凤阳府城是中都的一部分，那时称为皇城。

五十里周径的中都，不容许任何人撒野，百里周径内有十卫禁卫军，一个干户所，到处都是皇庄、庄田、功臣田、卫田……这是当今皇上朱家皇朝的老家，绝不容许一个闲杂陌生人混迹。

这是说，五十里大圆周的三大都城之一的中都，是一处比其他两都(京师、南京)更严格、更富丽、更富军事管治色彩的大禁区，盘查之严，天下第一。

八表狂龙是当今权臣红人鄢盐政总理的差役，不配也不敢在府城逗留，因为府城事实是皇城，携有刀剑的人随时皆有送命的可能。

因此，商旅真正落脚的地方，是三十里外的临淮县城，临淮县本来就是从凤阳县分出的小城，所以当地人都自称为凤阳人。商旅所指的凤阳，其实就是这里。

车内载有十四具尸体，怎敢在府城逗留？匆匆过境，未牌正未时分，踏入至临淮大官道。

官道宽阔、笔直，田野一片青绿，溪河纵横，一片江南风貌。

道上的旅客多了些鲜衣怒马的人，车轿也多了，江南与河南以北的生活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这条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十余名官兵为一组，往复巡逻的步军或骑兵，与及递送塘报(军书)的快马军使往来，所以碰上了飞骑往来的快递使，极为平常。

在这皇都近郊，不可能发生意外的变故。

八表狂龙八人八骑，一部大车，车上载了十四具尸体，还有一个装伤的柳思，车后拴了十四匹没有骑士的坐骑，浩浩荡荡向东北徐徐趲程。

每个人皆心中一宽，凶魔们不会再袭击了。

仰止山庄的七人七骑，则跟在后面约一里左右。

女主人东方玉秀姑娘可没有八表狂龙乐观，每走一步皆提心吊胆，严防意外的变故。

她心中明白，像摄魂骷髅这种武功与妖术，皆超尘拔俗的凶魔，天不怕地不怕，就算处身在京都紫禁城内，一有机会也敢不顾一切撒野行凶。

远出七八里外，两匹健马以轻快的脚程，超越她们赶到前面去了。

是两个年轻的十四五岁少年，穿的是软绸对襟骑装，齿白唇红粉妆玉琢，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怪的是鞍后有走长程用的行囊马包。

中都除了皇族子侄之外，皇亲、国戚、功臣后裔，初期天下十万富豪的后代子孙……纨绔子弟章台少年，简直多如牛毛，在大官道上飞骑走马，平常得很。

她毫无戒心，者江湖四大金刚也没动疑。

两匹马接近了车后，骑速保持不变。

半躺在车座上，傍着赶车的箕水豹曹日升，打着磕睡的柳思，是唯一动疑的人。

那时，车马行人按例是靠左走的，因此碰上有身分地位的人通过，身分低的人要“避于道左”以示尊敬。

所以要超越前面的人，要从右面超越。

接近车后，柳思已经醒了。

其实他在装睡而已，故意摆出元气大伤的鬼样子骗人。

扭头瞥了两位锦衣公子少爷一眼，他心中暗笑。

老相好，但两少年并不知道他的根底。

第一位小骑士是谭姑娘，她对柳思并没多少印象。

第二位小骑士是吴姑娘，也只知道他是八表狂龙一群人的小跑腿。

那晚他穿了黑衣蒙了脸，两位姑娘怎知道他是谁？

两位姑娘都知道是运尸车，略为加快急于超越。并驾齐驱时，两位姑娘的目光，本能地落在车座上。

箕水豹生得短小精悍，不怎么出色。

目光转落在倚座斜躺，扭头向她俩注目的柳思脸上，

柳思脸上的笑意，怪怪邪邪地，而且恶作剧地向她们眨眨右眼，轻薄调情的意味十分明显。

谭姑娘气往上冲，忘了自己改了男装，马鞍一场黛眉一跳，要发作用马鞭揍人了。

“咦！你这位公子少爷要撒野吗？”柳思先发制人，嬉皮笑脸怪叫。

“柳不思，你又皮痒了是不是？”箕水豹大为不悦，沉下脸叱喝：“这条

路上皇亲国戚的世家公子少爷多的是，得罪了他们，你会走一辈子霉运，龙爷绝不会饶你。”

两位姑娘的火发不起来了，加上一鞭，健马加快前冲。

最前面开道领路的两骑，其中之一是芳兰玉女孔兰芳。

这位体态丰盈美丽出色的少妇型女郎，穿了紧身对襟骑装，显得更为玲珑剔透，令人看一眼便想入非非。

所有的人，皆对赶上来的两个少年公子不介意。老江湖洪荒狮毫无戒心，八表狂龙更懒得看一眼。

谭姑娘与开道的前两骑并驰，吴姑娘也与八表狂龙走了个并排。

前面的谭姑娘马鞭一举，信号发出了。

“给你们一串钱”两女同声高呼：“是回京的路费。”

一串钱，也称一吊钱，用麻绳或绒绳，把一百文制钱串起来便于计数。

目下银子一两，可换品质不差的嘉靖制钱五百六十文左右。十余文制钱，可买一只两斤重的大肥鸡，升斗小民一天赚不了十文钱。

是用天女散花手法撒出的，志不在伤人，存心戏弄这位不可一世的狂龙，也像是提出警告。

笑声似银铃，蹄声如雷飞驰而走。

前面两骑士大惊伏鞍躲避。芳兰玉女几乎落马，骤不及防，健马受惊乱蹦乱跳。

八表狂龙怒吼一声，手臂挡住了脸面，勒住了惊跳的坐骑，最后纵马冲出。

“照顾后面！”

他大叫着独自策马狂追，当然没有人跟上。

洪荒狮更不敢追，受伤的同伴坐在马上忍痛赶路，自顾不暇，那有能力协助八表狂龙。

两位姑娘似乎料定八表狂龙受不了激，必定会奋起狂追，飞驰出里外，便放松缰绳缓下坐骑。

“你先到前面去。”谭姑娘从马包中抽出长剑，插在腰带上：“我要再斗斗这条狂龙。”

“谭姐，我必须在旁策应。”吴姐断然拒绝。

“不，我没有必胜的把握，有你在旁，我会分心。”

谭姑娘将缰绳抛过，跃落路中等候。

八表狂龙的马负载重，而且曾经受惊，追的速度慢了许多，一看对方竟然下马相候，更是气得七窍生烟。

远在十步外，便左手握了连鞘长剑，挂上绝飞跃而下，轻灵地飘落，恰好与谭姑娘相距丈余，好俊的骑术。

“小辈该死！”

他怒吼如雷，拔剑火杂杂扑上了。

剑起处雷电交进，一扑落空。

官道因天气炎热而涌升的热气流，突然形成一道激涌的热流气旋。

人影从剑尖前消失，幻现在三丈外。

谭姑娘的剑光华熠熠，脸色庄严肃穆。

“你这狂人好阴险。”谭姑娘一字一吐：“外表暴躁狂妄华而不实，骨子里诡谲阴险暗藏玄机。在你形如疯狂冒失暴躁一击中，隐藏毒着险诈难测。”

上一次，我就几乎上了当。这次，你也失败了。很多人都以为暴躁狂急的人，是容易对付的。我想，你用这种阴鷲手段，出其不意杀了许多被你的形象所欺骗，枉送了性命的高手名宿。”

八表狂龙的神情，变化得好快，暴躁狂野的神情一扫而空，变得阴森冷厉慑人心魄，先前狂乱的目光，变成冷电阴森的奇光异彩，有如午夜现形的恶魔眼睛，目光如利镞般锋锐。

“至少，我已经诱出你的口风了。”八表狂龙阴森森地说：“你就是那晚在客店，从我剑下逃生的人。亮名号，你是一个女人，我替你招魂，或者捉来做情妇。我需要你这种有力的内助。我这一代之雄，正缺少可用的心腹，作为逐鹿江湖的根基，你配得上我，我要你。”

谭姑娘淡淡一笑，毫不激动，剑徐徐前伸，宝相庄严，一拉马步，剑作龙吟，品亮的剑身，在阳光下幻化为闪烁不定的朦胧奇光。

八表狂龙不再多言，剑一引，传出似从遥远的天际，绵绵传来的阴阴风雷。

已整顿妥当重新就道的车与马，正快速地接近。

谭姑娘如果无法在短期间速战速决，赶到的人马将造成致命的威胁。

高手生死相搏，任何一方再加上一个人，便可稳操胜算。

所以，她必须采取主动。

剑光乍动，一道炫目惊电破空。

八表狂龙同时剑光进发，撤出了满天雷电。

剑光炫目，似乎难以分辨快速接触的人影，剑光炽盛，人影却依稀，像是人的形体已经改变，模模糊糊地附贴在剑光里。

眩光对进，急剧闪烁数次，向侧飞射，激旋而上。

双方换了位，双剑不曾接触。

接触分开的刹那间，空间里异鸣锐啸声有如鬼哭神号，三丈方圆内激起数道呼啸激旋的气流。

双方已稳下马步，异鸣与破风声徐敛。

气旋呼啸，尘埃飞扬。

谭姑娘脸上见汗，马步有点虚。

八表狂龙也好不了多久，两腑与背心汗渍明显。

神奥诡奇的一击，半斤八两势均力敌。

马步开始移动，这瞬间，似乎突然万籁无声，寂静得可怕。

但马车正急驰而来，蹄声如雷。

剑光再动，化成惊心动魄的满天激光。

“铮！”

剑首次接触，激光散乱。

“铮铮！”

已分不清人与剑，更无法看清那一道炫目的激光是谁的。反正三丈方圆内奇光异影闪动，如虚拟幻雷电大作，如此而已。’

甚至看不清双剑接触时的形状，只看到两道激光乍合乍分。

一道激光突然脱出，破空而起冉冉去远。

八表狂龙退了三步，剑光倏敛，人影幻现，挥身衣裤已被大汗所湿透，满脸全是汗水，异光阴森的双目，光采已经消失，显得有点失神。

“这……这是什么人？”他目送冉冉去远的谭姑娘背影喃喃自语：“我要

设法把她弄到手，一定。”

第七章

马和车停在十余步外，骑士们心惊胆跳，目定口呆，目送谭姑娘宛若流星破空的惊世快速身法，似乎眨眼间已冉冉远出半里外，再一眨眼便已接近里外的坐骑，快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那是一个掠走的人。

如果没有阳光，真可能被误认是鬼影。

八表狂龙收剑入鞘，接过随从奉上的缰绳与马鞭扳鞍上马。

“长上，那人跑掉了？”随从不安地问。

“拦不住她。”八表狂龙呼吸有点不稳。目光落在不远处半倚在车座上的柳思，“柳不思，你见过那两个人的面目。”

“没怎么留意。”柳思懒洋洋精神不济，说话有气无力。

“你看到激斗的情形。”

“太远了，龙大人。”柳思坐正身体，箕水豹正驱车向前移动：“只看到剑光漫天彻地，剑气飞腾尘埃滚涌。哪看得清激斗情形？连剑光人影也分不清呢！凭我这两手三脚猫武功，委实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拼斗的。”

“那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

“是吗？难怪长得像京师的兔二爷。”

“兔二爷，指男妓，奕童。”

“少给我废话，你看出多少线索？”

“老天爷！我又不是神仙……”

“闭嘴！你是调查线索的专家，耳闻目见皆是线索。”

“你以为我是什么？看相卜卦下九流？”“我不管你是哪一流，赶到县城之后，给我加劲查，查不出线索，你给我小心了。”

“这……”

“那两个女人，一定会留在县城落脚，不死心伺机骚扰，你必须尽快把她们的下落与底细查出来。”

一抖缰，健马向前冲跃。

“曹老兄，你们跟着这种上司办事，哪会有好日子过？”柳思向箕水豹苦笑，“说他暴躁，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真的暴躁，他绝对逃不过那个假公子的剑下。老天爷！你们这几个人怎受得了他？”

“他的武功，’也的确令咱们折服。”箕水豹叹口气，插鞭驱车，‘咱们也怕他，受不了也得受，老弟。”

“日后你们可有罪受了。”

“其实他这人不难相处，顺着他一点日子会好过的。说实话。咱们还真的心悦诚服跟随他呢！”

“真的？”

“你知道铁血团吗？”

“名震天下的锦衣卫外围组织，当然知道。”

“他们的总部就设在京都。”

“听说过。”柳思随口敷衍。

“不瞒你说，鄙大人的人，在江南甚至山东，都吃得开兜得转。但在京都，就神气不起来了，铁血团的人，一直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自从龙爷来了之后，先后多次和他们在广宁门牛市单挑，每次都大获全胜，咱们在京都总算能扬眉吐气抬头挺胸了。”

京都的外城，是嘉靖二十一年建成的。奉旨修筑的人，正是大奸严离的儿子严世蕃督建的。外城建成，把天坛包在城内了。

也因此一来，京都不再是四四方方的大城，南面凸出一大块，共占地周二十八里。最西的两座城门，中间那座就是广宁门，后来又改为广安门。

广宁门的牛市占地甚广，也是械斗的好地方，外城的不良子弟。经常相约在这里群殴。

“铁血团的重要人手不在京都，大部份功臻化境的干员分散在天下各地活动。所以这条龙在京都耀武扬威。”柳思用懒洋洋的声调说，“你们的气焰，一旦威胁到他们的权势，你们的日子会很难过的，你老兄可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管他呢！”箕水豹又叹了一口气，“这次南下，能否活着回去，谁也不敢逆料，日后的事谁知道呢？”

“巡缉营与九华剑园的事，到底为了甚么利害冲突？”柳思有意无意地探口风。

“我也不清楚。”箕水豹摇头，“好像是说。南京巡缉营的。人，缉私盐找错了门路，套上了九华剑园的人，冲突时死了一位弟兄。”

“你们的人就毁了剑园，大举兴师问罪，赶尽杀绝而后快，报复未免太过分了吧？”

“这叫做骑虎难下呀！巡缉营的人办事，任何大小事务从不肯善了，不然岂能保持权威？绝剑狂客不是善男信女，声誉甚隆朋友众多，就算他肯服输，他的朋友也不会袖手旁观。这一来，双方除了全力以赴，别无他途，宰掉他是唯一永除后患的良方。”

“南京方面，为何要前来凤阳与你们会合？你们快马加鞭赶往南京，岂不省事？在南京乘船前往安庆，既秘密又安全，实在没有必要来凤阳会合。”

“预定赶来会合的人，是从苏杭一带以重金请来的高手名宿，会合之后秘密走陆路，经广州越霍山，从潜山的背后封山穷搜。由南京的另一批人，走安庆虚张声势，也负责截杀吴家赶来声援的朋友，彻底清除吴家有关的亲朋好友，今后大江两岸，没有人再敢干预巡缉营的事务了。”

“唔！一石数鸟，够狠的。”柳思苦笑，“你们将付出可怕的代价，难怪你有不知是否能活着回京的想法。你们的主事人，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八表狂龙身上，何其愚蠢？你们沿途闹事，几个正邪高手名宿，就把这条龙缠住了。如果我是绝剑狂客，只要乘机派几个高手，骚扰行布迷阵，一定可以把你们鼻子拖住团团转。”

“你是最精明的猎人，依你看，这些把我们杀得七零八落的人，会不会是绝剑狂客派来的？”

“绝剑狂客不是枭雄，老兄，他不会派手下或朋友来冒生命之险，更不可能请妖魔鬼怪行凶。”柳思用行家的口吻说。

但他心中一动：这两个武功惊人的小姑娘。

“绝剑狂客不是枭雄，不会豢养有爪牙，但却有一些交情深厚的热心英雄朋友，激于义愤或交情，这些人会不顾一切作乾坤一掷。”他进一步解释。

“长上要你去查。”箕水豹瞥了他一眼，“你支撑得住吗？”

“三五十记拳掌，要不了我的命。”柳思脸上有怪怪的笑意：“我如果拒绝……”

“他会整得更惨。”

“我知道，所以我不会拒绝。”

“那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弟。”箕水豹用世故的口吻劝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必须承认某些人是天生的强权，某些人注定了可以任意主宰他人的生死，反抗拒绝是没有用的，认命吧！”

“我知道。江湖朋友如果不找强者投靠，混不出什么局面来的，连要命阎王这些不可一世，横行天下独来独往的凶魔，必要时也招朋引类狼狈为奸呢？所以，我会知趣地合作。”

“你的意思……”

“他要去查，我当然非去不可。而且乐意呢！”

“乐意？”

“是呀！不然，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听他呼来喝去打骂交加，把我当做跟班奴才，我那有机会办自己的事？我这人受不了规律性的生活，当初我辞去七猛兽的工作，原因就是猎人的兴趣消失了，我要过我认为是值得探索的各种有情趣生活，其中绝对没有做跟班奴才这一项。目下我承认他是强者，我任何时候，皆可以离开他的眼看手及范围，办我自己想办的事。”

“逃走？”

“不，老兄，我看结果的兴趣浓厚得很呢！”

“看结果？你……你打浑水摸鱼的主意？”

“没甚么啦：老兄。”柳思的手，像老朋友话旧般，轻拍箕水豹的肩膀。

“我所说的话，你一个字也没听到。如果有一天你能活着回京都，就有机会想起这些可笑的事，呵呵！”

箕水豹眼中。本来涌起机警的神色，这时突然变成茫然，随即注意力转移至驾车的工作上。

前面，临淮县城在望。

这是一座时有时无。变化多端的小城，称之为城，不如称之为乡镇来得恰当些。

淮河的水灾，比黄河好不了多少。

这座城有时消失在滚滚洪流里，有时又重新建起来；有时在河北，有时到了河南。

它曾经有多种名称：钟离、燕、中立、临淮。

最后，在乾隆十九年，这座县城终于在人间消失了。

小小的土城墙围成一圈，那就是县城。城内城外街巷弯弯曲曲，房屋东一堆西一团，沿河堤一带。街道向东西零星伸展，谁高于谁就可以建一座码头。总之，一切建设皆杂乱无章，谁也没有做永久的打算。

怎样做永久的打算？说不定明年就来一场大洪水，这一带又成了泥淤平原，片瓦无存。

与西南二十里外的中部相较，一是天堂，一是地狱，根本不能比。

但这里，却是商旅的中心，活力澎湃，充满朝气，市面繁荣，交易活络。

每个人活在天灾人祸的阴影下，依然生气勃勃，热爱生命，斗志高昂，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

淮河下游真是名符其实的水乡泽国，天老爷在那一带，派天神妖怪狠狠地踏裂、踩陷许多土地，形成无数河流纵横，沼泽密布，以收集各地雨水。

人散步在低洼的土地上，除了天就是水。所积的水也分向东流，左灌泗州，右入洪泽湖。后来，大泗州城也陆沉从世间消失了。

在淮河北岸一带，马匹成了罕见的无用牲口，既不能拉车坐乘，也不能耕田，小船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

那些血案如山的罪犯，只要弄一条小舟，往河流纵横的地方一窜，躲上十年八年，活得十分如意。

没有人能找得到他了，水乡泽国生活条件相当丰裕写意呢！

所以在凤阳一带犯案的人，只要能从临淮一带，偷渡过二四百步宽的淮河，跨上北岸一带便安全了。

进入栈埠林立的市街，便进了龙蛇混杂的狩猎场。

八表狂龙一群人，住进靠近临淮钞关的鸿福老店，第一件事便是处理尸体，天气炎热，十四具尸体必须及早处理。

洪荒狮处理尸体的经验丰富，天没黑，十四具尸体便已入棺，寄居在南效的圆慧古刹，尘埃落定。

柳思一安顿停当，便无精打采出店打听消息。

他向箕水豹表示，任何时候他皆可离开，不是吹牛，他的工作本来就是单独秘密进行的，八表狂龙的人，根本不可能有效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天黑之前，他已经摸清了城狐社鼠的活动。掌握了地方豪强的门路，连治安当局的线索他也搭上了线。

八表狂龙依往例包了一进客院，晚膳毕，在客厅召来了洪荒狮和柳思，急于了解当前情势。

“我需要时间。”柳思充分发挥他调查的长才，“两个小女人显然在城郊隐身，在城里查不出甚么来的。几个凶魔在咱们到达的半个时辰，落脚在东郊的龙王府，距街尾约三里左右，随时都可能潜来鸿福老店撒野行凶。街西的悦来客栈，有四男两女极为可疑……”

“不要理会这四男两女。”八表狂龙立即打断他的话：“只要你全力查出这两个小女人的下落底细。”

“龙大人，你不要干涉我的调查工作好不好？该接近谁调查谁，那是我的事，那四男两女如果与两个小女人有关

“闭嘴！我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八表狂龙又摆出主子面孔。

“洪荒狮洪老大抓我来替他跑腿，我听他的。”柳思不再示弱，口气转硬：“你们雇请洪老大，替你们调查剑园吴家的下落，他有权拒绝吴家下落以外的差遣，你凭甚么要我怎么做？洪老大，你怎么说？”

洪荒狮大感尴尬，坐立不安。

“洪老大，你可别忘了你那一行的行规，你是受雇办某件特定的买卖，而非替人做打手。你和雇主走在一起，本来就是犯忌的事。你看吧！调查的事还没开始，你就受到连累，遭了池鱼之灾，死了七个人，你还在这里干甚么？改行做奴才？”

这番话份量不轻，也理由充分。

“柳不思，你就少说几句吧！”洪荒狮手足无措。

“他娘的！你为何把我抓来陪着你倒楣？”柳思气冲冲地说，“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的窝囊气，我要走了。洪老大，我不计较你绑架我侮辱我的过节，毕竟往昔咱们曾经有雇主的情谊，不要阻止我回徐州，好吗？”

“你敢？”八表狂龙拍案怒叫：“洪老大已经将你让给我了，今后你必须一切听我的。”

你如果胆敢逃走，巡缉营各地的人，都会把你当作要犯处治，各地官府也将有缉拿你的榜文。姓柳的，你最好不要惹火我。”

“天杀的混蛋！我变成被人多来卖去的奴才了。洪老大，你给我牢牢地记住，这笔帐，我会找你算得一清二楚。”柳思破口大骂，接着虎目怒睁，“姓龙的，你也最好不要惹火我。恼得大爷火起，我会横下心，做一桩杀人放火的大案，把你这混蛋咬进去，狠狠地咬住不放。鄢狗官绝对庇护不了你，你这条想在天下称雄道霸的狂龙，将是死龙一条。要不，太爷投奔江西袁州，投效一鹰一龙，唆使一鹰一龙对鄢狗官的人群起而攻，连狗官也性命难保，你将是困在浅水的鳖龙。”

“你试试看？”八表狂龙凶狠地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用不着试。”

“你……”

“我再次郑重警告你，不要再摆主子面孔。今后办事，你，最好不要横加干涉，外行人干预内行人，永远成不了事。今晚我要出去侦查两个小女人的下落动静，你如果派人跟踪，一切后果自负，出了事我到对岸做水贼或者打渔，你无奈我何。”

“你最好给我安份些，哼！”八表狂龙口气一软。

“如果我有兴趣，我一定可以跑到中都，大闹皇城或者杀一些皇亲国戚，狠狠地咬你一口，你将称雄无望。霸业成空，所以，你也最好识趣些。”

“你办得到吗？”

“要不要打赌？”

洪荒狮不得不阻止他激怒八表狂龙，将他向外推。

“走吧！你去侦查两个小女人的下落。”洪荒狮苦着脸，“我已经没有人可派给你策应了，一切你自己小心在意。”

“你少给我猫哭老鼠假慈悲。”柳思不领情。大踏步往外走，“七猛兽已经死了两猛兽，你最好及早回家善后，摘掉招牌另谋出路，你已经不配吃这碗猎人饭了，还来得及改行。”

“这混蛋可恶！”八表狂龙冲他的背影发狠：“你最好别让我兴起毙了你的念头。”

柳思转身回顾，冷冷一笑，一言不发走了。

城墙像土堤，象征性的城门，夜间挡不住任何人出入，方便得很。

其实城外的街道比城内多，杂乱无章的房舍与城内混杂成一团，夜禁形同具文，河滨码头区，夜市通宵金吾不禁。

柳思在东郊活动了一个时辰，二更初正时分到了西码头一带市区，小街把栈埠区与街市分开，街市这一面也就是码头区的精华地带，各色店铺杂陈，旅店酒坊邻比，小巷子则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出入的嫖客成群结队。

他像一头伺鼠的猫，在五福客栈对面街角的暗影里，留意进出旅客的动静，有耐心地静候变化。

首先是四个穿了长衫，像仕绅般的中年人入店。

不久，偕同另四个相貌堂堂的旅客外出，其中一个梳了道髻，却没穿道袍，清瘤高瘦，颇有仙风道骨的气概。

八个人谈谈说说，进入不远处的钟离酒楼。

街灯明亮，他认识四个长衫客，是城外东码头区，临淮钞关西街的悦来客栈内，那四男两女可疑、旅客中四个男的。

他也进入酒楼，登上二楼的食厅。

钟离酒楼规模甚大，连五家店面。

楼下是水客船伙计小饮聚会的五座大食厅，楼上则有三厅两进雅室，供有身分地位，舍得花钱的食客设筵。携有女眷的旅客，可在以屏风隔开的雅室冶宴。

八个人在临窗的一副座头，叫了一桌盛肴把盏言欢。

柳思只有一个人，必须在角落的小桌自斟自酌。

楼上灯火明亮，三座并联食厅，已有八成座。

酒菜香扑鼻，人声嘈杂，有了几分酒意的人，在比谁的嗓门大。

在酒楼食店，是唯一不受传统食不言，睡不语礼俗所拘束，可以放浪形骸的地方，也是反传统的表现现场。

他发觉那八位仁兄的邻桌，另有四位年轻英俊的食客，穿得体面，气概不凡。

只是，有点娘娘腔，不像个大男人，大概是从中都来的大户人家少爷公子。

可是，逃不过他的法眼。

四个都是女扮男装的假货，有两个正是悦来老店的可疑女旅客。

可疑的男女在一处进食，绝不是巧合。

看到那位梳道髻的人，左额角那块钱大的亮疤，也就知道这人的底细了。

他在天下各地游荡、冒险、云游、浪迹，耗去八年岁月，见闻广博熟知江湖掌故武林秘辛，以各种不同的身分，与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订交道，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有游戏人间的充足本钱。

这个梳道髻的人，其实是真的老道，一个天师道不守清规，无恶不作的不法道人。

“这妖道怎么与人结伙了？难道想在中都禁地作案？”他心中暗付，大感诧异。

再留心四个女扮男装的女人。她们一面进食，一面悄悄低语，不时留意邻桌八个男人的动静。

定下神，他停止进食。

刹那间，吵闹的酒楼，在他耳中万籁俱寂。

并非万籁俱寂，八男四女所说的话，在他耳中清晰地传来。

这种以心神意识探索的神技，天赋足的人也要参修二十载方能有成。

不久，他离开了酒楼。

龙王庙距市区约三里左右，位于河滨的一处土丘顶端，草木森森，四野罕见人迹。

除了涨洪水，或者闹干旱，人们平时忘了这位龙王，有旱有涝才请他

吃冷猪肉。

要命阎王五个老凶魔，就在这毫不引人注目，人迹罕至的龙王庙落脚。

摄魂骷髅与一个门人，也和五凶魔在一起，这凶魔损失了两个门人，恨比天高。

门人负责守夜警戒，六个凶魔在破败的殿堂中，商量对付八表狂龙的计谋。目下多了仰止山庄七个劲敌，他们必须好好策划，谋而后动。

神案上点了两枝大烛，殿中的光线仍然不够，显得阴森森地，加上六个凶魔相貌狰狞，真像六个魔鬼在这里举行会议。

闯来的人如果胆气不够，真可能被吓死了。

“我反对在这里大举袭击。”冷剑公羊不方是主张谨慎行事的人，不同意摄魂骷髅打铁趁热，不论何时何地，不断袭击的办法，“在城市动手打打杀杀，很可能受到官兵的弹压。

这些狗东西已将尸体寄厝在圆慧寺，显然急于就道，去向必定是南京。下南京必须走定远县山区，任何地方咱们都可以发动，偷袭或打埋伏最为有利，杀一个算一个，一击即走，避免与那条龙决战，逐一铲除爪牙之后，再全力埋葬他。”

“邓老哥，我也主张在荒郊野外地宰他们。”要命阎王说：“在街市袭击，一比一，咱们挡不住那小狗，万一被堵在那一条死巷子里，那就偷鸡不着蚀把米啦！荒郊野地可以来去自如，主动权控制在咱们手中。邓老哥，不要操之过急，少些挫折，影响不了咱们的威望，只要埋葬了这小狗，谁还介意咱们的挫败？”

“我担心夜长梦多，以后的情势不易控制。”摄魂骷髅也知道在城市袭击有困难，只是复仇的念头过于殷切，过去从没遭遇过如此惨重的失败，难免有点急躁，“小狗似乎并不打算急于动身。也许打算等候机会偷偷溜走呢！”

地府魁星突然跳起来，手本能地落在盛魁星笔的笔袋里，警戒的目光，表示已有所发现。

“怎么啦？”要命阎王警觉地问。

“我听到异常的声息。”地府魁星低声说，同时打出噤声的手势。

“不要疑神疑鬼了，不会有人前来讨野火的。”摄魂骷髅说：“四周已布下了摄魂散，我还真希望有人闯来送死呢！”

庙门是洞开的，这时多了一个人。

“是吗？”是一个穿青直裰的蒙面人，用浓重的凤阳腔官话接口：“摄魂散在有风的旷野，效用有限得很。”

要命阎王右手一抬，要有所举动了。

摄魂骷髅跳起来，左袖提起了。

“先别动手。”蒙面人摇手示意，泰然踏入殿门，“在下是贩卖消息的人。生意不成仁义在，谈不拢诸位如果不甘心，再动手还来得及，是吗？”

“你是谁？”摄魂骷髅声音俱厉，功行双袖随时皆可发动猛烈的攻击。

“呵呵！干咱们这一行的人，通常秘密交易，非必要不露名号。”

“老夫不信任你。”

“理由何在？”

“你不配。”

“在下……”

摄魂骷髅哼了一声，一袖疾挥，罡风乍起，鼓风声似隐隐风雷。

蒙面人屹立如山，衣袂飘飘，像站在狂风的中心，劲烈的袖风撼动不了他。

“噢！”要命阎王一惊，似乎不信老魔这一记裂石碎碑的袖劲。没能将蒙面人震飞，是不真实的事。

相距不足八尺，袖桩前端，距屹立的蒙面人仅两尺左右，正是袖劲最可怕的威力圈内，足以将一个一流内功高手，震裂躯体飞抛出庙门外。

一声冷叱，摄魂骷髅右手一抬，无形的指风破风，传出破风的锐啸。

蒙面人左手一拂，指劲斜飞一泄而散。

摄魂骷髅吃了一惊，但不死心，踏进一步，青灰色的左手掌伸出袖口。

这瞬间，蒙面人近身了，快得不可思议。

旁观的五个凶魔根本没看到蒙面人移动，似乎蒙面人早就与摄魂骷髅面对面贴身而立了。

“你再撒野，我要你生死两难。”蒙面人的左手。扣住了摄魂骷髅的右手脉门。左手五指如钩，按在老魔的脸上，食指与无名指的指尖，搭住老魔的双目，只要多加半分劲，就可以把老魔的眼珠戳破。

摄魂骷髅心胆俱寒，只感到右半身像是虚脱了，完全失去反抗力，护体神功已失去护体作用。

“你……你是谁？”老魔快要崩溃了：“老夫横……横行天下半甲子，从来没……没有人能在一……一照面间，在老夫已发动攻击时制……制住老夫……”

“就算是第一次吧！滋味不好是不是？”蒙面人信手一推，将老魔推出八尺外，“不要问在下是谁，在下今晚前来是善意的。”

一声厉叫，摄魂骷髅羞怒地拔剑。

“你准备再撒野了。忽视在下的警告。”蒙面人厉声说：“剑出鞘，毁你的手，说一不二。”

“你……”摄魂骷髅失去拔出剑的勇气。

“你不信？在下轻易地释放你，没缴你的兵刃，让你有机会撒野，你居然不醒悟，让在下有毁你的借口和机会，你到底是哪一种天才蠢蛋？在下如果没有把握主宰你的生死，会让你有撒野的机会吗？”

任何一个不笨的人，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即使不是仇家，也会先将人制住再打交道。

“阁下，你到底想怎样？”要命阎王知道情势不妙，心虚地上前打交道。

武功与妖术，皆超尘拔俗的摄魂骷髅，一照面便成了待宰的老牛，结果未免太可怕了。

其他的人哪堪一击？

“贩卖消息。”

“甚么消息？”

“性命攸关的消息，事关你们几个凶魔的死活。”

“废话。”

“是吗？八表狂龙也许说狂话，但不说废话。”

“噢！你是他的……”

“在下如果是他的人，结果如何？没知识。”

“开出价码来。”

“一百两银子。”

要命阎王从腰袋里，掏出两只十两金锭抛过。

“八表狂龙第一批从南京来会合的高手，已经到了，我查出来了，诸位，半个更次之后，他们一定会来的，须及早为谋。”

“赶来会合的是什么人？”

“已知的有十二个男女，其中之一是西岳炼气士子虚散人鲁大刚。”

“咦！这……这可怕的。妖道，怎么可能做别人的走狗？”地府魁星大吃一惊，意似不信：“你……你是不是眼花，看错了人？”

“他左额角那块疤，是四年前云游山西绛州，看到路旁凉亭中，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歇脚，惊为天人，被欲念冲昏了头，用妖术劫色，被途经凉亭的一个人，一刀削掉了一层皮肉，幸好及时用遁术逃得性命。那少女是游戏风尘的女杰迎春花。砍他一刀的人，叫柳心田，当时途经该处的目击者，有关八杰的四位豪杰。这件事，江湖朋友知道的人不在少数。”“老夫听说过……”

“你们可以等他来，就可以证明是不是他了。及早为谋，再见。”

声落，光影一闪即没。

“天杀的！快走！”要命阎王变色而走。

“可能这家伙就是柳心田。”摄魂骷髅也脸色大变，“也就是铁血锄奸团第一可怕刀客、霹雷虎柳心田。他也不是好东西，专砍大豪大霸脑袋的杀神。迁地为良，我可不想在这里等西岳炼气士。”

片刻，人去庙空。

老凶魔们落脚在龙王庙的消息，是柳思查出来的，刚来乍到他便杏得一清二楚，已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干。

八表狂龙竟然相信他的消息可靠，当然也是洪荒狮在旁替他吹嘘的结果。

老凶魔们刚走，五个黑影已接通而至。

五个人，以八表狂龙为首，只带了一个芳兰玉女，这位美艳的少妇是他的忠实拥护者。

另三个是从五福客栈与鸿福老店来的人，由正式穿起道袍，悬了八宝乾坤袋，背系七星剑的西岳炼气士率领，另两个是一男一女。

五个人表现得非常狂妄，毫无顾忌地快速冲近庙前广场，似乎没将六个名震江湖的老凶魔放在眼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捣中枢。

庙门是大开的，小型庙宇庙门也是殿门，里里外外黑沉沉，鬼影俱无，既没有警哨出面拦截，更看不出曾经有许多人住在这里。

“那个小混蛋的消息不可靠。”领先向庙门闯的八表狂龙，一面走一面骂柳思靠不住。

“慢！”后面的西岳炼气士突然高叫：“贫道赶他们出来。”

“子虚道长，里面没有人。”八表狂龙怒气未消，但总算止住脚步。

“你不信贫道的判断？”西岳炼气士也是一个目无余子的人，说的话充满挑衅性。

“就算有人，何所惧哉？”八表狂龙傲态毕露。

“那你请便吧！”西岳炼气士冷冷地说，干脆闪到一边袖手旁观。

八表狂龙也冷哼一声，一拉马步，双掌一错，吸口气功行百脉，袍袂无风自摇。

西岳炼气士猛地急退两步，吃了一惊，似是被一股无形的强烈劲道所逼，总算能及时后退消去压力，这才知道这条狂龙，的确具有狂傲的本钱。

掌一翻，八表狂龙跨过门槛。猛地一掌吐出，罡风骤发，隐雷殷殷。

这瞬间，砰一声大震，劲气进爆变成急剧流转的气旋，大开的六扇庙门砰啪急震，声势惊人。

八表狂龙马步一乱，疾挫八尺，几乎被尺高的门限绊倒，右手拾不起来了。

西岳炼气士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叱，一颗鸡卵大的青磷毒火弹破空射入大殿，砰然大震中火光一闪，绿焰飞溅，刺鼻的青烟怒涌。

一声剑吟，所有的人同时撤剑戒备。

没有人冲出，里面绿光眩目，青烟弥漫，毫无动静，不像有人。

“嘿嘿嘿……”

屋顶突然传下刺耳的阴笑，一个黑影站在殿脊上。

芳兰玉女惊叫一声，掩耳伏地浑身战抖，受不了直撼脑门的怪笑声，她是内功与定力修为最差的一个。

西岳炼气士急剧旋舞，右手剑左手袖外张，袍袖飞扬风声大作，口中吟吟有词，怪眼似乎绿焰闪烁。

蓦地一声沉叱，左袖底鱼贯飞出七道青芒，向远在五六丈外的屋脊激射而去。

“桀桀……格格……”

黑影的怪笑声换了嗓调，有若粟啼鬼号。

第一道青芒在丈外爆炸，爆碎成一团青色的飞星，第二道衔尾而至，也爆散成火星飞坠，然后是第三道……

最后一道青芒爆炸的同时，黑影发出一声长号，摇摇晃晃向下挫，软倒在屋脊上。

西岳炼气士喜极若狂，冲前数步飞跃而上，单足一点瓦，身形急冲屋脊。

屋脊空空，仆伏在屋脊的黑影失了踪。

“咦！”

西岳炼气士半途刹住身形，站在距屋脊丈余的瓦面讶然轻呼。

一声爆震，西岳炼气士突然斜飞而起，砰一声摔落在近鸱吻处，再反弹抛出，剑先一步抛出三丈外。

“桀桀桀……”

怪笑声再起，但不见形影。

“砰！”

西岳炼气士摔落地面，地面似乎亦呈现震动。

“哎哟……”西岳炼气士的狂叫，惊心动魄。

“仙长……”西岳炼气士的一个同伴，奔出抢救，骇然惊呼。

距仍在挣扎的西岳炼气士仍有丈余，突然飞抛而起，手舞足蹈远出两丈外，砰然摔落，狂叫救命。

女的随后冲到，到了西岳炼气士身侧，身旁黑影幻现，啪啪两记耳光声清晰入耳。

“恩……哎……”女的狂叫，仰面便到。

八表狂龙从侧方冲到，但黑影一闪即没。

“桀桀桀……”

怪笑声从庙侧的树林中传出，笑声摇曳，渐渐远去。

“不……不是摄魂骷……髅……” 摇摇晃晃站起的西岳炼气士惊恐地厉叫：“是谁戏……戏弄贫道？”

夜黑如墨，虫声四起。

庙后的芦苇上萤火飞舞，似乎有不少鬼火飘浮，就是不见人迹。

***人都走了，幸好没有死人需要处理。

久久，龙王庙一如往昔般死寂。

屋脊终于升起一个人影，身材娇小玲珑。

庙侧人影冲霄而起，戏弄西岳炼气士的黑影，重新出现在屋顶，站在梅上方摇摇欲坠。’

“你真与那些老凶魔有关连？”黑影用刚才的嗓音问，并没打算扑上，可知已经看出娇小身影的身分，所以没流露出敌意。

“我不认识他们，听说过而已。”娇小的黑影的女性嗓音已表明身分，她是谭姑娘。

“那你为何而来？”

“希望能减少他们的压力。”

“他们都是人人皆曰可杀的凶魔。”

“双方结怨的起因在我，错不在这些凶魔。”谭姑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一般人心目中，他们也许真的该杀，但这次错不在他们，我只希望能减轻心中对他们的亏欠。”

“原来如此，你看到了经过。”

“是的。”

“你能替凶魔们挡灾吗？”

“不能，但可以减少他们一些压力，我的武功不错，但刚才那人用怪异的七道奇光、从远距离向休袭击，但不知是何种霸道的暗器？”

“那不是暗器，是用元神驾驭的兵丸。”

“飞剑？”

“不是，叫天罡追魂箭，可在三十步内贯穿人体，普通刀剑一触即崩碎寸断，七八成内功也仅能将箭震偏，但仍会折回连续攻击。每枝箭有连续攻击七次的后劲，以后碰上这个人，知道如何应付了吧？”

“这……”

“不必谦虚，小姑娘，我知道你很了不起，八表狂龙奈何不了你。而据我的估计，如果不是在黑夜，八表狂龙可以用躲闪反击的真才实学，击毁七枝箭并无困难。”黑影等于是告一诉她，如何对付西岳炼气士：“你与九华剑园吴家有何关连？”

“你对九华剑园有成见？”谭姑娘反问。

“何以见得？”

“你在帮助这些人皆曰可杀的凶魔。”

“诚如你所说，这次错不在他们。小姑娘，你不能逃避问题。”

“我无可奉告。”

“如果我逼你呢？”

“你最好不要。”谭姑娘不甘示弱。

“要不要试试？”

“你无奈我何……”何字声落，人一闪不见。
黑影并没追赶，摇摇头走了。

第八章

四更天，柳思返回客店。

五更天，八表狂龙急急带了四个人，由柳思领路，疾赶南郊一座农宅。

八表狂龙狂态不改，声势汹汹破门而入。

结果农户主人惊恐地告诉这些暴客；借住的两个小姑娘，刚走了片刻，留下话说：前途见。

两件事都晚了一步，八表狂龙快气疯了。

临淮的治安，除了县本身的治安人员之外，另有军方的巡防区，由凤阳衙与皇陵衙派出，负责中都外围的安全，直接受中都留守司调度。

因此，白天任何人也不敢公然携械走动，更不敢在城内城外公然闹事，打打杀杀必须在夜间进行。

八表狂龙不走了，他有他的打算。

他的五个手下，加上洪荒狮的四个人，实力仍然坚强，虽则洪荒狮四个人，并不完全接受他的指挥。

洪荒狮四个人，活动员为自由，不必事事听命于八表狂龙，因为他们要外出活动打听消息。

茶楼酒馆，是打听消息，传播谣言，寻找门路，结交朋友最好的地方。

芳兰玉女对柳思的好感，与时俱增。

两次重要的消息都是正确的，已充分表现出他的超人才干，连八表狂龙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再对他疾言厉色。

午牌末，芳兰玉女和他出现在钟离酒楼。

码头各种大小客船往来不绝，旅客和水夫上上下下；这些人都不是按时进食的族类，所以钟离酒楼的食客，早晚两餐仅多几个人而已，平时食客来来去去，无限讲究定时进食。

芳兰玉女虽则愿意与他偕行，其实也出于八表狂龙的授意，骨子里的用意是监视他，还真怕他一走了之。

他知道芳兰玉女的武功，是一流中超一流的高手，武林十大超绝指功中的穿云指，火候相当精纯，真可以虚空击倒丈外的对手。

所有的人，包括八表狂龙在内，全把他看成三流混混，拳脚也勉强可算二流的，因此，他的地位最低。

芳兰玉女是八表狂龙的亲信，所以应该说，两人同行，他是芳兰玉女的跟班。

但他的工作，却是芳兰玉女无法取代的，上了酒楼，他就是主人而非跟班了。

午膳时光刚过，食客仍有三五成座。

踏入楼门，他一眼便看到近窗的一桌，五男一女六位食客，正是八表

狂龙不许他过问的人，是两家客店来历不明的两批旅客中的几个。

当然、他心中有数，这些人的来路，全在他掌握之中。

六个人中，没有西岳炼气士在内。

他直趋邻桌，神气地向趋前张罗的店伙，点出八味佳肴，来三壶徐沛高粱。

六男女表面上不介意他的存在，暗中却对他留了心。

不远处的一桌，是仰止山庄的七个人。他们与八表狂龙成了朋友与同盟，当然了解柳思的底细，不再对他敌视，但也没转变为好感。

也许，东方姑娘对他与白发郎君，曾经走在一起的事难以释怀，始终认为他是好色的混混。

另一角落，两位小姑娘扮成小老头，居然扮得颇为神似，两人低头慢慢进食目不旁视。

也许真是凑巧，冷剑公羊不方与地府魁星，也在右厅小饮，凶狠的目光，不时落在仰止山庄的人身上。

芳兰玉女对两个老魔深怀戒心，那晚她就是被地府魁星出其不意一袖震飞的。

“不必理会两个老凶魔。”柳思看出她的不安，笑吟吟安慰她，“在这座皇城附近的小城，公然在大庭广众间惹事，那是一场灾祸，连吵嘴打架也得进监牢的。这两个老凶魔是聪明人，不会愚蠢地惹祸上身。而且有仰止山庄的大菩萨坐镇，他们决不敢撒野。能喝几杯吗？”

酒菜送上来了，柳思亲自斟酒。

“可以喝几杯。”她大方地说：“我这种想在江湖扬名立万叫字号的女人，不能喝不能玩成吗？”

“我知道，我曾经有几个像你一样的女性朋友。”他坦然地说：“都是一些相当幸运，已经名利双收的名女人，你想要的、该要的都有了。”

“不是都有了，而是真正想要的却没有。”芳兰玉女脸上有飘忽的神情：“一个女亡命，如此而已。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追求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了解真正所要的是什么。”

“不谈这些涉及内心欲望的事，有伤感情。”柳思撇开话题：“你们不急于就道，等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是龙爷的决定。”

“兵贵神速，这条龙葫芦里到底卖些什么药？你也是出尽死力的人，应该向他陈明利害呀！”

“他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意见。”

“话不是这样说，你们一些手下的人该据理力争。”

“没有用的。”她苦笑：“最好不要与他争执他计划好的事。就因为你表现得桀骜不驯，所以……”

“不要扯上我。”柳思冷笑：“我不是你们的人，更不是他的手下。我要办的事也是计划好了的，不需要他横加干涉。”

“噢！你要办甚么事？”她听出些征兆，这征兆并不是她所愿见的。

“找出九华剑园的人呀？”柳思笑笑：“早些办妥，我也可以早些恢复自由，不是吗？”

“你想得真妙，龙爷已决定带你在身边……”

“他别想。”柳思怒意上涌，大声叫嚷，一掌拍在桌上，杯筷乱跳。

真不巧，酒杯一掀，酒泼出，他装模作样抢救酒杯，以免酒杯滚跌下桌。

一把没扶住杯，反而将杯撞飞，酒也随之飞溅，无巧不巧酒星溅在邻桌的女食客身上。

女食客是三十余岁的徐娘，相貌不怎么出色。身材却是第一流的，曲线玲珑，浑身媚力，是西岳炼气士的同伴，当然是有身分地位的母大虫。

女客一蹦而起，柳眉倒竖杏眼睁圆。

也被酒溅及的中年人，更是怒火勃发，站起踢开凳，怪眼彪圆狠瞪着柳思。

“狗东西你找死？”中年人怒吼：“你黄汤喝多了，撑坏了想找死……”

“哎呀！大叔，对不起，酒没长眼睛，很抱歉。”柳思离座，嬉皮笑脸道歉：“还有这位美丽的姑娘，酒弄脏了你的衣裙，真不好意思，我来替你拭抹干净……”

他的大手，笑嘻嘻地伸向了要爆发的女人，上擦衣下抹裙，双手齐至往胸腹凑。

这还了得？不像话，女人怎受得了？杏眼喷火猛地就是一耳光掴出。

说真巧，他恰好半途缩手，俯身伸手拾杯，玉掌间不容发贴发结上方掠过。

在旁人看来，完全是巧合，掌挥身俯若合符节，双方齐动不着痕迹。

女人一掌落空，也许用力过猛，身随掌转，斜冲出三四步，几乎冲及邻桌的食客。

邻桌有四个水客打扮的铅豪大汉，最接近那位仁兄不长眼睛，或者视觉有偏光，只看到女人胸部高挺硕大的乳房，扭身略闪，邪笑着伸手相扶，伸的却是禄山之爪，送上门的豆腐不吃，岂不暴珍天物？

手爪刚要触及乳峰，女人的左手两指，同时到了大汉的眼前，二龙争珠极为狠毒，要毁大汉的双目。

接触事出意外，速度也快，而双方的反应，也是迅疾无比。大汉的头急后仰，手离开女人的胸前，谁也没占到便宜，危机在瞬间消逝。

同一期间，当女人斜冲而出的刹那间，中年酒客取代了女人的位置，一掌劈向俯身拾杯的柳思后头。

又是巧，柳思抓住了杯，却不在原地挺身站起，似要转身回桌，身形一转，脑袋斜升，恰好一头撞在中年人的腰肋下方，无意中躲过一掌断颈的危机。

转身挺起的速度快，撞击力当然不少，噗一声响，中年人仰面便倒，猝不及防，两人跌成一团。

柳思在上面压下，惊叫一声，有时无巧不巧，撞在中年人的下颚近喉处，急急忙忙爬起。

中年人吃足了苦头，骤不及防，当时也不会运功聚力，不但来不及反击，也被连续两撞重击腰肋和喉部，只感到眼中星斗满天。

中年人一蹦而起，芳兰玉女到了，拉了晕头转向的柳思急退，退出中年人出手所及的范围。’

‘我要葬了仍沧混蛋 2，，中年人跳起来怒吼。

厅中出现八表狂龙，带了箕水豹和洪荒狮。

‘都给我住手 2，r 八表狂龙声如沉雷。’‘

所有的人，真被他慑人的威势镇住了。

柳思是唯一不介意的人，也知道这条龙发怒的原因。

“这两个混蛋男女行凶。”他指指中年人和柳眉倒竖，怒火冲天的女人，“你来得正好。你一定不会让他们灭你的威‘风。”

“该死的！我警告过你，不许你招惹他们。”八表狂龙怎受得了他的不驯态度，被怒火一冲泄漏了天机。

“是他们招惹我！”

“闭嘴！”

“咦！你是什么意思？”他虎目怒睁，“他娘的！你是胳膊往外弯呀？你要别人替你卖命，却又不替卖命的人担当，你是甚么没种英雄？你他娘的一定是失心疯神经错乱，今后谁还肯替你卖命？”

“你这狗东西少给我胡说八道，他们是自己人。”八表狂龙透露得更多。

“自己人？”他装出恍然大悟神情，换上了嬉皮笑脸，“想不到你还安排了伏兵，真有几将才。可是，你这就不上道了，我负责查线索，你不把自己人告诉我，出了事故你能怪我？岂有此理！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甚至有意陷害我，既受到敌人的计算，又受到自己人的不意袭击，两面受敌，送了命那才冤哉枉也。”

“你……”

“长上，他的话颇有道理。”箕水豹及时向盛怒的八表狂龙进言：“咱们的人也不知道他的身分，所以才发生事故。”

“柳不思，你也不要太放肆了。”洪荒狮不得不出面教训他，“你给我滚！不许在这里进食，”

他瞪了洪荒狮一眼，哼了一声，丢下僵在一旁的芳兰玉女，愤然大踏步走了。

八表狂龙已摆足了威风，不再计较他的无礼。

扮小老头的两位姑娘，匆匆会帐跟下楼，跟出店外傻了眼。街上行人拥挤，柳思的身影不见了。

“这是一个极为精明的眼线，机警万分。”谭姑娘在街旁发怔，拿不定主意：“天知道他往何处钻走的，咱们该往何处追？捉不到眼线，咱们怎知道他们的图谋？”

“分开找，你往东我往西。”吴姑娘采用追踪的老办法：“我扭心的是，他们虽然暗中安排了人，我们势孤力单，须防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身旁多了一个老太婆，冲两女一笑。

“你们要找人？”老太婆笑问，神情友善。

“是的，刚才酒楼里出来的一个人。”谭姑娘也和气地说。

“哦！一个年轻高大的人？”

“是呀！你……”

“往东走，走进前面的巷子里去了。”老太婆伸手向东一指：“那条小巷子老身熟悉，我带你们去。”“谢谢，老婆婆。”

“那是一条死巷子。”老太婆领先摇摇晃晃举步，“老身是本地人，那巷子的人老身都认识。这个年轻人老身陌生，一定是那一户人家新近从外地来的亲友，老身替你们问一问。”

果真是民风纯朴，连一个走路也不稳的老太婆，对陌生人也那么热心，

两位小姑娘太嫩了，居然毫不生疑，十分感激地跟在后面，像乖顺的绵羊。

迎面来了两个水夫，青巾包头齐眉包住，头上居然还加了一顶遮阳笠，更不易看到面貌了。

两人瞥了老太婆一眼，眼神一动。

“这鬼女人来这里干什么？”错身而过之后，右首那人低声向同伴讶然问。

“谁知道？”左首那人说：“别管他人的闲事啦！反正这小巫婆不好惹，而且不是你白发郎君喜欢的一类女人。”

“我哪敢管这妖怪般女人的闲事？”扮成水夫的白发郎君摇头苦笑，“我床上的女人，一定要任由我摆布，可不想被女人控制。这小女妖据说睡觉时，都有妖魅保护她，房里有第三个人，实在倒胃口。”

“呵呵！第三个如果也是女人，左拥有抱岂不更有情趣？你不仅是花丛老手呀！”同伴打趣他。

“房里甚至床上有妖魅，你笑得出来？”白发郎君并不以为有趣：“我哪算得了花业老手？至少我选择女人是有条件的，可没有美丑一概全收，母、火、狼、神全要，我又不是收垃圾的人。”

“那个仰止山庄的女人够你的条件？”

“不错，不但够条件，而且……”

“而且甚么？”

“可以打击仰止山庄的威望；我就看那些侠义之豪不顺眼。”两人谈谈说说，进入钟离酒楼。

楼上，仰止山庄的七个男女正在进食。

* * *

两位小姑娘被冷水淋头，昏昏沉沉中猛然惊醒，只感到浑身疲惫不堪，像是大病一场。

谭姑娘的内功超凡，武功更是出类拔萃，她能与八表狂龙拼成平手，可知她已功臻化境，跻身超绝高手之林而实至名归。

可是，她却糊糊涂涂成为待决之囚。

这里不是囚房，而是一座颇具大户人家的花厅，第一眼她便看到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龄与她相当，美得令同性女人。也感到屏息的小女人。

她软弱地爬起，左右两个二十余岁清丽出色的侍女，松手旁观不帮助她站起，只用冷森的眼神注视着她。

“这……这是什么地方？”她勉强站稳，警觉地打量四周。

“这是城西郊，靠近淮河的一座别墅。”美丽的少女笑容十分动人，“我暂时借作落脚的地方。”

“你……是……”

“你不要多问，你两人的底细我一清二楚，略施小技，你们该说的都说了。”

“哦！我明白了，我两人是落在你手中了，你……你就是那位老太婆。”

“你很聪明，料中了，不愧称潇湘龙女谭潇湘，洞庭渔父谭南岳的掌上明珠。当你没替九华剑园吴家的人功拳之前，你的身价值不了几文。现在、你应该值五千两银子上。”

“你是……”

“月华仙子霍双成。”

谭潇湘不知道月华仙子的名号，她的足迹仅限于洞庭湖四周，并没在江湖走动。

潇湘龙女的绰号，是洞庭的人士称呼她的赞美词，她的水性超绝，人生得美，人见人爱，所以还不算是正式的绰号。

但已经在江湖露脸的吴姑娘，脸色突然苍白失血。

月华仙子，一个出道三年，无恶不作的巫门新秀，巫术幻术造诣之深，据说已和早年宗师级的天地神巫不相上下，驱神役鬼，可能还略胜一筹。

“你这妖巫！”吴姑娘倒抽了一口凉气，“你……你要干甚么？我们可没招惹你……”

“一个人出了麻烦，与是否招惹了某个人无关。”月华仙子的笑容得意极了，也流露出妖气：“麻烦出在你是绝剑狂客的女儿，你的身价值一万两银子上。”

“你……”

“巡缉营悬赏捉拿你剑园吴家的人，花重金请人缉拿你吴家子弟，已经是尽人皆知，江湖无人不晓的大事。你是绝剑狂客的女儿吴惠茹，巡缉营如果出价少于一万两银子，我是不会把你卖给他们的。他们南京方面的人，已经陆续抵达会合京师来的人，遍搜你吴家隐身的潜山地区。我要和京师方面的负责人讨价还价，这将是收入最丰厚的一笔买卖。”

“你……你想到后果吗？”

“你不要妄想威胁我，我月华仙子还没碰上配威胁我的人，你吴家的助拳朋友，已经在途中向这里赶，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得过本仙子的手掌心，我将捉一个卖一个。嘻嘻！想起来就乐上老半天。”

“你会受到报应的……”

“嘻嘻！你以为报应神是你老爹的朋友吗？别蠢了。这世间，强存弱亡；报应宿命，是安慰那些可怜虫的骗人话，你如果相信，铁定会倒楣。你们安心等待厄运临头，不要妄想打逃走的笨主意，我去找那个京师来的八表狂龙，看他是否出得起一万五千两银子。”

她俩正想向厅外逃，脚一动，用不上劲道，已经被两侍女抓住，拖狗似的往后房拖。

鸿福老店客院的客厅中，八表狂龙一反往昔暴躁的性格，看完由店伙转交的帖书，并没暴跳如雷。

他日下多了两个人：西岳炼气士，与及一个叫毒王蜂的美丽徐娘。

南京赶来会合的人，消息已经走漏，已没有守密的必要，所以将为首的两批人主事，带在身边便于指挥掌握，也便于商量策划。

西岳炼气士会道术，有神鬼难测的神通；毒王蜂胡姣，精于用毒，江湖经验丰富。

“这个自称月华仙子的人是何来路？”八表狂龙冷然将书帖递给坐在下首的洪荒狮，“她好大的胆子，居然傲慢地要我去约会地点见她，她说有两个剑园吴家的子弟在她手中，你猜是真是假？”

洪荒狮只带了柳思与会，两人颇获八表狂龙的信任，接过书然脸红耳赤，顺手还给柳思。原来这头猛兽不识字，大概只认识代表他身分的两个字：洪涛。

“你看看，看你有何高见。”洪荒狮讪讪地说：“至于月华仙子，在下略

有所闻。”

“她是江湖上颇有名气，出道三载声威日盛的巫门新秀。”柳思一面看帖，一面补充洪荒狮的意见，“她的巫术极为精深，会驱使六丁六甲，会五鬼搬运术，通晓役鬼驱煞放阴等等神技。她说有两个吴家重要的子弟，在她手中待价而沽，大概不假，她的役神大法火候精纯，铁打的好汉也会巨细无遗地招供。”

“子虚道长知道这女人的道行吗？”

“不知道，贫道没见过这个女人。”西岳炼气士脸无表情，说话死板板地像债主。“道术与巫术是两码子事，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放在一起比较道行深浅，虽则在行法上性质小有雷同。没见过她之前，贫道不便妄加评论她的道行。”

老道说得谦虚，神色上却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相互排斥轻视无法避免。

“好，我去见她。”八表狂龙冷冷一笑，下了决定：“请道长和胡姑娘一同前往，洪老大与柳思也去。”

“我不去。”柳思断然拒绝，“我只负责侦查，不与人动手拼命。你们如果与那女巫一言不合，互不妥协打起来，我和洪老大岂不卷入是非，遭了池鱼之灾？”

“废话！凭你那两下花拳绣腿，用得着你动手拼命？万一打起来，你给我躲远些，免得丢人现眼，灭咱们的威风。你跟去调查，看那鬼女巫在搞什么花样。”

“这……”

“你非去不可。”八表狂龙大叫。

“去就去，叫那么大声干什么？我又不是聋子。”柳思也大声说：“这可是你说的，万一打起来，我躲远些免得灭你的威风。”

他哪能不去？只不过以退为进而已。女巫帖上所说的两个剑园吴家子弟，他首先便想到那两个神秘的小姑娘，得前往查看究竟。他对那位勇斗八表狂龙的女郎甚有好感，已猜出两位姑娘是剑园的人了。

他与九华剑园从无来往，与吴家非亲非故，无意中卷入游涡，暗中把情势略加分析。

如果把巡缉营与九华剑园，放在秤上称量，他宁可选择帮助九华剑园，心中早已认定鄢狗官的爪牙不是东西。

* * *

约会见面的地方，是西南郊十里地的枕淮村。那是一座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三面树林旷野，一面是稻田鱼池，也是接近的唯一小径穿越处，来的是什么人，远在三里外便可看清。

小径从东南伸过来，路口是通向凤阳中都的大官道，

人不能去得太多，以免惊走月华仙子。人少了，没有实力支撑谈不出结果来。

共出动七个人，八表狂龙当然另有安排。

约定时间是午正，这期间少不了各展神通。月华仙子给八表狂龙一天时间准备，而且约会时间是午正，表明她的约会是诚意的，希望能成功地做成这笔买卖。

八表狂龙带了西岳炼气士、毒王蜂胡姣，箕水豹曹日升、芳兰玉女孔

兰芳。加上洪荒狮洪涛、柳思、七个人乘着坐骑，浩浩荡荡驰向枕淮村。

驰上大官道，后面已有不三不四的人跟来了。

八表狂龙与贩卖人口的人约会，已经不是秘密，店伙中隐藏着有心人，这些京都来的神秘客，一举一动皆难逃过有心人的耳目。

八表狂龙也无意制造神秘，他的行动在徐州便已经走漏消息了。

* * *

全村关门闭户，连家犬也被拴在屋里不准出来，显得死气沉沉像是空村，阴森恐怖的气氛慑人心魄。

村中心的广场，月华仙子一身黑，只有脸是白色的，因为脸上似乎“敷”上一层白粉。

黑眼、红唇，其他一色白，不像人的面孔，妖异诡话令人莫测高深，真的具有七八分鬼或怪的形象。

腰间有剑，手中有一根两尺小型招魂短幡，胁下有八宝袋，她是盛妆而来的。

七个人站在三丈外，面面对。

月华仙子出道三年，已经在江湖甚有名气，不但是巫门新秀，也是江湖后辈中，声威如日初升的年轻一代风云人物之一。

她这种鬼怪打扮，有如妖魅白昼幻形，既看不出年龄，也无法分辨相貌，谁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月华仙子？

洗掉脸上的粉，谁又知道她到底是谁？

在场的七个人中，没有人曾经见过月华仙子。

洪荒狮是大名鼎鼎的江湖猎人，也不曾见过月华仙子。

柳思在七猛兽的眼中，是见多识广，具有调查神通的万事通，但他不曾见过月华仙子。

八表狂龙也是江湖新秀，也是野心勃勃的年轻一代风云人物，双方的成就与际遇不同，但与任何一个闯荡江湖的英雄豪杰一样，追求名利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任何事一旦牵涉到名利，就会引发暴烈的冲突。

第九章

“你就是月华仙子？”八表狂龙狠狠地打量着这个妖异气冲天的怪女人。

“那就是我，是我致书请你来的，不是吗？”月华仙子的女性嗓音相当悦耳，脸上却看不出任何变化，连眼神也不流露任何感情，似乎整个脸部已经僵化了。

“为何不以本来面目相见？”

“因为本姑娘已发现了凶兆。”

“凶兆？你的意思……”

“昨晚三更以后，这里就有人像游魂孤鬼般，搜遍了全村每一角落，天亮之前失望地撤走。所以，本仙子认为你没有前来谈买卖的诚意。”

“我不知道昨晚来的人是何来路，但可以保证不是我的人。如果不想和你谈买卖，我不会来。买卖的份量我要知道，如果不重要，不要浪费我的时

间。”八表狂龙豪气飞扬，威风凛凛，“你月华仙子的信用相当可靠，别人还请不动我八表狂龙呢？希望你的货真的很重要，不然你将会因捉弄我八表狂龙而付出代价。”

“本仙子一向信用可靠，江湖上有我的地位。”月华仙子的口气也相当自负：“我不知道你八表狂龙，在江湖份量如何，但既然你的主子是鄢总理，可知你的份量相当重。鄢总理在南京的人中，巡缉营人才济济，高手名宿甚多。有许多可以独当一面的江湖豪霸武林前辈，既然由你出面撑大旗，可知你必定是众望所归的超绝人物。”

“少废话，说你的买卖。”

“两个人。”月华仙子不介意他的急躁，“一个是绝剑狂客的女儿吴惠茹。一个是绝剑狂客的知交，洞庭渔父谭南岳的女儿，潇湘龙女谭潇湘。她俩跟踪你们已经有不少时日，目下两人都在我手中。”一语惊人，众人大感意外。

“真的？”八表狂龙意似不信。

“我月华仙子装神弄鬼，硬诈软骗无所不为，但绝不作假买卖，信誉保证。”

“我要看人。”八表狂龙郑重提出先决要求。

“谈妥之后，我会带你去验明正身。”

“你没把人带来？”

“我月华仙子是成了精的老江湖。”

“好吧！开出价码来。”

“两个人，一万五千两银子是最低价，一并出卖，绝不分售。”月华仙子真有买卖行家的派头，“验明正身之前，交出一成定金。验明正身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你这是恶意敲诈。”八表狂龙跳起来，“一万五千两银子将近一千斤，挑也要十几二十个人。南京总理衙门的赏格，绝剑狂客也只有三千两银子，他的女儿，值不了一千两。”

“龙天霸，你少在我面前睁着眼睛说谎。”月华仙子冷笑，指出对方的错误，“吴惠茹曾杀掉巡缉营力士，五行剑沈豪就是死在她剑下的，她是挑起这场大江上下游。血腥遍地狂风暴雨的主凶。南京巡缉营悬赏她父女的奖金，同是三千两银子。”

“在下从京都来……”

“京都来也一样，应该早就知道南京方面的事。事实上从南京赶来和你会合的人，前后已暗中秘密抵达的就有二批之多。”

“该死的！你似乎真的完全了解情势……”

“我是跟在南京赶来会合的人后面，最先到达这里的，闲话少说，一万五千两银子，你要不要？”

“数目太大，我得向南京总理衙门请示。如果准了，也得由南京拨款，这不是短期间所能办妥的事。”

“我等你半月。”月华仙子向后退，“这里到南京，脚程快的人，来回七八天足够了，届时我再通知你。”

“不行，你……”

黑影一闪，再闪，几难看清形影，消失在民宅的屋角。

第一个追出的人是西岳炼气士，身影也一闪即逝。

八表狂龙则向侧方飞跃而出，也一闪不见。柳思一拉洪荒狮，示意赶

快溜之大吉。

“我不能走。”洪荒狮摇头拒绝。

“小女巫在这里布下了幽冥幻境自保，只有定力超人功臻化境的高手，才能在这幻境里打打杀杀，你算老几？你连最差劲的芳兰玉女也不如，追进去等于白送死。”

“可是……”

“怕八表狂龙责怪你？”

“这……”

“洪当家，他娘的！你忘了你是谁，你甘心做起奴才来了。”柳思毫不客气出言挖苦：“替雇主打打杀杀拼命，你应该改行做保德打手。你完了，你枉送了手下弟兄七条命。你还要……”

“你给我闭嘴！”洪荒狮恼羞成怒。

“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你滚吧！”

“好，滚，再见。”柳思扭头便走，走了两步再扭头：“但愿真有再见的机会，我还不希望你死在这里呢！洪老大。”

“你……”

“你死了，我就没有留下的借口，也就无法看到结果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打打杀杀有兴趣，也许这是某些男人的劣根性吧！我就是那种某些男人之一。好在我已经杀戏了八年，兴趣不再那么浓厚了，性情逐渐改变，对人生的看法也有了改变，所以改用游戏风尘的态度，冷静地坐山观虎斗，偶或伸手拉一把不算太坏的一方，很好玩的。

呵呵！好好珍重。”

他出村走了，走得泰然自若。洪荒狮听不懂他的话，一直把他当成拳脚武功三流人物。

所有的人都看不见了，洪荒狮毫不迟疑地奔入八表狂龙进入的小巷。从此，世间消失了这个人。

柳思坐在村外小径旁的草棚内，意态悠闲注视在不远处的小河，河上有一条小木桥，河下鹅鸭成群悠闲地觅食，人世间的杀戮与这些家禽无关。

半里外沉寂的村落中，不时传出惊人的此喝声，不时飘来一些令人毛骨依然的怪声浪，却听不到兵刃交击声，可知没发生面对面的拼搏。

月华仙子只有三个女人，女人通常避免力与力的拼搏。巫门人士不论男女，也从不寄望在武功上出人头地。

田野中出现三个人，沿田埂绕走，最后到了小桥头，毫不迟疑向草棚接近。

是三个村夫打扮的中年人，当然不是村夫，显然挟在肋下的布卷内，直的是剑，略弯的是刀。

“喂！里面怎么了？”为首生了一双鹰目的挟剑中年人，指指不远处的村落向他问，堵住了棚口，“好像打起来了。”

“不知道。”他坐在固定的草棚木凳上，口中百无聊赖地咬着草梗：“你们进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你不是八表狂龙的人吗？”

“狗屁！”他粗野地说，安坐如故，“我是我，一个天不收地不要的浪人，打打杀杀争名夺利的事与我无关。我与八表狂龙非亲非故，怎么会是他的人？”

“你说谎，你本来就和他一起住在鸿福老店……”

“你这家伙这想当然的想法，狗屁之至，住在一起，不见得是他的人呀！”

“而且你是和他一起来的。”

“一起来没错，但我不是他的人。”

“反正都是狗腿子，我要你……”

冲上伸手抓人，一抓落空，柳思已先一刹那倒跳出棚外去了，手伸人跳配合得妙到颠毫。

“不关我的事。”柳思大叫，撒腿便跑。

百步外是土坡地，树林茂密。他像疯了般拼命狂奔，脚下沉重势若奔牛。

三个中年人绕过草棚，急起直追，一跃三丈，速度惊人，三五起落便追了个首尾相连。

柳思突然折向奔跑，连折三次，每一次皆及时摆脱追到身后的人，最后终于穿林而入。

人一进林便形影俱消，三个中年人不死心，快速地在林中分枝拨叶穷找，不理睬遇林莫入的禁忌。

柳思出现在入林处的侧方百步左右，钻出林缘便劈面碰上仰止山庄的七个人。

他似乎颇感吃惊，僵在大树下进退失据。

他应该不怕仰止山庄的人，因为仰止山庄的人，知道他替八表狂龙卖命，双方至少是站在同一边的人。

仰止山庄的人，暗中与八表狂龙秘密协定对付九华剑园吴家，除去竞争的劲敌。

“那三个人，可能是你们的敌人。”东方玉秀摆出女强人面孔，似乎认为吃定他了，“你只顾自己逃命，没发出讯号通知龙爷出村擒捉他们，到底有何居心。是不是有吃里扒外之嫌？”

原来这处森林，是仰止山庄七个人的埋伏区，人躲在林子里，可以看清百步外草棚所发生的动静，说的话也听得一清二楚。

“你这个女人实在可笑又可怜。”柳思神情一变，变得流里流气毫无惧容，“见利忘义，莫此为甚。你帮助鄢狗官的走狗，对付名气与仰止山庄相等的同道，你想过这件事日后传出江湖，你仰止山庄会有些什么结果？四大金刚。”他转向四个怒目而视的四金刚，“你们久走江湖，难道也如此无知短视？”

“你说什么？”大金刚厉声问，声势汹汹。

“我说你们四个狗都不吃的大混蛋，有陷主于不义的嫌疑。你们该设法劝阻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女人，不要做出让仰止山庄声誉扫地的不义勾当。这个小女人名令智昏，为情所迷，甘心替八表狂龙做不义的事，你们应该看得一清二楚。”

风金刚大怒，大手一抓，却抓了个空，柳思闪身撒腿便跑。

仰止山庄七人，怎肯甘休？奋起狂追。

森林区林木森森，追人不易，柳思已不见踪影。

柳思出现在一座农台里，刚踏入门，便感到一股震撼心神的罡气，直袭而来。

他不假思索身形左右闪晃，避开汹涌如狂涛的劲气。

一名老村夫持着点路杖，立身厅中。

老村夫惊讶柳思竟能闪过他的攻击。柳思对于老村夫的真力，极为在意。

双方同时展开攻击。

二人心中都把对方看成可怕的劲敌，因此接实的爆震力极为凶猛，势若石破惊天，两种浑雄内家潜劲迸发，把大厅形成可怕的力场爆炸中心，一声虎吼，柳思狂野地旋身扑上了。

老村夫的杖刚收回，身形也刚稳下，没料到他汗毛未伤，而且奇快地扑上，已来不及出杖，百忙中双手将杖向前猛推。

“啪！”柳思的左手拍中杖，杖立即爆断，他的右掌已排空直入，现龙掌真力骤吐，掌已变成银灰色，奇异的潜流如山洪倒泻。

老村夫丢杖，扭身避招反击，金丝缠腕扣他的腕脉。上了年纪的人，反应与体能毕竟差了些，爆发力也不够迅速强烈，成了挨打局面。

手爪距他的腕部半尺左右，老村夫如中雷殛，手一震，人化流光斜冲出丈外，砰一击左肩撞在厅壁上，墙的黑粉纷纷龟裂脱落，屋宇摇摇。

一声长啸，柳思第三次扑上了。人影一闪，再闪，化为流光逸出厅外，一闪不见。

柳思也转身跟出，一闪即逝。

在另一面树林深处，柳思随手折下一段树枝，去掉枝叶，制成一根两尺二寸的鸡卵粗手棍。

“我不会让你有布陷阱的机会，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卖弄自负的人，斗心机技巧，我没胃口。”他像是自言自语，“我承认在江湖上，巫道人士最为神秘可怕。一个拔尖的超级内外功皆臻化境的高手，很可能栽在巫道一个三流小术士的手中。”

“你怕吗？”右侧后方一株大树后，传出老村夫的语音。

“平时，我当然怕。”他拂动着手棍，“半夜三更好梦正甜，突然刮起一阵阴风，床上出现几个鬼物，不吓个半死才怪。但面对面，我一点也不在乎移山倒海，撒豆成兵等等伎俩，不信你可以试试，我会任由你施展得淋漓尽致，然后一棍打破你的头。”

“混蛋！老夫是用巫术攻击你吗？”老村夫从树后放出大骂。

“在村屋裏不是。你御杖的内功是乾元大真力，大石磨一杖可以中分，用掌发丈二内可遥碎碑石，很了不起。”

柳思转身直瞪着老村夫，眼神极为凶狠凌厉。如果眼神可以杀人，大概就是这种眼神可以办得到：“你已经下过毒手了，这次我将以牙还牙。”

这是无可置疑的警告：他要以绝学回敬了。

老村夫先前有五尺长的问路杖在手，也占不到丝毫便宜，目下两手空空，更休想有所施展了。

“你手上的劲道十分怪异，练了些甚么鬼怪邪门功夫？”老村夫不理睬他的凶狠，用话套他。

“我又不是大白痴，为何要告诉你？”他的怒火消失了，但逼近至一丈左右，“反正你这老鬼的乾元大真气，火候虽精纯，但精力不足，我足以控制你的劲道，不让你的劲道发挥至极限，所以，我一定可以把你打个半死，以警告你出手便用绝学伤害陌生人。”

“放屁！你是甚么狗屁陌生人？你是那批人的同伙，没出息的走狗一个。”老村夫骂得更凶：“进来的六个男女无一庸手，那个年轻的甚么八表狂龙，向鬼魅攻击时所用的武功，可怕得令人心惊胆跳，掌出劲道聚成大不过径寸的力线，击中尺厚的砖场，远在丈三四左右竟然形成穿透的鸭卵大洞孔。你这家伙不曾进来，事后一个人留下来穷搜，会是差劲的庸手？你……”

“且慢！”柳思摇手阻止对方发牢骚，“掌出不可能将劲道聚成力线，只能利用强劲的大面积爆发力及体。你是说，八表狂龙竟具有这种超乎常情的掌力？”

“半点不假。你是他的同伙，你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的剑术功夫高明，手上功夫也了不起。”

“也许他真的很了不起，但在小女巫面前也无用武之地，白白浪费精力。但小女巫的巫术，也伤害不了他。”老村夫苦笑，“老夫老矣！二方面都对付不了。”

“晤：我知道他的底细了！”柳思自言自语：

“那是与金针掌性质相同的掌功，只是发掌的内力不同而已。知道来龙去脉就不难对付。老家伙，你刚说什么？”

“我说，老夫耄矣！二方面的人都对付不了。”

“哦！你不是小女巫的人？”

“废话！我是来找她的。”

“为何？”

“和你们一样，找她要九华剑园的人。”

“原来如此。”柳思丢掉手棍，举步离去。

“咦！你……”老村夫大感意外。

“不关我的事。”他头也不回大踏步走了。”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老村夫喃喃自语。

鸿福老店中，八表狂龙找来南京方面的几个负责领队，冷静地调兵遣将，不再冒失冲动。

逼迫月华仙子失败，他必须面对恶劣的情势，他必须得到绝剑狂客的女儿，作为追索剑园子弟的人质媒子。月华仙子狮子大开口，要一万五千两银子，他作不了主，也没有一万五千两银子。

急足飞传信息到南京，他有半个月时间作决定。

不管南京总理行辕，肯不肯拨交一万五千两银子，这期间，他必须十万火急进行搜寻月华仙子下落的大计，能把人弄到手，大事定矣！

这次七猛兽接下调查剑园子弟下落的买卖，大亏老本，七猛兽来了四个，已经死了两猛兽，目下老大洪荒狮又失了踪，料想必定凶多吉少。

黑虎吕强成了主事人，人快死光啦！目下只有一个随从可用，柳思已经不受他指挥了。

来了十个人，先后死了八个，真够惨的，几乎要全军覆没啦！而工作还没正式展开呢！

客房中，愁眉苦脸的黑虎，长嘘短叹怨天恨地，垂头丧气像个大病未愈的衰弱老人。

“你如果再见机放手返回真定，将把命断送在这里。”柳思好意相劝，“难道说，你要人死光了再撒手？”

“目下有了绝剑狂客女儿的消息，但没正式证实之前，龙爷是不会让我离开的。”黑虎坐立不安，说话有气无力，“尤其是你……”

“不要管我的事，吕兄。”柳思说：“洪老大失踪，必定凶多吉少，你正好以人已损失净尽，需将寄厝的灵骸运送北返为借口，乘机撒手不管，这是你们硕果仅存的两个人，保全性命的唯一机会。”

“可是……”

“不论他肯不肯，你都应该试试，这是你们保命的最后机会了。”

“他不会肯。”

“我会助你一臂之力说服他，试试吧；不管他肯是不肯，对你也没什么损失。”

“好吧！我试试看。”吕强叹了口气，“天哪！我有何面目回去见所有的弟兄？”

“他娘的混蛋！”柳思破口大骂：“你怎么不说，有何面目见我？我在徐州活得平平安安，被你们四个混蛋逼上死路，我真该讨回这笔债，把你们打个半死出口气。既然你们快要死光了，我也不再和你计较啦！”

“该死的！你配说这种话？”黑虎激怒了，从凳上跳起来，

“你别以为你跟上了龙天霸，爬上了高校，便狐假虎威，在我面前充起人样，哼！

你……”

柳思一闪既至，铁拳左右齐挥。

重重地在黑虎的左右颊着肉开花，快逾电闪乾净俐落。

黑虎仰面即退，撞倒了长椅，大吼一声，向前猛扑，来一记猛虎扑羊，不理睬正在流血的口鼻。

柳思双掌一分，格开击来的双爪，拳掌一合，来一记钟鼓齐鸣，落在黑虎吕强的太阳穴上。

“呃！”黑虎受不了啦，仰面再次暴退，眼前看不清景物，只看到满天星斗。

随从吃了一惊，本能地冲出挡住柳思，阻止柳思跟上向黑虎出手，金豹露爪劈面便抓。

糟了！掌背被柳思扣住了，劈拍两记耳光声暴响。

随从不但眼前发黑，而且感到天旋地转，仰面便倒。

砰一声响，柳思重重地将门关上走了。

仰止山庄的四大金刚名称与佛门的风、调、雨、顺四大金刚不一样，比较霸气，称为风、雨、雷、电四大金刚。是神，而不是佛，只有风金刚神与佛同名。

他们也四出走打听消息，对帮助八表狂龙的事非常热心。

四金刚自以为功臻化境，至少风金刚所练的至大至刚纯阳真火内功，已算得上一流高手，所以他们的胆气也超人一等。

但是，他们怕摄魂骷髅。

他们的武功也许与老凶魔相差无几，但老凶魔的妖术却令他们胆寒。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上次在徐州吃了亏，至今仍心底生寒。要不是那次恰好有人救援，七个人准会成为摄魂骷髅的俘虏，作为仰止山庄的肉票。

但大白天，他们不怕老魔撒野。

他们的女主人，白天就敢和老魔拼命。

四人分为两组，一走城外一走城内，找门路打听有关九华剑园吴家的消息，也留意月华仙子的藏匿处。同时也调查几个凶魔的落脚所在，因为八表狂龙已表明同仇敌忾态度，要和他们并肩联手，痛宰几个老凶魔。

在城内走动的是雷金刚和电金刚，在城内走动没有安全上的顾虑。即使遇上摄魂骷髅，老凶魔也不敢在城内白昼公然行凶。

找了几个地头蛇，皆一无所获。

本地的龙蛇，知道外地来了许多可怕的强龙，他们共同的想法，是不得罪任何一方，严格保持中立，任何方面的消息皆讳译莫如深，一问三不知，以免惹火烧身。

折入一条小巷，小巷通向东门城角，一边是土城墙，一边是零星散布的小屋，都是些贫民住宅，大白天也很少有人走动，主人几乎全在码头上干活，要天黑才会回家。

“水怪康和怎可能住在这种地方？那家伙在河上做买卖风光得很呢！”

雷金刚不住察看巷边的破败住宅，找得有点不耐烦：“咱们恐怕白来了。”

“住在这种地方，才不会引人注目呀！老三，你以为这些做贼的混混。真积有万贯家财？”老四雷金刚说：“连你也不信他会住在这里，别人更不相信啦！唔！还有相信的人也找来了。”

前面一座小屋角的树下，踱出意态悠闲的柳思。

他们都知道柳思是调查的专家，可想而知，必定也找到门路，来向水怪讨消息了。

柳思看到他们，脸上冷冷的，往路旁一站，毫无害伯闪避的意图。

此举引起了雷金刚的反感，也勾起了昨日七人也追不上他的羞愤，狭路相逢，他竟不走避，名号响亮的雷金刚怎受得了？冒火啦！

“这次你还走得了吗？”雷金刚火暴地大步上前。

柳思哈哈一笑，疾退至树后，再一闪便到了屋旁拔腿便跑。

“你这混蛋还想逃？”雷金刚怒叫，与电金刚衔尾急迫。

迫了几间房舍，柳思的身影消失在前面的屋角。

二金刚怎肯罢休，脚下、紧势如奔马。

雷金刚追得更快，他狂急地绕过屋角，不料柳思就伏贴在墙根下，腿突然冷不防地伸出来。

雷金刚惊叫一声，重重地向前摔出，骤不及防被绊倒，绊的力道又急又猛，足胫几乎折断，栽出去吃足了苦头，像倒了一座山。

随后跟到刚转过屋角的电金刚，才听到叫声，迎面看到有物闪动，还分不出是啥东西，大拳头已吻上了面孔。

他的鼻子几乎被打裂，眼前一黑。

接着第二拳重重地击在小腹上，力道如山。

“恩……”

电金刚大叫，鼻孔血流如涌。

“哈哈……”狂笑声渐去渐远。

二金刚愤怒如狂，急起狂追。

追出小巷，柳思的身影已消失，前面出现了白发郎君及一个中年人，双方又是狭路相逢，看清来人是谁，已经面面相觑，快速地撞上了，立即先下手为强。

城内警戒森严，所以白天活动的人都不带刀剑，以免被禁卫军人员误会，被抓住送入卫城大事去矣！因此都不敢带刀剑外出。

白发郎君抢得先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近身立即相搏，拳打脚踢一阵抢攻，与雷金刚缠上了，拳掌着肉声惊心动魄。

中年人与电金刚缠上了，贴身相搏记记凶狠。

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你给我半斤，我还你八两。双方的武功难分伯仲，近身搏击必定出现难分招式的乱打局面，看谁禁不起绵绵不绝的打击。

猝然碰面争相抢制机先，无法争取时间运功要好，因此拳脚交加显得极为激烈，谁也无法主宰全局行致命一击。

正在缠斗间，一旁出现了二个人。

“他们是我的！”

摄魂骷髅兴奋的叫声入耳。

另一个是要命阎王董千里。

二个凶魔并不加入，他们快速地在周围绕了两圈。

砰然大震中，白发郎君与雷金刚抱在一起，重重地摔倒了，他们昏迷之后仍死抱在一起，并躺在地。

雷金刚与中年人，随即分开向两侧摔倒。

二个老凶魔押解四个高手，非常胜任治快。

首先制住了气海，再拉脱双肩关节，用牛筋绑住双手，一个牵两个像在牵牛。

丈高的土城墙连小孩也可以爬过，越墙而出便到了城东南郊区。

他们选没有人的旷野行走，将人牵往藏匿处。

摄魂骷髅走在前面，牵着二个金刚穿越一座树林。

“那天救走你们的人，是不是你们的庄主一剑愁东方未明？”邓八荒一面分枝拔草，一面回头盘问雷金刚，“那混蛋不但救走了你们，还救走了白发郎君东门小辈以及星斗盟的四个男女杀手，可恶至极！”

“庄主不会离庄走动。”雷金刚咬牙切齿，“庄主若来了，还容得你如此撒野？你……”

“劈拍！”

邓八荒转身，两耳光将雷金刚的话打断了：“一剑愁是什么东西？他只凭着大批爪牙在江湖上耀武扬威，以北地剑术宗师自居，到底胜过几个当代高手？在我的面前，他的剑术不值一文。所以，我有把握敲诈他几千两银子。”

“你少做清秋大梦了！”

雷金刚满嘴流血，愤然大叫。

“老夫的梦皆是好梦，嘿嘿嘿……”摄魂骷髅继续往前走，怪笑声刺耳难听，“你们找那个什么八表狂龙托庇，岂奈我何？他自身难保，你们认命

吧！有你们二个在手中，我一定可以将那个小美女诱出来活捉。喂！东门小辈……”

老凶魔心血来潮，扭头向白发郎君呼叫，想盘问那天晚上，救走他们五个人的人是谁。

身后鬼影俱无，不但白发郎君两个俘虏不见了，牵着俘虏的要命阎王也失了踪，人并没跟来。’

“董兄！”老凶魔一怔，提高嗓门大叫：

“赶快跟上来好不好？”

毫无声息，林深草密，这种无需修整的杂树林，林下视界远不及三丈。

“咦？”老凶魔蓦然心动，牵了人转身循原路急走。

“董兄……”叫声继续着。

循着踏革的痕迹走了三十余步，便看到要命阎王伏在树下，寂然不动像具死尸。

而两个俘虏，当然不见了。

“董兄，你……”

老凶魔大吃一惊，扶起要命阎王，略一察看，便知是被击中右耳门，一下子便被打昏了。

要抢救并不难，打击的人并无意要他的命，打昏的力道控制得恰到好处。

“董兄，你怎么了？”

弄醒要命阎王，摄魂骷髅急问经过。

“我……我怎么了？”

要命阎王显然神智模糊，手脚乱动含糊地问。

双方都白问了，都不知道所发生的事。

“谁把你打昏了？白发郎君吗？”摄魂骷髅抓住要命阎王的手臂猛摇。

“我……我不知道……”要命阎王总算完全清醒了，“好……好像耳朵轰的一声，我……我我……”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呀！这……天杀的！东门小辈两个混蛋，又……又被哪一个杂种偷偷救走了？”

“显然是被救走了！”摄魂骷髅苦笑，“怪的是那杂种无意伤害你，为什么？”

“老天爷：怎么可能没听到任何声息，那杂种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到了我身后把我打昏，难道我真的老得不中用了？”要命阎王痛苦地捶打自己的脑袋叫喊。

“咱们快走，须防那杂种再跟来。”摄魂骷髅悚然地说，脸上有恐惧的神情流露。

“真得赶快走。”要命阎王更害怕，撒腿便跑。

将错开的肩关节接合，解了气海的禁制，白发郎君便可以活动自如，虽则双臂仍然用不上劲，要二两天肩伤才能复原。

中年人是颇有来头的人物，所以能和雷金刚贴身缠斗势均力敌，名头比白发郎君的份量稍重些。江湖朋友提起飞虎钟雄这位黑道浪人，宁可敬鬼神而远之，是敲诈勒索的专家。当然，比起摄魂骷髅这种宗师级的勒索专家，份量差得太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是勒索的专家同道。

白发郎君好色，飞虎好财，两人居然臭味相投，可知表面上他俩各有所好，骨子里其实两者兼好，所以一直是要好的朋友，走在一起就不足为奇了。

仅好色而不好财，那是空谈，身无分文，哪能在女色上下工夫？同样地，财多就难免与女色沾上了边，想把财与色分家，是极为困难的事。

白发郎君对被柳思所救的事，似乎没感到惊讶，但当柳思脸上涌起邪邪的怪笑盯着他，举起大拳头在嘴前吹了两口气时，他畏缩地往后退。

“你……你不能再……再打我了。”他像见了猫的老鼠，往昔的英风豪气一扫而空。

“不痛打你几次，于心不甘呀！”柳思一步步晃着大拳头逼近，“在徐州你逼我做跑腿，神气万分吃定了我。俗语说，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这规矩可不是我定的！”

“你这家伙扮猪吃老虎，我算是服了你……”

“服不服与债无关，你所欠的债必须还。”柳思故意摆出凶狠的神情，大拳头作势挥出。

“你……你已打得我好惨了……”

“第一次在老魔手中救了你，已抵销那一顿好揍。所以你仍然欠我的债……”

“你讲不讲理？”他跳开八尺，情急大叫：

“都是你，把我打得天昏地黑，所以才会毫无抵抗之力，被星斗盟的杀手指住我的。”

“你少臭美，星斗盟的杀手既然盯上了你，他们的杀手绑架手段十分高明，随时都可以把你弄到手，与我打你一顿并无因果关系，而且我是从摄魂骷髅手中救你的，你敢否认？敢用来抵债？”柳思紧跟住他不放。

“你别把星斗盟那群二流杀手高抬了，那四个狗男女还禁不起我一击……”

“是吗？你是不是太高抬你自己了？”

“柳兄，何必呢？”他当然知道跑不了，柳思真要揍他，即使双手已经复原，也挡不住柳思的痛击，只好可怜怜地用软功，“算我混蛋，有限不识泰山，我挨了你一顿狠的，几乎把命送掉，你也该消气了，是吗？我向你道歉，也道谢……”

“去你的！少来这一套！说！你不远走高飞逃灾避祸，还在这里干什么，找死？”

柳思放下大拳头，表示不再动手了。

“我在风阳等朋友，准备去找星斗盟，前天晚间才来到临淮。”他向身旁的中年人一指，“他是我的好朋友飞虎钟雄，在这里发现了仰止山庄的人，你知道我对那位东方姑娘很有兴趣……”

“你对找死一定也很有兴趣，哼！”柳思冷笑：

“摄魂骷髅几个老凶魔也在这里。仰止山庄的人和巡缉营从京都调来的人结了伙，东方姑娘与那个什么八表狂龙，郎有情女有意打得火热，你还敢在龙嘴里争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最好不要用任何理由来威胁我，我一点也不在乎巡缉营的走狗。”白发郎君气冲冲地说：“那个小美人既然在这里，我绝不放过她，是她仰止山庄的人先招惹我，我有报复的权利，而且……”

“而且什么？”

“美女当前，决不罢手。”

“去你娘的！你是打算送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柳思笑骂，“不过，你可以去找摄魂骷髅。”

“甚么？去找那老凶魔？我又没发疯。”白发郎君怪叫：“他在徐州就指责我闯他的禁区，不管任何理由，要勒索我二千两银子赎命。这次又落在她手上，两次都被你轻轻松松救走，再落在她手上……”

“你可以用江湖规矩套牢他呀！目下他正和巡缉营的八表狂龙作殊死斗，你正好以协助他的名义，暗中作抢到女人就开溜的打算呀！”

“唔……这……”白发郎君眼中一亮，“这倒是值得考虑，只是……老凶魔不好说话……”

“目下老凶魔人手不足，正是用人之际，不会管那么多。试试吧！”柳思不停地加以鼓励。

“也好，我试试看！咦？你怎么也离开徐州，跑到这里来了？”

“你不知道我的事？”柳思问。

“我怎么会知道？”白发郎君苦笑，“你救了我之后，我不但要逃避老凶魔，还得赶快扔脱星斗盟的杀手，连夜取了行囊南下，溜到风阳来了，根本不知近来发生的事。”

“原来如此！”柳思恍然，“我被过去的朋友绑架，强迫我替他们卖命。”

“什么？强迫你卖命！”白发郎君大惊：“强迫一个可以任意戏弄摄魂骷髅放神秘可怕高手卖命，你这个朋友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

“听过七猛兽吧？”

“听说过，那只是几个二流货色……”

“我被他们打得好惨！”

“鬼才相信！”

柳思耸耸肩：“信不信由你。他们替八表狂龙办事，带了巡缉营南北二京的高手，要到安庆潜山搜寻九华剑园吴家子弟的下落，所以，我目下在八表狂龙身边跑腿。”

“什么？不开玩笑？”

白发郎君睁大眼睛，无法置信。

“这是事实。我该走了！东门兄，好自为之。”

柳思也向飞虎摆手示意，大步走了。

“这家伙所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白发郎君望着柳思的背影自言自语。

“反正咱们要闹一闹，不久便明白了。”飞虎咬牙道：“一而再的受辱，我不甘心！要把债讨回来。”

“好！要闹咱们就闹大些，我一定要将那个小女人弄到手。”

白发郎君又恢复了豪气。

他们走后不久，风金刚和雨金刚循迹到了现场，运气不差，他们先后找到了三个目击的居民。

居民十分害怕，不敢出面管闲事，更不知道在这附近打架的人是谁，只据实把所见到的情景相告，把所听到的一些话说出，如此而已。

但二金刚一听心中有数，已猜出事情的大略经过。

他们不明白的是：救走白发郎君与飞虎的人是谁？

二个金刚落在老凶魔手中已是毫无疑问，这下问题可严重了。

如果问题是发生在与八表狂龙联手之前，问题还不复杂。老凶魔勒索赎金，不难解决，付款就是了。

但目前双方已是生死对头，事情就麻烦了。

两人调查有了眉目，立即动身返回客店。

刚离开小巷口，前面小街上并肩排列着七个人。

仰止山庄的人，十余年来未曾在江湖上行走，并非代表他们已经告别江湖，他们对江湖的动静仍非常留意。

庄主一剑愁以一代剑术宗师自命，决不可能在盛年便告别江湖，山庄的人之所以未在江湖上行走，主要的原因是闭门穷参他所参悟的剑术，以及调教子女，绝非有意隐世，摆脱江湖恩怨是非。

看了七位堵住巷口，怒目而视的中年人，两金刚立即心生警惕，因为他们俩认识其中的几个人，他俩都是老江湖，对一些高手名宿有相当的认识。

那位年届花甲，村夫打扮的老汉，二金刚皆不陌生，卜几年不见，相貌依旧，并没走样。

混天一掌康廉，侠义道中声誉甚隆的人物。

九华剑园园主绝剑狂客也是侠义道中人，与混天一掌有交情是理所当然的事。

走在前面的风金刚脸色一变，脚下迟疑。

七个人已堵住去路，想往前已不可能。

“贵山庄攀龙附凤，与鄢狗宫的巡缉营勾结，甘心做走狗，到底是真是假？风金刚，贵山庄的七个人中，论身分你该是主事者，你在江湖有地位，我要你诚实的回答，以免影响贵山庄的声誉。”

“康老兄，你以什么身分向下质问？”风金刚把心一横，沉声反问。

“为朋友两肋插刀。康某以剑园吴家朋友的身分，向阁下求证，够了吗？”混天一掌冷冷一笑，“咱们七人皆是见义勇为，有担当的血性朋友，所行所事正大光明，绝不会做有违道义的事，都相信贵山庄的人，也有咱们一样的胸襟和担当，只等你一句话。”

“绝剑狂客有诸位这些肝胆相照，有胸襟有担当的朋友，可知他交游广阔，足以自家。”风金刚一字一吐，理直气壮，“敝山庄的人极少在外走动，可就没有几个朋友肯两肋插刀度难解劫。本山庄在途中与摄魂骷髅以及要命阎王、地府魁星一众凶魔结怨，唯一肯拔刀相助的是八表狂龙官方人士，双方并肩同患难。俗语说‘投桃报李’；又说，‘受人之恩不可忘’。日下凶险仍在，当然是同患难的伙伴。日后，也将是替对方排解纠纷的朋友。阁下，在下说得够明白吗？”

理直气壮，不亢不卑，杜绝了对方兴师问罪的借口，这番话甚有分量。

“八表狂龙是否代表官方人士，是否是某个官的走狗，与咱们无关，也不需知道。”雨金刚加以补充，“双方因共思难而结交，也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朋友。诸位讲道义够交情，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不许咱们为朋友两肋插刀讲道义，这是什么规矩什么霸道理由？”

“好！咱们只要知道贵山庄的立场就够了。”另一位中年人沉声说：“今后敌我分明，各为朋友两肋插刀。是福是祸，就看各人造化了！”

举手一挥，七个人大踏步走了。

两金刚也哼了一声，昂然而走。

南京来的人分批陆续到达，一部份人住进鸿福老店，不再偷偷摸摸故作神秘，而直接与八表狂龙公然露面。

住进鸿福老店的十余名男女，是南京巡缉营的精锐，其中有无情剑颜士杰、桌面人屠屠坤、断魂刀客杨彪、唯我天君罗天威一群高手名宿，都是南京方面的高手力士，分量皆不轻。

从江浙方面调来的人，也就是一直追随总理大人出巡的亲信保留，地位比巡缉营的人高，与坐镇京都的八表狂龙地位相等。但八表狂龙是主事人，其他的人皆听命于他，住在另一家客店，很少公然在外走动。

人已经到齐，且已经知道绝剑狂客的女儿在这里，这就犯不着劳师动众前往潜山山区找线索穷搜，目标已经自行送上门来啦！而且，显然是跟在他们后面来的。

客院的客厅中，八表狂龙召集各路主事人，举行紧急应变会议，与会的各路主事人共有九名之多，可知各路人马的总数可能已超出上百大关。这是巡缉营有史以来出动人手最庞大、最强劲、声势最壮的破天荒第一次。

巡缉营成立于嘉靖二十五年，迄今已有四年历史，人数一年比一年多，部狗官的财产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这些人的粮饷不但由公款支付，他自己也以大量的金银作为奖金，而且睁只眼闭只眼，任令这群人敲诈勒索各地公私盐商大户，甚至将缉获的私盐吞没，暗中兼营私盐贩子。因此巡缉营的人财源滚滚，也忠心耿耿乐于卖命。那些各门各道身怀奇技异能的牛鬼蛇神，利用各种门路，以加入巡缉营为目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巡缉营的确人才济济高手如云。各地共有多少个巡缉营，谁也弄不清数目。

九位各路主事人济济一堂，堂下列席的是黑虎和柳思。七猛兽是聘雇的人，奉命列席算是难得的殊荣。

仰止山庄的人还不配列席，他们是八表狂龙的朋友，暂时结伙的暗中同盟而已。

两全刚被掳走的消息以及另两位金刚与混天一掌打交道，双方不欢而散的事，八表狂龙是第一个知道的。首先便是综合各方的消息提出报告，以便作为商定对策的依据。

柳思是消息最灵通的一个，他乘机替黑虎找退路，他也为自己预留退路。

风暴已经形成，想看热闹隔岸观火，最好能站在风暴中心外。

“目下绝剑狂客的女儿既已现身，替九华剑园助拳的朋友也陆续赶来，情势已明朗化，你们计算剑园，剑园也奋起周旋，以后的一切，看你们的了。”柳思站在堂下朗朗而言，比瑟缩在一旁的黑虎表现得英雄些，“七猛兽的买卖已经完成，用不着我们了，在下要和黑龙把死了的同伴灵骸尽快运返真定府。龙爷如果不反对，在下与黑虎两个人，打算迁至灵骸寄厝的地方准备一切。”

“混蛋！我当然反对。”八表狂龙对柳思再三表示离去，与桀骜不驯的态度极度反感，拍着桌子叫骂，“绝剑狂客的下落仍没查出，买卖合同怎能算完成？”

“龙爷，你到底懂不懂行规？”柳思可不吃他那一套，也气大声祖：“当

初七猛兽接下你们这笔买卖，咱们的行规是找，而不是等你捉获了才算数。洪荒狮建议走这条路，可能找出线索，所以不乘船走运河南下。果然不出所料，在这里将吴家的亲朋引出来了。怎么捉那是你们的事了。七猛兽收了你们二于两，却因你们沿途节外生枝，无辜坑死了三个猛兽五位伙计，善后金银最少也得五千两银子，损失空前惨重。你如果不付余款，咱们将把这事公诸天下。”

“你少给我说这种威胁性的话。”八表狂龙怒不可遏，“就算我肯让黑虎走，也不会让你走。你这混蛋是个人才，你必须替我竭尽全力打听消息。”

“你……”

“你给我听清了。”八表狂龙声色俱厉：“你必须识时务，我是强者，我有权主宰你的生死，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如果不，你死！”

“阁下，其实你用不着我。”柳思反而神色轻松，“人已经引出来了，七猛兽已派不上用场。洪荒狮毕竟是猎人行中的佼佼者，他选择这条路证明他的估计正确。”

“他并不知道吴家的人是否会出现。”

“他知道，只是不便作肯定答复。”

“哼！”

“你不要哼，这是实情。吴家的人曾经在天柱峰现身，用意是引你们进入歧途。天柱峰是天、地、人宇内三魔的巢穴，但这三个凶魔很少在家，你们大举搜索，早晚会受到可怕的报复。你们如果真的前往大肆搜索，就无暇追查吴家子弟的下落了。事实上吴家是侠义道名人，怎么可能隐身在三魔居处附近托庇？”

“所以你早就知道，前往潜山必将劳而无功？”八表狂龙冒火地说：“为何不早说？”

“洪荒狮定这条路，可知他心里有数。”

“你知道……”

“我只是猜测而已，我在徐州怎知道你们的事，走这条路，风险也小些。”

“什么风险小？”

“大江是黑道司令人，三眼功曹林柏森的地盘。他老兄恨透你们巡缉营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七猛兽如果一露脸，被三眼功曹查出是替你们跑腿，后果不问可知。所以洪荒狮不敢沿江走安庆入山。他总算幸运也不幸，果然碰上了吴家的人露面，也柱送了性命。他真不该违反行规，参与你的搏杀行动的。”

“看来你真有几分干才。”八表狂龙冷冷一笑。

“所以你吃定我了？”

“你不愿意？”

“我当然不愿意。”

“你最好识时务。现在没你的事了，你去打听月华仙子的下落。”

柳思冷冷一笑，拉着黑虎走了。

第十章

黑虎怕定了八表狂龙，担绝柳思的建议，没有八表狂龙的允准，这头虎不敢离去。

两人仍在客房中争执。房门响起叩击声，在旁忧心忡忡的随从，拉开了房门。

进来了东方姑娘和风金刚，神情并不怎么友好。

这是黑虎的客房，算是主人。名义上，柳思仍是黑虎的伙计，理该由黑虎打交道。

“咦？你们……”黑虎颇感惊讶，他不配也不想高攀仰止山庄的人，想不到仰止山庄的人会来找他，甚感意外。柳思退至一旁，泰然作壁上观。

“吕兄知道咱们有两个人，落在老凶魔手中了。”风金刚向黑虎说话，目光却落在柳思身上。

“龙爷说过了。”黑虎不得不应付，“听龙爷的意思，他要全力协助你们救人。”

“白发郎君也在这里。”风金刚的目光仍然落在柳思身上。

柳思不理不睬，坐在近床的条凳上左顾右盼。

“白发郎君不可能与摄魂骷髅走在一起。”黑虎信口敷衍。

“在徐州，那家伙与星斗盟的四个杀手，也同样被老凶魔擒住，被一个神秘的人所救走。”风金刚的目光仍没离开柳思，“今天，他与一个同伴和我们的二个人，也一起被老凶魔出其不意地制住，半途他二人又被救走，我们的人却脱不了身。”

“很抱歉！在下不知道事故的经过，不敢妄论。”黑虎避免介入，口气冷淡。

“吕兄，可否帮忙供给有关老凶魔的消息？”风金刚提出请求。

“实在抱歉！在下爱莫能助。”吕强一口拒绝，“事不关己不劳心。在下侦查九华剑园吴家的下落，已忙得是喘不过气来了。老凶魔的事在下不敢过问，在下也查不出线索，力不从心。”

至今为止，黑虎根本未曾查出任何消息。就连洪荒狮也很少在外走动，一直就是柳思一个人在奔忙。所有大大小小的消息，几乎全是柳思所提供的。

“柳兄可否帮忙？”风金刚只好硬着头皮，向柳思请求。

“没胃口！”柳思摇摇头，“吕老哥的话不错，来不关己不劳心。”

“柳兄……”

“我忙得很呢！”柳思站起往外走。“那个什么仙子小女巫，化装易容术十分高明，要想查出她的下落，真有大海里捞针的感觉，走也！”

“我诚意请你相助。”

东方姑娘拦住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自负的少女向卑下的人请求，就是这种尴尬神情。

“你我错人了，东方姑娘。”柳思向侧绕走，“八表狂龙日下有上百个可用的高手名宿，他会帮助你救人。你已经是马行狭道，船抵江心。只有靠他替你支撑到底，而且他已经答应你了。”

“他那些人皆是高手名宿，打听消息的能力有……”

“我是徐州人，被七猛兽绑架强迫，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打听消息的能力更有限。

且因为我不是高手名宿，只会些花拳绣腿，碰上危险我死得比任何人都快，所以你找错人了。”柳思匆匆说完，一溜烟出房走了”

“这家伙不识抬举，可恶！”风金刚恨恨地道。

“你不能怪他。”吕强苦笑，“你们在徐州所发生的事故，在下多少了解一些。一些村夫俗汉不知死活，冒犯了星斗盟的女杀手，他出面劝解息事宁人，不是他的错。白发郎君逼他打听九尾蝎的消息，他能拒绝吗？你们把他当淫贼仇视他，这公平吗？”

“不关你的事。”风金刚乖戾地说。

“本来就不关在下的事。”黑虎心中大起反感，“奉劝诸位，为人不可做得太绝，困兽犹斗，逼得太过他会豁出老命反击的。我，就是活榜样。”

“你？”

“我们四猛兽逼他效命，将他打得死去活来。这期间他忍受得了。以往他在咱们手下做伙计，武功平平，不是咱们任何一头猛兽的敌手，所以这次逼他，他一直就逆来顺受。结果，今早我再逼他……”

“结果是……”

“他把我打得天昏地暗。”吕强沮丧道：“不要忽视一个忍无可忍，存心拼命者的勇气。临危反噬的兽类是十分可怕的，任何杀人的技巧都会毫不迟疑用上的。诸位，不要再逼他。”

东方姑娘默然。转身离去。

风金刚狠瞪了黑虎一眼，冷哼一声也出房而去。

江湖上一些骠悍枭猛的高于，喜欢以猛兽作为绰号，自然而然地，猛兽与猛兽之间，聚结成小集团，人一多声势更壮，所以分别称二猛兽、五猛兽、七猛兽或八猛兽，搞得江湖成了猛兽横行的天下。

配称猛兽，武功必定相当高明，而且敢斗敢拼，生死等闲。虽则他们大多数不是超绝的高手，但名列一流绰绰有余。

黑虎的武功，比四金刚其实差不了多少，而柳思却是只会些花拳绣腿，连一流人物也排不上名的小混混。但黑虎却说被柳思打得天昏地黑，难怪风金刚嗤之以鼻，认为黑虎说谎，有心替柳思开脱，希望仰止山庄的人，不要再找柳思的麻烦。

黑虎当然知道风金刚这种强者的心态，不再多说，送客出房，摇摇头苦笑。

“有一天，这位老兄将后悔莫及。”他目送风金刚和东方姑娘转过走廊，苦笑着自言自语。

他心中雪亮，柳思的真才‘实学比他高明多多，七猛兽从来就不了解柳思这个人的底细。’

想起被柳思痛打的情景。他觉得浑身肌骨都在发痛了。

东码头的小街相当热闹，船夫水客来来往往，小店铺林立、百货杂陈，供茶水酒食的小店也不少，这是龙蛇混杂的、不怎么高级的商业区。

柳思在一家食店的店右棚屋喝茶，要了几盘干果点心，悠闲地踞桌品茗，对喧闹的小街视若无睹，一点也不影响他的茶兴。

那位老村夫点着问路杖，到了他的桌旁，目灼灼紧盯着他，老眼中流露出警戒的神色。

柳思抬起头，泰然笑笑。

“你知道我，是吗？”老村夫在他对面坐下，信手抓了两颗花生剥开。

“不知道，但可以猜测出你的底细。”他取过另一只茶杯，替老村夫斟上

一杯茶。

“真的？”老村夫喝了一口茶，“你和那些人住在一起？”

“是的。但很少住在里面，我忙得很，我的工作需要绝对的自由，那些人知道这一点。”

“忙些什么？”

“忙着找线索呀。我是寻踪觅迹的专家，第一流搜秘揭密的能手，相当机警的猎人。”

“我不信。”老村夫摇头。

“信不信由你。”

“证明给我看。”

“你是九华剑园吴家的亲朋，你们秘密来了不少人。没料到出了意外而乱了章法，你们的处境很不妙。”他坦然地说。

“这……”老村夫不得不信了，“你会把咱们的底细向那条龙禀报吗？”

“目前还没有禀报的打算。”

“为何？”

“其一、目下我负责查另一批人。我做事不喜欢兼办，表现得太精明能干，会惹人反感。其二、事情太早解决就没热闹可看啦！”

“我不懂你的意思。”

“呵呵！不懂也好。仰止山庄的人已经把你们的消息，向八表狂龙透露了。他必定另派有人加紧追踪你们的下落，你们必须特别小心。我想，你就是混天一掌康前辈。你们的实力相差太远，何苦冒不必要的风险？天下大得很呢！四面一散，百十个人到何处找你们？”

“目下脱不了身，老弟。”混天一掌不胜忧虑，“那该死的女巫趁火打劫，两个人落在她手中，我们能脱得了身吗？”

“再赔上一群人的命，于事无补！”

“这……”

“能走，还是走吧！康前辈。”他诚恳地说：“你们无法应付他们的雷霆攻击，以卵击石何其愚蠢？”

“你为何告诉我这些？你我是敌对的。”

混天一掌大感困惑。

“你们，巡缉营都不是好东西。”

“这话不公平……”

“是吗？九华剑园的主人号称狂客，是不折不扣的大家大霸。但比较起来，巡缉营更可恶一百倍，所以我不希望你们被毁灭。前辈，你该走了，当其他的眼线发现你我在一起，为了自保，我不得不把你们的消息禀报。你不希望这种情形发生吧？”

混天一掌打了个冷颤，急急走了。

片刻，棚外闯入一个扮成水夫的中年人，他一眼就看到神态悠闲的柳思，立即怒容满面。

“柳不思，你在这里干什么？真会享福呢！哼。”

这人逼近他身侧，气大声粗地神气万分。

是南京来的高手之一，九个主事人中的一个。叫做掌里乾坤车坤，两年前还是黑道大豪，自从加入巡缉营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官方查缉私盐的执法人员。

黑道变白道；似乎理所当然。

“我在这里打听消息，有什么不对吗？”他笑吟吟满不在乎，盯着掌里乾坤邪笑。

“混蛋！你坐在这里喝茶逍遥自在……”

“你这家伙简直岂有此理，你不懂就少充内行。”他不笑了：“再说，你也管不着我喝茶，他娘的！你算老几？我只听黑虎的，你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

“你这狗娘养的……”掌里乾坤愤怒如狂，伸手便抓。

一杯茶泼在掌里乾坤的脸上，双目难睁。柳思一蹿而起，一肘撞在对方小腹软弱部位。

反掌拍在鼻尖，伸脚一钩，掌里乾坤仰面便倒。

掌里乾坤做梦也没料到他能反抗，打击之快也无与伦比，猝不及防便在阴沟翻船，完全失去自保的机会。

柳思丢下二十文茶钱，一溜烟出棚走了。

掌里乾坤愤怒地爬起，口鼻流血狼狈万分。

“我要活剥了你……”掌里乾坤狂怒地叫吼，抢出茶棚，已经看不到柳思的身影了。

“噗”一声响，他的后脑突然挨了重重一击，立即昏了过去。

身后是扮成水客的白发郎君及飞虎钟雄。

“你老兄喝醉了，丢人现眼！”

白发郎君架住掌里乾坤，像挽住老朋友般出棚而去。

薄暮时分，柳思酒足饭饱返店，立即被八表狂龙召至客厅。

这次其他人皆不在场，只有箕水豹及芳兰玉女在座，两人都是从京都带来的亲信。

另两个人是东方姑娘及风金刚，他们的脸色不太好看。

柳思心里有数，东方姑娘要求不遂，转向八表狂龙下工夫。他心中暗笑。

“你好像浪费了一天工夫在城里鬼混，并没出城查女巫的下落。”八表狂龙的脸色也难看。由于柳思一直表现得桀骜不驯，被揍得半死，仍然态度不改，因此八表狂龙一直没给他好脸色看，他仍从来不肯低声下气屈服，见面就像两个仇人。

“你最好不要充内行干涉我的行事。”他仍保持不驯态度，“我是调查的专家，我知道用何种最佳的手段，获得重要的消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我每件事都亲自出动跑腿，我哪能活到现在？”

八表狂龙还真奈何不了他，因为他的消息最为可靠。不论是从京都带来的人，或者是从南京来的巡缉营精锐，都是身分地位高的成名人物，这些人打打杀杀的确可以派用场，用作打听消息就难以胜任了，效果远比用二流混混差。

柳思就是二三流的混混，比一个高手名宿管用。

“我要消息。”八表狂龙的怒火发不起来，柳思的理由是无可反驳的。

“沿河东行，七里，梁家松林。”柳思胸有成竹，简单明了，“小路隐密荒僻，但并不难找。”

“什么人？”

“你要我找什么人？”柳思似乎有意激怒这条龙，不直接回答。

“混蛋！你明明知道我要的是小妖巫。”八表狂龙拍案怒吼。

“我说的就是小妖巫。”

“哼！那就好。”

八表狂龙狠瞪他一眼：“说！”

“她们在松林露宿，大概怕借住民宅走漏消息，进退容易。脱身更安全。你们如果夜间前往，保证白费心机一无所获。”

“何时前往如何前往，那就是我的事。”

“对，那是你的事。你不干涉我，我也不理会你，权责分明，免伤和气。”

“有多少人？”

“这就无法确认了，不可能接近侦查而不被发现。只知道有一个扮成村姑的女人，到邻村购食物。量似乎不多，应该可供应三四个女人的食量。所以她们的俘虏，也可能带在一起藏匿。”

“搜出她们就知道了。”八表狂龙怒叫：“哼！今天咱们丢失了三个人，其中有小领队掌里乾坤车坤。他是个老江湖，武功不错，竟平白失踪，极为可疑，你是否听到一些风声？”

“那不关我的事。”

“混蛋！你……”

“去你娘的！我一个人只有一双手两条腿，你要我查小妖巫的下落，我只能对这争全力以赴，哪有闲工夫去管其他的闲事！阁下，你可别太过分了！”

柳思也倏然大声叫嚷，目光有意无意向东方姑娘膘。

“你这混蛋可恶……”

“我可恶？”柳思站起跳脚，“你应该说你浪得虚名。你一个掌握全局的主事人，手下有上百名高手名宿可用，却不断向我一个外人摆足威风，每件事都勒逼我一个人去做，简直岂有此理。”

八表狂龙怒火如焚，却又强压下怒火。

柳思说的是实情。再逼迫，岂非要让仰止山庄的人看笑话了？

“该死的东西，我只是问问你而已，你倒乘机卖狂。”八表狂龙心中恨得要死，口里却不得不放松，“你着手查摄魂骷髅入个老凶魔的下落，我要杀绝他们。”

“好吧！我会查。”

柳思也及时收敛。

目下他还打算离开这些人，他要留在这里坐山观虎斗，目下还不是翻脸离去的时候。

“马上给我去查。”

“什么？马上去查？天都黑了，我怎么查？逐家敲门访问？没知识！”柳思双手抱胸嘲弄地说。

“你不去？”

八表狂龙凶狠地沉喝。

“好！我去。”

他大步出厅，心中不免暗笑。

他正打算外出自由活动，以退为进的策略成功了。

“这个人，胸有城府。”待他出去后，风金刚说、

“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八表狂龙傲然一笑，“他确是个精明的调查

人才。”

“龙老弟，多留意他一些。”

“我知道，一有异动，他就死定了！”

“那可不一定哦！我们七个人大白天在树林里，也拦不住他。”风金刚总算还不糊涂，“他如果想溜，任何时候都可以鸿飞杳杳。”

“谅他不敢。”八表狂龙充满自信。“他很聪明，不会做傻事。巡缉营人员遍天下，他知道逃走的后果。今晚我要把妖巫弄到手！”

他转向东方玉秀：“东方姑娘，你们在店中等候柳不思的消息，我的人手足够了。”

“只怕他不肯理我。”东方姑娘汕汕地说：“毕竟我曾经再三逼迫他，他不理我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留下箕水豹对付他，他不敢撒野。”

“我留下吧！也许他会听我的。”芳兰玉女自告奋勇道：“长上，是否该用怀柔的手段对付他？”

“也好！你看着办吧。”八表狂龙点头，“也许这个好色之徒，可以在投其所好上施手段。”

几乎所有的人，皆把柳思看成了好色的混混。

二更天，南郊的一座农舍的厢房灯火幽暗。

“吱吱吱……”鬼声突然在夜空中回荡。

灯火候熄，小院子里出现相貌似鬼的摄魂骷髅，左手抓着连鞘青铜剑，黑夜中像个披头散发的鬼魂。

“孽障斗胆！”老凶魔的嗓音也带有鬼气；“老夫是装神弄鬼的专家，你竟敢班门弄斧！”

屋脊上站着一个蒙了脸的黑影，赤手空拳没带有兵刃，也像一个鬼。

“呵呵呵！老相好，还记得我吗？”蒙面人怪笑。

老凶魔当然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在龙王庙示警，花了二十两金子，躲过一场可能被八表狂龙消灭的大灾祸。

老凶魔打一冷战，乖乖地跳上屋接近，不敢逞能卖弄轻功，对这个蒙面人怀有戒心和恐惧。

“你……你是不是霹雷虎？”老凶魔问，一改往昔狂傲自大的态度。

“少废话！找尊驾再卖重要消息。”蒙面人站在八尺左右伸手可及的距离，一点也不在乎老凶魔猝出手攻击。

“什么重要消息？”老凶魔毫无猝然攻击的打算，对蒙面人的恐惧却愈来愈深。

“那条龙的袭击行动。”

“多少价码？”

“老规矩，二十两金子。”

“我给。”

他探囊取出金锭的刹那间，手一抖金锭破空飞出，劲道十足，速度奇快，即使是大白天，也不易看到形影。

金锭发出之后，才传出慑人的破风声。

蒙面人手一抄，金锭入手。

“你这老凶魔很了不起，金锭热度灼手。如果能给你足够的运功时间，

你可能修至化铁熔金的境界了。”蒙面人将金锭揣入怀中。

摄魂骷髅大骇，掌心冒汗。

“消息……”老凶魔的声音都变调了。

“东郊，河旁。七里梁家松林。”

“那地方我知道，上好的匿伏地点。”

“小妖巫月华仙子在松林藏匿。”

“老夫与她无怨无仇。”邓八荒坦然道。

“但利害相关。”

“利害相关？”

“她掳走了九华剑园的二位姑娘，勒索八表狂龙一万五千两银子。你是勒索专家，与她是同道。八表狂龙不想接受勒索，即将发动猛烈的袭击。你如果乘机报仇雪恨，在外围夹攻或偷袭，既可帮助同道结成同盟，又可快意思仇，何乐而不为？”

“这……”

“后会有期。”蒙面人举步欲走。

“且慢！”老凶魔急叫。

“怎么了？”

“何时？”

“可能在五更尽。”

“可能？”老凶魔心中迟疑。

“小妖巫颇具神通，夜间巫术威力倍增。大白天在村落内，八表狂龙也奈何不了她，夜间更无希望。所以他必须等破晓时分攻击，天亮后在树林中，她的巫术力量有限，而且白天遁逃也不容易。”

“那些狗东西去了多少人？”老凶魔有了决定。

“我怎知道？再见。”

“等一等……”

蒙面人向屋后贴瓦滑下，一闪不见。

柳思与八表狂龙相处得越久，愈能了解这条狂龙的性情，甚至了解他的想法与处事的态度。

八表狂龙上次约会突袭失败，丢了洪荒狮，事后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低估了小女巫的能耐。

小妖巫事先已在村中布下防卫执巧，预留退路。

大白天在村中脱身，在一个真正的高手来说，即使不事先布下防卫的机巧，也非难事，简陋的校舍零星散落，任何地方也可以藏匿。

但在树林中，大白天就难以脱身了。

何况参加围捕的高手甚多，四面合围搜进，有如探囊取物。

如果是晚上，树林中比在村落更易于脱身。

八表狂龙的打算，就是五更初台围。

破晓时分搜进，天一亮妖巫插翅难飞。

五更初，上百名高手便悄然到达梁家松林的外围，分组潜伏，候命发起袭击。

四个强力的搜索小组，每组三人，蛇行潜伏极有耐心地逐尺深入，希望先找出妖巫露宿的地方。

这种有如风水林的古松林，每株大可合抱，林下的枝叶每年皆加以整修，地面除了枯落的松针之外，罕有蔓草生长，林下的视界不受阻碍。

松林占地甚广，不可能合围，所以查先派高手潜入，先找出妖巫的露宿处。

四个小组刚派出，负责在西面潜伏的二十四个人，分为四处横列歇息，每个人的注意力皆敢在黑黝黝的松林内，极目搜视可疑的征候。

他们忘了身后的警戒，本来也用不着提防身后有警。

七个黑影分为二组，悄然接近这群人的身后，行动缓慢借草木掩身，没有任何声息发出。

一声暗号发出，七个人自两侧切入，兵刃暗器齐飞，没发出任何声音，动手而不动口，狂野地见人就杀，像七个追魂夺命恶鬼。

“哎……”惨叫声撕裂人心，打破夜空的沉寂。

“啊……”惨号声惊心动魄，三十四个人在狂风扫叶式的猝然快速搏杀下，毫无还手的机会。甚至不知敌人是谁，等刀剑加身。才知道受到可怕的攻击。

一沾即走，七个黑影消失在杂树丛草中。

只剩二个完整的活人以及四个重伤垂死的高手。

十七具尸体，有一半是被暗器击毙的。

松林内，随即传出惨叫声，娇叱声此隐彼现，妖巫也在动手了。

整座松林大乱，黑夜中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何种变故。

好一场狂野快速的搏杀，片刻便听不到交手的声音了。

只有四处急搜的人影仍在活动，搏杀已经结束了，像一场夏日的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五个淡淡的人影，自松林的南面逸出，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犹如流星划空；眨眼就消逝了。

在后狂追的是九个人，远出五里外。

只剩下三个人，另六个不知追向何处去了。

追的三个人速度似乎更快些，但逃的五个人利用田野竹丛飘忽不定，追的人无法确实掌握她们的去向。

追的速度虽快，却无法追及，甚至无法拉近至三十步以内，浪费了不少精力。

其实，逃的人并不知道有人在后穷追，他们采取曲折迷踪的逃离路线，完全是出于警觉的本能。

由于全力飞掠而走，尽快地远离了现场，故无暇留意身后的情形，也就没料到真有人跟得上她们。

东方泛白，她们已远离梁家松林十里以上了。

再不歇息。精力将全部耗光啦！

小河边的竹林一片青绿，在河边梳洗的五个女人，就像五头白羊，白与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浑身衣裙皆已被大汗所湿透，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小河蔽地，干脆脱下衣裙洗涤，顺便洗掉一身污垢汗腻，不会有人在晨光初现时，路到这无人地带看到春光。

是月华仙子霍双成，江湖朋友不敢招惹的妖巫。

另二个是中年女人及二年轻侍女。

五个曲线优美的裸女戏水，真够瞧的。

她们以为附近不可能有人，偏偏竹林南端有五个男人露宿，被她们的谈话声惊醒，匆葱拾夺妥当循声悄然接近小河。

五人皆穿了青长衫，携有包袋，腰间悬剑，带了百宝囊，一看便知是走长途的武林健者。

他们一看到河中的五个裸女，愣住了，不约而同地转身，是非礼勿视的正人君子。

“怎么一回事？”退至不远处的竹林旁；那位身材高瘦的佩剑人向同伴说，“这些女人好大的胆子，这附近不可能有村落，更不可能有女人在清晨沐浴，咱们到了什么地方了？”

“不会是到了众香国。”生了一双长手臂的人说：“也不可能是狐仙有意诱惑我们。反正咱们看到了不可能看到的妙景，最好避远一点以免蜚短流长。”

“再不走，就让人把咱们看成丧德败行的歹徒了。”第三人嘀咕着举步离去。

远出里外，前面一家茅舍突然抢出三个满身大汗的人，他们凶狠的目光落在他们五人身上。

“噢！西岳炼气士子虚散人。”高瘦的人大感意外，脸上涌起警戒的神情，“他怎么在这里出现？他应该在杭州做鹰犬的。”

原来是八表狂龙、西岳炼气士和一个叫飞熊熊伯权的人。

三人的衣衫皆已湿透，显然将小妖巫追丢了，刚搜完这间茅舍。

“这里仍是巡缉营的势力范围呀！”一双手臂特长的人冷冷一笑，“他们似乎在搜缉什么人，咱们小心些！一个贪财好色的魔头，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公人，是极可怕的。”

“希望他不是冲咱们来的。”

“谅他也不敢。”双手特长的人傲然地说：“这妖道虽是魔中之魔，但在咱们关洛双雄面前，仍然差了那么一点，所以才能做十几年相安无事的邻居。”

果然是冲着他们来的！

八表狂龙三人大踏步迎面闯到，直逼近至丈内才止步，来势汹汹。

西岳炼气士一脸奸笑，一面走一面在八表狂龙身侧附耳喃喃咕咕，接近十余步外才停止说话。

“呵呵呵……”西岳炼气士奸笑；“关洛双雄与熊耳山清风岩三位岩主，怎么走在一起出现在这里？诸位是替剑园吴家助拳的吗？”

“剑园吴家助拳？”双手特长的人一皱眉，“在下根本不认识什么绝剑狂客，助什么拳？”

“张老大，别假装了！你们南来……”

“子虚道长，你是一个位高辈尊的江湖名宿，可不要信口开河胡说些不负责任的话。”双手特长的张老大粗眉轩动，声如洪钟：“咱们是十几年的老邻居，该知道张某的为人，张某虽则没生金口玉牙，但一言九鼎从不妄语谎言，，我说不认识绝剑狂客，那一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道长，你到底有何用意？”

“你们五个侠义英雄，结伙出现在这里，否认与替剑园助拳无关，你要贫道如何相信？”

“咱们自南面往北走徐州，不想在大太阳底下受日晒之苦。因此昼伏夜出，从不过问任何闲事。今早五更天，在官道那边……”张老大信手向南一指，“发现两、二个面貌难辩的怪影，从北面飞掠而来，一声不响地立即以暗器袭击，打了就往路旁的树林躲。咱们在这附近搜了半个时辰，正要失望离去呢！绝剑狂客名号响亮，与咱们的乡里南北各一方，神交已久，从未谋面。道长，咱们不认识剑园吴家的人，不犯法吧？”

“你这些话，语病甚多，不值一驳。”西岳炼气士脸一沉：“你骗不了人……”

“老道。你给我听清了。”张老大厉声打断妖道的话，“你是爬上了高枝，有意向老邻居摆威风，表示你的名头已压下关洛双雄及熊耳三岩主。你大可不必摆威风给咱们看，咱们不会和你争名夺利，咱们承认不如你，你满意了吧？”

“你们……”

“不要和他们在口舌上浪费时间，”八表狂龙大为不耐，大声阻止老道说话，“我想，他们是向妖巫救人徒劳无功，迷失在这一带。反正是敌非友，他们是剑园的助拳人错不了。

先把他们拿下再说！捉不下就毙了。道长，动手吧！耽误太久了！”

西岳炼气士拔剑出路，神色有点不安。

“张老大，咱们公平一决。”

老道显然对关洛双雄有所顾忌，先用话套住对方，避免双雄并肩上。

十几年的老邻居，老道当然知道这五个邻居的份量，一比一，老道还真没有稳操胜算的把握。

“乐于奉陪。”张老大冷冷一笑，放下包裹拔剑，“道长请赐教。”

一声沉此，剑气猛然爆发，风生八步。

老道挥剑扑上，左大袖挥动处，黑芒连续飞射，刹时腥风大作，刺耳可怕的怪声令人胆寒。

张老大屹立如山，剑尖前焕射出炫目的光华，光华急剧地吞吐，连续飞来的黑芒，连续爆炸，绿火飞溅，一阵阵威力惊人的潜劲，随剑的吞吐而形成一阵阵浪涛，先将黑芒的来势减缓。再加以击破。

最后一道黑芒爆灭，两人的剑随即接触。

一声金铁狂震，剑幻化的白虹青虹一触即分，迸爆的剑气化为猛烈的气流，惊心动魄的剑鸣余音袅袅，各种炫目的光影乍明乍灭。

西岳炼气士飞退丈外，像被狂风所刮退的。

张老大挫退了三步，脸色大变，额上汗珠决速沁出，持剑的手呈现不稳定状态。

这雷霆的一击，双方已耗损了三成真力，半斤八两，谁也没占便宜。

八表狂龙颇感意外，他难以相信西岳炼气士竟与对方打成了平手。

在他眼中，老道已是身手超绝，道术通玄的顶尖高手，怎么会克制不了一个看来毫不起眼的人？

“别耽误时间，道长退！”他拔剑上前，“再拖下去，妖巫可能已逃出十里外了。交给我！”

不论老道肯不肯，剑光如匹练破空而出。

关洛双雄的老二大喝一声，超越张老大剑上异彩焕发，挟风雷君临，狂野地行致命的接触。

剑气飞腾光华激射中，八表狂龙的剑光扭动了一下，传出一声金铁锚割的锐鸣，人影倏止。

二人面面对，贴身而立。

八表狂龙的剑尖，贯入对方的右肋近尺。

“去你的！浪得虚名。”

八表狂龙沉叱，手一振，老二的身形倒飞而出，洒出漫天血雨。

剑光侧旋，快逾电光火石，连旁观的西岳炼气士也没看清剑是如何发出，只见到光芒一闪——便已贯入两丈外刚想举剑。封架，剑半举刃已及体的张老大，他的小腹被剑无情地刺入八寸以上。

“呃……”张老大叫了半声，剑坠地，身形砰然摔在丈外。

“速战速决，一人一个。”八表狂龙沉喝，剑光疾射熊耳山二岩主中的一个。

西岳炼气士大骇，这才知道八表狂龙的真才实学，令他心胆俱寒，轻轻松松地在刹那间，竟然一照面便将关洛双雄一剑一个毙了。

老道如大梦初醒，怎敢怠慢？大喝一声，挥剑猛扑另一个岩主。

飞熊熊伯权也跟着飞扑而上。

一声惨叫，八表狂龙一剑贯入对方的胸口，也是一照面便生死立判，对方的剑也断了。

第十一章

两个中年女人先上岸，她们将洗过的衣裙弄干，准备穿上。

两丈外树林前的草丛中，悄然飞出两颗小卵石，奇准地击中两女的脑户穴，人向前一扑，赤身露体扑倒在河边的草丛中，看背影也足以让正常的大男人血脉贲张，香艳动人。柳思一闪即至，对两个裸女无动于衷，甚至懒得多看一眼，蹲下首先拖过月华仙子的八宝乾坤袋，倒出里面所有的物品，颇有兴趣地逐一检查细察。

五女的兵刃、百宝囊、已先洗妥绞干的衣裙，全堆放在一起，任由他予取予求。

月华仙子与两个俏侍女，仍在河中洗洗擦擦，上半身露出水面，刚发育停匀的胴体，具有爆炸性的吸引异性威力，羊脂白玉的，肌肤荡人心魄。

猛抬头，她似乎感觉出有点不对劲。

很不妙地，她看到一个穿村夫装，头上套了一个青布装头罩，只剪了二个洞露出双眼的怪人正兴高采烈地在检查她们的物品。

两个先上岸的女人，是她的女随从，赤条条地扑卧在怪人身侧，像是死了。

“哎呀……”

她花容变色，讶然惊呼

两个俏侍女更是大惊失色。往水一挫，羞急中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怪人如果把她们的衣物拿走，她们只能干瞪眼。

月华仙子总统沉得住气，着急的神色很快地消失。

“喂！你干什么呀？”她强作镇定，俏甜的嗓音在空间里荡漾，十分悦耳。

“我在检查你们的東西。”柳思用怪怪的嗓音说，一面在察看一张桑皮纸所绘的硃符。

“那是不道德的。”

“道德——斤值几钱呀？小女人。”

“你……你为何……”

“可以知己知彼，机会太好啦！你的百宝袋中物品，每一件都代表坤的一件神通，是吗？”

“我们是敌人吗？”

她心中太急，不能再拖了。

她将腰巾裹住下体与胸部，沉静地向岸上走。

“敌人或朋友，是会随时随地改变的。现在，我还不是你的敌人。”

“那就请你离开，好吗？”

她站在柳思身前。半裸的身体热力四射，一双晶亮的眸子闪现奇异的光芒，丝毫没有羞急的样子。

“好！你们真该走了。”柳思将手中的物品，丢下：“白白浪费了不少工夫，真不值得。”

“不值得？你……你看到我们赤身解体……”

“我不是指这种事。”柳思的表情被布袋所掩盖，眼神却是冷静的。“我看女人从不用色眯眯急色鬼的目光看。天下有一半是女人，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你……”

“我以为你可以把我带到你的妖窟，设想到你果然机警，往相反的方向诱敌远走，颇为高明。”

“你的用意是……”

柳思突然疾退丈外，她眼中乍现的光芒一闪即没。

“你的摄魂术道行颇高！”柳思脱口称赞，“但比起八表狂龙的撼神术还差了一点。摄取与撼神的功效取决于修为的深浅。修为相等，震撼力的破坏性要强些，因为攻击永远是制胜的不二法门。”

“噢！你……”

“赶快准备，八表狂龙即将赶到。”

“等一等……”

柳思一声轻笑，疾退入林。

她依然而惊，火速将绞干的衣裙穿上。

她们刚隐入对岸的草丛中，八表狂龙三人，飞快地掠过她们先前洗澡的河岸，毫不起疑地沿岸飞奔。

月华仙子机警地重新过河，循八表狂龙留下的足迹，向相反的方向急急撤走。

远出里外，突然闻到刺鼻的血腥味。

“哎呀！这……这些人……”

在前面探道的两侍女，看到散布的五具尸体骇然惊叫。

“该死的！他们怎能胡乱杀人？”月华仙子怒骂：“这五个人不可能是他们的仇敌，带了行囊风尘仆仆，应该是行脚经过的江湖人。”

“老天！张均。”侍女从尸体的百宝囊中，取出所藏的路引惊呼：“洛阳人氏。这人，是关洛双雄的老大，铁胆天曹张均，侠义道中拳剑超绝的高手中的高手，怎么可能被人一剑贯入小腹的？除非这人的剑上劲道，比他的大三倍。”

“这条龙，真的很可怕！”一位女随从神色不安，“小姐，你可得特别小心了！”

“唔！我估错了这条龙的能耐。”月华仙子也有点心惊，“五个超强高手皆是一剑毙命的，地面足迹不多，交手极为短暂。看来，咱们的处境相当危险。”

“小姐打算将人送给他？”

“不！我宁可斗智不斗力，只要小心些，他奈何不了我的。”

右方枝叶摇摇，戴着头罩的柳思一闪而至。

“咦！你们是否太狠毒了？”柳思怒声道：“这些人不像是八表狂龙的人，你们怎么……”

“你们怎么乱入人罪？”月华仙子又羞又恼，穿妥衣裙她反而羞得无地自容，“我们刚到……”

“哦！这……”

“你仍跟在我们后面？”

“我跟踪那三个人，半途折回，不想浪费精神跟他们跑断腿。这些人……”

“我是循那条龙的足迹，由相反方向撤走的。到了这里才发现这五人的尸体。”月华仙子说。

“天杀的！一定是他们干的好事。”柳思愤然怒叫。

“应该是。”月华仙子苦笑，“能一照面便击中关洛双雄的要害，至少目前江湖道上，找不出几个如此可伯的高手。所以……”

“奇怪！如果是关洛双雄，西岳炼气士应该认识他们，双方是近邻，武功相当井水不犯河水。真要拼搏，一比一老道并不能稳占上风。老道既然知道他们的身分，就没有杀他们的理由呀！”

“那你去问那条龙呀！”

月华仙子居然调侃他，而且嫣然羞笑地白了他一眼，羞态中流露出娇媚，动人极了。

柳思一怔，感到脸一热。

“我不想多管闲事，我不是目击者。”柳思向后退，“不要往北走，巡缉营的大批人马，正往这一面追搜，光天化日之下脱身不易。”

“你为何跟踪我？”柳思已走了，去势如电火流光。

“这人到底是何来路？”侍女张口结舌，“他如果与我们为敌，小姐，你……”

“别说了，烦人！”月华仙子没来由地感到烦躁，“我会查出他的底细来的。他怎能乘人之危，如此羞辱我们？我是绝对饶不了他的。哼！”

想起赤身露体暴露在怪人眼前，她真恨不得砍怪人千百剑。

“小姐，你怎么找他？”女侍直摇头，“藏在烂布袋里的头是圆是方。你看清了没有？”

“走吧！赶快脱出是非圈。”月华仙子不愿多说：“不然真的走不了，会被他们迫得上天无路。”

鸿福者店中，只有芳兰玉女一个人留守，枯等着已出外打听老凶魔消

息，一夜未返的柳思。

所有的人皆出动授捕小妖巫去了，近午时分还不见八表狂龙回来。

仰止山庄的人，这次不会随八表狂龙行动。

丢失了两个金刚，身为主人的东方姑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自顾不暇，那能再替八表狂龙奔忙？

五个人皆外出打听消息，不时到鸿福老店找芳兰玉女，等候柳思返店供给线索，只有柳思这种蛇鼠型的三流混混，才能有门路查出正确的消息。

东方姑娘已经第三次入店，芳兰玉女在客厅接待她品茗。

“他没说过何时可以返店吗？”她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意思是指柳思，而非八表狂龙：“孔大姐，他会不会一定了之？”

“东方姑娘。不要说外行话。”芳兰玉女明白她所说的他是谁，“眼线的工作十分辛苦而危险，情势瞬息万变极难掌握，哪能事先预定时间和行动？放心啦！他不会一走了之的，他是聪明人，知道巡缉营的势力有多大，绝难逃过换捕的天罗地网。哦！你们一点消息都没有？”

“人地生疏。我们连一个地老鼠也接不上头。如何打听？”东方姑娘长叹一声：“老凶魔不可能在城里藏匿。在郊区查更有如在大海里捞针……”

脚步声从走廊传来，神态悠闲的柳思踏入客厅。一看到东方姑娘，脸上本来笑意盎然的表情瞬即消失，明白表示他对东方姑娘的仇恨难解。

八表狂龙不在，他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使。

芳兰玉女是最同情他处境的人，可是爱莫能助。

这位玉女在八表狂龙面前，说话毫无份量，虽则武功与经验，甚至才貌，芳兰玉女都称得上超一流的人才，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这也许与玉女的绰号有关，玉女不可能向男人卖弄风情，才获得玉女的清新形象，一个荡妇绝不可能被尊称为玉女。

“柳兄，你似乎并没辛苦一夜呢！精神抖擞，是不是偷懒埋头大睡了一夜？”芳兰玉女含笑向他招呼，“东方姑娘在等你的消息呢！过来坐。”

“孔姑娘。你似乎并不担心贵主子的成败呢！”柳思在一旁坐下，脸上似笑非笑，“似乎龙大人还没有回来。吉凶未卜，你居然毫不关心，反而关心我是否偷懒睡大头觉。”

“我用不着担心他的成败，他有半月时间对付那个小妖巫，早晚他会把绝剑狂客的女儿弄到手，一网打尽剑园的亲朋好友是早晚问的事。”芳兰玉女对八表狂龙有十足的信心，“柳兄，你何苦用不合作的态度自讨苦吃？洪荒狮不敢不听他的，黑虎更不敢不听，你再三激怒他，我真替你担心。”

“谢啦！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希望他捉住了妖巫，弄到了绝剑狂客的女儿，黑虎的责任便可卸除，我也可以恢复自由了。”

“你摆脱不了的，那是妄想。”芳兰玉女苦笑，“最好不要和龙大人争执他决定了的事。哦！几个老凶魔的动静，可有线索？”

“这本来不是我的事。”他悻悻然地说。

“柳兄……”

“好吧！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那条龙责成你监督，我认了，你是一个好姑娘，我不愿让你为难。昨晚几个老凶魔也跟去了，想在一旁浑水摸鱼。我在他们的藏匿处枯侯了一夜，迄今仍然不见任何人返回，我已经布下眼线，一有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

他瞥了坐立不安的东方姑娘一眼：

“老凶魔藏匿人质的地方，我已获得一些线索，等进一步证实之后，便可展开行动救人了。”

“柳……柳兄，我要知道人质是否安全。”东方姑娘不得不主动和他打交道，“我一定要知道。”

有求于人，口气仍然有强者的霸气。

“你认为我是神仙？或者是老凶魔们的奸细？”柳思冷冷一笑，“只有这两种人，才知道人质目下是否安全。我能找出囚禁处的蛛丝马迹，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要欺人太甚，你们不可能永远是欺善怕恶的强人。”

倏然而起，他愤然离去。

“柳兄……”芳兰玉女沉声叫。

“孔姑娘，希望你是唯一讲道理的人。”柳思在厅口转身，虎目炯炯不怒而威，“我被你们逼迫、凌辱、驱策，自始至终，你是目击全部经过的人。我一直就在逆来顺受，因为我还受得了。一旦我认为不能再忍受……”

“你要造反？”芳兰玉女也对他的强硬态度起反感，口气不对了。

“你可以拭目以待。”

“你不要认为龙爷缺少不了你。”

“你何不去问问他？”

“巡缉营人才济济。”

“土鸡瓦狗也多。”柳思嘲弄地说。

“你……”

柳思冷笑一声，大踏步走了。

“可恶！”芳兰玉女在他身后大叫。

八表狂龙终于带着一群垂头丧气的人，气冲冲返回客店。

失踪了四个人，为何失踪原因不明，追逐妖巫人都走散了，没有人知道这四个人遭遇了甚么变故，反正人没有回来，下落成谜；抬回的尸体，却有二十五具之多。

而一个人也没捉到，但也证实了妖巫的人为数不少。

失败得好彻底，损失十分惨重。

柳思的消息十分正确，问题出在负责打击的人太过轻敌，估计错误，以致于大大失败，死伤惨重。

柳思被召至客厅，面对一群失败归来，惊怒难测、愤怒交集的高手名宿。

八表狂龙劈头就吼：

“你知道那些老凶魔也前往梁家松林浑水摸鱼，为何不火速返报？”

“咦！你是吃错药了？”柳思不在乎这条狂龙暴跳如雷，站在堂下也大声叫嚷：“你要我查老凶魔的下落，夜间奔东跑北，我自己掏荷包收买蛇鼠的消息，直至破晓时分，才从一个目击众凶魔向西摸黑动身的小地棍口中，猜出他们的动向。你们已经在夜间动身走了，我哪来得及向你禀报？怪事，你怎么怪起我来了？”

他说的是实情。

“你该向孔姑娘禀报，是吗？”

八表狂龙不肯自承错误。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前往浑水摸鱼，立即前往追踪。凭、我的脚程，

哪能赶得上这些凶魔？没获得确证，我能乱报吗？半途我找到一些线索，找到老凶魔可能藏匿人质的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凶魔们的真正去向，只能小心地踩探可疑的踪迹。阁下，你到底要我干什么？把我分成碎片，每一片都替你办连你也完成不了的事，是吗？”

“你这混蛋……”

八表狂龙暴跳如雷，拍桌而起。

“姓龙的！我实在受不了你这狗养的杂种了。”柳思爆发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洪荒狮强迫我替他跑腿、他死了，我也该走了。”

“你敢！”

柳思冷冷一笑，转身便走。

“把他打个半死！”八表狂龙吼道。

箕水豹一长身，飞扑而上。

柳思突然向下一挫，向侧扭身滑出八尺。

箕水豹一扑落空，双爪来不及收回，左肋暴露在柳思的攻击范围内，空门大开，是出手的大好机会。

柳思正想出手，心念一转，改向侧窜。

“住手！”

声出人到，一个花甲年纪，红光满面的人，挡住了扭身正欲再次扑上的箕水豹。

是南京来的一组高手领队人，也是南京派来会合的人中，地位最高的主事人。

乃是江湖人物闻名战栗的邪道名宿，丧门恶煞郭英，地位比西岳炼气士要高一级。

名义上丧门恶煞和西岳炼气士一些人，是从南京来的，其实来自苏杭，是鄙狗官身边的得力保镖，特地派来支援南京的巡缉营公署，专门对付绝剑狂客与剑园的助拳高手，所以八表狂龙得对他们客气，彼此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身分地位不同，也从来没在一起工作过。

这次只是临时性的组合，为了事权专一，由八表狂龙担任总指挥，双方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

“龙主事，为了这件事而责备柳不思，是否过分了些？老夫敢拍胸膛保证，以他的身分地位来说，他是最能干、最精明、最了不起、成就非凡、无人能及的真正眼线干才。你把他打个半死，还有其他的人可用吗？”郭英替柳不思主持公道。

“郭老，我的事你不要干涉好不好？”八表狂龙恼羞成怒，虎目怒睁：“请你回座！”

“龙主事……”

“请你回座！”八表狂龙声色俱厉。

郭英强抑怒火，呼出一口气回到座位重重坐下。

西岳炼气士悄悄打眼色示意，要郭英不可冲动。

老道曾经目击八表狂龙发威，知道这条狂龙武功深不可测，往昔轻视这位主事人的念头一扫而空，深怕丧门恶煞倚老卖老引发这条狂龙的狂性，必定不可收拾。

“你给我牢牢地记住！”八表狂龙不再命箕水豹动手，指着柳思凶狠地说：

“今后再有任何反抗的举动，你将永远记得这一天的惩罚。”

“我记住了。”

柳思冷冷地说。

“给我滚出去，踩探有关老凶魔的消息。”

柳思哼了一声，昂然出厅走了。

* * *

柳思出了南门，踏上至中都的大官道。

身后脚步声急促，原来是黑虎吕强赶上了他。

“他派你来监视我的？”

柳思笑吟吟地回头问，毫无愤怒的神情。

“我敢反抗吗？”

吕强一脸霉相，笑得比哭还难看，“后面还有两个盯你我的梢。”

“你没向他们提运尸体北返的事？”

“提过了。”

“不准？”

“何止？还挨了一顿臭骂，外带一连串的威胁及警告。”

“你完蛋了！”

柳思摇摇头，以示怜悯。

“认命了！老弟，你为何不走？我知道你能走，他们绝找不到你。”

“呵呵！我为何要走？”柳思大笑。

“可是你……”

“吕老哥，难道你不觉得这些率兽食人的梟雄走狗，以及凶魔豪霸强梁，如果死光了岂不大快人心？至少在他们你打我，我打你，将对方皆杀死斩尽之后，天下虽然不会因此而太平，但决不会比现在更坏。”

“这……”

吕强脸色一变，听出弦外之音。

“鄢狗官乃天下四大奸恶之一，巡缉营被人看成洪水猛兽。而九华剑园绝剑狂客以侠义英雄自居，其亲朋子弟其实皆是令人侧目的豪霸，潜势力已接近恶性膨胀的地步，所以成了巡缉营的眼中钉。众凶魔与小妖巫，皆是惹祸江湖的妖孽。所以，让他们互相残杀，让他们死！死！死得干干净净，今后应该可以减少许多血腥是非了。”

柳思眉飞色舞，毫无愤世嫉俗的神情。

“你……你在策划……”

“策划驱虎吞狼的游戏。”

“为何？”

“因为我高兴。”

“你……你在玩火……”

“玩得乐此不疲。”柳思不理睬吕强的震惊，用平静的口吻说：“我喜欢冒险生涯，不想在世间白活一场。在经历过某段生涯之后，就会找一处能与江湖保持接触的地方安顿下来，埋头参修一段时日，然后再经历另一种冒险生涯。上次在你们七猛兽手下，历练一段猎人的生涯，获益良多。在徐州车行当伙计，是我参修上乘的蛰伏期，本来就打算离开，你们来得正好。呵呵！就算是另一种冒险生涯开始吧！愈乱愈好，死的人愈多愈刺激！”

“我心中明白，你深藏不露，拳脚武功都比咱们七猛兽强，但也强不了

多少。在这里，各方高手名宿齐聚，任何一个人皆比咱们七猛兽高明。你夹在中间最为凶险，随时都可能断魂丢命，你永远看不到他们死光屠绝，因为你一定比他们先死。老弟，何苦？能走，还是走的好；”黑虎好意相劝。

“我不会走，你还是脱身事外，趁早溜之大吉才能保住老命，不要全部葬送在这里。”

“我……我走也是死路一条……”

“我不能勉强你，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柳思脚下一紧：“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你所做的事自己负责。前面歇脚棚，我的人来了。”

是一个半大不小的村童，看到同来的黑虎，骨碌碌的小眼中，涌起警戒的神色。

“不要紧，自己人。”柳思跨入路旁的歇脚亭，拍拍村童的肩膀，递过一锭十两重银子。

村童将银子纳入怀中，取出折成方胜的粗纸折递过。

“有一个人受了伤，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我们不敢走近察看。”村童说：“那几个人，确是又老又丑。你如果不放心，可以自己去看看究竟。”

“好，我会去的。”柳思出棚，继续向南走，一面打开方胜察看。

黑虎也走近观看。

那是一张童画，简单的房屋不规则地乱涂，有树、有竹林，有座房屋里画有两个人，每个人简简单单，头是一圆圈，身’手脚像大字。

不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足以表达绘图人的意思。

“七个人，分住三家农舍。”柳思指指点点；“似乎七个凶魔躲在这里，而没有囚禁的人质。”

“你真有一套。”黑虎由衷地说。

“利用顽童，比利用蛇鼠混混更有效率。”柳思将图折好藏入百宝囊：

“而且省钱。呵呵！赶两步。”

村童等两人去远、奔向路对面的小径，跑了二十余步，路侧的树林踱出两个相貌狰狞的人。

“乖，小孩。”一个中年人狞笑着向村童招手，“把你和刚才棚子里那两个人，所要办的事告诉我。”

村童吃了一惊，扭头便跑。

中年人一跃而上，一把揪住村童的背领。

“你不乖，该打屁股。”中年人说。

叭叭叭叭四声巨响，村童狂叫着拼命挣扎。

不久，两个中年人狂奔返店。

不久，人马出城飞驰。

两座土冈与两条小溪，包围着中间的小村落。共有十五、六户人家，显得凌乱无章，因为每一家都有厨房、牲口栏、碾房、谷仓……东一间西一栋，连与邻居相通的小巷也是弯弯曲曲的，每一家的生活空间，似乎都是与邻居隔绝的独立体，甚至两家之间，还有果园从中隔开。

躲在这种地方，隐密性是相当高的，活动也容易，甚至邻居也不知道邻屋发生了些什么变故。

没错，就是童画中的村庄，只是每一家农舍，只绘一间屋替代。事实上，每一家都有十余栋房舍。

两人隐身在村西的土冈前树林下，像猫般向下面散落的房舍窥伺。

柳思甚至取出童画，逐家查验对证。

村中安静如恒，一些猫犬与家禽在各处走动，几个村童在各处嬉戏，偶或有些大人走动，似乎天底下一切正常，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故发生。

“他们真在这里匿伏？”黑虎低声问。

“应该不会假。”柳思信口答，目光一直在村落搜索。

“何不回去禀报？”

“没证实之前，你敢禀报？吕老哥，你的猎人警觉性到何处去了？”

“这……你打算求证？”

“当然。”

“如何求证？进去？”

“如有必要，非进去不可。”

“老天爷！你有几条命？那些老凶魔心狠手辣，杀人如儿戏，你……”

“咱们先仔细察看半个时辰，再随机应变。”

“好吧！但我不会去。”黑虎的恐惧写在脸上，甚至不住打冷战，手心冒汗，恨不得立即撤走溜之大吉，被老凶魔的声威压得心虚胆寒。

小村的向外小径，弯弯细细的有四五里，才和大道会合，大道则在十余里外，衔接风阳大官道。

蹄声入耳，三里外尘埃飞扬。

“咦！怎么有大批人马往这里赶？”黑虎吃了一惊，“老凶魔们有外援赶来会合，可能吗？”

“他们来了。”柳思笑笑。

“谁？”黑虎一怔。

“巡缉营的人。”

“什么？他们……”

“跟踪监视你我的两个人，并没跟来。”

“也许跟丢了，我们是绕道越野而走的。”黑虎自以为是地说。

“他们弄到了替我传讯的村童。”柳思阴笑。

“不可能，兄弟。”黑虎拒绝相信。

“是吗？”柳思冷冷一笑，“老哥，有许多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了表示消息也灵通，也希望出其不意抢先一步行动。多次袭击，八表狂龙都晚了一步，所以，这次他要抢制机先突袭。”

“我不信。”

“立可分晓。”

风驰电掣，雷霆万钧。

仓卒间能出动四五十匹坐骑，八表狂龙的应变能力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当看清最先三骑士中，有鲜衣怒马的八表狂龙在内时，黑虎对柳思的见识，心服口服，不假思索向冈下狂奔，冈下就是通向小村的小径。

“停！停……”黑虎冲出小径，高举双手挥动，向冲来的骑士大叫：

“还没查明下落……”

“滚开！”第一位骑士是桌面人屠屠坤，‘南京巡缉营的一流高手，驱马前冲叫吼：“不需要你们了……”

黑虎大惊；急向侧闪，间不容发脱出铁蹄下，惊出一身冷汗。

柳思退入路旁的竹林，顺手拾了一根竹枝当手棍用。

“你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柳思似笑非笑地说：“你我的身分，在他们眼中卑下得不值半文钱，利用价值消失，哪还用得着你表态效忠？你想和他们争功吗？少做白日梦好不好？”

“老天爷！他们简直就是在扮强盗啊！”

“巡缉营比强盗更凶残十倍。”柳思冷冷地说。

“我真的没法逃走……”

“现在你如果不走远些，性命难保。”柳思故意曲解黑虎的话意，“搏杀一开始，奔东逐北在所难免，任何一个凶魔经过这里，势将毫不迟疑向你挥剑舞刀……”

话未完，黑虎已撒腿奔出十步外了。

柳思却不走，冷冷一笑退入竹林。

好一场激烈万分，规模空前庞大的大搏杀。

片刻间，村落、溪旁、土冈、草木竹丛……全是刀光雷霍，剑气飞腾，惨号声与兵刃交击声，组成慑人心魄的大合奏，令人误以为是官兵在这里剿贼。

八表狂龙四五十名高于名宿，以为足以生擒活捉摄魂骷髅七个凶魔，做梦也没料到，他们所面对的，除了在村内的七个凶魔之外，村外潜伏着更多的人。

仅九华剑园吴家的亲朋好友，总数就接近三十人。

第三方的月华仙子，也出动了全部人手，共有十二名，个个皆可使用巫术毒药的女人，而且武功也颇为出色。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决定性的终结大搏杀。

终于，人都逐渐脱离现场，在这一带草木繁茂的蔽地，你追我赶死缠不休。

柳思在土冈南面的一株大树下，倚树假寐状极悠闲，似乎血腥的搏杀与他无关，他只是个与世无争的冷眼旁观者。

身侧传出一声沉叱，利刃破风的锐啸令人毛骨依然。

他假寐如故，丝纹不动。

铮一声狂震，兵刃接实，利器破风声，传出一声娇叱，然后是鬼声四起，灰雾涌腾。

他仍然假寐如故，不为所动。

猛地一声暴吼，气爆声与破风声，与四起的鬼声相应和，随即突然四野死寂。

灰雾被风一吹，徐徐消散。

一具尸体倒在他身侧的草地上，相距不足两丈。

尸体旁，以剑支地、大汗湿透衣裙的月华仙子，原本红润的面庞成了苍白色，满头大汗，呼吸急促，高耸的胸部急剧起伏，似乎站立不牢，以剑支地也摇摇欲倒。

真够瞧的，比她那天在小河床沐浴时，赤身露体的光景更迷人，更具魅力。

大汗湿透的衣衫紧裹住躯体，浑圆挺秀的酥胸原形毕露，不盈握的小腰肢与浑圆的臀部，比完全裸露更具动人的魅力。

月华仙子看到了他，认出他是八表狂龙的人，却不知道他就是那天头

戴布袋，检查她百宝乾坤袋的人。

她已经耗尽所有的精力，一个村夫用锄头也可以把她击倒。

她苍白的面庞更冷灰了，无神的明眸有惊恐的神情。

剑好重，很难举起来。

假使柳思走近，手一伸便可把她抓住摆平。

她感到诧异，这个人怎么居然在这里睡觉？

糟了，不是睡觉。

柳思扭转头，虎目炯炯盯着她，脸上有邪邪的怪笑，举手轻抚上唇的小八字胡。

她想：这个人要扑上来了。

“赶快坐下来调息。”柳思不但不曾扑上来，反而伸伸懒腰要她抓住机会调息，“如果不能在短期间恢复精力，一个三流人物，也可以将你捉走。”

“你……你……”

“我还没睡够呢？你忙你的啦？”

“你……你不是八表狂龙的人吗？”

“是，也不是。”

“怎么说？”

“小女巫，你还有闲工夫唠唠叨叨，是不是女人天生长舌，不顾死活？”

“你……你知道我……”

“我当然知道你，月华仙子霍双成，你十几个人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你们今天大举报复，事前我就一清二楚了。”

“但你却……”

“我懒得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小妖巫非常美丽，十足女人味，捉来暖脚还真妙不可言，可惜我对打光棍非常满意。喂！你还不行功调息？”

“这……”

“闭嘴！坐下！”柳思叱喝。

她像被叱喝声吓了一跳，但立即顺从地放下剑，盘腿坐在地上调息，呼吸立即恢复正常。

柳思重新假寐，但却心跳加快。

虽则他闭上了双目，而小妖巫玲珑剔透的服体，与脱俗的面庞影像；却出现在他的眼前浮动，气血有沸动的情形发生。

“我怎么了？”他突然喃喃自语。

他无法再呆下去了，猛地跳起来，丢掉一直抓在手中的竹枝，头也不回大踏步走了。

他不能回头重看小妖巫一眼，那只会让他的心跳更为加快。

是一场激烈的势均力敌大搏杀，而非决定性的终结大搏杀，因为双方都没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设能彻底消灭对方的人，双方都不会甘心。

表面上看来，双方势均力敌，人数也相当，投入的高手名宿武功也相差无几。

可是，巡缉营的人指挥统一，而对方却是临时凑合在一起，事先并无周详计划，甚至三方的主事人也不曾见面洽商。

道不同不相为谋，仅凭同仇敌忾的默契而同时行动，无法破除成见组合在一起，行动一开始就各自为战，情势一乱就各行其是各走各的，情势不利也就作鸟兽散。

双方伤亡惨重，但巡缉营却是获胜的一方。

八表狂龙非常兴奋，坐镇村中善后。

七个凶魔只逃走了摄魂骷髅、要命阎王、地府魁星三个人，遗尸三具，而且摄魂骷髅唯一的随从失了踪。

九华剑园的人，也遗尸八具。

五个女人的尸体，是月华仙子的人。

巡缉营的人，多死了三个，二十人。

捉住两个重伤的活口。

一个是鱼鹰丘萍的朋友，鱼鹰则是绝剑狂客的知交和近邻，被巡缉营的人破家灭门，为友报仇视死如归，拒绝透露剑园吴家的消息，据说最后绝食而死。

另一个活口是摄魂骷髅的随从兼弟子，只招出仰止山庄两位金刚，囚禁在城内某一家民宅内，是地府魁星安排的，只有摄魂骷髅知道在何处藏匿。

暗潮激荡，更强烈的暴风雨正重新酝酿中。

巡缉营的人能公然活动，而且可以携带刀剑行走。对外他们是巡缉营的丁勇，对内是可以独自办案的力士，地方上的治安人员，在他们面前低了一级。

摄魂骷髅这些人是“匪徒”，是见不得天日的野鬼。

尤其是白天，他们必须化装易容才敢在外走动。

老凶魔的三个随从兼门人先后被杀，目下他只有一个人了，由于他的长相特殊，化装易容十分困难不便，因此在外活动打听踩探的人，只好劳驾要命阎王和地府魁星出动了。

东码头的一家饮食小店中，三个人躲在厅角品茗。

各自为战，早晚会被逐个击破的，有远见的人，便想到结合各方同仇敌忾的人，破除成见丢开利害关系，以对付共同的强敌。

混天一掌康廉，就是有远见的少数人之一。

他主张与月华仙子谈判，赎回两位姑娘，再与摄魂骷髅洽商，联合三方面的力量，发挥统合打击的威力。

目下三方的人，皆元气大伤，已没有主动发起一击的力量，须等候赶来助拳的朋友，衡量实力方能策定打击的行动。

他知道统合三方面的力量，事实上困难重重，互相之间的利害是非就难以摆平，没有人能把三方身分立场迥异的人，拉摆在一起平心静气坐下来谈合作事宜。

明知困难重重，但值得一试。

他们在等人，全部化了装易了容。

喝了半壶茶，桌旁来了一个肮脏的小流浪汉。

“我实在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小流浪汉是月华仙子，在一旁坐下，首先就表明敌对的态度，“但毕竟咱们曾经偶然在一起，并肩对付巡缉营的走狗，所以我来了。康老前辈，你在浪费工夫。”

“你把人让我赎回，与把人卖给八表狂龙，是不是更合乎道义？”混天一掌不得不摆出低姿势，往昔他这个侠义道怪杰。根本不屑与小妖巫打交道，更不可能在一起平起平坐。

“那是不同的。”月华仙子正色说：“我与他们打交道在先，而且给他们半月工夫筹钱……”

“而他们却再三向你们袭击。”

“这是必然的事，他们有权在期限前，任意争取夺人的机会，与约定无关。而我，必须保持我的声誉，在期限以内，我不能将人让你们赎回。康前辈，我是一个守信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霍姑娘，如果我们之间的过节，不能相互让一步，尔后早晚会被走狗们逐一消灭的，”混天一掌感慨地说：“这个八表狂龙年轻剽悍，勇敢果决，身怀绝技，心狠手辣，冲劲十足，连摄魂骷髅也挡不住他的剑，咱们除了事先由几个武功最佳善用暗器的人，专门对付他之外，别无他途。”

“绝剑狂客是大名鼎鼎的七剑客之一，他应对付得了这条狂龙。”

“吴园主要过几天才能赶到。依老朽的估计，吴园主的胜算不会超过三成。”

“你们人多……”

“一万头羊，也胜不了一头猛兽。如果有姑娘与摄魂骷髅联手，可望扳回劣势……”

“那是不可能的，康老前辈。”月华仙子持相反的看法：“联手协同非一路可成，默契不够，所用武功各异，反而互相牵制自陷危局，一步错全盘皆输。我想，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对付这条狂龙。”

“哪一个人？”

“那个神出鬼没戴头罩的人。康前辈，你不觉得奇怪吗？”

“有何可怪？”

“巡缉营的走狗每一次重要行动，咱们事先都会得到神秘的人传警，似乎这个人在暗中牵线，控制了各方的行动。”

“我早就怀疑了。”混天一掌者眉深锁，“但猜想可能有好几个人在暗中控制一切，了解各方的实力和动静。甚至我怀疑这几次生死搏斗，都是这些人有计划地促成的。可以隐约地看出，这些人有意偏袒我们，不然咱们早被这条狂龙斩光杀绝了。问题是，咱们毫无线索，如何才能我得到这些人？”

街对面的店铺前，有人向这一面打手势。

“走狗的眼线来了。”月华仙子匆匆地说，一溜烟出店溜之大吉。

会谈还没谈上正题，混天一掌大感失望。

出店面向街西搜视，不但有可疑的人接近，更有穿了道装，挂了剑十分神气的西岳炼气士，储同两个半百年纪的人，像觅食的狼，炯炯鹰目不住向四周察看。

“咱们也走。”混天一掌向两位同伴低叫：“咱们的化装易容术，很可能瞒不过这个妖道。”

月华仙子有两个女扮男装的侍女掩护，出了店向街东的郊区急走。

两侍女远在二十步后追随，严防意外。

前面小巷口出来了两个人，青衣布裙扮成普通妇人的东方玉秀，与一个同样打扮的侍女，出巷后也向街东走，去意匆匆。

月华仙子向后面两侍女打手势，表示要跟踪东方玉秀主婢。

接着心中一动，放弃跟上的念头。

东方玉秀身后有人跟踪，是两个水夫。

她立即改变主意，跟在两个水夫后面。

仰止山庄的人替八表狂龙助威，当然也是她的劲敌。虽则她并没发现仰止山庄的人向她动剑，但改变不了敌对的事实。

如果能除去东方玉秀，等于斩除了巡缉营走狗一条手臂。

跟踪的两个水夫，应该是友非敌，显然也在打东方玉秀的主意，她希望能有机会助水夫一臂之力。

接近街尾，东方姑娘主婢折入街南的另一条小巷。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她耳中突然传入陌生而又有点熟悉的语音。

是千里传音术，一种不易练成的特殊传音绝技，声音不大，但只有在声音经路窄小的空间，才能听到这种声音。在身旁的另一个人也无法听到。

她倏然回头四顾找寻声源，找不到可疑的人。

街尾行人不多，已经远离码头区。

“有人向我示警。”她想。

她疑心黄雀是西岳炼气士，但老道三个人并没跟来。

在巡缉营的众多高于名宿中，她只对八表狂龙与西岳炼气士两个人，怀有强烈的戒心。

看不到可疑的人，她不想放弃机会，提高警觉，毅然跟入小巷。

第十二章

巷底一家土瓦屋的主人，对跃墙而入的两个不速之客，似乎并没感到意外，甚至早已在小小的客厅备茶相候，早已料定会有不速之客光临。

“我想，你就是水怪康和了。”踏入厅堂的东方姑娘冷冷地说，“你躲得真稳当，几经转折才找到你这里的住处，真难找呢！”

“你我对了地方。不错，我就是水怪康和。”主人生得满脸横肉，一副歹徒恶棍嘴脸，但说起话来却不像一个粗野的暴徒，“在淮河这条水道上，我的确是混世好汉们的老大。我知道你，仰止山庄的东方大小姐。你找我，首先你就找错了人不上道。淮河的好汉与北地的宗师世家，一无交情二无往来，三无恩怨四无同道之谊。我问你，你我我有何见教？”

一番话甚有分量，混世英雄的立场铿锵鲜明，堂堂正正划清界限，地方龙蛇的形象豪气十足。

厅后走道踱出一个黑脸膛，身材修长矫健，左颊有刀疤，右颊有寸大青胎记的人。

“东方大小姐跳墙而入，摆明了不是强龙不过江。”这位黑脸盘相貌狰狞的人，比水怪康和更像水怪，说的话声如洪钟，带有浓浓的淮阳腔，“再挟巡缉营自重，有一条狂龙撑腰，吃定了咱们这些鱼虾。康老大，你该知道所冒的风险有多大。”

“我经历过更大的风险。”水怪康和冷笑，“东方姑娘，请指教。”

“我知道淮河的好汉都听你的，临淮地方是你康爷的活动院子，外地来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你的眼下。”东方玉秀仍然不改自负的态度，“撮魂骷髅几个凶魔，所藏匿的两个人，绝难瞒过贵地好汉的耳目，因此我是前来求助的，我也无意扮过江的强龙，更不想挟巡缉营自重。康爷，请勿以先入为主的成见，把这件事看得太复杂。”

一般来说，地方的龙蛇与名震天下的豪霸之间，维持着非常微妙的局

面，平时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双方的权威。

一旦牵涉到影响利益的事。就会爆发出严重的利害冲突。所以说：不是强龙不过江；又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两种说法，具有相反的意义，说明了双方的矛盾情势，具有强烈的冲突性：一口吞掉地方鱼虾；或者小心不要招惹地方鱼虾。

要扮过江的强龙，必须具有真正的强龙气势。名震天下的豪霸，通常也是由地方龙蛇而产生的。

在一处小地方也站不住脚，如何能妄想名震天下？声威与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虽则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

摄魂骷髅有惊世的声威，但实力有限，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号令江湖，虽则他是强龙，但吞不掉地方鱼虾，因为鱼虾都见机跑掉了，他没有实力将鱼虾抓回来吞吃。

仰止山庄一剑愁东方未明，也是名震天下级的强龙。那些天下级的高手名宿，多数知道他这个人剑术超凡，

但他也没有实力，他不是疏财仗义知交满天下的人物，比起大江地区的九华剑园，仰止山庄就显得差了一点份量，所以希望能在声威上超越九华剑园。

九华剑园主人绝剑狂客，为人四海各式朋友都有，才是。名实相符的强龙，实力雄厚交游广阔。

某处地方出了让他棘手的事，他只要向该地朋友打声招呼，该地的朋友自会出面与各方周旋，替他摆平这件事。所以，才遭到巡缉营的嫉妒。制造事故一举铲除，连他的朋友也列在铲除的黑名单内。

东方玉秀自不量力，摆出过江强龙姿态找水怪，确是不智之举，仰止山庄根本没有压制地方龙蛇的实力。

“问题是你东方大小姐太抬举我了，我水怪根本没有这分能耐。”水怪康和口气缓和了些，“凶魔们藏人的地方，附近的人一定受到严厉的警告，他们杀起人来有如踏死虫蚁，怎么可能有人透露消息？何况知道的人一定没有几个。东方姑娘，我爱莫能助，你逼我也无济于事，我只能用我会尽力的谎话来敷衍你，你瞧着办吧！”

“你找巡缉营的人出面也没有用，姑娘。”黑面怪人接着说；“巡缉营的人，已向本城的孙捕头施加压力。孙捕头已向康老大打过招呼，施过压力。如果康老大有能力办得到，根本不需劳驾姑娘你亲自出面，是吗？”

“看来，康爷是无法帮助我了。”东方玉秀懊丧地说。

“东方姑娘，听得进逆耳忠言吗？”黑面怪人不再逼她。

“尊驾有何见教？”

“八表狂龙已抓住两个活口。放出口风说两个活口都死了。你和他在一起，你相信吗？”

“这……”

“他已经获得所要的消息，即将展开雷霆霹雳的行动。鄙狗官贪残酷虐，巡缉营比毒蛇猛兽更残毒。他这次南来，只有一个目的：杀！已经获得消息，发现了九华剑园的人，他还用得着浪费时间逐一追查吗？他会毫不留情见一个杀一个，不管是否与九华剑园有关，他会以铲除九华剑园余孽为借口杀遍天下，替鄙狗官的巡缉营立威。他根本不顾手下走狗的死活，哪有闲工夫替你营救两个金刚？只要他一查出凶魔们的下落，就会给予雷霆一击，救人不

是他的事，他只负责杀人。”

“你……你不要危言耸听……”

“是吗？他根本不理会小妖巫的卖人要求，一有消息就毫不留情大举袭击，不在乎剑园两位姑娘的死活，因为他不要活的人。”

“他为人……”

“他要做威震天下的人中之龙，连皇家特务锦衣卫陆都堂所养着的缇骑，他也没放在眼下，在京都他就敢向陆都堂的人挑衅，可知他的胆气和野心，绝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该有的，他是个狂人。姑娘，赶快离开他。不然，你将成为帮凶，成为江湖朋友的仇敌，成为众矢之的。你走吧！最好小心些去找老凶魔，不要寄望在八表狂龙身上，他杀人而不救人。”

“这……”

黑面保人突然伸手校住水怪康和，显明地要制止水怪有所举动。

“你们听够了吧？进来坐。”黑面怪人向厅外拍手叫，“你如果想卖弄巫术，赶快打消这笨念头。”

厅外的小院子毫无声息，不可能有人存在，透过厅门和明窗，小院子一览无遗。

全屋死寂，毫无异样声息。

东方玉秀与侍女，警觉地解开裹了剑的青布卷。

“不可能有人。”东方玉秀听不到异声。心中一懈，“你是说小妖巫来了？她藏身在南郊外呢！”

“信不信立可分晓。”黑面人抓起一只茶杯，虎目半闭神功默运，手向前一送，茶杯飞弹而出。

茶杯飞出厅门，飞落小院子，猛地传出一声怪响。茶杯在小院子的方砖地爆炸破裂。

怪事发生了，碎杯片不是摔破飞散的，每一片皆有如活物，向上翩然激射，发出奇异的破风怪啸，速度比投杯时快了十倍。

一声惊呼，缩在檐下的人往下掉。

一声怪响，一道黑气从屋顶斜逸、下旋、罡风呼啸卷向下坠的人。

黑面人出现在门外，伸手便抓向黑气。

东方玉秀主婢大吃一惊，只感到身侧微风凉然，黑面人便蓦尔失踪，却出现在门外，显然是从她们身侧掠过的，但她俩却没看到人影。

黑气一泄而散，人影幻现在院侧。

黑面人一抓落空，顺势俯身抓住了坠下刚要着地的人，一声长笑，将人背挟在腋下。

原是扮成贫妇的侍女，月华仙子的得力臂膀。

幻现在院角的人是月华仙子，裹发髻的包头青帕被抓掉了，脸色苍白，惊容明显。

“把你们用诡计弄翻的两个释放，交换你这位侍女。”黑面人说。

“你……你怎么可能知……知道屋外所发生的事？”月华仙子傻傻地问。

“我的神通比你深呀！”

“不可能……”

“喂！交不交换？”

“如果我……我不交换呢？”月华仙子凤目一转，居然笑了。

“我就把你的人，交给八表狂龙。你瞧，八表狂龙的女伴就在这里。”

“你不会的。”

“可别搞错了，小妖巫。”黑面人也笑，笑容极为可怖狰狞，“淮河的好汉怎敢与巡缉营作对？把人交给他们必定有重赏。你卖人不成，自己的人反而被卖，报应很快是不是？”

“好吧！我交换。”月华仙子别无选择，飞越院墙。

水怪和东方玉秀主婢都出来了。

东方玉秀惊疑不定。

水怪是谁河地区好汉们的头头，这些吃水饭的好汉，怎么可能有如此身手高明的人物？连水怪康和也只能在二流人物中，勉强可占一席之地，仅水性略为高明而已，还不配在江湖亮字号。

一个少女带两个大男人，居然一手挟一个，飞越院墙轻巧利落，月华仙子之所以能在江湖称雄，并非全凭她的巫术，骨子里具有深厚的武功根基。

人往地下一丢，鼻端抹上一些药末，头上轻拍了两掌，白发郎君和飞虎钟雄霍然惊醒。

“怎……怎么一回事？”白发郎君昏昏糊糊爬起怪叫，不住摇晃着脑袋。

“咱们又被迷昏了。”飞虎比较清醒些，盯着月华仙子苦笑：“这是小妖巫做的好事。”

“罢了！”白发郎君泄气地说：“咱们都是名声响亮的风云人物，再三被人弄昏摆平，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冲了哪一位不好惹的太岁？”

“你两个家伙赶快滚蛋。”黑面怪人释放侍女，沉声挥手赶人，“这里即将被可怕的高手强行闯入，你两个专打烂仗的泼棍绝对禁受不了，快走！”

“你……”白发郎君讶然盯着黑面怪人，想发火却又不敢造次。

“我以后会找你，你竟敢冤魂不散蹑在我身后弄鬼。”东方玉秀杏眼睁圆，但不便发作。

“我喜欢你并不犯法呀！”白发郎君嘴上不饶人，“在徐州你主动勾引我，不到手绝不……哎……”

黑面怪人信手一挥，一块一两重的碎银块，不轻不重地在两丈外，击中白发郎君的门牙。

门牙幸好没断，发出一声脆响。

白发郎君大骇，飞跃而起逾墙急遁。

飞虎也吓了一跳，跟着飞逃。

“你该打断他的门牙，免得他以后胡说八道。”月华仙子掩口笑，“你说即将有可怕的高手强闯，是指黄雀吗？”

她并不能肯定那个用千里传音术传警的人，是这个黑脸膛丑陋狞恶的怪物，因为这个怪物应该与水怪，在这里等候不速之客。

但她的潜意识中，却认为就是这个怪物向她传警的。

“是，也不是。”

她心中一震，亮晶晶的凤目，专注地搜索黑面怪人的眼神，与及脸部的易容物。

这句话她不陌生，说这句话的语腔虽然不同，调侃的口气却是相同的，在她最困顿脆弱的紧要关头，她就听过这一句话。

柳不思，这个巡缉营的小人物。

但她不敢确定，这个黑面怪人，似乎并没使用易容术，怎么看也不像柳不思。

重要的是，巡缉营的人怎肯放过她？

她曾经从鸿福老店的店伙口中，了解柳思的底细，知道柳不思其实是七猛兽的人，一个打听消息的小跑腿，抬不起头的小伙计，如此而已。

这个武功骇人听闻的黑面怪人。当然不可能是柳不思。

她想：也许是那个用布袋蒙头的人。

“我听不懂。”她信口说。

“是，因为跟踪你们的人已经来了；不是，因为跟踪的人不敢妄动，已经发出讯号，召来足以对付你的高手赶来，可能即将到达。懂了吧！”

“现在走来得及吗？”

“也许。”

“我得走。”

“好，你不笨。我替你挡住她们。”黑面怪人指指东方玉秀主婢：“你两人武功相去不远，她可以缠住你。我不会让她如意，你走吧！”

“你们……”她指指水怪。

“他也要走，乘船到泗州快活去也。”

手一挥，水怪退入厅，往后堂一钻，形影俱消。

“从后堂走，由左面的小巷脱身。”黑面怪人向她指示机宜：“不要再打掳活口的主意，你已经是他们必杀的目标。”

“再见。”

“对，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她和侍女从黑面怪人身侧掠过，奔入厅堂。

掠过的刹那间，她出其不意伸手急抓怪人的右颊，手指接近颊上的胎记，想摸摸看是不是天生的。

糟糕，她的手短，怪人的手几乎比她的手长一半，右肋被怪人摸了一把，指尖触及她浑圆挺秀的玉乳侧。

她像是触电，跳起来急急缩手，一头抢入厅堂。

“啐！”她扭头大发娇嗔，脸快要红到脖子上了。

怪人不理她，手一张。制止跃然欲动的东方玉秀追赶，脸上的狞笑可怕极了。

东方玉秀收回踏出的一步，不敢逞强硬闯。

“你两人都有剑，何不拔剑试试运气？”怪人狞笑着说：“仰止山庄东方家的剑术独步武林，号称北剑。你老爹绰号一剑愁，你能一剑让我发愁吗？”

“阁下贵姓大名？亮名号。”东方玉秀沉声问。

提起她老爹，提起她东方家的剑术，怪人的口吻显然表现出轻蔑的意味，这就牵涉到仰止山庄的威望。她与大多数武林朋友一样，每个武林人都自命不凡，为争名不惜生死与之，她就是这样人。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你也无需刨我的根底。我不会和你比武功高下，不会和你争武林排名，更不必和你争江湖地位，我只是一个阻止你损害别人、偶或管管闲事的小人物。你如果想缠住小妖巫，等巡缉营的人赶到，必须通过我这一关，必须凭你的所学击倒我。”

一声剑鸣，东方玉秀拔剑出鞘。

黑面怪人哼了一声，眼神一变，变得凌厉慑人，阴森冷厉不像人的眼睛。

“你真的拔剑了，证明你已经无药可救。为了你仰止山庄的利益，你已

经甘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利用八表狂龙帮助你扬名立万，妄想向当代风云人物之途迈进，为你仰止山庄增光。”黑面怪人声色俱厉，怪眼中冷电四射，“我可以原谅你年轻气盛，原谅你傲慢自负少见识。但要用强制性的手段把你踢出是非场外，免得你陷溺太深身败名裂，我认为不值得，你不会领我的情，你会诅咒我一辈子，所以我不再理会你的死活了。走也，后会有期。”

声落，身影已消失在厅内。

东方玉秀一扑落空，剑光跟不上怪人消退的身影。

月华仙子不信邪，不信黑面怪人能未卜先知。她带了侍女躲在巷对面的一家用楼上，从窗缝居高临下，监视不远处水怪的简陋房舍，所有的动静一览无遗。

不久，看到东方玉秀主婢，出现在屋后进的瓦面，游目四顾像在搜寻什么人。

片刻，四面人影纷现，以奇快的速度冲入，屋内屋上都有人穷搜。

看到八表狂龙出现，她暗叫一声侥幸。

她知道，八表狂龙吃定了她。

她的巫术对功臻化境、定力超人的八表狂龙威胁性甚小，她的武功也比八表狂龙差，除非她能有机会先期布置决战地点，不然在任何地方，她也无法抗拒得了八表狂龙的雷霆攻击。

她总算明白了、八表狂龙也将她列为劲敌，只要获得她的下落，一定会十万火急亲自赶来对付她。

来的人约有二十五六名，已经搜遍全屋，有人向四面扩大搜索圈，侵入四周的民宅。

她心中发慌，这里一定会被搜到的。

很糟，这时已经不能找到小巷子脱身了。一咬银牙，她带了侍女跳落邻居的屋脊，在屋顶飞掠而走。

真像两道青烟。两人卯上了全力飞遁。

她听到身后传出呼哨声，猛回头便看到追来的人影，依稀若有流光，速度惊世骇俗。

“分！”她急叫，“你从下面走。”

侍女不假思索，跳落一座房屋的天井。

她速度加快，吸引追的人向郊外逃。

这一带本来就是街尾，以外便是郊外。

在房屋顶上窜上跃落相当危险，如果踩陷屋瓦就糟了，在郊野可以全力施展，脱身有望。

不论是平凡的普通人，或者是内外交修的武林高手，体力的消耗现象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能支持多久而已。

总之，先期的爆发力愈强，耗损的精力也愈多，绝对不可能精力源源不绝，一盛二衰二竭，是铁的定律。

那天能穷追她远走的人，共有三个，八表狂龙是其中之一，另两个是西岳炼气士与飞熊熊伯权。

要不是草木竹林茂密，她决难摆脱二个高手名宿的追逐。

故事重演，又开始你逃我追。

这次，能衔尾追逐的也有三个人。

她在百忙中扭头回顾，看到二十余步后追得最快的八表狂龙，另两个

落后十余步，其中没有她害怕的西岳炼气士。

其实她并不真的害怕西岳炼气士，只是她的巫术经常受制于老道的道术，有点施展不开，缚手缚脚的感觉，心理上的压力，比实际的搏斗压力沉重些。

很糟，这次恐怕有点不好，这一带可供藏匿的浓林竹丛不多，荒郊旷野大白天藏身不易。

开始，追的人可以和她保持距离，她可以凭借急剧转向的技巧，将距离拉远，以抵销八表狂龙稍快的速度。

但不久之后，她的精力开始衰退，速度每下愈况，折向窜逃也弥补不了损失的速度。

八表狂龙已接近她身后十步左右了，大事不妙。

体能行将消竭，她后悔不迭。早知逃不掉，应该乘精力仍在时，与对方行破釜沉舟的一击。

现在，她恐怕连举剑的力道也消失了，何况手中根本没有剑。

脚好沉重，她只能近乎麻木地奔跑。

“我要追得你力竭而死。”身后传来八表狂龙冷厉的叫声，即将接近她身后了。

八表狂龙也浑身大汗，脚下同样沉重，但精力比她强盛得多，她几乎已经嗅到男人的汗臭味了。

“我还可一拼。”她咬牙切齿道，准备止步转身。

身侧的草丛中人影一闪，她连闪的怪影是人是兽也没弄清，一条强劲有力的手臂，已经夹背挽腰将她挽离地面，似乎身躯开始腾云驾雾。

“挽住我的肩。”熟悉的语音入耳，“调息。”

她兴奋欲狂，五行有救了，没错，是黑面怪人。

二五起落，她隐约听到身后八表狂龙的狂怒叫骂声，之后便骂声渐远，终至遥不可闻了。

她大感困惑。显然黑面怪人一直就隐身在她附近，十几里路的疯狂奔逃，怪人所耗损的精力，绝不下于她和八表狂龙，为何怪人却精力如此充沛？

挟带着一个人飞掠，一二十步就后力不继了，而怪人似乎没有任何吃力的神情流露，速度骇人听闻。

正在思索，感到速度一慢，然后徐徐停止，挟住她的手一松。

“站稳了。”怪人拍拍她的肩膀：“找地方躲起来调息恢复体力，千万不可急于找水喝。精力恢复三成，便可远走高飞，以免被后面追来的人搜出。”

“你……”

“我有我的事。”

“我……我欠你一份情……”

“废话！”

她没有机会道谢了，怪人已远出二十步外。

“他……他是什么人？”她喃喃自语。

八表狂龙也支持不住了，坐在一株大树下调息，浑身衣裤已被大汗湿透，体内有贼去楼空的感觉，口中似要喷出火来，大量失水因而产生衰竭性的昏眩感。

他曾经看到怪人的侧面，看到黑脸膛与胎记。怪人挟着月华仙子飞掠的速度，把他傲世自负的狂态赶走了一大半，心中悚然而惊。

遇上了真正的劲敌，他想到了同伴。

往回路眺望，旷野寂寂，那有同伴跟来？

“全是些饭桶！”他脱口大骂。

调息毕，他被汗湿透的衣裤，竟然被行动所发的热度蒸干了，精力恢复得相当迅速。在一条小溪喝水，他恢复了生龙活虎的英雄气概，循原来追逐的痕迹，失望地觅路返城，

走了三四里，穿越一丛桃林，前面是一处废耕了的旱田，野草高及腰部。

黑面怪人的狰狞身影，屹立在烈日下，似乎烈日已失去热力，居然有阴寒冷冽的感觉，真像青天白日下鬼魅现形，这个凶猛可怖的人必定来自不可知的阴间。

怪人手中有一把刀，亮晶晶光华四射。

他吃了一惊，认识这把刀的主人。

秋水冷焰刀，巡缉营大名鼎鼎的力士刀客，快刀郝威的宝刀，名列天下十大名刀之一。

快刀也是鄢狗官的贴身保镖之一，是随同西岳炼气士几个鄢狗官心腹，先后赶来会合的人，地位与西岳炼气士相等。

毫无疑问，快刀必定已遭到不幸了。

起初能跟在他身后的两个高手中，快刀便是其中之一，因后劲不继，远落在后面赶不上他。

正是帮助月华仙子逃走的黑面怪人，竟然跑到回路上等他。

又惊又怒，他徐徐拔剑。

“你是妖巫的什么人？”他徐徐逼进厉声问，碰上真正的劲敌，他反而冷静沉着，与平时所表现的暴怒焦躁神情判若两人。

他还来不及向东方玉秀询问小屋所发生的事故，所以不知道这个怪人是水怪的同伴。

一个见小敌狂暴，见大敌冷静的人，性情必定变幻难测，是天生的枭雄霸才，他就是这种人。

“一个看你不顺眼的人。”黑面怪人带有浓浓风阳腔的官话，一点也不说耳。

“亮名号。”

“冷面刀客。”黑面怪人信口胡诌，“一个江湖浪人，姓名算不了什么，你就不必多问了，挺剑上；我要知道你这混蛋，凭什么敢狂妄地称为八表狂龙，希望你不是泥塘里的泥鳅。”

“在下从京师杀到江南，沿途挥剑没碰上真正的对手，碰上的全是浪得虚名，名不符实的高手名宿，果真是天下无人，我八表狂龙极感失望。”他傲然地说，威风八面豪气飞扬。

“你逃走的轻功不错，也许你可以成为我八表狂龙的对手。”

“你狗屁！”黑面怪人笑骂，“带了一大群狐群狗党耀武扬威，就敢妄言天下无人，你也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了。没碰上对手，一是你倚仗人多，一是你幸运。你这狂妄的混蛋，只配到蛮荒绝域外称雄，这里容不得你撒野卖狂，今天我要把你的龙筋抽掉。”

接近至丈五六，这才发现侧方三丈外，快刀斜躺在草丛中，寂然不动像具死尸。

八表，指八方之外，意义与八荒、八极相差不远，都意指八方之外极远的地方，也意指国土以外；所以黑面怪人讽刺他，只配到蛮荒绝域外称雄。

一声狂笑，他用行动作答复，身剑合一雷霆一击，剑光陡然迸发，势如奔电，吐出了满天雷电，锐不可当，

刀光闪烁令人目眩，刀气迸爆有如午夜风涛，狂野地楔入剑所进射出来的激光中心，在满天雷电中穿梭旋舞，正面接触以攻还攻。

刀称拼命，以近身搏杀为主。

一般开了锋的剑，根本不敢与刀行正面接触。

爆发出一阵急剧的金铁交鸣声，刀光剑影闪动的速度，肉眼已经难以分辨，好一场力与力的猛烈交锋，刀剑与人影似乎已成为幻影了。

猛然传出一声最猛烈的狂震，剑光斜飞而起，随即急剧翻腾，远出三丈外。

刀光掠地而至，铮一声震耳金鸣，剑光再次斜飞，再次翻腾。

六次起落，附近百步周径内，野草如被狂风暴雨所摧残，更像被一群发疯斗牛所蹂躏。

最后一次起落，剑气刀气终于消逝，人影重现，第一次疯狂接触告终。

八表狂龙浑身重新被大汗所湿透，虎目的精光黯淡了许多，脸色有点苍白，持剑的手也有点不稳定了。

黑面怪人远在三丈外。也浑身大汗。

“原来你这混蛋，练成了云龙二现身法绝技，半空中可在刹那间变幻二种身法，可有效地闪躲下面对手的攻击，难怪你敢狂妄吹牛。”黑面怪人一面扬刀逼近一面说：“我要把你一身秘藏的零碎榨出来，以便找出一刀能毙了你的好机会，杀！”

刀如在龙，洒出了满天弧光。

八表狂龙哼了一声，剑光如虹风雷骤发。

冲错、盘旋、闪掠、交叉……刀剑接触声如绵绵钟鼓交鸣，光华闪烁激起满天雷电，死神的手似已伸下来了。

一刹那，又一刹那……草叶纷飞中，两道光芒倏然中分，风雷骤止。

第二次雷霆接触结束，还没有人倒下。

八表狂龙远在两丈外，马步一虚几乎滑倒，青衫的下摆与右背肋，被吹裂了二条八寸长的裂缝，可以看到冷白的肌肤，可知并没受伤。

虎目中的光芒，终于完全隐去，已呈现疲态，精力已耗损得装不多了。

黑面怪人眼中的精光。也黯淡了许多，短青衫已可绞出汗水来，持刀的手仍然强劲有力。

“我知道你护体的神功是啥玩意了。”黑面怪人大踏步欺近，“刀及处躯体随刀的压力收缩，再猛然反弹。这种玄门度劫神功如果练至九成火候，你这混蛋可以缩小成一头刺猬，谁碰了你都会一身伤。他娘的！砍你不死算我栽了，杀！”

两道激光猛然乍合，响起一声令人心向下沉的异鸣，人化为两道流光。向两侧喷射，在二丈外猛然大回旋，夭矫如龙回头反扑。

又一声霹雳，流光再次中分。

这次，八表狂龙多震出两丈，青衫破损像流苏。身形稳下时再跟舱冲出七步，剑上光华无影无踪。

黑面人斜旋出八尺，一声虎吼，猛虎回头，刀光霍霍，再次狂野地扑

上了。

八表狂龙真力将竭，不想竭泽而渔，逞强硬拼，斜掠出三丈外，争取调息的机会。

长啸震天，五个人影来势如星跳丸掷。

正欲扑上的黑面人，猛然刹住脚步。

“我会再找你这混蛋放手一拼，免得你狂妄地认为天下无人，后会有期。”

黑面人凶狠地说，将秋水冷焰刀，向远在四五丈外，抖躺在革中的快刀一丢，刀急剧翻腾，斜插在快刀的身侧。

人影一闪，再闪，眨眼间已远出二五十步外了。

“我……等你……”八表狂龙厉叫，马步不稳摇摇欲倒。

五个人到了，最先到达的是西岳炼气士：

看了激斗处十丈方圆内，野草被践踏的遗痕，老道与四个自以为武功超绝的名宿，一个个心惊胆跳。

遗痕明显地表现出激斗的惨烈情景，没有人能相信两个人拼搏，全造成如此可怕的伤害，似乎比数十部大车辗过更严重些，

“长上，怎……怎么……回事？”一名年届花甲的人悚然问。

“回去查就知道了，这个人将是咱们最可怕的劲敌。”八表狂龙知道谦虚了，“今后你们如果碰上他，切记不可逞英雄和他决斗，务必使用一切最阴毒的手段，尽快送他下地狱见阎王。”

出动了众人手，搜捕水怪康和，连临淮的治安人员也全部出动，先后捉到八名淮河地区的混世好汉。

水怪已鸿飞杳杳，船驶下游的湖泊沼泽区，即使出动十万水军，也无法搜出这些泽国龙蛇来。

八个好汉根本不知道黑面怪人的来历，从没听说过水怪康和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浪费了半天工夫，谁也不知道这个自称冷面刀客，相貌奇特的黑面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直至未牌时分，八表狂龙才气冲冲地返店。

召集主要人手计议一番，最后八表狂龙与西岳炼气士两个人，召来早已返店的柳思。

柳思一直以外人自居，知趣地从不参与他们的聚会，与黑虎和仅有的随从，避得远远地免滋误会。

所以八表狂龙的行动大计，三人根本毫无所悉，成功与失败皆与他们三人无关，巡缉营的人也从没对他们起疑。

柳思获取消息的手段，因小村童落在巡缉营的人手中，而获得众走狗的肯定，认为他的确不愧称调查的专家能手。

大举突袭成功了一大半，归根结底仍算是他的功劳。

这些走狗做梦也没料到，小村童落在走狗手中，是经过缜密巧妙的安排。小村童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是诱饵。

“柳不思，你和水怪康和打过交道？”西岳炼气士倒也和气，问话的口气没有主子神情，“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我只和他的几个亲信接触过，不曾见过他本人。”柳不思坦然地说：“这个人胆气不够，地府甚探，处事小心谨慎，一个外地人，想见他并非易事。他那些人都相当讲义气，非常够朋友，供给消息相当热心，当然我花了不少

银子，给了他们不少好处。”

“既然你没见到水怪，那就无法知道他身边，有这么一个冷面刀客了。”老道颇感失望，“那个人对咱们具有潜在的威胁，你多费心，打听这个人的底细。”

“何必浪费工夫呢？”柳思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度，“他们对巡缉营又恨又怕，往周围数百里的河沼纵横绝地一躲，没有人能找得到他们的踪迹，他们不会再出来自我麻烦。而且你们即将离开……”

“噢！你怎么知道咱们即将离开？”

“凭常识猜测呀！你们捉了两个人，道长道法通玄，功参造化，可以驱神役鬼，是问口供的专家，当然已经获得有关绝剑狂客的可靠口供了，还有时间在这里稽留吗？兵贵神速，绝剑狂客不可能在这附近出没呢！”

“你知道白发郎君在此地吗？”老道立即抛开话题。

“知道。”柳思淡淡一笑，“道长不至于认为，我和他有什么牵连吧？”

“你有吗？”

“那家伙在徐州，要挟逼我替他打听九尾蝎的下落。以往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哪配和他这种风云人物套交情？他必定对东方姑娘不死心，不要把我扯进来，我不想与他有任何瓜葛。”

“你准备接近他。”

“什么？反而要我……”

“他正在设法与众老魔挂钩，也希望摄魂骷髅放过他。他打听消息的手段相当残忍，比你用收买或请求的手段更有效，你接近他，相信很快就可以知道老凶魔的藏匿处。”

“这……”

“赶快进行，咱们必须加紧行动。”

“好吧！我这就去找他。”柳思顺从地应喏。

“你知道他在何处？”

“我可以打听。”

“他曾经追蹊在东方姑娘身后，进入水怪的家。”

“消息可靠吗？”柳思装糊涂，表示他对八表狂龙追逐妖巫的事并无所知，

“当然可靠。”

“好，我去找水怪的弟兄。”柳思心中暗笑，立即告辞外出。

八表狂龙一直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自始至终不曾开金口表示意见或质问责骂，一改往昔惯例，不再扮严厉的夫子。

“他会成功吗？”八表狂龙等柳思走后，向老道问。

“信任他，长上。”西岳炼气士说：“这小子不但手段精明灵活，判断情势也有独到的功夫，从来就没有失误过，是吗？”

“我在担心他随水怪的人逃入沼泽藏匿。”

“你不再逼他，放松他一下，他就不会生二心了。你看，这次他就乖乖听话。”

“好，暂且放松他一下。道长。咱们早些歇息。今晚需要有充足的精力行动，我一定要在最近期间，把这里的人彻底清除掉，务必将绝剑狂客的女儿弄到手。”

第十三章

北门外的渡口码头。称淮河南岸渡，是一处官渡，拥有六艘大小渡船往来。

对岸山有码头、和三条小街。

码头有几座，最大的一度是淮河递运所的，不许商船停泊。

柳思通过栅口，讨了三文钱渡资，身后便靠上了——一个人，伸手相拍他的肩膀。

扭头一看，脸色一变。

是要命阎王董千里，像爪子已伸入鸡笼的黄鼠狼，手一挥，狞笑着赶他往前走。

上了渡船，要命阎王傍着他坐在右舷的舱板。

“你要绑架我？”他脸上有惊惶的神情流露。

“你值得一绑吗”要命阎王阴笑。

“不值。”他摇头：“我是七猛兽往昔的跑腿小伙计，身价值不了几文钱。七猛兽不是巡缉营的人，遭了无妄之灾，被你们先后杀死了三猛兽，更赔上了五个伙计……”

“不要向老夫叫冤诉苦。”

“如果我水里跳……”

“你跳得了吗？”

“你想怎样？”

“你不是说绑架吗？说对了。”要命阎王洋洋得意，“你如果放乖些，可以暂保安全。

要是有所异动，老夫弄昏你带走，简单吧？”

船已经驶离码头，船上五十余名男女渡客挤成一团。

“那个土老头肯吗？”柳思指指对面的老头，是他约我过河商谈的，他保证我的安全。”

土老头是混天一掌康廉，混元大真力应付得了要命阎王。一个是侠义道的名宿，一个是魔道前辈。

“所以我不打算立即制你。等你和他的事了结，就是我的了。你与他在一起的时辰，你是安全的。”

“哦！原来如此。情势殆危，你们几方人马，居然不愿同心协力采取联合行动，也不见机远走高飞，难道要被走狗们斩光除绝，你们才甘心吗？”

“唷！听你的口气，似乎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要命阎王嘲弄地说：“情急时的保命花招之一？”

“没有花招。”柳思冷冷一笑，“我只是不希望你们死得太早。”

“什么意思？”

“你们如果死得太早，就没有热闹可看了。如果你们真的放聪明些，好好盘算处境的优劣，必定可以成为巡缉营的心腹大患，把这些祸国殃民的混蛋逐一消灭，可以有效地引这些混蛋追东逐西疲于奔命。如果你们想在这里窥伺候机痛击泄愤，那……”

“你想要说的是……”

“你们将被屠尽杀绝，”

“你他娘的胡说八道。”要命阎王听不得老实话。恶狠狠地咒骂。

“可怜！”柳思摇摇头，不再浪费唇舌解释。

递运所码头以东一带河岸，偶或有些私人的船只停泊，平时很少有人经过。河岸的大柳树不时有些有闲的老人纳凉、

混天一掌与柳思，选择这处偏僻的所在会面。

不远处的另一株大柳树下，要命阎王坐在树下倚树假寐，像伺鼠的猫，留心两人的动静。

另一面，也有几个闲人聊天或下棋。

“老弟，你应该知道、江湖朋友对付敌方的眼线探子、通常是冷酷无情的。”混天一掌郑重地表明态度：“你的身分咱们已经完全摸清了。一个已经暴露身分的眼线，是不是该立即停止活动？但你没有。”

“我知道，过去我曾经吃过这口饭，干这一行我知道行规和禁忌。但问题是，目下我身不由己。”柳思一点也不为目下恶劣的处境担心、说话心平气和，“当然，我如果没有防险的能耐，怎敢依然在外走动？比方说。你在街上躡在我身后、假使你动手挟持，你将会发现反而落在巡缉营的人手中，幸好你没贸然动手，康前辈。”

“你是说，另有人跟来了？”混天一掌脸色一变：“不是唬人的？我的人如果发现有人跟踪，会发出警号的，但他们毫无动静，可见你的人并没跟来。”

“对，他们并没跟来，而是我用信号阻止他们跟来。”柳思泰然地说。

混天一掌是老江湖，被柳思的反常表现弄糊涂了，哪有人向敌方声明自己孤立无援的？即使真的没有人跟来策应，也不会坦然表白。

“为何？”混天一掌发怔。

“因为你很有点风度，要求我过河商谈，而且我也不希望被巡缉营的人，知道我和你会面的事。康前辈。你找我谈什么？”

“我知道你不是巡缉营的人，也许不会助纣为虐做得太绝，希望你能把我们失陷在八表狂龙手中的人，目下的生死存亡见告。以后，我们的人不再对称采取不利行动。”

“好，我告诉你。你们的人还活着，在各种迷魂撼神大法的摆布下，把你们所有的底细全招了。不但你们在这条路上的部署全部泄底，连吴家的亲朋子侄们，躲到青阳河遁隐，待机而动的事也巨细无遗招得一清二楚。就算你们能有机会救池，也无济于事了。”

混天一掌默然，脸上流露悲壮的神情。

人在江湖：江湖道无情冷酷，一旦落在对头手中，那就表示江湖生涯的终结，这是必然的现象。看不透就不要踏入。

巡缉首只是鄙狗官私人豢养的敛财爪牙，所有的人都是从江湖人物中所网罗，这些人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江湖败类，与怀又野心追逐名利的武林蚕贼，对付敌手的手段，比一些黑道凶神恶煞更为残忍恶毒，即使是清白的无辜人士，一旦落在他们手中，破财未必能消灾，至少不死也得脱层皮，

巡缉营死了不少人，一旦把仇敌弄到手，结果不问可知，几乎注定了有死无生。

“主动向他们袭击，那是以卵击石。”柳思进一步说明利害，“各地官府与地方蛇鼠。

都得听他们的，你们三个五个人向他们零星袭击，有如送羊入虎口。

走吧！海阔天空，任你们翱翔。他们在明，你们在暗，你们有计划地引诱他们在各地奔东逐北。刺造机会逐一蚕食，不比纠合几个人，向他们的主力袭击拼命好得多少？”

这等于是指示价宜，稍具常识的人。皆可明了目下的情势，弱势的人非走这条路不可。

“可是……”混天一掌沉吟难决。

“没有可是，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柳思沉声说：“除非你们希望全部断送在这里，不要妄想救人。没有壮士断腕勇气，就得赔上身躯。你们想死，悉从尊便，我要走了，下次不要再找我。”

他站起整衣准备离去，要命阎王却过来了，在旁虎视眈眈，脸上有狞恶的阴笑。

“董老兄，不要让在下为难。”混天一掌老眼中冷电湛湛，“他过了河，你老兄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没你的事，姓康的。”要命阎王怪眼中杀机炽盛，“你的事已经告一段落，该董某接手了。”

“他是康某约过河来的……”

“康前辈，你就别管啦！”柳思伸伸懒腰，含笑阻止混天一掌挡在中间。“这些老凶魔杀了七猛兽几个人，等于是杀了我的同伴和朋友，我和他们有一笔账要算，你的责任已了。”

“哦！你这小混蛋还真有几分亡命的豪气。”要命阎王得意洋洋走近，“居然胆敢记住这笔账，忘了你是老几。呵呵呵！你最好放乖些跟我走，摄魂骷髅邓老哥要见你，我不想把你打个半死拖着走。”

“呵呵呵……”柳思也怪笑，但示怯地向后退，“你像是有把握吃定我了。”

“呵呵呵！那是一定的。”要命阎王步步跟进，“在城里咱们不便抓你，过了河，你的人根本不敢过河落单，你已经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了。”

“所以，你非常得意。呵呵！我知道你这老凶魔阴毒。残忍、狡诈、无所不为，如果我真怕你，一上码头我就跑掉啦！”

“笑话！你跑得掉？少做清秋大梦了，小辈，哈哈……你即使长了翅膀，也飞不上天。”

“他娘的，你真以为吃定我了。”柳思邪笑：“你看你那副得意的神情，像不像饿昏了的老狗，看到地下掉的肉骨头？更像在垃圾堆里，嗅到鱼骨的老馋猫……”

要命阎王勃然大怒，猛地疾冲而上。

柳思向侧一窜，向河下撒腿狂奔。

要命阎王做梦也没料到，十拿九稳的快速一扑会落空，失去紧迫迫擒的好机，不假思索地狂追。

一声水响，柳思跃入滚滚浊流。

仅一步之差，要命阎王几乎也冲落河中。

“你这混蛋跑不了的，我一定会把你弄到手。”要命阎王站在河岸上，向汹涌的流水叫骂。

在要命阎王冲上动手的同时，混天一掌本来要出手阻止的，身旁多了一个人。

“不能插手！”这人是白发郎君，“柳小子安全得很。”

果然不错，柳思已经在这瞬间飞跃入水，

“你知道他能逃出老凶魔手下？”混天一掌大感诧异。柳思闪避的身法平平无奇，毫无异处，只是拿捏得恰到好处，恰巧在要命阎王身形倏动的同一刹那闪避，让老凶魔来不及收住冲势，获得充裕的时间跳水遁走。

“知道。”白发郎君不多作解释。

“你……”

“我是盯在他身后，找机会混水摸鱼的。”

“相当危险……”

“收获也不错。康前辈，你真该听从他的劝告。像我，就不会愚蠢地扬起大拳头叫阵，暗地里有机会就摸鱼，既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又没有风险。逍遥自在渔人得利，反而感到问路人的威胁，老凶魔就是威胁。”

“我会考虑他的好意。”混天一掌叹息着走了，

申牌末，渡船便停开了。河两岸交通暂时停止，除非另。行雇船过河。

这是说，住在县城的人早该过河返城了，没有留在河北的必要。

其实，河北岸几乎是递运所的地盘。附近只有二三条小街，没有形成市集的条件。陆路通泗州、五河县，平时这条大道没有多少旅客行走，所以河北岸繁荣不起来。

但以东的小街临河一段，却是水路朋友相当熟悉的地方龙蛇混杂的所在，各种不上流行当的集中处，治安的死角，歹徒们的乐园。

夜间，这一带也是一天活动的高潮期，白天除了几家小赌坊有人出入之外，很少有人走动。

尤其是散布在河岸一带的零星住宅，大白天罕见有人走动出入。天一黑，不但有人从小街摸索着前往，河下也有不少神秘的小船，悄悄地停泊将人送上岸。

这几天县城附近打打杀杀。尤其是城南郊一带，更是刀光剑影飞腾，也影响了河北岸的活动。

淮河的道上好汉逃避一空，在这一带有问题的地方游荡的人减少了十之七八，有些隐在茂林修竹中的住宅甚至大门紧闭，不再有人一上门了。

柳思扮成一个鬓角已经泛灰的水客。那是揉了一些白粉的简单化装术，脸上的一些皱，可就得花一些工夫了。背部多加了一层布衬，就成了背部微驼，承担了半辈子风霜，似乎不胜负荷、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水客。

一个壮得像大牛的大汉，敞开衣襟露出古铜色的厚实胸膛，一看使知是流里流气不做好事的泼棍，领着他沿弯弯曲曲，遍布树丛、竹林的小径走向前面有竹丛围住的大宅。

“买卖难做啊！赵东主。”大汉一面走一面向他诉苦，“每个地方都得打通关节，连递运所的所大使，也要另立名目收常例钱，甚至……”

“他娘的！我又不是来听你吐苦水的。”他打断大汉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行业都有困难，但日子是非过不可的，你不干另外有人干。我赵老大水旱通吃，几年来我的买卖从来就没有被抓过。”

“我知道你手面广，底子硬。”大汉用近乎阿谈的口吻恭维他，“你和蚌埠集的水虎周三爷有深厚的交情。周三爷与这里的康老大相互依存，各方面多方关照，你的生意当然无往不利啦！咱们道上的弟兄都知道，你赵东主在南都的声色场中慷慨大方一掷千金毫无吝啬，名气响亮……”

“算了算了！谁不知道我是吃嫩草的老牛？”

柳思以南京上下游的水陆私贩小头头，颇有名气的赵东主赵大奎名义活动，借口途经中部，慕名溜来临淮光顾河北岸的艳窟。‘中都住了许多皇亲国戚、功臣富户，在凤阳设有教坊(公娟)以供那些爱此调调的大爷公子享乐。

但这种教坊通常是正常经营的娼家，真正有身分地位的人，毕竟碍于额面，不使前往寻芳。

因此，远距凤阳二三十里的临淮，便成了寻芳客的好去处，而且是颇为秘密的销金窟。

各种不正当甚至非人道的玩意应有尽有，问题是肯不肯花大钱。

虽则钱可通神，但某些事如果没有门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钱再多也是枉然。那些有特殊要求的顾客，自会找对门路。赵东主所钻的门路当然是对的。有备而来，早些日子就安排妥当了。正确的说，是八表狂龙袭击月华仙子失败之后才开始布置的，小妖巫根本就没把两个女俘带在身边。只有柳思猜出小妖巫引巡缉营的人往南追，人必定藏在相反的方向。往南逃窜是诱敌往错误的方向追，以免影响女俘的安全，怕被八表狂龙把人抢走。

“我知道东主的所好。”大汉讨好地说：“活阎婆从来就没让阔绰的爷们失望过。”

“呵呵！希望如此。哦！在这里？”他指指简单又坚实的园门，“好幽静偏僻，他娘的！不会是谋财害命的地方吧？”

“东主笑话了！哪有人敢打水怪水虎朋友的主意？活阎婆是很上道的人。咱们这附近也没有吃了熊心豹胆敢来打野食的亡命出没。放心啦！弟兄们已经关照下去了。”

大汉拍着胸膜保证，随即打出一串手势，园林悄然而开，却不见有人出现。

古色古香的客厅决难看出是藏污纳垢的艳窟，中院以后的后院，布置却别有洞天。活阎婆姓朱，年近花甲满脸横肉，同时陪客周旋的中年人叫劳老七，一个姓刘的中年女人。男的人模人样颇有风度，女的粗衣布裙掩不住艳冶的风华。客套一番，活阎婆欣然肃客至后面的花厅待客。大汉交代了场面话，识趣地告辞走了。

有二个十一二岁的小婢张罗茶水，小花厅异香扑鼻。

如果把这两个小女孩当成小婢，那就大错特得了。

梳了簪花的美髻，穿绸制的绣花衫裙，不折不扣的小仙女小大人打扮，浑身香喷喷地发出诱人的气息。

明眸皓齿眉目如画，刚有点发育的身材秀逸细致；故意紧裹的胸部暴露出诱人的含苞花蕾曲线。

说起话来嗲嗲地柔柔地，笑起来居然媚态十足，与那些成熟的美女，另其有一种令人心荡的特殊风情，

十足的小尤物，或者小妖精；十足的女人味，绝不会被人误认作可爱的小女孩，而是可以……

柳思也变了，不再是年高德助彬彬有礼的大富豪，而是见了鱼的老馋猫，说的话也俗野不文。

“闻名不如见面。朱大娘，你只有这些货色呀？”他将那个叫小兰的小尤物抱放在膝上，像验货一样摸摸，表明不满意，“在秦淮河，蓉花罗七姑、缺指贺坤山、春晓画舫的香狐惜香仙史……”

他报出一大串秦淮河两岸，与及河上专门供应雏妓的人。

“他们旗下的任何一个小尤物，一两银子的任何一个，都比你这里顶尖的好一倍。”

他最后将小兰推开，从荷包掏出十两庄的两锭银子，拉开两雏妓的胸围子上缘，一人塞入一锭。

“好了，替我治一席酒菜，在你这里住一宵，再派两个不中吃也不中看的小妖精来陪我，明早我要到风阳找朋友快活几天。”他喝了一杯茶，失望的神情写在脸上，“呵呵！我还想在你这里快活几天呢！”

见面礼每人十两银子，那是夜度资的好几倍。

“你这天杀的老羊。”活阎婆笑骂：“你的确来错了地方，赵爷，这里哪能与南都金陵比呀？我这里庙小，容纳不下你这位大菩萨。”

“在你这里住一宵，够朋友吧？”柳思嬉皮笑脸，“要不，你来陪我呀！”

“恶心！”活阎婆白了他一眼，老脸居然微红，“你是老嫩都有胃口呀？”

“各有风味呀！有甚么不对吗？花钱是找刺激的，一般正常女人懂得甚么叫刺激？上了床熄了灯……”

“天杀的，我知道你们有钱的大爷……”

“慢来慢来。”他笑吟吟地阻止活阎婆往下说。

“怎么啦？”活阎婆讶然问。

“你的口气不对。”

“有何不对？”

“我听得出来，有愤世嫉俗，不该出于你活阎婆之口，讽刺我吗？”

“我怎敢？赵爷。”活阎婆陪笑。

“有钱不是罪过，朱大娘。”他靠在大交椅内，摊手摊脚坐得安安逸逸，语气轻松，“我发财，是用性命搏来的。天知道哪一天失了风，破锣破鼓送我上法场？活着，我不找快活岂不白话了？再说，钱赚多了不愿花不敢花，这与穷措大有什么两样？”

“我知道你是挑得起放得开的大爷。”

“夸奖夸奖。”他怪腔怪调在椅内欠身示意：“会赚钱，会花却不易。大多数人都是守财奴，替子孙做牛马，我不是。”

“高明。”活阎婆讨好地说。

“赚了一座金山十座银山，放在床底下舍不得用，与穷人实在没有什么不同。我一掷千金毫无吝啬，至少我活得比那些守财奴，死后准备将金银带入坟墓的蠢才，活得更有意义。”

“你准备在我这里一掷千金吗？”

“有何不可？”他自负地说。

“这……”

“可惜你没有让我一掷千金的条件。呵呵！你不会寄望我将用性命博来的金银，满街抛洒让穷人捡拾吧？我是那种白痴吗？会花钱，可是不小的学问呢！扮散财童子不能算是花钱，朱大娘。”

“呵呵！赵大爷，说说你的所谓条件好不好？”

“我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嗜好，在南都是颇有名气的。顶尖的、怪异的、特殊的、新鲜的……尤其新鲜最为重要，我年登花甲，依然无病无痛龙马精神，就是养生有道不接近不新鲜的。”

“处女？”劳老七凑过在他耳畔笑问。

“不错。”

“最好顶尖特殊兼有？”

“那更妙。”

“也许我们可以张罗。”

“真的？”

“包君满意。”

“那就说定了？”

“还得找人商量。”

“呵呵！没有甚么好商量的，有钱可使鬼推磨，钱可通神，钱甚至可以塞菩萨的嘴。”他解下藏在腰中的腰袋，也称褡裢，在茶几上慢慢推出里面的宝贝。

活阎婆、劳老七、中年女人，甚至两个雏妓，都围过来看他掇弄这些宝贝。

成卷的，是南京宝泉局的官汇票，与各钱庄的庄汇票，面额自一百两至千两，足有二十张以上。

扁形的所谓金叶子，十两一片约有二十片左右。

引人注目的，是两卷盐引，都是不曾截角的有效盐引。是两淮都转运盐使淮安分司，所发的正盐引(随货提单)小引(二百斤一引)，数额自一百引至一千引共十二张。

论价值，真值好几千两银子。

引离货便以私盐论，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私盐贩子有了这种真盐引，就可以化私盐为公盐了。

事实上盐引本身是先缴款与盐同领的，所以引本身就值这么多钱，问题是引与盐必须在一起运输至各第，有盐无引那就死定了。

巡缉营的走狗，就凭这种没收的盐引，公然贩卖私盐发财的，来源大半是谋杀了正当的盐商，吞没了盐。

更利用随货的盐引，与盐场的官吏上下其手，大量另运私盐公然运至各地贩卖给当地的盐商。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利之所趋，杀头小事一件。

事实上目下盐政大坏，天下混乱，未到地头不曾截角报废的盐引，就有不怕死的人私行交易，几近明日张胆地步。

盐政总理鄢狗官本身。每年就在私发盐引上，赚进百万银子以上，一半作为贿赂严嵩父子的赃金，两大奸平分利益，大家上下其手大发横财。

巡缉营的人也大发横财，那些小头头身上，多多少少也拥有三五张大面额盐引，来源必定沾有浓浓的血腥。

赵东主走私各种物质，盐也是其中之一。

在南都南面的江宁镇，设有正式的小栈号。暗中的根据地，却设在大胜关，拥有走私的船只二十艘以上，明里他却是小有名气的正当栈号东主。

在临淮如想查证他的身分，真不是易事。

但他身上所携带的巨额金银，皆足以代表他的身分了，没有查证的必要，风月场中的牛鬼蛇神，眼中只认识金银，那有查证身分的胃口？

就凭他身上的二十片金叶子，二百两黄金可兑换一千两白银。

“够了吧？”他将金叶子全部推到活阎婆面前，“呵呵！舔舔看，看是不是真金？那可是南都盛源钱庄铸发的，你可以查验铸印铃记。”

“你是说真的？”活阎婆欣然问。

“当然，但我有权要求相等的价码？”

“一句话。”活阎婆将二十片金叶子向劳老七一推，挥手示意带走：“我保证你得偿所值。小兰小桂，把赵爷领到绣楼歇息，天黑后在艳芳阁开筵。”

柳思似乎有点昏昏沉沉，但仍能支持。

“老爷，我们扶你。”两个小维妓左右夹住了他。

“我很好，我走得动。”他口说走得动，双手却扳住两维妓以支撑有点软弱的腿，“唔！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也许今天赶路累着了。”

两个维妓奔走了他，劳老七开始仔细查验腰带的各种物品。

“千万不要动那些玩意。”活阎婆提出警告，“不错，真有近万两银子，但水怪水虎会剥你的皮。”

“那你为何让他喝软骨散？”

“怕他反悔呀！”

“你有什么特殊顶尖的处女给他？”

“那两个。”活阎婆阴阴一笑，“特殊、顶尖、绝美，而且是处女。真要找到识货的，一千两银子不算太多。”

“你疯了？”劳老七脸色一变，“那两个女人把人交给你藏匿，你却拿来当摇钱树，她们会宰掉你。这种吃八方的可怕女人，杀你是不会手软的。”

“她们为何要杀我？”活阎婆理直气壮；“人藏在我这儿，交还给她们时，人并没少掉一块肉，同样完完整整交还给她们，破了身子谁知道？谁敢肯定是在我这里破的？放心啦！

你只要口风紧些就好。”

“可是……”

“我会负全责，没有你的事。”活阎婆语气坚决。

“你在自找麻烦……”

“人活着，哪一天没有麻烦？”

软骨散吃了不至于让人的骨路变软，而是全身懒洋洋支撑力疲乏，用不上劲。

但并不影响一般的正常活动，神智也受到影响而有点昏昏糊糊，减少活力并不有损心智，是一种颇为难缠，不易被发觉，药性相当温和的控制性药物，而且持续性甚佳，三两天药性才能完全消失，届时再服下一定的份量，又可以重新控制了。

用来控制一个顽强反抗的人，足以将这个人任意摆布，

活阎婆怕控制不了这位姓赵的财神爷，用软骨药先制住人再言其他。

老虔婆无意谋财害命，当然不敢坑害水怪水虎的朋友，只想套住这位财神爷，让财神爷在昏昏糊糊之下，心甘情愿也半糊涂花大钱。

艳芳阁其实是一间大型的绣房，只不过加以改装，加了圆形的桌和取代凳的锦墩，加大的牙床，绣帘画屏罗帐锦衾，无不美轮美奂，与南都风月场的一流艳窟设备比较，并不逊色多少。

阁中灯火明亮，酒菜香与脂粉扑鼻，充分刺激食色两欲，挑起原始本能。

小兰小桂两个小尤物，也派来陪侍，这次仅穿了撩人情欲的胸围子，外披半透明的蝉纱，粉弯雪股若隐若现，另有一股鲜嫩的动人魅力。

当两个如狼似虎的仆妇，把也穿得同样暴露，同样隐约裸呈的两个小

姑娘挟入时，把春情也带入了。

两个姑娘无法挣扎，泪汪汪双目朦胧，拼命将裸露的双臂，死抱住娇躯不肯放手。

仆妇将两女按坐在锦墩上，取出一根皮鞭放在柳思的手边。

“赵老爷如需小妇人协助，但请吩咐。”奉上皮鞭的女仆行礼恭敬地说，

“不需要你们帮忙。”柳思将倚坐在怀中的小兰也推开，“你们都走，有两个女人已经够了。”

连哄带威吓，把两个缠着他撒娇的小尤物也送走，门上门，回到桌旁抓起皮鞭。

两女先前看清他老丑面貌，与微驼的高大身影，已惊得花容失色，再看到他抱着坐怀的半裸雏妓，更是魂飞胆落。

知道羊落虎口的恶劣可怖厄运，已经落在她们头上，同时也有点憬悟，知道身在何处了，虽则她们并不知道烟花教坊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想必不曾晚膳。”柳思轻拂着皮鞭站在一旁，虎视眈眈像盯着爪中的羔羊，“先吃饱再说，吃的时间你们是安全的。”

“你……你们……”吴姑娘双手抱胸缩成一团，惊恐的大眼盯着皮鞭发寒颤。

“我花了千余两银子，在这里过一宿。喂！你们知道这里是甚么地方吗？”

“我……我们不知道……”

“这里是凤阳地区，大名鼎鼎艳窟奇芳园。”

“你……你听我说……”

“我花了千余两银子来寻欢作乐，不是来听你诉苦喊冤的。每一个沦落风尘的妇人，都有满腹辛酸和不幸甚至冤屈，听了一定倒尽胃口，寻欢客不是花钱来找烦恼的。吃比天大，吃饱了再说好不好？”

“我不……”

柳思丢掉皮鞭，一把揪住吴姑娘的发髻，背着东首的雕花大排窗，将头一扳，另一手将一颗丹丸塞入姑娘的口中，一捏牙关丹丸下喉。

“当你发觉手脚已可控制活动劲道，暗中行动气机不再窒碍，可用食中指，轻叩桌面三下告诉我。”他用传音入密绝技向姑娘说，随即声色俱厉：“给我吃饱了再办正事找快乐，不然先抽你一顿皮鞭，吃！”

姑娘大感惊讶，随即心中一动，本能地猜想是救援的人来了，乖乖地忘了羞耻，放开手畏畏缩缩地进食。

谭姑娘大惑不解，当然不肯就范。

柳思不悦地走近，依样葫芦摆出凶暴相，依样背着排窗，喂了谭姑娘一颗丹丸。

桌下，两位姑娘用手势交换心中的疑惑。

柳思高坐在上首，大吃大喝旁若无人。

当然，偶或也抬头察看两女的神色变化。

他感到赏心悦目，两位半裸的少女，可看性比两个雏妓，不可同日而语。

两个小尤物只是小女孩，粉妆玉琢另有一种稚嫩的美。

成熟的少女情调迥异，年轻、漂亮、健康、妩媚，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看了都会怦然心动。

“花千余两银子买一夕之欢，你两人的身价；现在想起来花得不冤，虽

则银子可以买两百亩肥田，代价高得太离谱。”他笑吟吟地说，推杯而起，“秀色可餐，我酒足菜饱，你们赶快吃，我要叫人撤席了。”

他的目光，不规矩地在两女的坚挺富弹性的酥胸扫过，胸围子根本掩不住春光，羊脂白玉似的玉乳若隐若现。

吴姑娘又羞又急，拼命低下头回避他的目光。

“你叫甚么？”

他走近吴姑娘，按住姑娘的粉肩。

“我……我叫吴惠如。”吴姑娘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可是，她感到芳心中似有一头小鹿乱撞。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老年人的手？这手温暖、强劲有力，被按处有如触电，似在向她传递某种讯息。

“你呢？”

柳思向谭姑娘一指。

谭姑娘像见猫的鼠，畏缩地下颌几乎要搁在桌上啦！

“我……我叫……叫谭……谭潇湘……”回答声似乎比蚊鸣大不了多少。

“这小女人真可恶。”柳思脱口说。

“什么？你……”

谭姑娘以为柳思说她可恶。

“你能和八表狂龙力拼，是那条龙的劲敌，难怪他要全力图谋，急于要将你两人弄到手。他愿意花一万五千两银子，却又怕夜长梦多，所以加紧压迫小妖巫，你的处境十分危险。”柳思放低声音说。

“你是……是我们的人派来救我的？”

“你们的人自顾不暇，也不知道救你们的门路。”柳思一言带过，无意多加解释：“那小妖巫料想得不到八表狂龙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居然把你们放在艳窟里零售，实在可恶，她怎能做出这种可耻的绝事来？本来我认为不可能在这种地方找到你们，没想到居然真的找到了。你们脱险之后，最好和你们的人远走高飞，以免被八表狂龙把你们屠光杀绝，今后就没有人再敢和巡缉营作对了。”

门外，突然传来隐隐喧哗声。

“可能有意外变故。”柳思闪身到了门侧，“排窗外面监视的人刚走，你们赶快找衣裙穿，准备走。”

“我……我的手脚仍然发软。”吴姑娘心中大急，“气机也无法聚气……”

“赶快定下神，用意志力驱动气机。我会全力争取时间，不必太过惊慌”柳思一面说，一面放下一根门闩握在手中。

他身上没带有任何可作武器的物品，藏了银票盐引的腰囊没有一文制钱作暗器，现在他必须用门闩做兵刃了，阁中连有凳脚的凳也没有一张，凳脚是非常趁手的兵刃。

他不能及早离开，带两个半裸的女人撤走，是十分困难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打算一手一个把人带走。

急促杂乱的脚步声止于门外，有不少人到了艳芳阁。

“就在里面。”一个女人的嗓音传入。

砰一声大震，阁门被踢开了。

人影急闯而入，是两个侍女打扮的人。

闪在门侧的柳思左手一掌劈昏了一个，右手的门闩也同时打昏一个女

人。

不再有人跟入，外面人声嘈杂。

“噢！”门外传出惊讶的叫声：“等一等。”

两个被打昏的侍女，跌落在门限下方寂然如死尸。

门外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内外灯火明亮，一览无遗，但却看不见闪在门侧的柳思。

“你说那个叫赵东主的人，手脚已经用不上劲；他也不会武功？”外面传入月华仙子悦耳的语音。

“是……是的。”是活阎婆有气无力的回答，显然曾经吃足了苦头。

“里面的人，把我的两个侍女击倒了。”

“我……我不知道……”

“你该死，你……”

“饶……命……呃！”

传出清脆的耳光声，活阎婆又在挨揍了。

“里面是什么人？”月华仙子沉声喝问。

“花了二百两黄金的嫖客，”柳思从门后路出，当门而立着门闩，“活阎婆，是不是要附送一个小妖精给我？多买多送，你很大方呢：你这老虔婆很上道，日后我会再来你这里寻芳。”

“你这该死的老狗！”月华仙子乘机抢入房中，身法之快骇人听闻，乍隐乍现有如幻化术，身形一现便破口大骂：“我要你生死两难。”

“！你这是什么话？”柳思眼角一挑，邪邪地笑：“你这位美如天仙的狐狸精，在风月艳窟骂嫖客，算哪门子歪理？这里是情我愿的地方，你不肯接客可以拒绝，我不喜欢你，同样可以要你走。活阎婆把你当赠品，我还不一定肯收你呢！好吧！你脱衣裙让我看看，也许我会看上你……”

月华仙子怎受得了？怒火冲昏了灵智，以为一个糟老头算不了一回事，忘了两侍女一进门便被击倒的事，疾冲而上，鬼王拨扇一耳光抽出。

贸然地接近一个不明底细的人，是相当危险的事。

可是，纤掌指出一半，按理，绝对不可能半途突然中止搥出的惯性，她竟然能在猛力愤怒一击中，猛然中止搥势，纤掌虚悬在半途。

因为在这纤掌刚发的刹那间，她看到柳思眼中，阴森凌厉的光芒陡然炽盛，嘴角也出现愤怒的扭曲线条，那股慑人心魄的潜在气势汹涌澎湃，决不可能出于一个不会武功的老嫖客身上的。

她依然震骇，竟然能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中止断绝招出的劲道，脸色一变，她看出了凶兆，骇然收手。

“你必须为你卑鄙肮脏的行为负责。”柳思脸上的嘲弄性邪笑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愤怒狞猛神情，“还以为你真是敢向强梁挑战，有勇气有担当的可爱姑娘，岂知看走了眼，你却是一条有美丽花纹的毒蛇。但我还没有惩罚你的胃口，滚！让你自生自灭以免污了我的手。”

声落左掌一拂，蓦地风生八步，劲气似狂涛：

全室的灯火，被撼动得火焰摇摇。

门闩飞舞天矫如龙，阁门、排窗、家俱、桌墩……在门闩挥舞中崩坍、碎裂、抛掷……摧枯拉朽，声势惊人。

月华仙子已见机退出门外，门外的人纷纷惊骇地走避。

像受到龙卷风摧袭，像受到大地震袭击，室内室外一塌糊涂，破坏性

石破天惊。

阁内漆黑，所有的灯火全被击灭。

终于有人点起了火把，阁中大放光明。

月华仙子带了两个中年女人，披发仗剑出现在室中，脸上惊骇的神情更浓了，举剑的手呈现颤抖，

真像遭了震灾的袭击，所有的家具，包括雕龙画凤的精巧大牙床，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帐褥衾被皆被撕裂了一地。

大排窗全部倒塌破碎，阁门四分五裂。

破坏得十分彻底，人早已走了。

两位半裸的姑娘也不在，两个昏迷的侍女却毫发未伤。

“老天爷！这个人发起怒来，真像个毁天灭地的妖神。”一个中年女人骇然惊呼：“如果把气出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有一个完整的人。”

“他为甚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另一位中年女人像在向苍天询问：“我们还没和他正式打交道呀？小姐，他似乎认识你呢！”

“我怎么知道？”月华仙子悚然地说：“好好拷问老虔婆，或许可以找出一些线索。”

“会不会是西岳炼气士扮的赵东主？”第一个中年女人说：“他的妖术，不难达成这种结果。”

“少见识，妖道会毁物而不伤人吗？”月华仙子嗤之以鼻，“那妖道从没对仇敌慈悲，那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不要胡乱猜测，以免乱人心意。”

“对，只有入活阎婆口中，才能找得到线索，估计他把两个小女人带到何处去了。”中年女人一面说，一面往外走。

淮河这一段没建有河堤，河岸草木丛生。

两位小姑娘身上仍然披着白色的蝉纱，夜间处身在草丛中相当触目。

柳思站在三丈外，像个黑色怪物，但背已不驼，背向着两女表示非礼勿视。

两女坐．在草丛中，正在徐徐活动手脚。

“药力有效了。”谭姑娘突然兴奋地叫，一蹦而起活动双腿。

“我的气机功能恢复了。”吴姑娘也跳起来低呼，怯怯地瞄了柳思的背影一眼。

“你们知道身在何处吗？”柳思的语音传到，并没转过身来。

“只知道是河边。”谭姑娘用稳定的嗓音说，对方背对着她们，她不怕身躯暴露的尴尬。

“河往东北流，沿河岸上行，约五六里可以到递运所，可在码头找船过河。”

“请问……”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

“赵爷……”

“我也不姓赵，但我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而已。你们赶来策应的人中，我只和混天一掌有过接触，他与一些人躲在城西郊的沈家桑园附近，天亮后移往何处就不知道了，你们必须尽快过河与他们会合。”

“这……”

“如何过河，那是你们的难题。八表狂龙已有残灭你们的打算，再不离开必定凶多吉少。”

“我们可以游过河。”

“那就好。”

人影一闪即没，两女只感到毛发森立，像是见了鬼。

人怎么可能在眼前突然消失的？

同一期间，三更天。

以混天一掌带路的十四个男女高于，悄然接近了南郊的一处三家村南端。

他带了两个人在前面开道，乍起乍伏逐段推进，距三家村还有百十步，开始蛇行鹭鸶伏更为小心接近。

“很不妙。”他突然伏在同伴身边附耳低声说，用手指指点点，“看，前面的小树丛有人，人数不少，咱们几乎一头钻进口袋里去了。”

相距仅一二十步，星光下，隐约可看到几个黑影，蹲在树后偶而长身而起，向前三十步左右的黑暗村落探头探脑。

这些人，忘了派人注意后方的警戒，注意力全放在前面的黑暗村落，忽略了身后的安全。

“不可能是妖巫的人布埋伏。”同伴也低声说：“似乎他们全神贯注留意村落的方向。”

看形影一定是男人，妖巫身边没有男人。”

“唔！大事不妙。”混天一掌是老江湖，已看出有异，“可能是计算妖巫的人，两个丫头危矣！你们不可妄动，我退回去把他们带来。”

不久，十四个人聚集在一起，小心翼翼向前面察看，留意那几个人的动静。

“糟了！走狗们抢了先。”领队的人叫起苦来：“里面的妖巫们已陷入大包围，两个丫头危矣！”

“一定是走狗们查出妖巫的潜身处，重施放技大举袭击。”混天一掌心中雪亮，袭击妖巫的人，除了巡缉营的走狗之外，就只有九华剑园的人了。

“咱们也进去，非进去不可。”领队人坚决地说。

“使不得，咱们人数太少。”混天一掌知道情势险恶，双方实力相去太远，怎能进去浑水摸鱼？

“可是……”

“这次那位神秘人物，不曾前来透露消息，情势无法控制，进去也许容易，出来可就难了。”

“咱们不能抽手旁观呀！”

“咱们仍然攻击外围的人，遥相呼应，帮助妖巫们脱身，日后仍有相图的机会。如果妖巫被他们消灭，两个丫头决难侥幸。”

“康老哥之意……”

“立即发动，一击即走。”

“好，希望能打开这一面的通路，我先上。”

黑沉沉的村落中，长啸声划宰而至，攻击发起了，呐喊声雷动。

这一面埋伏在外围的人，共有六个男女，并没发起攻击，原来是派在外围堵的人。

一声怒吼，十四个人从后面疯狂地扑上了，十四比六，而且是黑夜中突袭，十四个人占了绝对优势。

黑夜间不可能使用英雄式的叫阵挑战，突袭以快速攻击为主，任何手

段都是合理的，一拥而上势所必然，唯一的要求，是尽快在最短暂的刹那间，把六个人一举歼灭。

日上三竿，柳思大摇大摆回到客店。

客院里气氛不太妙，大多数人都在睡大觉，昨晚辛苦了一夜，显然行动失败了，不睡觉在外面活动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八表狂龙在客厅召见他，一如往常脸色难看。

第十四章

八表狂龙与柳思两人相处的确令人诧异，像两头雄虎，在势力范围外缘的边界相遇，似乎不张牙舞爪示威一番，日子就难过似的。见了面，似乎暴风雨随时皆可光临。

“刚回来？”八表狂龙冷冷的神情颇具威严。

“忙了，早上，刚回来。”柳思也冷冷地回话。

“从何处回来的？”

“河对岸。”

“我知道，你昨天下午过河的。”

“对，盯上了要命阎王，反而被他蹑在身后行凶。我看，以后的活动愈来愈难了，一个已暴露身分的眼线，已失去活动的价值。”

“你休想偷懒。”八表狂龙语气凶狠，“你没查出几个老凶魔的藏匿处？”

“要命阎主反而盯在我身后，还能查吗？”柳思说得理直气壮，“误打误掩，反而查出小妖巫的踪迹。”

“你真的查出小妖巫的踪迹？”八表狂龙冷笑：“不是在梦里查到的？”

“一个高明的调查专家，不会靠做梦境中找线索踪迹。”柳思傲然一笑，“我，就是高明的调查专家。”

“昨天傍晚，咱们查出小妖巫的藏匿处，作了周详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急袭。”

“唔！似乎你们并没成功。”柳思摇头苦笑，“各方面与你们为敌的人，一而再用老把戏来愚弄你，你也一而再上当，真是呜呼哀哉。我想，你一定扑了空。”

“扑空？你知道……”

“知道，因为昨晚小妖巫一群人，躲在河对岸的奇芳园，那是一处供应上等雏妓的艳窟。你在县城附近袭击她的藏匿处，能找得到人吗？一南一北相差二十里，中间隔了一条河，你要我相信我的消息不确吗？”

“你这混蛋得到消息，为何不赶快回来禀报？”八表狂龙愤怒地猛拍桌子，老毛病又犯了。

“我是一早才得到的消息，前往查证，妖巫们刚撤走，是乘船走的，我回来如何禀报？有用吗？”柳思也跳起来大叫大嚷：“去你娘的！我不管你的事了。”

“好了好了，你这小子不要放泼撒野。”西岳炼气士阻止他大叫大嚷：“你的消息十分正确。可惜获得太晚了些。昨晚咱们扑了个空。那家农舍布下了

不少坑人的机关秘术。外面又来了九华剑园的一群人，咱们损失了六个巡缉营力士。你没追查她们的下落？”

“我已经请人查船只。”柳思在西岳炼气士面前，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态度，“我需要休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午后我再出去找线索。我猜想她们并没打算远走高飞，狡猾地又躲到县城附近。等机会向你们要一万五千两银子，多少骗一些到手才会溜之大吉。”

“该死的！原来这些人都躲到河对岸去了。”

“对，小妖巫、要命阎王、白发郎君，至少昨天都在河对岸。你们找不到他们，他们也无法向你们袭击。似乎有意在短期间暂避风头，可能已经知道你们暗中抵达的高手太多。”柳思说完，出厅回房歇息。

“这混蛋可恶。”八表狂龙怒气未消，“他以为我少不了他，所以敢在我面前放肆，我……”

“算了，何必计较他的放肆？”西岳炼气士加以劝解：“事实证明咱们真少不了他，他的消息准确无比。昨晚凭咱们自己人的消息，结果小妖巫根本不在，故布疑阵把咱们戏弄得不亦乐乎，而且又损失了六个人。真要把他逼走了，不啻自断一条得力的臂膀。咱们也该休息养精蓄锐了，午后将有一场空前猛烈的大搏杀呢！”

人都在休息，突然从两间客房中，传出震耳的吼叫声，然后有人外出大叫大骂。

原来是南京巡缉营，赶来参与行动的几个力士头头，藏在腰袋的金叶子、银票、庄票、盐引……莫名其妙失了踪，如何去的？

谁也不知道，直至现在休歇期间，有一个人心血来潮加以检查，这才发现不见了。

一个人发现，其他的人也就跟着发觉失窃。

金叶子换成了铅块，银票盐引换成废纸。

不是失窃，而是高明的调包。

一阵好吵，谁也别想休息了。

八表狂龙认为必定是自己人所为，愤怒地下令所有的人逐一搜查。对那些本来名气就恶劣的人，搜索得最为彻底。

柳思和黑虎，以及死剩的随从，三个人的嫌疑最小，因为他们住在客院最差的房间内，与神气的巡缉营力士保持距离。

而且柳思一直就在外面奔忙，很少在客店逗留，不可能下手从这些高于名宿的贴身腰带中行窃调包。

腰袋是旦夕不离身的，怎么可能被调包？除非这些人睡死了，或者得了短暂的昏厥症。

柳思三个人，也受到彻底的搜查，当然毫无所获，他们的嫌疑本来就最小。

吵吵闹闹到了近午时分，柳思借口找线索离店走了。

走在闹哄哄的码头大街，柳思的神情有点潇洒。他觉得，这场与他无关的闹剧，应该让他自行发展或落幕了，他应该脱出剧外做一个旁观者，不必再扮演剧中人。

所有的剧中人，没有一个是值得他提拔一下的。巡缉营铲除势力范围

内的江湖群雄，可以任意摧残辖区的百姓已成定局。四个盐运区内，没有人再敢干涉他们横行不法的勾当了。

其实，那不关他的事。各方面的人，虽则都不是好东西，但对他没有威胁，他又何必进一步介入？

本来，他对月华仙子甚有好感，这小妖巫敢向强权挑战，令他刮目相看。而且，小妖巫也的确是美得令人心动的小女人。

可是，小妖巫却将绑架的肉票，放在艳窟迫令为娟赚钱，未免太不讲道义。

想起来他就感到气愤填膺，甚至恶心，对小妖巫的好感一扫而空，美好形象破灭而产生愤恨，他真想掐住小妖巫的喉咙……

他十分失望，决定从此撒手不管了，让这些人互相残杀，早点了断吧！巡缉营即使因此而凶焰更为高涨，那也与他无关。

他已经发现有人跟踪，毫不介意。

出了北门，进入码头区，他便有计划地到了渡船码头，坐在候渡棚最外侧，悠闲地观看渡船往来。

身侧的棚凳有人落坐，但不是候渡的人。

“喂！你到底在弄什么玄虚？”发话的人是白发郎君，另一个是飞虎钟雄。

他扭头瞥了两人一眼，脸上神色漠然。

“你以为如何？”他冷冷地问。

“你真是徐州一家车行的小伙计？”

“我曾经在七猛兽手下做秘探。”

“他娘的！你是扮猪吃老虎的可怕人物。”白发郎君摇头苦笑，“你忍受我对你的煎迫，忍受巡缉营的混蛋驱策，表现得十足一个三流小混混，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但你的武功，至少比我强一倍。”

“呵呵！夸奖。”他笑了，这位风流郎君坦率得可爱。

“在徐州你从老凶魔手中，轻而易举救了我与星斗盟的杀手，这次又从要命阎王与小妖巫手中，一而再救了我。凭你的武功和机智，你实在没有忍受他们胁迫卖命的理由。柳兄，你到底有何图谋？”

“看热闹，看是否有利可图。”他泰然地说：“你这混蛋跟在我身后鬼鬼祟祟捡便宜，已经捞到巡缉营几条死鱼，希望了解巡缉营与仰止山庄的关系。以作图谋东方玉秀的打算。”

在八表狂龙目标不在你之前，你这两个家伙还不至于有危险，一旦他知道你弄死了他的人，你死定了。幸好你不曾进一步挑逗东方玉秀，所以八表狂龙不想为你的事分心，再拖下去，你定难逃他的毒手，赶快滚蛋，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是很聪明的，我不会进一步招惹他，而且他知道我和老凶魔们有过节。不会妨碍他巡缉营的事。”白发郎君得意地说：“八表狂龙的雄心壮志是威震天下，对女色的爱好并不怎么强烈。而且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下，所以不在乎我骚扰仰止山庄的人，我的处境相当安全，除非你看我不顺眼对付我。”

“去你娘的！我又不和你争女人，为何看你不顺眼？”柳思笑骂：“毕竟你在徐州，出面替我打抱不平，所以在目下群雄争逐中，你是我最同情的人。不过，以后不会有好运道了，八表狂龙铲除各方英雄好汉之后，你就是他最

后收拾的人了，赶快远走高飞吧！可不要为女人而把老命送掉。

“哈哈！你放一百颗心，那条狂龙言过其实，根本没有力量铲除各方群雄，他的人愈来愈少，九华剑园、老凶魔、小妖巫，三方面的人却愈来愈多。各方仇视巡缉营的人，也纷纷赶来浑水摸鱼，他自顾不暇，那有闲工夫对付一个没有威胁的人？”

“这是一厢情愿不知死活的想法。”柳思毫不客气地说：“等找你的人找到了你，你将是死人一个。”

“你……”

“你看，那是谁？”柳思向对岸来的渡船一指，渡船正缓缓靠上码头。

“南京的巡缉营屠夫，无情剑颜士杰。”飞虎脱口低呼：“这混蛋凶狠残忍，咱们回避。”

两人悄然溜走，不想招惹凶狠残忍的无情剑。他们只敢偷袭巡缉营一些次要人物，真不敢计算名号响亮的一流高手，如果偷袭失败，后果相当可怖。

旅客纷纷上岸，无情剑经过候渡棚，一眼便看到棚侧安坐在棚旁阴影中的柳思，使冷然向他走近。

“你想过河踩探？”无情剑冷冷地问。

南京先后赶来听候差遣的人，都知道柳思是八表狂龙雇用的眼线，一个三流小混混，没有身分地位，所以都把他看成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跑腿。

“有这个打算。”柳思也冷冷地说。

“你一点也不称职。”无情剑神色更为冷傲。

“怎么啦？”

“对岸已经没有可疑的人逗留，妖巫早就放弃了对岸的匿秘窟。”

“你彻底踩探过？”

“当然。”

“龙主事派你们一些一流高手做眼线，我这种小人物是没有什么好混的了。”柳思的语气带有讽刺味，“高手出动，毕竟不同凡响，你能彻底踩探对岸的动静，在下委实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般说来，二五十个地棍混混，一天半天想彻底踩探对岸的动静，不啻痴人说梦，而你一个人就办到了，真了不起。”

八表征龙并不笨、不想把打听踩探的事，完全寄放在柳思身上。自己有另一套侦查踩探的计划，所以每一次行动，并非全靠柳思所供给的消息而进行。

柳思心中雪亮，这条龙甚至派有高于，暗中盯他的梢，很可能是防备他逃走。

“你这小辈也许真能算人才，对踩探调查学有专精。”无情剑居然不计较他话中带刺，“咱们自己人所获得的消息，十之八九是不正确的，先后多次快速的行动，没有一次是成功的，而你的消息，却十之八九正确无误。小辈，我不信你再过河去，仍能查出什么线索，你在浪费光阴，龙主事在急切等你供给消息呢！”

“至少，今天你们不需要我供给消息。”柳思懒洋洋地说：尤其是有关小妖巫的消息。”

“为何？”

“因为你们已经得到太多的消息了，龙主事已经有所决定。”柳思脸上有怪怪的笑意，“似乎你们所有的人都心中有数，不要妄图改变他已经决定了的事，免触霉头。连仰止山庄的东方姑娘，也影响不了他的决定。”

“唔！你似乎相当了解他。”

“差不多，但了解还不够彻底，所以并不能完全估料他的作法和心计，因此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一走了之。”

“该死的！你真打算溜之大吉？”

“当然，你以为我骨头生得贱，甘心情愿受你们欺压摆布吗？假使我下定决心离开，你们最好装聋作哑，让他找我，这是我和他的事。”

“那是咱们整个巡缉营的事，哼！”

“真不幸。”柳思站起整衣：“我不到对岸去浪费时间，走也！”

无情剑一把没能抓住他，颇感意外。绕过棚后急起直追，追上码头上街了。

“我不信你走得了。”追入一条小巷，无情剑已接近八尺内，得意地大叫。小巷两端不见人踪。柳思突然闪在一处屋角止步。

“你要干什么？”他突然邪笑着问，先前惊惶走避的畏惧神情一扫而空。

“小辈，你一定知道小妖巫的下落。”无情剑直逼近至伸手可及处，脸上有猫把老鼠逼在死角的狞笑，“你必须告诉我，我一定要把绝剑狂客的女儿弄到手。”

“为何？”柳思反问。

“我是南京方面，搜捕吴家余孽的主要执行人。可惜只铲除了一些吴家不重要的亲友。

挫折感让我抬不起头来。目下要听从京都来的人指挥，实在不甘心。我如果能把人先一步弄到手……”

“那就是大功一件，压下了八表狂龙的光彩，是吗？”柳思揭破无情剑的心底秘密，“人不可自不量力，你自问能对付得了小妖巫吗？”

“不登大雅的巫术，何足道哉？这期间妖巫一直就在逃避，可知她根本不配与咱们放手一拼。”

“好，你要我带你去找她呢？抑或是你独自前往？”

“你真知道？”

“没错。”柳思肯定地点头。

“带我去。”无情剑信心十足。

“不后悔？”

“废话。”

“好，我带路。”

“走！”无情剑兴奋地说。

“跟我来。”

“往何处走？”

“城东郊，梁家松林，老地方。”

“可能吗？”无情剑意似不信。

“保证正确。”

“好，走。”

野兽的巢穴被侵扰，通常会断然放弃不再恋栈。人也一样，藏匿处一

旦曝光，必定立即远走高飞，另找安全处所藏匿。

小妖巫七次在梁家松林藏匿，受到八表狂龙猛烈的袭击，按理她必定迁地为良，不可能重新回到梁家松林藏匿了，所以无情剑对柳思的消息存疑，这是正常的反应。

好在梁家松林距城仅七里左右，片刻即可到达，既然柳思斩钉截铁保证消息正确，走一走费不了多少时间，如果消息不正确，再和柳思算帐并未为晚。

三里，五里……小径愈走愈荒僻。

无情剑本来跟在后面两三步左右，突然疾行一大步伸手便抓，这次伸手的速度迅捷逾电应该不会再失手了，必定手到擒来，在身后突袭百无一失。

眼一花，一抓落空。

前面，仍然相距三步左右，柳思已经转身面面对，手可望不可及。

“你干什么？”柳思邪笑着问。

“不要走了。”无情剑心中惊疑不定，以为自己刚才一时眼花失神，脸色时红时白，硬着头皮说谎，收回五指箕张的大手。

“为何不走？”柳思追问。

“即将到达梁家松林。”

“对呀！你不是要单人独剑，去杀掉小妖巫，抢夺吴家的女儿？”

“我改变主意了，再接近就可能被发现啦！”

“对。还有两里地。小妖巫有不少同党。虽则先后被你们杀死了几个，但实力仍在，她应该派有伏路的警哨。沿小径直往梁家松林闯，当然逃不过警哨的耳目。”柳思站在切近，似乎不在乎对方急袭。无情剑如果急进一步，就可出手贴身攻了。

“你这混蛋真知道小妖巫的藏匿处呢？”无情剑脸一沉，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

“你这狗娘养的杂种，早知道我的消息绝少失误，所以存心试我？”柳思也泼野地嘲骂。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回店禀报？”

“小妖巫精得很，经常飘忽移动。在没有证实她长期歇息之前返店禀报，那条不讲理的狂龙怎肯饶我？而且也影响我的声誉，我不会做这种笨事。喂！你这家伙从河对岸回来，怎么可能知道小妖巫藏匿在梁家松林？显然你早就知道了，是狂龙告诉你的？”

巡缉营另派有高手调查踩探，无情剑不否认也不承认：“另有可靠的来源。”

“所以，你自以为是，认为可以不需要我了，因此在我背后动手动脚，想把我擒住带走或灭口。你他娘的一点也不像一个成名人物，却像无所不用其极的鼠辈。”

“该死的东西……”无情剑愤怒地冲上再次伸手。

柳思哈哈大笑，向路右撒腿便跑，奔向不远处的矮林，速度不快也不慢。

无情剑怎肯甘休？奋起狂追。

矮林中视界不良，只能循击追逐，这才发现不论追的速度提升至何种程度，窜逃的分枝拨叶声响，始终保持在前面一二十步外，听得到声音，却看不见人影。

不久，眼前一亮，矮林已尽，一头撞入稀疏的竹丛，两个人影正快速掠近，是听到声息而抢近的。

“噢！”双方照面，不约而同发出惊讶的叫声，同时止步，同时摆出戒备的姿态。

“你这贱狗，一个人就敢公然闯来示威。”那位脸膛有些钱斑，脸型似猫，身材高瘦的中年人，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这不是你无情剑的作风，你只会带了众多的巡缉营走狗，成群结队在各地耀武扬威，屠杀咱们的亲朋好友。”

“孙叔，附近没有人跟来。”那位年轻英俊的魁梧青年，在左右闪掠了两次，回到原处说：“这狗东西确是一个人来的，单人独创却不像有意示威，得小心他另有阴谋，必须速战速决赶快离开。”

附近毫无声息，柳思像是平空消失了。

“在下身为百名力士的总管，巡查时当然同进退，但拼搏时必定单人独创决生死，剑出无情生死等闲。”无情剑傲然撤剑，“飞天豹子，上次你全家逃早了一个时辰，在下去慢了一步，一直深以为憾；今天……”

“今天，是你还债的日子。”飞天豹子咬牙说：“你能找到此地来，足证阁下的确了不起，可惜你太过自恃，没带狐群狗党来，未免失策。”

“孙叔。割鸡焉用牛刀？”年轻人拔出晶芒耀目的长剑，跃然欲动：“小侄打发这狗都不如的畜生。”

“吴志勇，你手中有你老爹的日精剑，就收起牛来了。”无情剑冷笑，“你老爹绝剑狂客在我面前，也不敢说这种大话，你上吧！小辈。”

飞天豹子孙星羽，白兔湖孙家大院的主人，一度曾经是大江中游，黑道水陆群豪的仁义大爷。几年前，他正式退休，手下弟兄转而受命于尚义小筑，接受尚义小筑主人三眼功曹林柏森的节制。

飞天豹子与九华剑园忝在近邻，两宅隔江相望，虽则两人一是侠义英雄，一是黑道大豪，但人不亲土亲，双方有深厚的交情。九华剑园毁灭，孙家大院也同遭大劫。

日精剑，正是九华剑园三大名剑之一。吴志贤吴志勇，是绝剑狂客的两个儿子。吴惠茹是么女，剑术比两位兄长似乎更高明些。论内力修为，儿子比女儿却又浑厚多多。

无情剑是巡缉营的领队，查缉区自九江至南京一带水陆府州，对查缉区内的大豪大霸，自有深入的了解。多年来，巡缉营不断受到沿江的牛鬼蛇神牵制，不能任所欲为，尤其憎恨与黑白道皆有往来的九华剑园吴家，认为是眼中钉肉中刺，务必拔除而后快，所以制造借口，要一举铲除九华剑园所有的潜势力。

没料到九华剑园应变的能力极佳，轻易地躲过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仅有一些走避不及的亲友遭了殃了掀起了这次京都走狗大举南下的狂风巨浪。

无情剑是江湖道的风云人物，并不在乎一个过十气的黑道大家。吴志勇是年轻一代的初生之犊，搏斗的经验有限。因此面对一老一少两个劲敌，他豪无怯容而且勇气百倍。

至少，在外表呈现出勇气百倍。

上次，他带了人深入潜出，穷搜吴家的人碰上了绝剑狂客的长子吴志贤，不但没捉住吴志贤，反而有两个人重伤。他的剑，也毁在吴志贤的映月

剑下，虽则未分高下势均力敌，但他心中雪亮，全力相搏，他的胜算不多，吴志勇的武功剑术，比乃兄志贤应该相去不远。

说说大话壮胆，至少可以替自己增些气势。

吴志勇冷冷一笑，剑动风雷发，吴家的绝剑势如雷霆，身剑俱进奋勇抢攻。

夸口是一回事，交起手来又是另一回事。无情剑曾经与吴志贤交过手，心理上早有准备，看到雷霆般凌厉的剑势，并没感到惊诧，岂敢真的大意轻敌？避免长剑再次受损，移步枪空门，剑走轻灵，反击对方的左侧翼，冷叱一声，吐出眩目的剑虹。

两人格上手，各展所学全力以赴，剑光暴射风雷隐隐，各以快攻抢制机先，好一场罕见的激烈龙争虎斗，短期间谁也无法取得优势。

飞天豹子一点也不担心吴志勇的安危，在一旁从容探手入大型百宝囊，取出他早年威震江湖的左手豹爪套戴上，五个钢爪可以伸扣自如，爪背的铁甲可挡刀剑，血肉之躯如被爪尖触及，必将皮开肉绽。

“今天如不将你撕裂成一团烂肉碎骨，何以慰鱼鹰丘老哥全家英灵于九泉？”飞天豹子再取出尺八长的铁爪，外型与左手的爪套十分相似，一长一短，使用时左右相互配合极为霸道：“吴贤侄，不要一剑就杀了他。”

一声长笑，无情剑突然从剑网中突出，再一起步，人已远出四丈外去了。

双方的剑术相差无几，武功修为也约略相等，撤出轻而易举，虚攻一剑便可乘机脱身。

人影飞扑而下，飞天豹子名不虚传，双爪下伸，口中发出可怕的啸声，声势之雄，惊心动魄。

无情剑敢杀入孙家大院，对飞天豹子的能耐当然有深入的了解，人撤出便料定飞天豹子会毫不迟疑追击，脚一沾地不站起反而扑倒，侧滚一匝躲过凌空一击，向前一窜，两起落便窜入矮林。

吴志勇斜截而至，却慢了一步，刚要冲入矮林，电芒已排空到了胸口。

“铮”日精剑奇准地拍中电芒，一把五寸柳叶飞刀斜飞出两丈外。

“不能追！”飞天豹子急叫。

矮林视界不良，暗器的威力增加十倍。

吴志勇被飞刀吓了一跳，怎敢再冒险追入？

“抄他的后路。”飞天豹子低叫，向西绕走。

逃的人必须返城，巡缉营的人住在县城的几家客店里，抄后路堵截，该是最佳的选择。

刚奔出十余步，对面一株大树后艘出柳思，劈面拦住去路。

“抄后路有用吗？你们以为无情剑是白痴蠢蛋？”柳思嬉皮笑脸，毫无敌意：“那家伙逃走的速度，决不比你们慢，八方乱窜，你们追得上吗？”

“噢！你是……”飞天豹子有点失惊，一个赤子空拳的年轻人，怎敢出面拦阻？

“你不知道我是谁，想必是最近赶来策应的人。”柳思泰然说：“大援到了，你们估计有多少胜算？”

“每件事皆计及成败，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阁下……”

“匹夫之勇，可怜。”

“你……”

“你们有人胜得了八表狂龙和西岳炼气士吗？”

“有，咱们……”

“你算了吧！谭姑娘只能支持片刻，她老爹洞庭渔父已经老了。”

“噢！你知道她？”

“阁下，你们被小妖巫挟持的两位姑娘；已经安全脱身，已没有留下来在此地决战的理由。多来了几个人无济于事，多送几条命而已。何其愚蠢？赶快走吧！天一黑，想走也走不了啦！”

“咱们……”

“走不走悉从尊便，反正命是你们的。”

“这……”

“你们不走，我走。”

“等一等……”

柳思撒腿便跑。不像一个会武功的人。

“不可妄动。”飞天豹子伸手，拦住想起步追赶的吴志勇，“这人有一股诡谲莫测伪气势流露。追上去恐生不测，而且他没露敌意，甚至有意劝阻咱们妄动，天知道这人是何来路？”

“孙叔，他在恐吓我们。”

“不，他说的是实情。”

“孙叔的意思……”

“如果我们忽视他的警告，必定多送几条命。”飞天豹子紧张地拔腿飞奔。

无情剑精明机警，不在乎飞天豹子，但对小妖巫深怀戒心。不再理会柳不思的死活，急于返城禀报消息。落荒而逃钻出树林，小径在望，一个老态龙钟的老村夫，手中点着问路杖，眯着老眼个死不活盯着他，摇摇晃晃接近。

“有……贼……”老村夫用杖指着他叫嚷。

“该死的糟老头。”他正在火头上，恶狠狠地伸手拨开杖。抢入左手再起一耳光挥出。“胡说八道……”

抽耳光必须贴身。贴身便面面对。

老村夫的朦胧老眼冷电乍现，脸上的阴笑令人心寒，杖一荡一抬，恰好架住了抽耳光的手掌，震力直撼手臂。手膀如受巨槌所击。

“你是……”他大骇，后悔已来不及了，老村夫的手指已点在他的七坎穴上，耳门再挨了一劈掌，立即昏厥，任何反应也来不及了，知道碰上的是什么人啦！

“格格格……”老村夫怪笑，将人拖死狗似的往树林拖，“捞到一条小鱼，妙哉！”

“你干什么呀？打闷棍劫路，你是不是老了些呀？”树林里发出嘲弄性声音，是一脸邪笑的柳恩。倚在一株大树上状极悠闲。

“又是一条小鱼。”老村夫得意地丢下无情剑，狞笑着接近。像见了鼠的猫，“老夫认识你们所有的走狗。你这个小眼线有大用。”

“我也认识你们所有的凶魔。”柳思毫无惊慌走避的打算，任由对方接近至伸手可及处，“似乎你们这些人中，以你地府魁星最为卑鄙。”

“什么，你这小狗……”

“你不必急于否认。”柳思打断对方的咆哮。“事实胜于狡辩。你一个大

名鼎鼎的老前辈，威震江湖的老凶魔，居然扮一个半死不活的糟老头，引诱一个小辈无情剑，乖乖地送到你面前挨揍，实在有失身分，可耻。”

“兵不厌诈。”地府魁星得意洋洋，像抬得黄金的化子，“如果老夫一亮名号。这混蛋铁定会屁滚尿流溜之大吉，老夫岂不连一个虾子也捞不到了？这可是他送上口来的。他这种人，只会欺负一个糟老头。”

“你没给他任何机会。”柳思的语气中有责难，但脸上的邪笑却表示讽刺嘲弄，“充分表示你是一个胆小鬼，不敢挺起胸膛与后生晚辈拼命，摆出可怜相骗人上当，你像个可耻的懦夫。是吗？”

“老夫并不认为可耻。”地府魁星说得理直气壮：“你们来了一大群虎狼，声威震天下，摆出强梁面孔，似乎吃定了老夫几个魔道人物……”

“你们也是虎狼呀！虎狼相斗有什么好怪的？”

“就算是虎狼相斗吧！他们的虎狼比我们多数十倍。对付他们这些声势浩大的豪强，斗力是自掘坟墓；必须运用智慧与技巧，任何一种手段都是正当的。暗算这个小辈无情剑，当然理直气壮。至于你这个小眼线，老夫就没有暗算的胃口了。”

“哦！你打算……”

“咱们是见一个杀一个，当然杀之前要口供。你……”

“你不能杀他，至少今天不能杀。”柳思抢着说，故意曲解对方的话意。

老凶魔的意思是：你也不例外，杀！

“今天不能杀他。”地府魁星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今天不能杀他。”

“为何？”

“因为这位仁兄的问伴，曾经看到他和我走在一起出城。你如果杀了他，我回去该如何解释？”

“你还想回去？”

“有什么不对吗？”

“你昏了头。居然还想活着回去？去你娘的！你会比他死得更快，因为你这个小跑腿份量有限，所知不多，口供毫无用处，不值得费心，宰了省事多多。小辈，你死吧！”

声落掌虚空吐出，可怕的潜劲爆发，相距仅八尺左右，掌出动已及体，掌劲骤发，应该发则必中。

掌出的刹那间，老凶魔感到身侧有依稀难辨的影像幻动，还来不及分辨是何物体，后脑已挨了一击，人向前一扑，扭动广两下使失去知觉。

柳思在地府魁星的脑袋摸了几下，这才拉起无情剑，正要人扛上肩，香风入鼻，人影一闪即至，冷冰冰的剑尖，点在他的背肋上。

“该死的，你实在吃里扒外呢！”身后用剑逼住他的人，是扮成小村姑的东方玉秀，仰止山庄的女公子，“你把无情剑怎样了？”

东方玉秀不认识地府魁星，老凶魔所扮的老材夫十分神似，仆伏在地，也看不见面容。

两个金刚落在老凶魔们手中好几天了，迄今音讯全无。老凶魔也不派人向仰止山庄的人接头，似乎已没有索取赎金的兴趣，双方已是死仇大敌，见面必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你打算怎么办？”柳思不加分辩，冷冷地问。

“你以为我不敢把你怎样？”

“正相反，我认为你这种横行霸道的女人，任何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从不把弱小的人当人看。你一高兴，必定一剑把我杀了。”

“我不会杀你。”东方玉秀愈听愈冒火。

“一定是发生了奇迹，这与你一时心软无关。”柳思的话仍然伤人：“当然你并不笨，杀了我一个小人物，并不能增加你女英雄的光彩。而且也无法在八表狂龙面前邀功；所以，你不杀我也并非意外。”

“我要把你交给龙主事。”

“悉听尊便。”

“无情剑怎样了？”

“大概是被打昏了。”

“把他背回城。”

“遵命。”柳思怪腔怪调回答，将无情剑放上肩挽了双腿弯举步。

客厅中闹哄哄，十几个首脑人物，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有人开始替无情剑施救。

柳思被两个人挟持在壁角，事先已被狠揍了几拳，气色甚差，挟持他的人不许他说话，他也懒得分辩。

东方玉秀成了贵宾，在一旁落坐等候无情剑苏醒。

八表狂龙真像个大名字，高坐堂上准备问案。

被打昏的人，即使不施救，不久便会自行苏醒的，经行家用药施救，片刻便神智渐清。

可是，七坎穴被重手法所制，神智虽清醒，四肢却动弹不得。

施救的人。是南京巡缉营另一位小队长，名气颇大的断魂刀客场彪，与无情剑的交情最深厚。

“颜兄，你醒来了，怎么一回事？”断魂刀客蹲在一旁关切地问：“先坐起来，我扶你。”

“我……我的七坎穴被制住。”无情剑完全清醒了，“哦！杨老哥，是你救了我？老凶魔呢？”

“什么老凶魔？”断魂刀客惊问。

“地府魁星，没错，是他。这老杂种卑鄙得用诡计暗算，扮成老村夫，我上了他的恶当。快替我解七坎穴，但愿老凶魔用的是普通手法。”

“我看看。”西岳炼气士走近，老道是熟稔各种制穴术的权威专家。

略一检查，老道用对穴震穴手法连下三掌。

“是普通的手法。”西岳炼气士宣布：“那老凶魔与摄魂骷髅一样坏，同是掳人勒索专家，活的肉票才值钱，所以很少用独门手法制人。”

无情剑狼狈地爬起，咬牙忍痛伸展手脚筋骨。被扛在肩上带回城，肚子必定十分难受。

“老哥，不是柳不思计算你的？”断魂刀客急问。

“柳不思！见了鬼啦！”无情剑举目四顾，看出气氛不寻常，更看到柳思被挟持着的倒楣相：“开玩笑，当碰上飞天豹子和吴志勇两个混蛋时，他早就躲起来了。后来我撤走，一直就没看见他；我却碰上了地府魁星，被他先制穴后打昏……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救我回来的？那老凶魔呢？”

东方玉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颜士杰，你把先后的经过详说一番。”八表狂龙示意无情剑坐下，“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

无情剑在一旁坐下，将在渡头碰上柳思，迫柳思去梁家松林找小妖巫的经过说了。至于被地府魁星打昏以后的事，他当然一无所知。

东方玉秀脸色苍白，坐立不安。

“你说。”八表狂龙向柳思一指，脸色难看。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柳思说话有气无力，“我哪有和高手拼命的能耐？所以躲在一旁吓得发抖。无情剑一走，我也溜之大吉，鬼使神差，我走的方向恰在大树的西端，便看到一个老村夫，拖了无情剑一条腿往小路方向走。我一急，恰好脚下有一块拳大石头，奋力一掷，居然击中了老村夫的后脑。老村夫一倒，我就出来救无情剑，怎知道老村夫是地府魁星？怎能怪我？无情剑姓颜的，你这混蛋思将仇报，总有一天……”

“嘘！我并没怪你呀？”无情剑怎知道东方玉秀制柳思的事？

“你这该死的混蛋，为何不向东方姑娘解释？”八表狂龙怒叫。

“她会让我解释？”柳思也愤然大叫：“我只要多说一个字，她的剑就会无情地贯入我的背心了，她就可以用替你杀了吃里扒外的奸细，替你救回无情剑的事，向你邀功请赏。”

“胡说八道！由于你不分辨，平白放走了地府魁星，你……你该死！你……”

“龙主事，你说这番话就不公平了。”西岳炼气士不悦地主持公道：“东方姑娘回来时所说的情节，贫道本来就心中生疑。咱们在城里的眼线，知道颜士杰与柳不思是一同出城的，柳不思能把颜士杰打昏吗？颜士杰不论出了任何意外，他都脱不了嫌疑，他回来如何交代？任何辩解的话也不会有人肯听，他也不可能撒谎自圆其说。他冒万险救颜士杰，就充分表现出他的责任感，颜士杰活，他才能活。今天他该说是立了功，结果是先不问情由就挨了一顿毒打，最后他仍然该死，日后谁还敢替咱们卖命？”

挟持柳思的两个人，脸有愧色放了他。

“子虚道长，不要干涉我的处事方式。”八表狂龙脸色不正常，“这件事，我会慎重处理。这小辈桀骜不驯，不能纵容他，你如果夸奖他两句，他更忘十他是谁了。”

柳思不再逗留，抱着肚腹摆出痛苦难熬的虚脱神情，一拐一拐地出厅走了。

一顿毒打，成了他装病不再外出踩探的借口。

黑虎吕强也不再外出打听消息，在房中留意他内外伤的变化。

“你有点内脏离位的征兆。”黑虎用关切的口吻说：“你的运气实在太差了，唉！”

“两个狗养的杂种，拳头拼命往肚子招呼，每一拳皆直撼内腑，内脏怎能不离位？”柳思躺在床上装病：说的话有气无力：“不过，也好。”

“也好？什么意思？”黑虎一头雾水。

“不必不必再出外冒险踩探呀！而且，今晚将有大大行动，我就有无法参与不在场的证明，成败都扯不上我，当然也好呀！”

“今晚将有大大行动？”

“信不信由你。”

“你这家伙料事如神，我不能不信。”

“那就好，你最好制造一些不必参与的理由，这是自保的唯一途径，因为将有不少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上升。我不希望你死，你们的人死得已经够多了，你还得留住性命，返回真定府善后呢！”

黑虎默然，思前想后，真有欲哭无用的感觉，就算八表狂龙肯放他走，他哪有脸回去面对亲朋好友？

“罢了！我不得不认命。”黑虎痛苦地掩面叫。

“认命，一定死得最快，”柳思冷笑，“立即远走高飞，狂龙哪有工夫追究你的去向？”

“逃得了今天。明天呢？日后呢？”

“至少……”

“算了算了，烦人。”黑虎抛开话题，认了命，“你真的一石头打倒了地府魁星？”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打倒一个高于名宿，并非困难的事。无情剑是名震江湖的风云人物，地府魁星不见得稳占上风，结果如何？无情剑像一个白痴傻鸟，挺起胸膛送到老凶魔面前挨揍。”

“奇怪、你在外面运气都很好，有惊无险少灾少难，甚至经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反而在自己人……”

“去你娘的！”柳思打断对方的话，“我孤家寡人双肩担一口，哪来的自己人？像你，我没把你当仇人已经很不错了。”

“我是实话实说，老弟。”黑虎脸红耳赤；“我所奇怪的是，你的运气太好了，龙主事派了不少武功比你高百倍的人踩探，有些入平白无故失了踪，可能已遭到不幸了，他们……”

“他们运气差，生死不明。”柳思说、“连那两个金刚，尸体可能沉在淮河的某一段河底了。吕老兄，你回房歇息吧！我得睡二个好觉，晚上才有精力应付意外。”

黑虎知趣地走了，柳思关上房门埋头大睡。

天一黑，人都陆续悄然离店，

这一进客院空空如也，灯火依然通明。

只有两间客房有人，一是柳思的边问客房。一是黑虎与随从同住的双人客房。

走廊的数盏照明灯笼：在夜风中不时转晃，所有的客房皆门窗紧闭，没有人在外走动，连负责照料这进客院的店伙和仆扫，也绝足不至，显得冷冷清清。

三更时分，总算有人走动了，是黑虎吕强，施施然向柳思的客房走。

八表狂龙自认是柳思的主人，把柳思安排在相近的偏僻小客房。黑虎仍算是外人，所以安顿在最西端的客房内，与柳思的客房相距甚远，接近须经过两条走廊，穿越尚称宽广的院子。

灯光明亮，但艺高人胆大的，黑虎，居然平空生出毛骨悚然的感觉，觉得四面八方都不安全。

灯光明亮却又空间无人，大有处身在不测秘域的感觉，难怪黑虎有点惶然，气氛的确不寻常。

前后两进客院，却人声嘈杂，住宿的旅客忙着洗漱，有些晚到的旅客，还在忙着安顿，与这进客院的神秘寂静，形成强烈的对比。

叩了三声门，房门便拉开了。

“咦！你来干什么？”当门而立的柳思，没有将人请入的打算，堵在房门口发问。

“无聊得很，想找你谈谈。”黑虎不便硬皮往里挤，只好站在房外说话。

“无聊！”柳思冷笑：“不久之后，你就有得忙了，最好回房歇息，而且要小心提高警觉。”

“人都走光了，用不着我们忙，老弟。”

“是吗？不久自知。”

“你不觉得奇怪吗？人都走光了，为何要大张灯火？故布疑阵，是不是拙劣了些？八表狂龙虚有其表，不是一个领导人才。”

“你这个猪脑袋，怎知其中奥妙？这表示人已倾巢而出，让对头放胆长驱而入。”

“会有人来？”黑虎心中一跳。

“一定。”

“对方既然知道人已倾巢而出，还来探虚实？”

“他们怎知道已倾巢而出？当然会来探虚实。看到有灯而不见人，必定好奇接近察看，正好落入陷阱，送上门来。”

“没有人，如何布陷阱？”黑虎意似不信。

“人躲在暗处，专候鱼儿入网，鸟儿进罗。”

“咦！有人留下？”

“错不了。”柳思语气十分肯定，“赶快回房歇息，躲得稳稳地，有动静就熄了灯火，以免遭了池鱼之灾；躲在暗处守候的人，也不希望你出面相助，以免乱了章法；你也派不上用场。”

黑虎打一冷战，急急忙忙向后转。刚走近通向院子的廊尾，劈面碰上一个浑身灰暗的人影。

暗灰色夜行衣，暗灰色头罩只露双目，剑系在背上，整人流露出极为阴森的鬼气，胸前有一个特大的扁形怪袋，里面不知盛了些甚么古怪法宝；看身材不像一个成年男人。

“咳！你是……”黑虎心中发慌，但并不真的害怕，论真才实学，他与巡缉营一半以上的力士相较，毫不逊色，所以。名列七猛兽之一。

“我要找八表狂龙。”女性的嗓音虽然悦耳，但语气却流露强悍的气概。

“人都不在。”黑虎硬着头皮说。

“他到何处去了？”

“我不知道，我不是巡缉营的人。”

“似乎留下的只有你一个人。”

“也许吧！”

“那么，我要带你走。”女夜行人的话饱含威胁。

“我不是巡缉营的人……”

“我会决定处理你的方法，澄清一些疑团。你和他仍在一起，是不是你们的人无关宏旨。”

“你用不着费神带我走，会有人和你打交道。”黑虎突然口气转硬。

“我知道，已经有三个人出来了。”女夜行人身形乍隐乍现，现身在院子里屹立，似乎是突然幻现出来的，她从黑虎眼前消失的同时幻现的。

微风飒然，黑虎只感到毛骨悚然。

果然从三方的墙角暗影中，踱出三个人。

黑虎看清了为首的人，大感意外。

是主事人八表狂龙。大举出动要彻底歼灭所有的仇敌，主事人却留在客店，不可能是八表狂龙怕死。不敢身先士卒，而是知道强敌的重要人员要来，所以留下相候，这条龙并非有勇无谋的莽夫。

另两人的身分，并不低于八表狂龙多少。一个是鄢狗官的贴身保留。从苏杭专程赶来的丧门恶煞郭英，和南京方面地位甚高的女杰，毒王蜂胡姣。

“你给我赶快滚！”八表狂龙似乎已经知道来人是谁，声色俱厉，“你已经不是本座的目标，本座要等的人不是你。你我的事以后再了断，不要在这里耽误本座的大事，快滚！”

“你的事与我无关，我也不理会你要等什么。我来了，你这食言背信的贱丈夫，必须和我了断，还我公道。”女夜行人拉掉头罩，是月华仙子，“吴家的两个女人虽然被你派人抢走了，你仍然得付一万五千两银子。如果不给，我会像缠身的冤鬼，缠定了巡缉营。甚至会去找鄢狗官要他偿付，不然就宰了他。”

“你平安逃脱了两次，就狂妄起来。不要激怒我，小妖巫。”八表狂龙的怒火。居然不曾爆发，“我否认你莫须有的指控，本座不曾派人抢走任何人。只要南京的信使返回，一万五千两换人分文不少。”

“这些金片，已经证明是你的人所有。”月华仙子丢出三块金片：“你派人假扮赵东主，真的赵东主目下仍在南京……”

“闭嘴！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八表狂龙怒火渐升，此声似沉雷，“你最好不要把那两个女人看作奇货可居，她们的价值已因情势的演变而贬低了。目下绝剑狂客父子已经赶到，他那一群人已在本座的掌握中。你把她们留下吧！届时本座会和你洽商的，价值涨跌起落，得看你的运气了。”

“且慢！”丧门恶煞上前拾起金片，察看片刻冷冷一笑，“金片确是本营的弟兄所有，小妖巫，这些金片是从何处得来的？说！”

两位姑娘被救走，小妖巫并没有将消息透露，焦急地派人调查赵东主的底细，这才知道上当，赵东主本人仍在南京，这个赵东主是假的。

巡缉营的人丢失了金片和银票盐引，客店中想守密势不可能。双方都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故经纬，因而面对面打交道各说各话。

“是你们假扮赵东主，用二十块金片骗走了两个女人。不要反穿皮袄装佯，你们必须补足余款。”月华仙子一口咬定不放，“金片既然是你们的，等于是你们先付的定金。”

“也就表示是你这小妖巫弄鬼，盗走了本营弟兄价值万金的财物，你得一一吐出来，不然，哼！”丧门恶煞凶狠地迈进，“你既然送上门来，休想走得了。”

“小心……”八表狂龙急叫。

丧门恶煞已经扑上了，扑入乌天黑地的不测险境中。

在八表狂龙与毒王蜂的眼中，丧门恶煞的身影，冲入倏然涌发的灰雾中，灰雾有无数萤火流动，小妖巫的身影消失了，丧门恶煞也被灰雾所淹没。

但在丧门恶煞的眼中，景象却截然不同。

他既看不见小妖巫，也看不见院子四周的景物，眼前一片暗沉沉，天地难分，满眼是眩目的电光进射，各种奇异的声音在耳中轰鸣，视界模糊，头脑昏沉。

炫目的电光在他身畔闪烁激射，他本能地拔剑自保，疯狂地左拦右架，阻挡电光近身；剑上所发的风雷声，反而成了威胁他自己的声浪。

手忙脚乱，真力倏然泄散。

猛地传出一声沉叱，有如晴天霹雷，震得他神智一清，有如醍醐贯顶。

炫目的光华射到，原来满天闪烁的电光纷纷隐没。

“铮”一声狂震，火星飞溅，罡风飒飒，剑气彻骨生寒。

他眼前大放光明，看到了灯火。

小妖巫的身影陡然显现，但远在三丈外，手中剑寒气森森，身躯似被一层绿光所笼罩。

八表狂龙在他身侧仗剑屹立，手中剑发出隐隐龙吟。

他脱力地呼出一口长气，总算明白是八表狂龙救了他，他在冲进时受到邪术所惑，精神与肉体皆达到即将崩溃的边缘。

八表狂龙一剑震飘了月华仙子，仗剑屹立有如天神当关，一双虎目在明亮的灯光下，反射出慑人心魄的闪烁不定奇光。

“雕虫小技，如此而已。”八表狂龙一字一吐，每一字皆有震撼脑门的威力，“把你压箱子的法宝全祭出来吧！太爷要让你开开眼界，让你知道什么才叫降妖伏魔奇学，我不信你真有飞天遁地翻江倒海的神通，太爷让你有全力施展的机会，我等你。”

这时的八表狂龙，所流露的傲视天苍气概，真有一代霸才的慑人威猛形象，胆气不够的人，会在他强烈的慑人气势下崩溃。

剑向前一挥，风雷声隐隐，似乎他那把剑，可以发出神奇的力量，所指处必定风云变色。

果然不错，三道炫目电光破空而至。

他的剑陡然激射出漫天光波，传出三声怪异的音援，三道炫目的电光，在他剑前的光波分裂成四散的繁星，传出龙吟虎啸似的殷殷震鸣。

一声长啸，他人剑乍合，光影飞射，风雷骤发射向月华仙子。

月华仙子的身形一晃即没，另一道流光起自壁报，带着散放绿芒的光尾，疾射八表狂龙的背心。

八表狂龙一击落空，大旋身剑发问龙引凤，光华闪烁的剑尖，奇准地与流光接触。

一声霹雷震耳，爆炸的火星耀目生花。

流光散而复合，破空夭矫而起。

“纳命！”八表狂龙厉叱沉雷，光华进射的长剑。并没追逐上升的流光，反而大旋身，从相反的方向击出一剑，罡风大作。

从地面飘走的拳大黑影，突然在剑尖砰然爆烈，仅为一团涌腾的黑雾，中间一道绿芒，猛然向侧方进射，一升一沉，飘越院墙流泻而逝。

八表狂龙踉跄退五六步，剑上光华转暗，马步虚浮，失去紧迫追逐的机会。

“我击伤了她；”八表狂龙叫：“她竟然在我御神一击之下，重创之后仍可逃逸化身远遁。你们小心了，我一定要追上她，这妖女不除，后患无穷……”

话未完，飞跃而走。

丧门恶煞与毒王蜂，被两人激斗所发生的异象，与及频频爆发所产生的光影和声浪，惊得心胆俱寒，远避至厅角发抖，几乎吓坏了。

月华仙子口角溢血，精力将竭，已无法在屋顶飞檐走壁逃生，只好沿小街奔跑。

口角溢血，表示内腑受伤不轻，如不能及时获得歇息或救治，很可能损坏气机难以复原。

她全力飞奔，已发现有人衔尾穷追。

幸好追的人也精力将竭，速度比她快不了多少。

第十五章

已经是三更将尽，城内的街巷罕见有人走动。

月华仙子奔近西门，折入一条小巷。不能再奔跑了，后面追的人已接近至二十步内，快要被迫上啦！再奔跑便会力尽倒地，任由对方宰割了。

小巷一折，左首是长长的院墙，可以看到高出墙头的树木，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的后园。

她无暇多想，不假思索地运足全力，向上一跃，双手搭上了丈二高的墙头，吃力地引体上升，滚入墙内去了。

八表狂龙身影，出现在小巷的弯道折向处，没看到滚过墙头的人影，势如奔马冲出三四十步。

小巷虽然暗沉沉，但目力佳的人仍可看清三十步外的景物。这一段小巷是直的，前面一无所见。

止步略一察看，心中一动，一长身登上院墙头，毫不迟疑往下跳。

这是一座占地甚广，房舍甚多的大宅，后花园有花有树，有亭有台，甚至建有供女眷玩耍的秋千架，与及美丽的花坛。

这地方易于藏匿，黑夜中搜寻一个人并非易事。

园的西南角，小荷池旁有一座半伸入池的小阁，雕花阁门，三面是大排宙，灯光外泄。

阁上层四周有回廊，朱漆栏干，夏天坐在回廊上赏荷，必定赏心悦目。目下正是荷花盛开时节。幽香扑鼻。

楼上没有灯光。廊上却有人喝酒谈天。

四个人坐在楼板上，食物皆用荷叶盛放，折竹枝代箸，四个人轮流喝两个酒葫芦的酒。

三男一女，席地小酌兴高采烈，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不是大宅的人，食具欠缺，毫无大户人家的排场。

两个熟面孔：白发郎君与飞虎钟雄。另一位是年轻英俊的书生，青衫宽大显得文质彬彬，但腰间佩了剑，挂有百宝囊。

女的也相当年轻，隆胸细腰眉目如画，穿的是黛绿衫裙，小蛮腰也佩有剑，左肋下的百宝囊，绣了一只飞舞的凤凰，五彩斑斓，十分醒目。

“仰止山庄也许真的了不起，名头也够唬人，但在咱们这些四海浪人来说，仰止山庄算不了什么。”年轻书生大概已有了六七分酒意，傲岸的气概毕露，“既然一剑愁的女儿，主动向你老哥挑衅，咱们就有权抹黑仰止山庄

的招牌，给东方庄主脸上抹锅灰。”

“他们既然人多，又勾搭上巡缉营的走狗，咱们为何不能召集朋友，和他们玩玩？”绿衣女郎也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表现得义形于色，“巡缉营的走狗油水足，他们鱼肉百姓，不择手段敛财，公然杀人放火灭门抄家，咱们正好从他们身上大捞一笔不义之财。东门兄，算我彩凤一份，加上青衫客展兄，偷偷摸打烂仗，咱们四个人怕过谁来？”

“四个人实力仍嫌单薄，不堪那条狂龙一击。”白发郎君摇头苦笑，“那走狗出道两载，据说打尽京都无敌手。打烂仗实不是易事，万一被堵死了，拼无力逃无路；那就死定了。”

“或许我们可以多找几个人，在走狗们身上发一笔财。”彩凤的口气，像一个贪心的骗棍，“听说南京巡缉营的走狗，干了三年以上的人，都是有数十万家当的富豪。咱们把他们的孽钱榨出做些好事，等于是替他们化孽消灾，也算是一场功德，一定有人襄助的。”

“不可能有几个人肯出面襄助。”青衫客摇头，“巡缉营势力庞大，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三教九流都有他们的眼线，密探细作无孔不入，有几个江湖朋友，敢冒被他们无情搏杀的凶险？九华剑园名满天下，绝剑狂客交游广阔声誉极隆，潜势力比江湖仁义大爷尚义小筑更大些，树大招风，结果召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咱们这些江湖孤魂野鬼，谁有向巡缉营挑衅的胆气？老实说，一要我公然向巡缉营讨公道，我还真缺乏那分豪气。暗中搞鬼翻云覆雨，我当仁不让。”

“我已经传出口信。”白发郎君说：“可望有些朋友赶来襄助，敢与巡缉营作对的人并不少呢！”

“咱们没有能力打硬仗，偷偷摸摸来暗的何所惧哉？唔！下面有人……”飞虎钟雄一蹦而起，倚栏下望。

阁前的花台旁，果然有一个人影，正抬头上望，显然是被阁上的入声引来的人。

楼下有灯火，灯光自明窗透出，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面貌装束依稀可辨。

白发郎君也倚栏下望，看清人影大吃一惊。

“八表狂龙。”白发郎君脱口惊呼。

“原来是你们呀？”八表狂龙虽则浑身大汗，但精力正以奇快的速度复原，背着手抬头上望，已看出白发郎君四个人在吃喝小聚：“很好很好，可找到帮手了。你们下来，在下需要你们助一臂之力。”

白发郎君本来心虚，看八表狂龙的态度并无往昔粗暴，心中略宽，向同伴打出手式，领先跃落。

“姓龙的，你这家伙的态度，委实令人莫测高深，喜怒无常性情多变，你该恶狠狠地挥剑兴师问罪，却不动声色要咱们助你一臂之力，你是不是昏了头？”白发郎君心中虽怯，但说话却颇有豪气，四比一，怯念减少了许多。

“你给我闭嘴：“八表狂龙老毛病又犯了，听了逆耳的话就冒火，”你配在下恶狠狠地挥剑兴师问罪？”

“你……”白发郎君吓了一跳。

“你知道这期间，在下不派人毙你的用意吗？”

“你奈何不了我……”

“是吗？你未免太高估你自己了。”八表狂龙冷笑，“我容忍你在附近鬼

鬼祟祟活动，理由是你对我毫无威胁。有你在，东方姑娘更需要倚赖我的支持。龙某不像你一样好色如命，但仍然对美丽而武功超绝的女人有兴趣，你根本不配和我争东方姑娘，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你挫骨扬灰。现在我需要你替我效力，不许拒绝。”

“你在说梦话，提这种狗屁要求。”白发郎君也冒火了，“我白发郎君敢和你争女人……”

“闭嘴！”八表狂龙沉此震耳：“你配和我争女人？少做清秋大梦。龙某的要求，是不容拒绝的。小妖巫受了伤，逃到此地躲起来了，你们四个人，帮我搜。”

“这家伙真狂得不保话了。”青衫客气往上冲，“幸好你没当上皇帝，不然天下的人都不用活了，去向你那些走狗属下摆威风吧！这里没有人会听你的。”

“拒绝在下要求的人，格杀勿论。”八表狂龙声色俱厉，十足的霸王面孔：“你是谁，你要拒绝？”

“我青衫客展鸿图在江湖称雄，你八表狂龙还不知在何处鬼混呢！你最好滚回京都称雄道霸，江湖朋友谁也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巡缉营的走狗，还没有奴役江湖好汉的分量。”

“我再问你一声，你决定反抗巡缉营的要求了？”

“不错……”

“你死吧！”八表狂龙凶狠地说，左掌一伸，不徐不疾地虚空按出。

青衫客不甘示弱，马步一沉功行百脉，也一掌吐出，双方皆摆明了要以内力一搏。

一声闷爆，青衫客仰面飞退丈外，砰然摔倒再滑出八尺，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挣扎难起。

“你连一掌也没接下，但总算内功的火候不差，保住了心脉，没能一掌毙了你。”八表狂龙缓步接近，虎目中杀机怒涌，“但你必须死，以为反抗者戒。”

“去你娘的！打2”白发郎君怒吼，阻止对方进一步伤害青衫客，喝声出飞刀发，三把柳叶飞刀连珠飞射。

“米粒之珠，光华有限，哼！什么东西？”八表狂龙手一伸，连珠飞来的三把柳叶刀，如受看不见的大手所控制，连贯飞落掌心，发出清脆的响声。

人影急分，白发郎君向侧方飞退。

飞虎贴地飞扑，抓起刚挺身坐起的青衫客扛上肩，向不远的花坛如飞而遁。

彩凤飞跃登阁，从阁侧脱身。

八表狂龙哈哈狂笑，钉牢了白发郎君飞掠而上。

“你是我送给东方姑娘的礼物，哈哈……”狂笑声中，已到了白发郎君身后。

八表狂龙精力已复，轻功至少比白发郎君高明一倍，速度快两倍，任何方面，白发郎君皆差了一大截，同时起步，一冲即及。

白郎君三把飞刀落空，早已心胆惧寒，除了逃命别无他念，以背示敌在数难逃。他要钻入前面的花丛藏身，只差两丈左右。

噗一声响，右背琵琶骨挨了一记不轻不重的一掌，人加快向前扑，脚下大乱。

这一掌不轻不重，却令他右半身骨散肉松，幸好这一掌志不在要他的命，他是注定了要被人当礼物送。

砰然大震中，他扑倒向前滑，一头撞入花丛内，压倒了不少花枝。

狂笑声震耳，八表狂龙得意地俯身抓他的左脚肠，要将他拖离花丛，胫骨像被大铁钳扣牢了。

他无力反抗，本能地伸手乱抓，想抓住那脆弱的花草，避免被倒拖而出。

右手触及不是花草的物体，是一个蛰伏在花丛的人。

这瞬间，他突然感到左胫的手一松，一脚恢复自由，但痛楚仍在。同时，听到八表狂龙叫了一声，声音含糊，像是叫痛或呻吟。

他吃力地翻转身躯，挣扎着坐起。

他看到一个黑影，双手举起了八表狂龙，大喝一声，将八表狂龙掷出两丈外。

砰然一声大震，抛落的八表狂龙滚了两匝。

“王八蛋偷……袭……”八表狂龙愤怒地叫骂，虎跳而起。

“砰！砰！砰……”恭候着的铁拳，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在八表狂龙身上加以无情痛击，八表狂龙成了在狂风中款摆的柳枝，左荡右摆双手绝望地急封乱架，挡不住骤雨似的大拳头。

叭哒！八表狂龙被击倒飞出丈外。

白发郎君惊呆了，忘了右后肩的痛楚，忘了站起来，忘了刚才伸手触或的人体。

痛揍八表狂龙的人，拳打脚踢毫无章法，但功臻化境的八表狂龙，竟然毫无躲闪或反击的机会，这怎么可能？一个武功超绝的高手，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材夫俗子狠狠地拳打脚踢？

八表狂龙的确没有机会躲闪或反击，刚被打倒，还来不及分辨东南西北，右肋右胯立即被踢了三脚，肋骨几乎被踢断。

“哎……唷……你是……谁……”八表狂龙厉叫，忍痛一蹦而起。

故事重演，大拳头无情地光临，暴雨似的急下，八表狂龙再次被击倒。

黑影站在一旁，抱肘屹立虎视眈眈。

八表狂龙挣扎了老半天，这才摇摇晃晃站起来。

“你……你这混蛋偷……偷袭，可耻。”八表狂龙的嗓音走了样，可能口中有血流出：“我……我要知道你……你是谁……”

黑影不理睬他，举步到了花台旁，拔了一根栏杆，试手拂动了几次，大概认为趁手，大踏步满意地向八表狂龙走去。

用意很明显：要用栏杆揍人。

八表狂龙已痛得浑身发抖，气散功消手软脚软，怎敢再逞强？咬牙强忍痛楚，用尽余力撒腿狂奔，可不想再挨一顿毒打。

黑影丢了栏杆，到了惊呆了的白发郎君身侧。

“你可以走了。”黑影用怪怪的嗓音说：“日后你最好离开那条狂龙远一点，免得他把今晚受辱的仇恨；加在你的身上，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援手之德，不敢或忘，可否将大名赐告？”白发郎君狼狈地爬起，行礼道谢中打量这个救命恩人。

青巾蒙了头脸，只露出一双眼睛，身上是青直掇，看不出任何特点。

“你再不走，狂龙将会很快把党羽带来，想走也走不了啦！快走！”黑影

不耐地挥手赶人。

“请教……”

“少废话，掩去本来面目，会把名号告诉你？”

“可是……”

“你走不走？”黑影厉声问。

“好，我走，我走。”白发郎君吓了一跳，退了两步，“总之，我白发郎君东门信欠你一份情，希望日后有回报的机会，再见。”

“好走。”

黑影并没离去，八表狂龙也没将党羽带来。

藏身在花丛内的月华仙子，愈来愈感到恐惧。这个蒙面人似乎没有离开的打算，站在不远处狠盯着她藏身的地方，如果八表狂龙带了人赶来，这个蒙面人能挡得住众多高手的攻击吗？挡不住必定撤走，走狗们势必在这附近彻底穷搜，她哪有机会脱身？

她接了八表狂龙以神卸剑的雷霆一击，震伤了气机，右膀也震得筋松骨软，气机伤内腑必损，目下她连站起来的力道也似乎消失了，一个普通村夫，也可以毫不费力把她打倒。

她不知道蒙面人是谁，更不可能知道蒙面人的底细。在江湖为了扬名立万，建立自己的声威地位，她敲诈高手名宿，勒索豪门大户，树了不少强敌，结了不少仇家。这个蒙面人。

如果与强敌仇家有交情，会不会落井下石对付她？所以她不敢出来，只希望蒙面人赶快离开，她才能有机会逃走。

蒙面人为何一直不言不动，向她藏身的地方瞪视？是否发现她了？她愈来愈感到心焦，心中暗暗叫苦。

“你今晚总算非常幸运。”蒙面人终于发话了，语气冷森流露出恨意；“如果不是为了救白发郎君几个人，我会任由八表狂龙，把休整治得生不如死，你做下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理该受到惨毒的惩罚。你这种人活在世间，一定是老天爷瞎了眼。今后，你最好别让我再看到你。八表狂龙如果杀不了你，我杀！鬼神不报应你，我报。”

黑影一闪即没，像是平空幻化了。

“他是不是说我？”她惶然自问：“我……我做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没有时间让她多想了，早些逃离险境是第一要务，如果她不能在天亮之前逃出城外，那就死定了。

天亮之后，走狗们陆续返回。

有些人受了伤，有些人永远在人间消失了。

所有的走狗皆相当兴奋，只有为首的几个主事人闷闷不乐。八表狂龙却是最沮丧的人，气色甚差。

黑虎与一些走狗套下了交情，概略地知道昨晚所发生的事故。

众老魔先后有不少魔道朋友赶来声援，没料到一头撞进了枉死城，受到大批走狗的突袭，虽则早有准备，仍然死伤惨重。

尸堆中，没有摄魂骷髅，没有地府魁星，也没有要命阎王。武功超绝的人，存活率比其他武功稍次的人高得多。

月华仙子的同伴更糟，主事人月华仙子不在，受到袭击便慌了手脚，只顾逃生，无人指挥抵抗，十之七八是在慌乱中被杀的。

袭击九华剑园的走狗人数最多，由西岳炼气士指挥，一个人也没受伤，没有任何伤亡。

九华剑园的人根本没留下，早一个更次便化整为零悄然远扬了。

八表狂龙算定绝剑狂客必定大发狂性，到客店与他彻底了断，因此在客店坐镇，等候暴客光临，让西岳炼气士一网打尽其他潜伏在城外的群雄。

绝剑狂客没来，来的却是月华仙子。结果月华仙子逃掉了，八表狂龙反而被神秘人物痛打，逃回客店不敢声张，所以走狗们并不知道主事人受辱的事。

当天下午，便获得正确消息，九华剑园群雄，已昼夜兼程向庐州逃走。

八表狂龙性如烈火，岂肯从容部署？立刻下令准备动身，咬牙切齿决定昼夜兼程飞赶。

仓促间准备动身，忙得一场糊涂，有些眼线还在城内城外活动，哪能立即将人召回？

每个人都在抬夺行囊，准备坐骑，连店伙计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人来人往匆匆进进出出，也就忽略了有否陌生人混入。

柳思的行囊十分简单，他是唯一显得悠闲的人，出房在客院里冷眼旁观走狗们忙碌，对一切变化无动于衷。

黑虎不敢违抗八表狂龙的要求，乖乖跟着走狗们行动，但把唯一的随从留下，以便处理将同伴遗骸北运返乡的事，自己可能已经知道，今后可能无法活着返回真定故园，注定了要死在江湖。

名义上，柳思仍是七猛兽雇用的人，仍然受黑虎的指挥办事，其实黑虎的指挥权已名存实亡，而由八表狂龙直接指挥柳思行动。

因此，柳思有时可以不理睬八表狂龙的命令。

三方面的关系相当微妙，关系发展对柳思有利，他可以掌握回旋的机会，如能巧妙运用，他就可以成为两不管的控制外的人。

在走狗们面前，他也处处表现出第三者的气概，不过问干涉任何一个走狗的事，走狗们也休想在他面前大呼小叫差遣他办事。

他像一个局外人，在客院附近悠闲地走动。信步接近前一进客院的过道，前一进客院已经有及早落店的旅客，店伙也在忙碌，进进出出来去匆匆。

有店伙到了他身后，突然一只手挽搭住他的肩膀。

“有一把利刀抵在你的肋骨上，借一步说话。”从后面亲热榄肩的店伙低声说，贴在他身左拥了便走，“听话就不会受到伤害，妄图反抗你一定死。”

“我听你的。”他装出惊惶的神情，“不要动刀，有话好说。”

进入一间客房，里面已有另一名店伙等候。

他认识这位仁兄：混天一掌康廉，扮老店伙十分神似，没有人想到一个名号响亮的老前辈，会自贬身价扮成一个老店伙。

混天一掌认识他，这次绑架显然是以他为目标。

“你认出是我，对不对？”混天一掌笑问。

“我是化装易容的专家，你知道。”他也淡淡一笑，“你们的人都走了吧？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接受你的劝告，放弃在这里一决的打算呀！何况两位姑娘已经脱险，

没有留下来玉石俱焚的必要。”混天一掌坦率地说：“天下大得很！巡缉营在明，我们在暗，犯不着向他们实力最强的主力挑战决死，决定改用避实击虚的手段和他们周旋到底。”

“你们总算不笨。”

“你们准备动身？”

“是呀！”

“八表狂龙有何打算？”

“只有他才明白。”

“依你的看法呢？”

“我已经不再积极参与他们的，昨晚我就是个袖手旁观者，别问我，康前辈。”

“我是专诚请教。”

“用刀子胁迫我是专诚？”

“那是迫不得已。老朽知道，你并不是巡缉营的走狗，我看得出，你暗中同情我们。”

“我不同情任何一方，因为所有各方都是强梁；但我不否认，有点偏袒于某一方。好，你总算是个有智慧、为人不坏的前辈，但我不能把我的看法告诉体，因为情势瞬息万变，我的看法随时随地而改变。所以，我只能把八表狂龙的打算告诉你。”

“老朽就教。”混天一掌居然对他相当客气。

“他的眼线，已经查出你们奔向庐州的确讯，十万火急下令兼程穷追，即将动身向庐州赶。”

“真向庐州赶？”

“那不是你们所希望的行动吗？你们奔向庐州的消息，是经过巧妙布置而散布的，对不对？”

“这……”

“所以，他如你们所愿，明白表示向庐州赶呀？”

“你是说、他另有计谋？”

“你们如果把他看成有勇无谋的匹夫，那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摄魂骷髅一群凶魔，小妖巫一群妖扫，就把他看成急躁无谋的狂人，失败得相当惨。昨晚我估计你们将有八成损失，没料到你们聪明地溜走保全了实力。”

“他的打算……”

“我猜，天一黑，主要的人员就离队，化明为暗，找出你们的踪迹，先剪除枝叶，再砍干掘根。今后，他不会站在明处和你们玩官兵捉贼游戏了。好自为之，我得走了。”柳思说完，转身便走。

挟持他的店伙本想阻挡，却被混天一掌摇手示意不再拦他。

回到客院，便碰上四处找他的黑虎。

“龙主事正在找你，快去见他。”黑虎匆匆地说，拉了他便走。

八表狂龙、西岳炼气士、丧门恶煞、毒王蜂胡姣，四个男女在客厅等他。

八表狂龙这次和额悦色接见他，不再摆出主子面孔，居然命他就座，表示他已有和主子平起平座的份量。很可能是西岳炼气士的影响，只有老道知道他的才干。

“你知道昨晚咱们的袭击，只成功了一半，是吗？”八表狂龙的口气倒还平和，没有责难的意思。

柳思和黑虎仍算是外人，巡缉营所发生的重要事故，通常不会向他两人透露，外人毕竟是外人。但走狗们都心中雪亮，重要事故决难瞒得了他两人的耳目。

“你们该说彻底失败了，而且树了更可怕的强敌。”柳思坦然说：“你们认为成功了一半，定然是被几具不关紧要的死尸而自我陶醉。”

“怎么说？”八表狂龙居然沉得住气，不再被他刺伤人的话大发雷霆。

“你们主要的目标，是九华剑园的人。但九华剑园的人已逃之夭夭，怎能算是成功？老凶魔们与小妖巫，其实对你们构不成威胁；你们消灭了他们许多人。这些凶魔与妖巫，都是睚眦必报的货色，真正的亡命，他们会纠集更多的人和你们死缠不休。你激起他们强烈的报复决心，日后将永无宁日，巡缉营今后将四面楚歌，被迫自卫，疲于奔命，死伤将极为惨重。”

“你知道吗？这几年来，巡缉营一直就受到各门各道的牛鬼蛇神，不断骚扰甚至劫掠，一直就无法肃清这些不法之徒。本座这次南来目的就是把这些牛鬼蛇神引出，不计代价加以清除。老凶魔们与小妖巫，都是具有潜在威胁的牛鬼蛇神，能消灭他们九成人手，已经是令人非常满意的成果了。你和白发郎君有往来，是吗？”

“不错，打过交道。”柳思坦然说：“他帮助我阻止仰止山庄的人行凶，然后挟恩要胁我帮他找九尾蝎，但洪荒狮几个人逼我随行，调查九尾蝎的事半途而废。他跟来打东方姑娘的主意，与我无关。”

“你能设法接近他，和他套交情吗？”

“很难，他知道我替你们卖命。”

“那试试看。”这次，八表狂龙不用强迫的语气。

“这……”

“这期间，一直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咱们附近窥伺，神出鬼没意向难明。这个人，很可能与白发郎君有关，你设法探他的口风，也许能查出这个人的底细。”

“我可以试试，但我对付不了他，他如果翻脸，那就灾情惨重。”柳思心中好笑，神色却一本正经，“在徐州，他逼我逼得很紧……”

“你只要不和他争打东方姑娘的主意，他就不会仇视你。这个人很坏，但有时也义理分明，聪明机警明时势，他就不敢和我们公然为敌。我相信你应付得了他，有些事凭武功并不能解决问题。”

“好吧！我试试。”

“那就好，至于其他的事，暂时用不着你插手。”

“问题是，他会跟来吗？”

“有东方姑娘与我们偕行，他会跟来的，这混蛋看上某一个女人，不到手他是不会放弃的。”

“对，他对侮辱他的东方姑娘，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家伙自负得很呢！”柳思饱含深意地说：“他聪明机警，当然不敢与你们公然为敌。”

不敢公然为敌，不公然又如何？

这期间，白发郎君和飞虎钟雄，悄悄跟在柳思身后，弄走了好几个巡缉营的走狗。

每一个巡缉营分为水陆两队，分别在各地建立司、所、哨等等单位，各有所司，各有所属；人员众多，结构庞大。所有的人员的名义上是丁役，只有营本部的人才称力士，也就是地位高的支援人员，也是专门对付武装私桑的主力。

几年来，冗员众多日渐膨胀，油水也因之而减少，制度也不断更易。这三年来，水陆丁役的馈给，从定支改为奖给，也就是革除本饷，改以奖金取代，须以缉获私盐之多寡而给奖金，抓不到私盐就白干了。因此，一些稍有良心的丁役，莫不叫苦连天，有些人三个月得不到分文奖金，只有饭吃而已。

结果，每个人都昧着良心玩法，公然劫掠正当盐商的事时有所闻，自行组织做私梟更是家常便饭，搞得天怒人怨，民怨沸腾。

几乎每一府州，都建有巡缉司或所。水路各大埠头，皆有司所的专用公廨和码头，有各式大小快船，时官时匪乌烟瘴气。

仅南京有两个分司。一在龙江关，汛地在南京下游各地，与镇江的分汛，协同查缉也相互掩护走私。一在大胜关、管制上游各府州，管辖太平、芜湖、池州各分所，以上各府州是安庆府分司的汛地了。

巡缉营可以任意杀人放火，受害人为何不以牙还牙？

九华剑园的好汉们，目标就是以牙还牙，重要人物悄然驰往南京，准备对付龙江关与大胜关两个分司。一部分次要人员，吸引走狗们往西追。他们却忽略了，有活口落在八表狂龙手中。

八表狂龙外表易怒暴躁，心有城府并非有勇无谋，明里率人马向西追赶，暗中带了得力爪牙潜赴南京，昼伏夜行披星戴月，要赶到前面布网张罗。

这天五更将尽，人马接近了南京对岸的江浦县城外。

城北郊是丘陵区，小山起伏，林深草茂，人马隐藏在内十分隐秘。

昼伏夜行，天亮之前必须安顿停当。十里外的浦子口镇，是龙江关渡船的对岸码头，那里有一卫官兵(应天卫)镇守，为非作歹的人不敢逗留。九华剑园的人，不会利用渡船过江。

江浦县城往东五里左右，便是江边，有钱可使鬼推磨，可以找得到船私渡。

近代的江浦老乡，打趣自己的乡里说：“远看江浦县，近看大猪圈；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

其实，江浦县是明太祖朱元璋敕建的，当时城周十六里，在当时应天府所属的八个县中，是最大的一座城(应天——南京例外)，以作为南京的屏障。以后历经战乱，城毁了又建，建了又毁，最后成了直径仅一里多一点的小城，所以大堂官老爷打犯人的板子，四门都以听得见。

但那时，却有九座城门而非四座。到江边乘船，至龙江关与大胜关，距离相差不远，只不过一在上游，一在下游。

西门外的小山，叫旷山口。当地人则称凤凰山，比旷山口神气多了。

天一亮，八表狂龙带了七个得力臂膀，再加上一个柳思，登上山巅俯瞰县城。

第十六章

一条大道南北向，北至浦子口镇，南至乌江镇抵和州，往来的旅客不多，陆上的交通，只有本乡本土的人往来，以及用小驮载粮食、药材前往南京的小商人。之外，便是贯通各乡镇的小路了。

“这些亡命，有三成从孝义乡来。”八表狂龙指指城东北郊，”再指指西北，“却有七成可能从丰城乡潜入。咱们分头布置伏路眼线，一定可以发现他们。柳不思。”

“叫我？”柳思信口答，他可不像八表狂龙的属下，唯唯否否做应声虫。

“你进城打听，查出他们的落脚处。你的化装易容术十分高明，可别让那些混蛋发现你。”

“笑话。”他冷笑，“我化了装易了容，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是我，别忘了我是调查的专家。”

“反正误了事，我剥你的皮。”八表狂龙凶狠地说。

“我份内的工作，误不了事。”

“最好替我弄一个活口。”

“抱歉，你在提不上道的要求。”他一口拒绝，“七猛兽所做的买卖，是找人或寻觅失物，不是杀手；我也没有捉活口的能耐。”

“贫道给你一管移神香，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弄到活口。”唯我天君罗天威大方地说：“很好用的，保证一教就会。”

“在下对这些玩意一窍不通，也不想学。”柳思挽起自己的包裹：“我走了，一有消息将尽快回报。”

柳思不在城内活动，藏妥包裹化妆易容奔向城东郊。东郊至江边，除了稻田便是小溪池塘，是农产最丰富的沃野，在江浦几乎没有穷人。

接近江边，他扮成村夫，悠闲地沿芦苇丛生的江岸，走向一座小小村落。

村落虽位于江边，但是农户而非渔户，满沟满田都有大量鱼鲜滋生，那用得着向江打渔讨口食？只有一些老者或儿童，到江边垂钓消遣而已。

在江边碰上五六个顽童戏水，利用他穿城而过所买的糖果作饵，与几个顽童嘻嘻哈哈逗弄了片刻，便摸清村子里到了些什么可疑的外地人。再每人花两文钱，套出那些不规矩的船只，所活动的地点。

离开众顽童，正打算入村进一步踩探，却发现上游不远处，巨大的柳树下，有一位老村夫垂钓，端坐在地上有如老僧入定。

“咦！这老钓翁是何时来的？”他讶然自言自语，先前也曾经观察过，四周的确没有人，“我的警觉心，似乎愈来愈松懈了。”

心中一动，他向老钓翁走去。

老钓翁年届古稀，须眉都白了，钓竿斜置在膝上，老眼半闭，的确像老僧入定。

他的目光，落在老钓翁放置在膝上的一双老手，左手的食指没有了，右手的掌背，满是皱纹的皮肤，除了老斑之外，隐约可以分辨出刺青的图案：一个三角形的三颗星。

他久走江湖，熟知江湖秘辛武林掌故，而且记忆惊人，这是他游戏风尘的本钱。

三十年前的三星盟，是当时黑道四大集团中，排名坐三望二的大组合，盟友据说有数百之众，名家辈出，出了好几个威震江湖的风云人物。这位老钓翁，八成是三星盟的人。三星盟风光了十二余年，三十年前是鼎盛时期，尔后便每下愈况，拖了十年，之后便风消云散，各奔前程。

“如果揭掉他的遮阳笠查验，一定有戒疤。”他心中暗叫：“九指准提净明和尚，三星盟九护法之一。”

但者钓翁的遮阳生下，可以看到白了的鬓角，表示不是和尚。

脚步声并没引起老钓翁的注意，依然保持老僧入定的姿势。

他在一旁席地坐下，双手抱膝下额搁在膝上，悠闲地注视在水面的浮标，似乎颇为关心是否有色上钩。这是一处江湾，岸边形成流速甚慢的回流，浮标移动十分缓慢，大清早本是钓鱼的好时光。

“鱼吃饵了！”他欣然叫。

浮标轻动了几下，浮沉不定。

“那是成了精的小鱼。”老钓翁半睁着老眼微笑，“而且有一大群，在抢饵而不吞饵，非常讨厌。哦！年轻人，你也抢饵吗？”

老钓翁的意思是说；你也讨厌吗？”

“通常我不会抢，因为抢得不到多少好处；但游戏除外。”

“哦！投机者！你是干什么的？”

“我什么都干，从小贩至大富豪，甚至操刀，包括玩命，我都胜任愉快。”

“没吹牛夸张？”

“我是实话实说。”柳思扭头面对着老钓翁，脸上有泰然的笑意：“老伯，听不进老实话吗？”

老钓翁正好相反，脸色阴沉，本来无神的老眼，放射出慑人的凌厉光芒。

“你为什么？”老钓翁冷冷地问。

“为人生不至于留空白。”他眉飞色舞，“人生几何？不乘年轻时历练人生百态，做些有意义的事，到了你这种年纪，连回忆也无事可忆，岂不悲哀？我真的不想白话一场，虽则千千万万的人都在白活、平平凡凡在生老病死中打滚；活着实在是多余的。”

“这种想法非常危险。”

“想法是否危险，得因人而异。”

“你的历练，包括丧心病狂吗？”

“还不至于。所以我说想法依入而异呀：有些人天生怀种，即使让他锦衣肉食，他仍然会丧心病狂。”柳思怡然自得往草地上一躺，“把虎豹的斑毛刮掉，仍是凶猛的虎豹。”

“该说你是虎狼才对。”老钓翁凶狠地说。

“其实，比起某些人来，虎狼可爱多了，至少虎狼不会不择手段吃同类的肉，置同类死地。”

“唔！听你的口气，不像是巡缉营的人。”

“是受到巡缉营迫害的人。”

“九华剑园吴家的人？”

“我与吴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柳思伸伸懒腰，然后以手作枕，怡然自得，“吴家的人总算不愚蠢，毅然放弃玉碎的行动，可惜依然忘不了急于报复的念头，因而被巡缉营的人掌握了动向。呵呵！他们要在这里，等江上

的朋友接应吧？”

“你以为如何？”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不能等风声过后，再图大举吗？真蠢。”

“谁蠢不蠢与我无关。”

“与谁有关？”

“你最好回避走远了些，免遭无妄之灾。”老钓翁冷厉的神色减弱了许多，“即将有两批人在这里谈判，不希望有外人在场。谈判不论成败，都不希望被人看到。”

“我懂，看到不该看的事，会招祸的。”柳思挺身而出，“好吧！我走。”

“哼！你不好奇？”老钓翁颇感意外。

“呵呵！好奇也是招祸原因之一。”柳思举步离去，神态轻松，“我宁可明哲保身，不沾与我无关的事。再见，九指准提。”

老钓翁吃了一惊，跳起来伸手便抓，一抓落空，柳思的身躯滑溜如蛇。

钓竿一抖，钓线离水，钓钩破空发出尖厉的锐啸，向已远出两丈外的柳思飞去。

柳思的身影一闪两闪，已远出三十步外去了，钓钩的速度慢了一倍，其实钓钩的速度快得肉眼难辨形影。

老钓翁楞在当地，老眼中有惊骇的神情。

老钓翁仍在原地钓鱼，仍然悠闲有如老僧入定。

第一批到达的人，是月华仙子与一侍女一仆妇。在临淮她损失惨重，独自去与八表狂龙交涉，她的藏匿处却被巡缉营的人突袭，损失了十分之九，她不得不远走高飞，另行召请朋友助拳，同时想与同道合作，协同一致向巡缉营行致命性的攻击。她走上江浦这条路，原因是这里是偷渡的好地方。

江湖朋友尤其是落了案的人，不想冒险从公渡要津乘渡船往来，避免落在公人眼下，而且要津渡口按规定必须接受盘查与查验路引，风险太大。江浦这一带江面隐蔽，是熟悉门道的亡命者偷渡场，天一黑，各式各样的船只悄然抵达。私梟的船只也来去匆匆。

不久，摄魂骷髅与地府魁星出现。摄魂骷髅很少在白昼露面，他的长相的确太可怕，狰狞如骷髅，胆小朋友一见保证胆裂魂飞。

会面处在另一株大树下，距老钓翁不足三十步。老钓翁安坐如故，似乎对魔道巫道的人会面，丝毫不感到惊讶，也不在乎是否犯忌。大概事先地位稍低的人曾经洽商过，目下是双方的首要人物直接会面相谈，客套一番，立即进入正题。

“郑前辈不知是否有所决定了。”月华仙子本来就年轻，以晚辈自居相当客气：“目下的情势已够明显，除非认栽远离部狗官的盐政区，不然就得面对大群走狗的无情搏杀，最后必将被八表狂龙各个击破逐一消灭。晚辈相信，前辈该已知道，合则吉分则死的道路，互相合作咱们仍然大有可为。”

“老夫过江之后，将与一些够交情的朋友会合，至于那些朋友是否愿意与巫门人士合作，老夫无法保证。”摄魂骷髅不敢小看月华仙子，他装神弄鬼的道行，比月华仙子仍然差了一段距离，毕竟装神弄鬼仍是巫门人士的看家本领，“似乎你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欠缺合作的条件和价码；合作应该是互利的，等对的，是吗？”

“我已经发出十万火急十信息，召请朋友助拳。”有求于人，月华仙子采

取低姿势：“贵友是否愿意与巫门人士合作，决定机契其实操在老前辈手中，些许成见，是不难消除的。”

“老夫知道同仇敌忾的道理，但这不是短期间所能决定的事，老夫答应给予考虑，也不便为朋友决定任何事。在决定合作之前，咱们保持互通声气，过江之后，再进一步磋商，如何？”

“晚辈同意。”

“你不觉得可怪吗？”摄魂骷髅另起话题，“在临淮，咱们前期一直就有神秘的人、暗中相助传讯示警，因此虽然没获得成功，但也损失不大并没失败。而最后致命一搏，那神秘的人似乎撒手不管了，事先毫无所悉，而至损失惨重。那神秘的人为何暗中相助，最后又为何撒手不管了？你们是否得到一些风声？”

“晚辈留意了许久，一直得不到丝毫线索。”月华仙子摇头苦笑，“这个人神出鬼没，暗中帮助所有与巡缉营作对的人，但一直不曾发现他直接打击走狗们，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如果这人直接向走狗打击，走狗们不死伤惨重才是怪事呢！晚辈发觉一个可疑的人。”

“什么人？”

“走狗的眼线，叫柳不思。”

“有何可疑？”

“总之，这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月华仙子不便多说，也不好启齿。“晚辈决定今晚过江，前辈呢？”

“今晚，已安排妥当了。”

“千万小心，这里是巡缉营最重视的危险区，如果那条龙早将消息传出，这里就会有大批走狗等候了。”

“是朋友安排的，应该很安全。”摄魂骷髅信心十足：“朋友很可靠，他们知道巡缉营的动静。临淮的走狗不知道老夫的去向，怎么可能派走狗在这里等候？”

“小心些总是好的，你看。”月华仙子向大柳树下的老钓翁一指，“会不会是巡缉营的眼线？”

“试一试就知道了。”摄魂骷髅身形倏动，现身在老钓翁身旁。

地府魁星也不慢，堵住了另一面。月华仙子三个女人，也堵住另一方。

老钓翁仍在闭目静坐，似乎不知道身陷重围。

“老夫一时兴起，要和月华仙子印证所学。”摄魂骷髅狞笑着说，笑容十分可怕。

“前辈要如何印证？”月华仙子反问。

“看谁能先让这个老朽招供。”

“不论用何手段？”

“对，不论手段。”

“谁先？”

“拈阄。”

“晚辈同意。”

摄魂骷髅折下一段柳枝，掐断为一长一短捏在手中。

“长的先试。”摄魂骷髅说：“轮流施展，每次只限用一种手段。你先拈。”

“可能我的运气好。”月华仙子抽出一枝欣然说：“一定是长的！”

“你运气不好。”摄魂骷髅将剩下的一枝伸出，是长的，

“我先试，看我的搜魂大法。”

鹰爪似的大手一伸，要按向老钓翁的顶门，有意逞能，不摘掉老钓翁的遮阳帽，表示隔物也可以传法；老凶魔虽则早怀戒心，运足神功严防老钓翁反击，可是棋差一着，仍然防止不了意外发生。

老钓翁恰好一提钓竿，钓钩离水快逾电闪，钓大鲤鱼的八分钩飞到摄魂骷髅脑后。

“小心！”地府魁星旁观者清，猛然急叫且一掌虚空拍出。

钓丝被劲烈的掌风所撼动，向下略沉，大钓钩也随之下沉，钩住了摄魂骷髅的背领，钩竿急弹，摄魂骷髅惊叫一声向后退，像被人抓住背领向后拖，狼狈已极。

“你也不是东西！”老钓翁一蹦而起，竿头向地府魁星疾点。”

一声闷响，地府魁星的第二掌，与竿头接实，连退了三步几乎被震倒。

月华仙子这才知道碰上了可怕劲敌，不假思索地拔剑出鞘，身侧微风飒然，人影倏现。

“你想找死？冲我来！”悦耳的嗓音传到，“你我的帐，今天得好好算算。”

是扮成村姑的谭潇湘和吴蕙茹，剑藏在宽大的腰裙内。死仇大敌再次见面，发话的谭潇湘居然不怒，语气虽则敌意甚浓，却不含痛恨的意味。

“嘻嘻！原来是你们呀？”月华仙子娇笑，极为兴奋，“你吹起牛来了，忘了你曾经是我的肉票。我正要找你们，查那个假赵东主的底细。不过，你们居然在这里出现，令人莫测高深，你们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

摄魂骷髅与地府魁星吃惊不小，不敢再轻视老钓翁，看到谭、吴两位姑娘出现，便不再向老钓翁出手攻击，好奇地留意月华仙子与两位姑娘打交道。

“是否吹牛，立可分晓。”谭姑娘取出剑，拨剑将鞘握在左手，“被你用诡计暗算，再被你无耻地推烟花陷入坑，恨比天高。要不是家父认为你仍有利用价值，可以牵制住一部分走狗，所以暂时隐忍不和你计较，但既然碰上了，正好了断。什么毒药迷香，什么大小巫术，你尽量施展吧！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

两女那天追蹑柳思，被扮成老太婆的月华仙子，诱入小巷沿途散放迷魂药物，糊糊涂涂被掳走；栽得冤枉也，事实上两人不曾交过手。

“仙子，这就是你丢失的两个吴家女人？”摄魂骷髅颇感意外，“你白白损失了一万五千两银子，还断送了不少人，你这笔买卖，几乎要赔光了。我也弄到仰止山庄两位金刚，虽则毙了拉倒，算起来没赚也没赔本。把她们捉住，一定可以胁迫九华剑园的人接受指挥。”

“摄魂骷髅，你少做清秋大梦吧！”老钓翁放下钓竿冷笑：“你如果仍在做梦，我要把你打醒。”

“混蛋！你配说这种话？”

大树后，放出扮成村夫的柳思。

“老凶魔，他是九指准提净明和尚，早年三星盟的九护法元老之一，你说他配不配说这种大话？”柳思背着手笑容可掬，“三十年前，你还不配替他提鞋呢！目下他是不是已经还俗，就无法料定了，但他确是三星盟的护法九指准提净明。”

两个老凶魔吃了一惊，月华仙子也心中一震。

“还俗十年了，因为老夫觉得，我这人即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到底对一个老衰翁有何好处？还不如勤练内功劳动筋骨，活得有趣些。”九指准提鹰目中冷电森森，明白表示一个古稀老人练功的成就，“年轻人，你居然知道我，很了不起。”

“夸奖夸奖。前辈替九华剑园吴家助拳？”柳思问。

“不错。”

“为何？”

“巡缉营已是天怒人怨的毒蛇猛兽，老朽与绝剑狂客有交情，理由充分吧？”

“绝剑狂客与各门各道的人都有交情，所以才能成为豪霸，总有一天他羽翼已成，谁敢认定他不会成为翻云覆雨的梟雄？这次巡缉营毁了剑园，也许会是江湖之福呢！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你与吴家有怨？”

“没有。”

“那你……”

“我说的是事实。”柳思淡淡一笑：“如果绝剑狂客再这样滥交朋友，暗中培植实力，就算巡缉营不找他，锦衣卫陆都堂的铁血锄奸团，早晚也会找他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度过这次劫难，他最好从此在家含饴弄孙，不要再打起绝剑狂客的旗号，在江湖与牛鬼蛇神称兄道弟，这是保全首领的金料玉律。”

“你连老夫也讽刺了？”

“有何不可？三星盟本来就不是真的英雄好汉、我不想管闲事，但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谭、吴两位姑娘，一直留意他所说的话，提到铁血锄奸团，两女悚然而惊。

铁血锄奸团，在天下各地铲除豪强，这是江湖朋友耳熟能详的事，许多潜势力庞大的高手各宿，见机地销声匿迹自保。巡缉营只能在鄙狗官的盐政区横行，与狼狽为奸的豪强勾结共牟奸利；而铁血锄奸团，却在天下各地锄诛豪强，不安杀良民无辜、声威所至，天下震栗。各地官吏接到铁血团的军书塘报，均以朝廷军机密令处理。

巡缉营，只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丁役而已。而铁血团地位最低的执役人员，也称为健勇。

被巡缉营缉拿的人，称之为私梟、罪犯；被铁血团查缉的人，却是大逆不道的钦犯。此中差别有如天渊，虽则结果是一样的：死！

“你在危言耸听。”九指准提说，说的话却有气无力。

“是吗？”柳思冷笑，“万一我的预言成为事实，吴家承担得起吗？怎么想，悉听尊便，反正不关我的事，我也不是豪霸引入注意。你知道这里的情势，对不对？”

“不错。”

“很不妙，是吗？”

“在三天之内，不可能有任何船只敢来接人。”九指准提只好实说：“这里上下游以及对岸，皆已被巡哨船有效地封锁，老朽无法安排船只偷渡，但仍图作最后努力。”

“来不及了。”

“这……”

“八表狂龙已经率领精锐，潜伏在县城北面山区候机而动。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打打杀杀，不啻插标卖首，赶快离开，不然将后悔莫及。我不想留在此地遭池鱼之灾，走也！哈哈……”

身形乍起，有如星跳九掷。

一听八表狂龙已经赶到，谭、吴两位姑娘心中大惊，无暇和小妖巫了断，首先溜之大吉。

“这人的话是真是假？”月华仙子将信将疑，“那条狂龙难道是追我们而来的？”

“这家伙化了装易了容，轻功已臻化境，按理不会用假消息吓唬他们。”摄魂骷髅却郑重其事表示，“最好相信他的话，再不走很可能遭殃。”

两个老凶魔不管其他的人是否相信，匆匆离去。

九指准提叹了一口气，垂头丧气收了钓竿走了。

月华仙子向同伴一打手势，循谭、吴两位姑娘的去向急迫。她不甘心，要查出两女脱逃的内情，甚至于再次把两女掳走，认为她的巫术定可制住两女。

一条小径通向县城，通过阡陌田野与交错的溪流，沿途果园竹林星罗棋布，田园风光尽入眼底。柳思的村夫打扮毫不引人注目，但有心人例外。

第一个跟上他的人是谭潇湘，村夫与村姑走在一起是极为自然的事。

“你跟来有何用意？”柳思突然转头笑问。

“我想，我知道你是谁了。”谭姑娘脸红红地，回避他的目光。已经跟了一里左右，缺乏上前搭讪的勇气。

“猜的？”

“有一点，但重要的是神韵，以及眼神。”

“这并不难加以掩饰。”

“我们知道你是调查的专家，也必定是化装易容的高手，只要留心些，虽不中亦不远矣！”

“唷！你还会掉文呢！既然已经认出我的来历，仍然不死心，重施故技跟踪，打捉活口眼线的主意？”

“这是江湖人使用的正常手段呀！”

“还要试？”

“不了，可一不可再。”谭姑娘明白表示无意掳人，“我们所获经过证实的消息，你的确不是巡缉营的人。这期间你活动自如，昼夜到处乱钻百无禁忌，而各方的人都知道你是小眼线，有很多人打你的主意，却没有任何人成功。我和吴姐跟踪你，反而落在小妖巫的手中。所以，我对你小眼线的身分存疑。”

“我在七猛兽手中，干过一段时日的踩线伙计，这是事实，没有存疑的必要。”

“你知道我和吴姐跟踪你？”谭姑娘不谈存疑的事，另找话题。

“精明机警，是我活命的本钱。”

“也知道我们落在小妖巫手中。”

“我一出酒楼，就看出小妖巫所扮的老太婆可疑。”

“你跟去了？”谭姑娘像探口风的行家。

“不然怎能知道小妖巫的藏匿处？”

“你知道小妖巫把我们藏在那种地方了。”

“哈哈！那是最安全的藏匿女人的地方，高手名家对那种地方不屑一顾，所以最安全。

“不要再套口风了，小妖巫快要赶上来啦！”

“我不怕她了，知道她的底细，她再也玩不出什么好把戏，啦！她最好不要追来。”谭姑娘显得信心十足，但也转头回顾。半里外，小妖巫三女正脚下加快。

“你的定力和剑术都不错，大白天在路上她奈何不了你，但你想伤她，成算不多。你想斗斗她？”

“岂仅是想？我要找她算帐呢！”

“好，她的两个同伴，我负责打发，阻止她们插手相助。这小妖巫可恶，真得好好惩罚她。她把你两个大姑娘，藏在那种地方不算错，但利用你们赚钱，就不可原谅了，我还以为她不坏呢？却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真不像话。”

“噢！”谭姑娘突然惊呼。

“你怎么啦？怕了？”柳思扭头笑问。

“你……你怎么知道，她利用我们赚钱？”谭姑娘无畏地注视他的双目，吸住他的眼神。

“哈哈！别忘了我有门路向水怪的弟兄套交情。”柳思大笑，“临淮所发生的大小事故，都瞒不了我。晤！前面小池塘旁的空地足以施展，把小妖巫逼下池塘去洗澡，呵呵！她脸皮厚，大白天也敢光溜溜洗澡，极有看头。”

谭姑娘脸一红，对他说话百无禁忌大感尴尬。

如果这村夫是小眼线柳思，怎敢奢言负责打发小妖巫的两同伴？小妖巫的一个侍女，也配向一个一流高手挑战，而且胜算甚高，柳思只算三流人物而已。

谭姑娘居然不生疑，急走几步跟着他，进入小池塘北面的短草坪，静候小妖巫接近。

柳思走向池边的柳树，搬了几个泥块堆放在脚旁。

月华仙子三女像一阵风，声势汹汹冲入短草坪。

“该死的！我不知道你九华剑园的人，在弄什么玄虚。”月华仙子气势汹汹，真有理直气壮兴师问罪的气势，“假扮赵东主的人，所使用的金片，怀袋中的银票盐引，都是巡缉营走狗的，显然他是八表狂龙的爪牙。他们却在旅店大吵大闹，声称遭劫被人偷走的；而你，却平平安安回到你们的人身边。你说，你们是不是与巡缉营的走狗，订了些什么协议？你得从实招供，假扮赵东主的人是谁？说！”

“我正要找你要口供呢！”谭姑娘撒剑笑吟吟地说：“你这丧尽天良的妖妇，今天你必须为你可恶的罪行付出代价，我要公道，给你一剑！”

谈笑挥剑，按理必定有如儿戏。但她能与八表狂龙多次交手而设居下风，可知对自己的武功充满信心，这随手挥剑的一剑看似平常，其实潜劲内蕴蓄力待发。

月华仙子不知道她的底细，也信手一剑封出。

糟了，一剑没封住，就在双剑交错并没接触的后一刹那，谭姑娘的剑幻化为激光，速度猛然增加了三倍，激光进射长驱直入，爆发的剑气凌厉无

匹，直指右胸压力万钧；普通的内家气功，决难抗拒这凌厉无匹的锋刃。

月华仙子敢向巡缉营的高手名宿勒索，当然具有充足的本钱，不是仅凭巫术壮胆，真才实学足以跻身高手之林而绰绰有余。临危不乱，身形乍退乍闪，退闪之间形影依稀，速度惊人，硬从剑尖逸定，仅惊出一身冲汗。

很不妙，谭姑娘的速度似乎更快些，如影附形紧逼进攻，一剑连一剑连续冲刺，像是喷出阵阵流光，以快打快，逼对方无法施展巫术。

失去先机的处境很不妙，只能忙于封架躲闪，失去反击回敬的机会，沦入挨打的危险局面，个性急躁的人，会被逼得急疯气疯，月华仙子总算不急躁，全神贯注躲闪腾挪，八方窜走有惊无险，掏出乎生所学周旋，在谭姑娘狂野的逼攻追逐下，不敢冒险分心施展巫术。

